

371.3

44

00053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BY

JOHNSON HENRY

TRANSLATED BY

PING-SONG HO, M. 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現代教育名著

歷史教學法

美國約翰生亨利著
何炳松碩士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贅言

這本小學中學中的歷史教學法，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歷史教授約翰·亨利（Henry Johnson）所著，係專門教育叢書（Teachers' Professional Library）的一種。這部叢書主編的人爲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白脫拉博士，所以這本書的前面有一篇編輯者的導言。

這本書最初在一九一五年出版，最新的是一九二二年的版，但是內容並沒有什麼增訂。譯者受王雲五、朱經農兩先生的委託翻譯這本書，是在民國十一年夏天。後來人事匆匆，由北京而杭州而上海，轉瞬兩年有餘，方告完竣，未免有負委任。至於譯文自信尙還忠實，不過他能否副委託者的盛意，那祇好請讀者去下判決書了。

譯者原擬於譯完後做一篇導言，但是後來覺得他沒有必要。第一，因爲本書的目錄很能提綱揭領，不必再費譯者去做一番總結的功夫；第二，書中條理極明，而且詳盡周密，讀者可以一目了然；第三，譯者很怕做導言的時候，容易將個人的成見參雜進去，反使真相不明，貽誤讀者。譯者個人的私見，覺得這本書的著者顯然屬於美

國現在所謂新史學的一派，就是魯濱生所倡的那一派；主張進化，主張今古的不同，反對以歷史爲褒貶或者作殷鑒的工具，反對專去記憶事實同時期，等等。

我們假使以爲新史學的主張是對的，——譯者個人很贊成新的——那末我們對於本書前面那篇編輯者的導言覺得他太舊一點，不能不說一句話。白脫拉博士好像還是主張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得着許多做人的教訓；還是主張多記歷史的時期（多記重要的時期我們當然不反對）；還是主張研究歷史應從文學入手。這篇導言雖然出諸鼎鼎大名的校長的手筆，譯者個人卻不敢附和他。

何炳松，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誌於滬北。

編輯者的導言

白來斯 (Bryce) 開始他那部有光彩的神聖羅馬帝國史的時候說：『在歷史裏面，沒有離羣索居的事實；而且正如說明一個現代國會的議案或者一種現代土地地的轉移，我們不能不回到十三世紀的封建習慣一樣，在中古時代的各種制度裏面，難得有一種制度可以了解，除非將他追溯到希臘羅馬的時代，或者古初條頓的時代。』

這是歷史教師應該實行的第一個原理，亦是研究歷史的人應該學習的第一個功課。歷史對於個人根據自己的經驗得來的智識浮面，貢獻第三個方面。當一個人自稱不受過去羈絆所拘束的時候，他宣布他自己的愚笨，而且假使他能辦的時候，他一定要將他自己減少到下等動物的知識平面為止。這句話的唯一意思，就是他想發去發明而且說明天然的同人類的世界，好像從前並沒有做過什麼事情，而且好像他對於那宏大的而且自欺的事業很有能力的樣子。聰明的人，就相反了，他一定會在過去的紀載中尋出他們的教訓，使得他自己不至於再做什麼已經證明是

無用的，虛費的，或者錯誤的。他一定會注意民族的興衰，人類野心的競爭，對於勢力的貪心，同渴望；男女愛情同仇恨，對於事實進行的影響；民族的遷徙，各種觀念的產生，發達同應用；人類在文字上，美術上，科學上種種成功的紀載；人類對於感覺以外，究竟是什麼，那種推測同信仰，目的在於尋出他自己智識同信仰的組織的堅固基礎。

在美國一個最聰明的而且最成功的歷史教師，哥倫比亞專門學校（Columbia College）利白教授（Francis Lieber）用一個他自己特有的方法，而用了這個方法，所以得到非常的結果。他在他的班上，從一本德文譯出的歐洲史便覽裏面指定一定的頁數，當作一種練習。這本便覽不過一種嚴密的而且乾燥的事實彙編，包括時日，名字，同重要的事實。每個學生必須熟習所指定的頁數。當上課的時候，教師擇定一個學生，叫他在同學的面前，將那一期英國的事情做一個大綱寫在黑板上。用再三詢問的方法，使全班學生統來幫助改正這個大綱。於是另叫一個學生對於法國做同樣的工作，另一個對於意大利，如此下去一直到教科書中指定的材料完全統

做到爲止。於是這個教師用一種得意的神氣向全班學生說：『現在你們已經知道某時期中歐洲各大國所遇到的事情了。但是爲什麼那種事情會遇到你們不知道？你們不能在你們的教科書上尋出來，但是我來告訴你們。』於是這個有口才的而且有學問的教師傾出許多光明的哲學的解釋，使得各種記着的事實永遠活着在有運氣的學生的心中。研究歷史或者講授歷史再沒有比這個方法更好的了。學生對於根本的材料，時日，名字，同事業，非誦習不可，而且誦習之後，非加以說明不可。說明是教師的事業。

三十多年以來，有一個強的而且常常發展的傾向，以爲歷史的事實是一種經濟的因果關係的聯續。有人竭力主張人類同民族的行爲應該當作純粹經濟原因的結果講。但是我們假使以爲這種主張在歷史研究中所佔的位置比附屬的或者第二等的還要高，那末我們對於人類經驗上最顯著的事實，就沒有看見。個人的同民族的生活裏面很有一大部分專心於行動同政策，這種行動同政策同人類經濟的利害是直接衝突的，但是他們所以有這種行動同政策的緣故，是因他們信仰某

種原理，因為他們堅持某種理想，因為他們深信某種看不見的而且永久的東西。有學問的而且真正的歷史的說明，應該將歷史當作人類社會的、道德的、同知識的教育的記載，同時有經濟的勢力同定律佔一個常在的但是第二等的位置。

現在很時髦的去反對紀年的學問，而且將大事時日的知識當作一種無關緊要的東西。但是我們對於這種趨向應該竭力抵抗的。紀年是歷史的根據，而且供給一種結構。不明白這種時日——紀元前四九〇年，紀元後七三二年，一〇六六年，一四五三年，一四九二年，一六四九年，一七八九年，一八一五年，同一九一四年——的重要，無異失了一根以自然次序同因果關係去組織史事那種能力的導線。

假使一個學生能够受人引導從文學的大門進去研究歷史，他就是一個有運氣的人。希羅多德 (Herodotus) 同都錫迪提斯 (Thucydides)，利凡 (Livy) 同太錫都斯 (Tacitus)，吉朋 (Gibbon) 同麥可來 (Macaulay)，蘭克 (von Ranke) 同蒙生 (Mornisen)，羅倫 (Laurent) 同馬丁 (Martin)，不但是歷史家，而且是文學家。他們使研究歷史的人知道用表示的美術的工具去編演高等知識力量的過去的記載。做

教師的人假使能够激起學生去愛歷史的著作同構成一大部分歷史材料的文學，他的講授決不會無功。

白脫拉 (Nicholas Murray Butler)。

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原序

最近三百年來，因學校中歷史教學問題而發生的著作，在幾方面看來，是一種憂悶的著作。就中有許多我們可以不用費多大力量，當做一種條件不充分的診斷書去讀的。當十七世紀，歷史在學校中當做一種獨立的科目鄭重教授的時候，顯然就有點不對的地方，而且從此以後亦顯然有點不對的地方。這或者因為近世有一種進步的精神，繼續在那裏發見昨天的好處到今天就不好了。但是就事實而論，我們不能用這樣阿諛的解釋。各代所看得見的毛病，大部分是前代所看得見的毛病。而且有許多關於如何去改良狀況的高等思想，無非是一種無意中復興的舊思想。當歷史還沒有擾亂學校教員和平的時候，可美尼厄斯（Comenius）在他那部一六三二年完成的大教訓一書中，關於學校歷史課程，每年統有一種規定，而且抱一種開路先鋒的熱忱，特別注重我們現在所注重的歷史各方面。當歷史還沒有成爲學校課程上比較例外還要可尊的一種東西的時候，懷斯（Christian Weise）在一六七六年覺得古人的魔力實在太大，而且同我們現在一樣，代近世時代辯護。到了十

八世紀末年，已經同我們現在一樣，對於學校中歷史的教授，加以許多非難，而且當時改革家已預想種種改良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竭力應用的。

關於繼續下去的毛病同關於如何去醫治他們的高等思想，我們有同樣的印象仍舊留在人類努力的歷史上。但是我們看看歷史教授的變遷所表示的狀況，我們覺得有一種很怪的矛盾。歷史教師曾經費了許多苦工夫，用一般的歷史來改良一般的世界。我們從他們的成績上看來，覺得他們並沒有費了許多苦工夫，用歷史教授的變遷去改良他們自己的職業。獨立發現的快樂，並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而且照原理上說起來，做一個創造的人，總比做一個模仿的人來得好。但是歷史教師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論，專門去研究其他教師的經驗。他們深信一般人類的過去對於一般人類是有價值的，他們實在不能反對說歷史教授的過去對於歷史教師是有價值的。對於他們，這是應該很顯著的，就是在曾經畫過海圖的海上不用海圖去航行，并在曾經發見過的地方去發見的事業，實在有一種無用的原質在裏面。而且我們還可以說，獨立探險的機會現在還是很大，這種探險事業的性質，祇有

那班具有舊日事業知識的人方能了解。

著者抱了這種信仰，所以在下面幾章書裏面，想將歷史教授上過去的同現在的狀況，述了一遍；自信較他人所述的範圍還要廣一點。本書的討論一定不能充分，但並不因為引了許多乾燥的成語就是膚淺的。大部分概括的論調，統根據材料而來；這種材料的註腳並不能給我們一種暗示，而且這種材料倘使沒有相當的擴充，亦不能給我們一種暗示。關於這部分我們能够盡量要求的，就是他可以供給我們一種指示，說明三百年來歷史教授上曾經想過的同曾經做過的是什麼。

這書的大部分，專門討論潛伏的原理，同應用他們來應付現在美國歷史教授的困難。目的在於盡力將能够使教室中的歷史顯出效用的各種根本條件，明白表示出來。亦並沒有將個人的見解隱匿起來，這個見解就是學校中歷史的研究能够而且應該是一種鄭重的歷史研究。但是這不過包括一種表示原理的應用，這種原理我以爲對於那班不願將歷史講授超出消息步驟以外的人是對的；正如對於那班以爲學校歷史應該包括說明歷史真理的建設的人是對的一樣。

著者自己對於男女兒童，深信他們有研究歷史的能力，這種信仰比較普通教育討論上的信仰來得大。但是這種信仰並不是『沒有工作』去建設起來的。二十五年以前，著者抱了所有心理學的同教育學的善意，經過了教室中的直接經驗，一步一步的到了一種見解，就是歷史講授祇要是有意識的，無論在那個年級，統可以講授的。一部分的證據，就是本書所提的練習，這種練習無論根據什麼理由去判斷他們，就是曾經在普通學校狀況中親身試驗過的。

本書裏面沒有標題，但是有一種代替的東西可以幫助我們解剖課本，這就是目錄。本書後面並附有一種關於歷史教授的書目，一種歷史著作的提要，搜集歷史材料的暗示，研究歷史的參考書，同問題。

著者便隨採用自己從前所著的小冊一部分，〔註〕但是本書的大部分是新的。他感激他的妻，因為常常的而且有價值的幫助。

〔註〕小學校歷史適應兒童問題。教育科紀載，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已絕版。

紐約，一九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歷史教學法目錄

譯者贅言

編輯者的導言

原序

第一章 歷史是什麼……………

過去同他的遺跡

傳說同遺物

第一等的同孳乳而來的材料

材料的不充分

歷史的方法

外面的批評

內部的批評

批評的結果

綜合的種類

古代歷史的觀念

希羅多德

都錫迪提斯

白克爾對於歷史家的估量

歷史的科學的觀念

人類動作定律的研究

概括的論調同什麼是重要的問題

發達的觀念

現在對於歷史的流行見解

第二章 各年級歷史分配的問題……………二八

普通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

普通指出的各種困難

各種困難不應言過其實

應用成見的傾向

各種普通的原理

天然趨向同興味的原理

文化分期的原理

由近及遠的原理

從歷史方面入手

生活外表所表示的狀況

過去心理態度所表示的狀況

特別的同普通的事實

分配是一個教授方法的問題

各種分配觀念公有的困難

局部的限制是必要的

時間觀念

地方觀念

結論

第三章 目的同價值的問題……………五三

教授目的的規定

兩種方法

事先規定用途的歷史

普通對於歷史所提出的目的

矛盾同衝突

不是歷史獨有的目的

對於目的隨意列舉的反對

將目的當作價值的趨向

歷史所要求的價值的批評

顯著的結果的承認反對……

尼采對於歷史病的診斷

未來派中人的抗議

『過度尊重過去不是不可能的』

並沒有顯著的結果

特別的目的同價值的探究

認識歷史種類的必要

非批評的歷史所表示的狀況

批評的歷史所表示的狀況

發達的觀念所提出的主要目的

使得社會的世界一目了然

普通的方法

偶然的結果

對於反對的論調的研究

應該注重的事實的種類

爲歷史而研究的歷史

第四章 歐洲學校課程裏面的歷史……………八三

十七世紀以前

最初傳說的利用

比較正式講授的障礙

十六世紀主張教授歷史的人

十七世紀

可美尼厄斯

懷斯

雄辯學校裏面的歷史

十八世紀

不利於歷史的狀況

主張教授歷史的重要人物

普通對於學校歷史的觀念

盧梭的影響

十九世紀

對於歷史的反對是例外的

愛國精神注意於本國史

愛國精神爲主要的目的

愛國精神對於學校課程的影響

分配歷史的各種觀念

中學校歷史的課程

法國男學生的課程

法國女學生的課程

德國男學生的課程

德國女學生的課程

其他各國的課程

小學校中一般的狀況

一部分可以代表的小學校的課程

進步至今的大綱

第五章 美國學校課程裏面的歷史……………一三五

歷史講授的開端

一八一五年以前的狀況

中學校中的歷史

小學校中的歷史

對於這種科目最初的觀念

大約到一八七〇年的發達

歷史的地位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二年

麥迪生會議……

專門學校入學必修科的影響

七人委員會

五人委員會

十五人委員會

十二人委員會

對於小學課程各種提議

八人委員會

同歐洲的比較

美國的保守精神

社會研究的要求

第六章 從傳記的進路到歷史……………一七二

傳記的進路的定義

最初傳記的觀念

盧梭爲主張傳記的人

適用於學校的傳記

應用傳記的理由

選擇的原理

道德的同愛國的目的

傳記同大人物的原理

將人物附麗於事實

傳記教授中缺乏繼續

第七章 社羣的研究……………一八八

傳記的分化

從前學校歷史中羣的活動

對於放大眼光的要求

對於放大眼光的材料

加來爾同馬可來

韋白的世界史課本

文明史的運動

尋出羣的特性

社羣研究的初步

從曼海敦島的歷史入手

產玉蜀黍的地方的研究

對於大羣研究的材料

皮特曼的計畫

周密的分類方法的必要

第八章 使過去成爲真的……………一一二

進程的內容

本地方的利用

博物館

歷史的修學旅行

實現過去的特種幫助

鑄型同模型

圖畫

地圖圖表同圖式

口頭說明所表示的狀況

小學校歷史中概括的論調

興趣的發見可以誤人

具體詳情的必要

應用詳情的障礙

應用詳情的特別方法

實現過去的困難

第九章 模型同圖畫的使用……………一三四

原來的目的

展覽的觀念

印像的性質

模型同圖畫的抽象

大小的觀念

詳情的研究

說明

羅馬住室的研究——亨塞爾模型

圖畫中故事的原質

用口頭說明去補充的必要

美學上的原動力

認識模型同圖畫的練習

模型同圖畫何以應該的確

第十章 地圖的使用……………二四九

地圖所表示的材料

地圖何以必要

指明地圖的練習

明白方位

計算幅員同面積

地圖比例尺不同的調劑

地圖投影式不同的調劑

實現真正地理的環境

地理的狀況同人類發達

歷史的地理

製造地圖的練習

根據記憶默畫

根據公文書的製造

路易的命令八一七年

哥倫布的航道一四九二年

領地的給予一六〇六年的執照

其他研究的材料

第十一章 歷史教科書……………二七八

教科書與學校教授的關係

教科書的分類

美國教科書的特點

中年級的教科書

小學校的教科書

中學校的教科書

簡要不一定包括模糊

切實的問題

觀察點同一般比例

圖畫地圖同圖式

參考書

目錄同索引

教學上的幫助

使教科書有趣的各種性質

第十二章 教科書的使用……………二九六

美國學校中教科書的地位

歐洲各國學校中教科書的地位

舊式教科書的複習

複習的方法一部分由教科書的種類決定他

大綱式的使用

較爲詳盡的教科書的使用

學生能力的初試

問題當作研究的幫助

大綱當作研究的幫助

研究的題目當作研究的幫助

法國口授同講解

訓練獨立研究的必要

問答法

合作的大綱

教學生如何去研究

教科書其他的用途

一種以上的教科書的使用

發問的術

筆試

給學生一個機會

第十三章 參考書的選擇同處置……………三三二

美國理論同實際

根本上的缺點

幾個先決的問題

參考書何以是必要

目的同方法的分化

使得過去能够活現

爲消息起見的讀本

爲感動起見的讀本

爲說明歷史名著起見的讀本

爲說明歷史研究法起見的讀本

普通選擇的範圍

讀給全班學生

由全班學生去讀

參考書如何指定

學生對於讀本的記明

材料的測驗

圖書館的選擇

一個壞習慣

第十四章 學校的歷史同歷史研究法……………三五八

當歷史爲一種確定的知識



歷史教學法 目錄

小學校中的哥倫布

一個批評的歷史家的哥倫布

獨斷的辦法的理由

免除混亂

增進「健全的目的」

錯誤是無關緊要的

他的故事同歷史

應加辨別的理由

各種進行方法的說明

提出我們何以知道的問題

歷史批評的初步練習

教科書的練習

波坎洪太斯故事

著書者同他的材料

組織事實的初步練習

對於中學校歷史研究法的說明

材料的分類

一種正式印好的紙

報告的內容

材料的搜集

材料的解剖

用批評家來說明批評的方法

組織事實的練習

第十五章 歷史同課程表中其他各種科目的互相關係……四〇一

偶然的互相關係

有系統的互相關係

有系統的互相關係的條件

歷史同地理的關係

歐洲學校的互相關係

美國的情形

歷史同文學的關係

爲文學起見去研究歷史

互相供獻的尋求

對於歷史小說的要求

歷史家同歷史小說

歷史對於文學的貢獻

文學對於歷史的貢獻

歷史同政治學的關係

歐洲的互相關係

七人委員會的主張

政治學會委員會的主張

五人委員會所提的辦法

歷史當作課程表中中心的科目

第十六章 歷史的考試……………四二五

舊日歷史的考試

歐洲的考試制度

美國的學校考試

歷史考試的普通觀念

英國的歷史試卷

美國專門學校入學的歷史考試

兩種試卷的批評

主持考試的人對於這種批評的回答

兩方的真理

歷史考試應該包括進程的測驗

可能的方法

比較同賞識

事實的決定

可能的程度的認識

尋出什麼是重要的

對於現狀的適應

附錄

一 歷史教授法書目

二 歷史名著的指南

三 圖解的材料目錄並對於外國材料小規模搜集的提示

四 參考書選要

五 對於本書的問題

歷史教學法

第一章 歷史是什麼

就廣義的說起來，歷史是曾經遇到過的無論什麼東西。歷史就是過去的本身，不管過去是什麼。但是過去不能直接觀察的。我們所知道的，一定要從時間、機會、同類人的遠見等，所保存下來的從前狀況同事實的遺跡方面研究得來。所以當我們要造成一個歷史觀念的時候，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這種遺跡，研究他們的方法，同研究所得的結果。無論那種過去事實的遺跡，統可以當他為一種可能的材料。我們平常說植物史、動物史，甚至無生物的歷史。但是普通所謂歷史，總是專指人類的歷史。研究的材料，就是人類在世界上的生存，各種思想，各種感情，同各種行為所留下來的遺跡。

人類過去遺留下來的遺跡，研究歷史的人普通叫他們為歷史的『材料。』歷史材料的形式如此的不同，所以盡量的分類非常的困難，完全的列舉實在做不到。

就一部分意思說起來，人類現在所有的東西，統是過去留下來的遺跡；現在個人的記憶，現在心理的習慣，現在的理想，現在社會的風俗同制度，語言，文學，人類工業上物質的出產品，人類物質的本身，同人類物質的遺體。歷史的材料，普通可以分作二種：（一）有故意傳下來的證據的，（二）古物或者過去狀況同事實的遺跡。第一種普通叫作『傳說』。他們包括：（一）口頭的傳說或口頭的報告——稗史，神話，歌謠，軼事等；（二）手抄的或者印刷的記載——碑文，世系支派表，職官的名錄，年表，編年史，劄記，傳記，同所有普通敘事的文章；（三）圖畫的表示——繪畫，造像，人物或者地方的照片，建築物城市同戰場的圖形，地圖，圖式。第二種普通叫作『遺物』。所謂遺物，當然是過去語言，文學的或美術的表示，工業的出產，法律同習慣等等的真跡。就一部分說起來，上面所說的區別是重要的。但是這種區別並不能絕對應用起來。有幾種材料可以當他有意的亦可以當他無意的，這就是說，可以當他為傳說或者當他為遺物，完全根據我們的觀察點而定。例如一種新聞紙，裏面包括了狀況同事實的事實，故意的表示；同時新聞紙這樣東西不但是一種直接物質的遺體，而且當他一種報

告看，無意中可以反照當時的風尚，興味，慾望，同精神。並不是所有的遺物統是傳說，但是從一方面看起來，所有的傳說統是遺物。

歷史的材料再可以分作『第一等』同從第一等『孳乳而來的』二種。第一等的材料，亦叫作『原來的材料』，有時就單叫作『材料』。這種材料或者直接物質的遺物，或者當時的直接印像或表示。例如道路，橋梁，建築物，紀念碑，錢幣，器具，衣服，人類的遺體。又如個人直接觀察事實所得的記憶，直接觀察所得的報告，法律，命令，章程，憲法，判決書，條約，訓令，公文書等的原文。從第一等材料孳乳而來的材料，可以叫作『第二等』，這就是說，直接根據第一等材料的表示；他們亦可以屬於『第三等』，就是根據第二等材料的表示；他們亦可以根據第三等以下材料的表示，以至於無窮。但是此地我們又要知道這種分類的方法亦不是可以絕對應用起來。第一，許多材料的性質是混合的，一部分屬於第一等，一部分屬於孳乳而來的。觀察人的報告能夠以什麼他們直接觀察所得的爲限，比較的很少。他們自己觀察所得的陳述，往往同他人報告的陳述混合起來。從第一等材料孳乳而來的材料，亦是如此。

或者一部分屬於第二等，一部分屬於第三等，一部分屬於第四等以至於無窮。第二、同樣的材料，從一方面看起來可以當作第一等，從另一方面看起來，又可以當作孳乳而來的了。例如費斯克 (John Fiske) 所記的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在來克星頓 (Lexington) 地方所遇事實的記載，當我們決定費斯克對於那件事實的觀念，這就是第一等的材料；我們倘使要想得那件事實的消息，這段記載就變作孳乳而來的材料了。

現在我們所有的歷史材料，就全部說起來，實在宏富得很。沒有一個人可以希望研究了他們的全部。但是大部分過去的事實並沒有留下永久的遺跡來。實在說起來，大部分事實幾乎統是立刻就湮沒不彰的。就是在二十世紀時代，發見材料同保存材料的方法這樣非常的完備，還是如此。在從前的各世紀中當然更加如此了。我們愈向古代去，材料的損失愈大。所以愈古的過去，非常的晦而不明。人類枯骨的殘片同人類工作的遺物，在地球上的地位及其同他種遺物的關係，我們看了，知道人類在地球上實在很古。我們看看各種工作手段的不同，同各種工作材料的相異，

我們知道人類的發達已經經過了許多廣大的階級。但是關於古代人類的進步表示得很少。特種事實的遺跡已經不傳了。例如沒有一個人知道怎麼樣或者什麼時候或者什麼地方人類發明弓箭，怎麼樣或者什麼時候或者什麼地方他們第一次知道取火而且應用他到藝術上，怎麼樣或者什麼時候或者什麼地方他們第一次豢養犬同牛。這種消息的傳達非有一種傳說不可。倘使沒有這種傳說，那末我們對於那個現已不存的時代所知道的這樣的少，所以普通就稱他爲『歷史以前的』時代了。這個時代的長短現在沒有一個人能够斷定他。有說數萬年的，亦有說數千萬年的。無論如何，什麼做作『歷史的時代』就是自從有記載以來的時代，比較的很短。最古的傳說離今不過六七千年。傳說的積聚比較多的時候，離今不過三千年，而且即使如此，人類生活的進程，大部分說起來，還是模糊而且不聯貫。這種情形當然不是各種民族同各國統是一致的。埃及歷史的開端比希臘的開端古得多；希臘歷史的開端比英國的開端古得多，英國歷史的開端比美國的開端古得多。但是無論如何，一直到了紀元後十三世紀的時候，歷史上的傳說纔比較的完備，比較的確

定，比較的聯貫。所以歷史以前同有歷史以後的區別，是容易引起誤會的。因為黑暗的消滅，從這一代到那一代，不是驟然的，亦不是一般的。有許多國家歷史時代的晦暗，有時同未有歷史的時代一樣。而且在人類生活的狀況裏面，我們亦沒有驟然的或者一般的進步的證據，來標明過渡同分別界限。我們所能說的，最多就是第一歷史材料這樣東西往往零零碎碎，在各時代裏面，材料零碎程度是不同的，第二現在所有的材料大部分比較統是關於近代的，第三最古的材料完全是屬於無意的物質的遺體。

研究歷史材料所用的方法，就是歷史研究法。這種方法包括二種動作，批評同綜合。批評的動作，第一先去決定一種材料的特性。材料的性質是真確的，或者是故意如此表示的？這是原本麼，或者是抄本麼，或者是曾經改造過的麼？倘使是原本，傳下來的時候有沒有變動過？倘使是抄本或者改本，果然能夠同原本一樣的真確麼？上面種種問題，統是屬於外面批評的範圍。要說明這種問題的必要，並不很難。我們祇要走到買『古董』的鋪子裏面去看看，或者常常看看新聞紙上所報告的新的

歷史材料的發現就好了。柏林某博物院裏面得了一個蠟造的半身的人像，大家以爲是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的作品，但是同時亦有人以爲是一個近世英國人造的。當克里佛蘭 (Grover Cleveland) 死後不久，有一封信印刷出來，大家以爲這是他寫的，但是他的遺產管理人竟不承認。美國有一張殖民時代的新聞紙的摹本，以爲可以證明美克倫堡 (Mecklenburg) 獨立宣言書，後來證明是假造的。其他近來有在明內所太 (Minnesota) 地方所發見的一塊北部歐洲古文的石碑，大家以爲是一三六二年歐洲北方人遺下來的，同在密西根 (Michigan) 地方一個紫銅的圓筒，據說上面刻有諾亞 (Noah) 的日記。

要明白偽造的材料，要決定材料的來源同真正材料的本來形式，統是屬外面的批評。關於手抄的或印刷的材料，我們的目的在於產出一篇『純粹的文字』說明著作的人，時間，地方，同著作時候的環境。這是有時一件很複雜的事情。公文書的原本，大部分統失去了，祇有抄本傳下來，有許多沒有姓名的，亦沒有時日的，而且有許多不是從原本抄來的，是從他種抄本抄來的。我們往往有一種內部的證據，知道

抄書的人即使很有能力而且很是忠實，亦往往有錯誤的地方，而且有許多抄書的人，既沒有能力又沒有良心。從前彼脫拉克（Petrarch）看看當時抄書的人如此的無能，所以他說要想人家抄好一部書，還是不如自己做一部書來得容易。他說：「這是這班人的愚笨，懶惰，或者驕傲，所以他們不能重新產出什麼你所交給他們的，但是寫出一種很不同的東西。」〔註一〕自從印字機發明以後，各種情形大大的改良了，但是同上面彼脫拉克所說的情形，還是不能完全免去。馬德（Cotton Mather）讀他自己所著的新出版的新英倫教會史（Magnalia）那部書，他在「不可能的目錄」裏面，加上一種『印刷無誤的書』。他說起排字的人種種荒謬的地方，他甚至說他們在聖經上曾經將『印刷的人虐待我』這句話，插在讚美詩裏面。〔註二〕正式的公文書如遺囑，法律，憲章，憲法，編訂的時候，當然非常謹慎，就是重抄的時候或重印的時候，當然亦很謹慎的。但是要產出一種完全的本子，即使不要特別的知識，亦非有一種堅持到底的注意不可，這種注意是很難獲得的。你們可以看看印刷美國憲法原本的屢次失敗，就明白了。〔註三〕

外面的批評，普通是專門家的事業，不是俗人的事業。批評各種不同的材料，非有各種不同的特別知識不可。關於上古同中古時代的歷史材料，一種問題可以屬於考古學；另一種可以屬於方言學；另一種可以屬於碑銘學，就是研究碑文的分類同解釋的科學；另一種可以屬於古文學，就是研究古代書法的科學；另一種可以屬於古文書學，就是研究特種公文書如憲章、契約及公家清冊等的科學；另一種可以屬於年代學；此外還有種種問題可以屬於其他種種特別的科學。批評近世的歷史材料，比較容易，所需要的訓練，亦比較的不十分專門；但是即使如此，批評的人還是必須能夠應用很特別的儀器，同應用普通讀史的人所不能明白的規則、原理、主義、同事實。有許多能幹的，而且專心的學者，曾經盡力於外面批評的工作。有許多偽造的材料曾經發現出來。有許多『真確的原文』曾經印刷出來。有許多古代的紀念碑同建築物曾經恢復回來。還有許多如雅典的衛城，同羅馬的市場曾經用圖畫重新構造起來。攝影術同他的器械作用，在現在至少已經移去了一個人類謬誤的原動力。

外面批評的任務，就是要明定一種歷史材料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人所產出來的，而且要確實決定他的本來形式。第二步，就是研究材料意義，這就是內部或者高等批評的事業。雖然意義的問題同外面的批評亦未常沒有關係，但是祇當他爲決定他種問題的一個幫助。至於內部的批評，純粹以研究意義爲目的。批評人的目的，應該設身處地將自己的身體放在產生材料者的地位裏面去，將圖畫家，雕刻家，著作家的各種心理狀況，重新構造起來。達到這種目的步驟，至少關於手抄的或印刷的公文書方面，普通應該統知道的，因爲現在大部分教育的方法，就是要回答下面這個問題，『著者的意思究竟是什麼？』一般原則是很簡單的，祇要研究來源，不必研究我們自己。困難的地方就是在應用這條原則。我們可以拿公文書來作一個例。古耶須 (Fustel de Coulanges) 說：『什麼常常遇到的，就是原本同讀者成見有一種暗鬪，讀者的心理，不願意領悟同他的觀念相反的東西，這種暗鬪的結果，普通就是讀者的心理不肯屈服於原文，而原文不能不屈服，遷就，適合於成見……一個人以爲他在那裏默想一種目的，其實他在那裏默想的，是他自己的觀念。他以

爲他在那裏觀察一件事實，這件事實立刻就帶有他所希望的彩色同意義。他以為他在那裏讀一種原本，原本上的文字就生出一種特別的意義來適合他的成見。」

（註四）

無論如何，文字這樣東西是神出鬼沒的。世界上能夠實實在在表示自己的著作家，同能夠不同原本暗鬪的讀者，恐怕統是一樣的少。即使立法者同編訂憲法的人，依理說起來，應該能夠實實在在明定他們自己的意思；有時他們煞費苦心所得的結果，竟被一班司法官用同樣的苦心去推翻了。關於解釋方面，往往發生出許多的特別的問題。究竟著者所說的話，是確實的麼，還是比喻的？他著作的時候，究竟很鄭重其事呢，還是隨便以談笑出之的呢？他在當時所用的字句，同我們現在所用的字句，是不是有同樣的意義？僅就最後這個問題而論，曾經推翻了許多歷史上成立多年的意見。但是我們切不可爲研究所有歷史材料統是如此的困難，所以非有非常的力量去解釋他們的意義不可。有許多歷史的材料，我們祇要有普通讀者的力量，就能夠解釋的。

有時祇要明定材料的性質同意義就够了。什麼我們希望要的東西，就是要明白古人的觀念，古人心中的印像，同古人觀察世界同宇宙的方法。這種消息，就是美術史，文學史，神話史，哲學史，科學史，宗教史，法律史的材料。但是有時單單明白什麼著者所說的話，不過是第一步。難道他自己相信什麼他所說的麼？他能夠知道麼？他有實實在在表示他所見的所聞的或者所讀的能力麼？

人類的觀察，記憶，同推想，是容易錯誤的。即使我們自己昨天所得的經驗，在今天要想記載下來，亦往往免不了模糊同附會。曾經訓練的訪事員，即使躬與其事，關於事實內容最簡單的同最顯著的情形，亦往往各人所記大不相同。沒有幾年以前，曾經有一段關於和平會議的記載，後來會議裏面一個人說：『各報訪事員統坐在講臺的前面。有一記下來說，聽講的人對於我的演說如此的驚異，所以大家非常肅靜；另外一個人所記的說，我演說的時候因為拍掌贊成的人太多，所以我所說的話常常中斷，而且說我的演講完了的時候，拍掌的聲音繼續了好幾分鐘。有一個所記的說，當我敵人演說的時候，我的笑容可掬；另外一個人說，我的臉始終嚴重而且一

點沒有笑容。有一個人說，我的臉被人家激得通紅；另外一個人說，我的臉變成同石灰的一樣白。有一個人說，當我的敵人演說的時候，他在講臺上走來走去；另外一個人說，他始終立在我的旁邊，而且拍拍我的肩，好像很親愛我的樣子。」〔註五〕

這種情形並不限於新聞紙的訪事員。有一個專門的歷史家，於一八八五年遊歷澳洲，將他第一次所見阿特來特 (Atlatide) 地方的情形，記之如下：『我們稍在高的海面上過了七英里之後，我們看見在我們下面有一低谷，中間有一條河流，有一城市，裏面十五萬人，就中沒有一個人知道着急每天三餐的。』〔註六〕有一個專門的批評家，不很正確的引了上面這段文章，而且加上下面幾句話：『阿特來特這個地方，是在高地上，並不是在低谷裏，並沒有河流經過那個地方，他的人口不過七萬五千，而且當福老特 (Froude) 遊歷這個地方的時候，大部分的人統是滾於餓死了。』〔註七〕另外一個專門的批評家，將上面二段文字隨便翻成法文，最後竟說阿特來特這個地方，果然有饑荒的事實。〔註八〕選擇這個城市地址的人，顯然以為他們看見一條河。當一八三七年有一封信上說：『阿特來特城將來預備造在

一條美麗河流的岸邊。」〔註九〕近來有一個南澳洲的歷史家，描寫這個地方以爲『南北地勢皆高，中間有個小谷同一條河。』〔註十〕照近來大英百科全書所載的阿特來特『是在托倫斯 (Torrens) 河的兩岸。』阿特來特城中的公民當然總有着急『每天三餐』的時候。福老特遊歷之後的一年景況，『非常的不好，全國旱災。』但是『濱於餓死』同『饑荒』這類話，並沒有提起。〔註十一〕我們還可以說，照一八八〇年前後的計算，那個城中的人口約共三萬八千人。

歷史家所研究的材料，並不是專門訪事員的事業，亦不是專門歷史家的事業。許多歷史材料的性質是如此，所以歷史家的地位，好像『一個化學家，專門根據實驗室裏面助手的報告知道許多實驗的結果。』〔註十二〕許多歷史的材料，並不是同事實相近的報告，但是事後的報告，因爲年湮代遠同見解變遷的緣故，已經不很明白了。有許多歷史的材料，並不是親身觀察者的報告，但是從他人方面聽得來的，或者從他種報告中讀得來的。有許多歷史的材料，不過一種口頭的傳說，原來的內容因爲輾轉相傳的緣故，或者早已消滅了。所以無怪有一部分思想家對於過去的知识

識，抱絕對藐視的態度，而且以爲歷史這樣東西，不過一種大家同意的寓言集。但是此地我們切不可爲困難很大。內部批評的原理同規則，已經很明定了，而且已經被許多研究家如此好好的應用起來，所以真同假的界線，或者至少會有的同不會有的界線，大部分統能够明定下來。

有了歷史的批評，我們對於這件或者那件特別事情，這種或者那種特別狀況的合理信仰，纔有根據。歷史的批評產出了那許多單獨的消息，就是普通所謂『歷史的事實』。既然有了批評，我們纔能着手於綜合的一步，就是將事實造成一種互相關聯的知識。這一步包括事實的選擇，分類，推想，同組織。這種出產品，我們或者當他爲一種知識的團體，或者當他一篇敘述知識的文章，就是普通定歷史界說的所謂歷史。

選擇事實，或者因爲他們有趣，或者因爲他們奇怪，或者因爲可以紀念。我們對於這種事實，可以根據所遇的地方同時間的先後，將他們簡單的排列起來。或者根據美學的原理，將他們分起類來。對於這種歷史的推理，可以限於研究者對於事實

同原因所偶然發生的思想或回顧。我們的目的可以在於將偉人同大事的名譽永遠傳下去；或者僅僅在於述一個好的故事。這種文章，普通根據一種不完全的批評，有時并且絕對沒有批評的根據。這類文章代表歷史上敘述的觀念，或者說故事的觀念。

再者，選擇事實，因為他們在事業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有用的緣故。研究的目的或者在於搜集先例來開通政治家軍事家同其他種種人的知識；或者在於搜集理由來幫助一種主張，或者一種原理；或者在於搜集道德上的標準，來提倡世界上一般人的道德。這種事實，亦可以根據時間同地方排列起來，或者稍稍加以一種變動，使他們增加美學上的彩色。這種歷史的推理，可以包括很謹慎的推想，而且可以提高到哲學的解釋。這種推理，或者不過一種隨便的道德空談，目的在於盡力將所謂歷史的教訓印入讀者的腦中。這類文章可以代表歷史的垂訓的觀念。他們可以根據完全的批評，因為許多人的意見以為要使歷史的教訓真正有用，非事實真確不可。但是垂訓主義的歷史，亦可以絕對不管批評的。

最後，選擇事實可以因為他們能夠說明過去是什麼，怎麼樣會如此，怎麼樣現在從過去發達而來。各種狀況或事實，統可以當作一種繼續發達或者演進的一步。各種狀況或事實，可以當作與前面的事實同後面事實統有關係。在無論那一類事實裏面，我們可以選擇那種最足以代表或最足以說明特種發達的事實。所謂特種的發達，可以指個人的發達，一個民族的發達，政府的發達，宗教的發達，教育的發達。亦可指烹飪的發達，成衣的發達，或者甚至於玩物的發達。目的——當然不能達到的——就是要表示而且要說明全部文明的發達。此地批評的作用才負起他的全部分責任，因為這類文章的目的，最要緊的就是要真確。這可以代表歷史的科學的觀念。

照上面所說的看來，歷史這樣東西是不容有一定的界說的。自古以來，因為歷史家的風尚不同，興趣不同，同目的不同，所以歷史的著作亦各種不同。表示過去狀況同事實最古的著作，好像就是記事詩同故事；當時的著作家，本沒有所謂批評，往往選擇什麼足以動人的東西；他們的幻像，大部分是鬼神同英雄，就是我們現在所

謂神話奇聞同寓言。但是歷史這個名詞，是希臘人創造的，最初就有一種很嚴重的意思。荷馬 (Homer) 用這個名詞的時候，是指一種對於法律的爭執裏面證據的研究而言。一件訟案提到一個能人面前，他『研究所訴的事實，而且決定真正的事實是什麼。』〔註十三〕在古代希臘的習慣裏面，歷史的意思就是這種研究，或者就是無論那種搜求真理的研究。因此得來的知識或消息，就是歷史。這個意思，當然不是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歷史意思。但是當希羅多德 (Herodotus) 在紀元前五世紀後半期的時候，應用這個名詞到純粹歷史的消息上，而且因為要將『研究』的結果『表示』出來，著了一篇很有名的敘事文，後來他就因此得了一個『歷史鼻祖』的榮譽，所謂歷史，還是用從前那種研究精神搜集得來的消息。就事實上說起來，那種精神雖然沒有一定的名義，但是已經應用到歷史的研究方面了。即使詩人裏面，亦有一部分研究的同比較的事業。密來脫斯 (Miletus) 地方的海克底厄斯 (Hecataeus) ——約死於紀元前四七六年——曾經說過下面這幾句話：『什麼我們以為真的，我就寫下來，因為希臘人的傳說，照我看來，實在不一而足，而且可笑得很。』〔註十四〕

但是這種古代的批評，當然是不完備的，根據這種批評的文章，大部分還是屬於神話。希羅多德是一個真正的研究家。他的足跡很廣，而且搜集了許多消息。他的著作，包括當時大部分世界的地理同歷史，很可以表示他是一個忠心的而且始終不變的研究真理的人；他常常同讀者說，真理這樣東西，並不是常常可以獲得的。當他的研究有可疑的時候，他往往將事實的反面，亦記載下來，讓讀者自己去決定究竟那一種是比較的可靠。有好幾次，他曾經說明他個人是不負責任的。他說：『關於埃及人同我所說的故事，無論什麼人倘使以爲這種事實是可信的，那就信他們好了；至於我自己，你們要知道我所著的全部歷史，統是從各地方的人報告聽來的。』〔註十五〕但是希羅多德自己就是一個說書的人，他在散文上是一個藝術家；他的著作，好像許多不充分的批評故事一樣，專門以保存什麼他以爲應該紀念的東西爲目的。他是敘事歷史的鼻祖，在這一種學問範圍裏面，他到如今還是一個宗匠同模範。

當希羅多德年老的時候，在都錫迪提斯——就是著南希臘戰爭史的人——的著作裏面，發達了一種格外嚴重的批評標準，同一種不同的歷史觀念。都錫迪提

斯開始著書的時候，亦就是那個戰爭開始的時候，他『以爲這次戰爭一定比從前的戰爭來得大而且可以紀念。』〔註十六〕他將戰爭的經過，繼續記載下來，一直到紀元前四一一年爲止。他在導言裏面，將從前的希臘史簡單的述了一點大綱，他對於古代史的材料，好像很不滿意的樣子。他說『人類並不鑑別的，而且太輕信他們自己本國同他國的古代傳說。』〔註十七〕而且他并舉了幾個例，好像希羅多德亦包括在內。他自己的大綱能够在許多奇聞裏面提出重要的事實，而且將事實如此排列起來能够表示一種『發達的合理進步。』在他的著作裏面材料的性質是不同的。他說：『我所描寫的沒有別的東西，祇有我自己看見的，或者從別人方面仔仔細細研究得來的。這種事業是很費苦心的，因爲對於同一件事實，親眼看見的人對於這方面或者那方面的行動將記得的，或者有興味的記載下來的時候，往往會各不相同。』關於他人所報告的種種演說，他並不想能够將原文一字不差的記載下來，他僅將『什麼曾經說過的大意』敘述出來。他的目的同希羅多德的目的不同，並不是專門在於用悅目的文章，來保存什麼可以紀念的東西。他以爲『恐怕』他的文

章一定要『逆讀者的耳。』他並說：『但是假使有一個人要想有一張過去事實的真相，同將來或者可以遇到的同樣事實的真相在他眼前，能夠說什麼我所述的是有用的，那我就滿意了。』（註十八）所以他的目的是顯然在於垂訓。他希望他的著作可以給人家一種政治上的教訓，並不是因為這種教訓是他故意創造出來的，但是因為政治狀況同事實真相，可以給我們一種政治的教訓。他是第一個完全無缺的垂訓主義的歷史家。

自從希羅多德同錫迪提斯以來到了現在，差不多已有二千餘年了，歷史著作的能事，好像盡於敘事同垂訓的二途。雖然各人的文體各不相同，各人所選擇的事實各不相同，各人所特別注意的教訓或先例各不相同，各人說明各種事實的哲理亦各不相同；但是總離不開敘事或垂訓二種主義以外。照一八五七年時白克爾（Buckle）眼中看起來，結果實在不好。白克爾讚美歷史家的熱心，而且承認『我們現在所有的那許多事實很有價值，當我們研究人類進步的時候，很可以做我們的幫助；但是他對於這種事實的效用很有一個『不同的印象。』他說：『人類歷史中不

幸的特點，就是雖然歷史的各部分曾經被我們用許多力量研究過一番，但是難得有一個人能夠將他們呵成一氣，而且規定他們互相連絡的方法。在所有他種學問研究範圍的裏面，大家統承認有推理的必要，而且曾經用高尚的力量從特種事實裏面發現統御各種事實的定律。但是普通歷史家的路程離此如此的遠，所以他們懷有一種奇怪的觀念，所以他們的職務專門在於敘述事實，偶然之間用一種對於道德上同政治上有用的教訓來點綴一下。照這種計畫做去，無論什麼人假使沒有思想或者沒有能力不能研究高深學問的時候，祇要讀了幾年的書，就居然能夠做一個歷史家了；居然能夠著述一個大民族的歷史了，他的著作居然成爲歷史界的泰斗了。』〔註十九〕

上面所說的話一部分是真的。歷史家對於『將事實升到統御各種事實的定律，』或者失去機會，或者不肯用力。這一步就是白克爾想走的路，他希望『對於人類歷史的造就，能夠同他種天然科學家的造就相等，或者至少能夠相仿。』〔註二十〕

白克爾以前已經有人要想將歷史變成科學，他以後亦常常有人提出這種話

來。他們最初的意思，就是要用研究天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先將事實分起類來，不照時間的次序，亦不照地理的位置，但是照論理學的方法，完全根據事實的內容。於是再研究某類事實的共同的原質，而且研究他們的關係，將所得的結果，同他類事實方面得來的結果，分類聯貫起來。如此下去，一直到了發現一般的定律爲止。如此，歷史的地位就可增高到科學了。但是這種希望，如今還沒有實現。歷史這種學問並不會同物理或化學一樣，成爲一種純粹的科學。歷史所以不能成爲純粹科學的緣故，不但因爲人類是『一種自由的道德的動物』——普通以爲有了這種情形，就不能希望規定人類動作的定律；——亦是因爲歷史的推理，倘使照天然科學的推理方法去作，好像對於歷史裏面那個最重要的原動力無法應付，這個原動力就是『什麼是重要的』這個問題。

歷史的事實，是單獨的事實。可以有一，不能有二的。無論某種事實，他的重要並不是因爲他普通，但是因爲他單一。例如我們要表示而且說明路德的重要，我們所用的事實，並不是所有宗教改革領袖普普通公有的，但是路德所獨有的，要表明何以

他同別人不同。又如我們要表示而且說明法國革命的重要，我們所用的事實，就是那種法國革命所獨有的，要表明法國的革命何以同別的革命不同。（註二十一）或者將來人類的行爲，可以有一般的定律去解說他們的時候，但是即使到了那個時候，假是我們保存現在歷史的意義，我們對於各種事實還是不能不繼續描寫不可。

不過我們上面曾經說過，無論如何，歷史上總有一個科學的觀念，而且現在普通統稱歷史爲科學。歷史的根本觀念，就是發達的觀念，古代希臘羅馬的思想家了解他，就是中古時代的思想家亦未嘗不了解他；但是一直到了近世時代，我們纔真正明白這個觀念，而且當他爲一個重要的觀念應用起來。發達包括繼續，繼續包括一貫。古代的人對於這兩種道理全不知道。雖然羅馬人能够建設一個世界的帝國，給我們一個世界統一的實例，而且波利培厄斯（Polybius）在紀元前一世紀的時候，被那個帝國感動起來，著了一部世界史。但是他實在沒有明白那個實例重要的地方。基督教特別注重世界的統一，而且在他的人類命運的觀念裏面，供給我們許

多發達原理的材料。但是歷史當然不能沒有近世科學的激動同目的，而且亦不能沒有歷史材料的搜集，這種材料我們近世時代的人能够利用起來，使發達的觀念格外變成科學的。這種改造，差不多就是現代的成功。這是七十五年以來所產出來的。

敘事的歷史同垂訓的歷史，未曾經過批評的，如今還是常常產生出來。現在還有人要求歷史應該以文學為主。亦有人，就中有大部分學校教師在內，要求歷史應該以給我們一種道德的，愛國的，或者社會服務的教訓為主。亦有人，包括普通所謂『一般讀者』在內，要求歷史應該以有興趣為主。這班人對於所謂科學的歷史這個觀念——和他所有破壞的批評，反對個人偏見的權利，同秉筆直書結果，往往祇有權衡事實的真確與否，并沒有一定的斷語——實在有點可厭。但是現在專門研究歷史的人，普通統以科學化的眼光來看歷史，科學的理想雖不能絕對操縱現在大部分歷史的研究，但是影響於歷史研究上，已經很大。

【註一】魯濱生同羅爾夫 (Robinson and Rolfe) 彼脫拉克, 二十八頁。

【註二】美國古初教會史 (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 一八五三年版, 三十七頁。

【註三】美國歷史小冊, 第二號, 二頁。

【註四】蘭格羅同塞諾波 (Langlois and Seignobos) 歷史研究入門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一百四十四頁, 註。

【註五】麥克留雜誌 (McClure's Magazine) 第二十九期, 五百三十六頁。

【註六】福老特 (Froede), 海洋洲 (Oceana) 八十六頁。

【註七】兩週評論, 一八九四年十二月, 八百十五頁。

【註八】蘭格羅同塞諾波, 歷史研究入門 (法文本), 一百零一頁。這地方受了一次飢荒。

【註九】何特 (Hodder), 南部澳洲史 (History of South Australia) 第一卷, 六十三頁。

【註十】同上, 第一卷, 六十三頁。

【註十一】同上, 第二卷, 一百零八頁。

【註十二】蘭格羅同塞諾波, 歷史研究入門 (英文本), 六十七頁。

【註十三】波利 (Bury), 古代希臘歷史家, 十六頁。

【註十四】大英百科全書, 第十一版, 第十三卷, 五百二十八頁。

〔註十五〕麥可來 (Macaulay) 譯本，第七卷，一百二十二頁。

〔註十六〕喬威脫 (Jowett) 譯本，第一卷，一頁。

〔註十七〕同上，二十頁。

〔註十八〕同上，二十二頁。

〔註十九〕白克爾 (Buckle) 英國文明史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第一卷，三頁。

〔註二十〕同上，五頁。

〔註二十一〕參看美國歷史評論，第九期，十六頁。

第二章 各年級歷史分配的問題

研究學校裏面的歷史，各年級教授上什麼能做的問題，當然爲什麼應該做的這個問題的前提同條件。選用材料同研究材料的方法，必須根據教育的目的來決定。但是除非我們知道選擇的範圍究竟怎麼樣廣，或者怎樣狹，我們就免不了有兩種危險：一方面太費學生的腦筋，一方面失去了什麼最足以提高教育目的的東西。這是很明白的。但是現在學校中的歷史課程同所用的教科書，往往有人罵他們以爲不能使學生明白歷史的內容，所以這種科目是無用的，或者甚至有有害的，或者即使學生明白歷史的內容，但是仍舊一點沒有效用；我們因此可以想到普通學校中人對於歷史這種科目或者太不注意，或者缺少遠大的眼光，或者歷史這種科目是一種價值無定的科目，但是我們即使要斷定這句話，我們還是不能不根據學校中歷史這種科目所用的材料同教法。

明定選擇材料範圍的困難，常常有人提起。有的說，歷史這種科目沒有原質，沒有從簡單到複雜的一定程序，沒有各年級分配的原理。關於這一點，歷史這種科目

好像比不上他種科目。有人說：『例如數學這種科目，從簡單的數目的作用，到了格外複雜的，從算學到代數，——包括算學的原理在內——從代數到幾何，——包括算學同代數的原理在內——再從幾何到各種高等數學的科目，器械學，同物理，包括所有這種代數上根本原理，你看這種程序，何等來得整齊。關於語言文字方面，亦是如此，先生芽，再開花，後結果的原理，很能明白表示出來。先研究文法的大綱，再研究簡單的文章，最後再讀文學的名著。但是歷史上的文法在什麼地方什麼一種東西？西政治學的綱要同外交關係的A B C是什麼？』〔註一〕

但是這種困難，我們不應該言過其實。就全體說起來，分配歷史所用的力量，不如分配數學同語言文字所用的力量這樣有成效。但是這不一定因為數學同語言文字天生就有這種利益的。分配數學的問題，雖然『程序非常的整齊』並不是一天就解決的。從文法到簡單的文章，再到文學的名著，雖然步驟分明，到現在亦還不是一條完全平穩的大道。

有一種歷史，差不多無論在那個年級統可以講授，這句話再沒有辨明的必要。

歷史這種科目，或者什麼普通所謂歷史這種科目，現在在小學校一年級裏面，亦往往講授，有時就是在幼稚園裏面，亦有這種科目。所以分配歷史這個問題，好像至少已經解決了一部分。歷史的分配這個問題不能同他種科目一樣完全解決下來的緣故，不一定因為歷史天生就有這種困難，實在因為教育家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不很正當。有許多關於學校中歷史這種科目的討論，統根據一種成見來規定所用的材料同方法，而且妨礙他種材料同方法的研究。有人說我們的標準應該在兒童的天然趨向同興味裏面去求的，應該在文化分期的原理裏面去求的，或者在他種原理裏面去求的，這種原理可以將我們研究的責任完全移開。

天然趨向同興味的原理，曾經有人說他是一種『教育學上的基礎。』（註二）嚴格的說起來，這個原理的意思，好像就是說學校中所講授的歷史，應該注重兒童天性所喜歡的那種狀況同活動。曾經有人竭力主張兒童所用的歷史，最好是兒童自己所編的。照這樣說起來，青年所用的歷史，最好是用青年自己所編的；女子所用的歷史，最好應該用女子自己所編的；專門學校教授所編的歷史，應該專備專門學校

教授讀的了。

兒童的天然趨向同興味，能够從心理上推想出來，能够在動作裏面觀察出來，能够在實驗上試驗出來。所以要根據兒童的趨向同興味來規定一種課程的步驟，應該比較的簡單；而且這種課程的步驟，當然可以得兒童的同意。這種是重要的，而且亦有人以為很可以做一種根據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歷史的態度』這樣東西的本身，就不是一種天然的狀態，所以不見得是一種天然趨向同興味的出產品。就是成年的人亦是如此。我們果然有歷史的態度，大部分統是我們自己故意用力得來的。我們並不因為年紀大了，我們的歷史態度就發達起來；我們有了訓練，我們纔有歷史的態度。而且我們亦應該知道根據兒童天然的趨向同興味所規定的課程，不一定是唯一有興味的課程。要喜歡一種學問非學習不可，好像要學習做事一樣非去做不可。我們的趨向同興味固然有天然的，但是亦有用人力得來的。

有許多人以為除了上面這個原理之外，還有一個比較充分的原理，可以做學校中歷史課程的根據，這就是文化分期的原理。這個原理的意思，就是說個人心理

進步所經過的時代或步驟，同人種心理進步所經過的時代或步驟一樣。所以一方面說起來，個人心理的經驗，好像將人種的心理的經驗重新再演一回一樣。照這個原理觀察起來，學校中所講授的歷史，應該達到學生重演人種經驗那一點爲止。勞利 (Laurie) 教授曾經說過下面這幾句話：『歷史幼稚時代是兒童最好的歷史，歷史的少年時代是少年最好的歷史，歷史的青年時代是青年最好的歷史，歷史的成人時代是成人最好的歷史。』〔註三〕

這個文化分期原理應用到歷史課程上的時候，可以有二種解釋。照一種解釋，事實應該如此的選擇出來而且排列起來，能够步步使兒童注意同他們自己已經得到的那種程度一樣的人種文化。主張這種解說的人，自己以爲知道小學校中一年級到三四年級的兒童同古人一樣，五六年級的兒童同中古時代的人一樣，七八年級的兒童同近世的人一樣。所以我們編訂課程的時候，對於初步發展的學生應該講授古代的文明，對於中古程度的學生應該講授中古的文明，對於近世程度的學生應該講授近世的文明。而且我們應該知道，這種事實的分類，在歷史課程裏面

並不包括年代的繼續。實在說起來，年代的繼續普通并特別反對了的。例如近來出版的一種課程，對於第二年級學生的歷史規定如下：『古代阿利安種；古代埃及的生活；蓬帳的居民，遊牧生活，畜牧的時代，尤重希伯來人；古代腓尼基人；近世非洲土人的簡單生活；遠北的簡單生活；日本，菲列濱羣島，印度，檀香山等等地方的簡單生活；北美洲土人的簡單生活；美洲白種人的簡單生活。』即使這個課程，對於第六年級學生的歷史，將法國革命同拿破崙放在美國革命的前面。〔註四〕根據這個解釋所選的事實，或是很『歷史的』，但普通對於保存這一點並不十分盡力。

另外一種解釋，包括一種稍稍不同的手續。根據這個解釋，我們所注意的並不是人種發達上一般文化的步驟，實在是歷史觀念的發達。假定兒童歷史觀念的發達同人種歷史觀念的發達步驟相同，那末人種最初所抱的歷史觀念，應該拿來做教授兒童歷史的材料；人種後來所抱的歷史觀念，應該排在歷史課程的後面。人種歷史觀念最初的表示，就是神話，奇聞，同寓言；那末學校中的歷史，應該先教神話，奇聞，同寓言。後來人種的歷史觀念漸漸的變為半歷史的神話，再變為批評的敘述，所

以歷史的課程亦應該從這一種到那一種，一直上去到了科學化的歷史爲止，這種歷史是人種經驗中最新的發展，顯然可以代表歷史的成人時代。講授這種歷史的第一步，可以從幼稚園起到小學校第四或者第五年級爲止，各級步驟的遲速很不相同。有幾種課程，在最初的四五年裏面就從寓言到半歷史的神話，至於以上各年級就講授事實的歷史。亦有始終以傳奇的同詩的精神貫注在裏面的。勞利教授說：「對於一個少年，我們斷不能用一種有理想的歷史來教他；即使到了十七歲的時候，還是祇能部分的如此，但是歷史這種科目常常可以爲一篇記事詩，一種戲曲，同一篇歌。」我們很容易從他這句話推想出來：「我們對於少年學生教授歷史的時候，應該將歷史看做一篇記事詩，一種戲曲，同一篇歌。」根據勞利教授所主張的課程，對於十歲的學生，「我們所教的歷史，應該同說書的說故事一樣，從前那種往來無定的歌人，就是我們的模範教師。」即使對於十八歲的學生，我們應該教他們多注意的，顯然就是莎斯比亞，白郎甯（Browning）同歷史小說家的著作。（註五）

對於歷史教師這個文化分期原理，根據二個假定：第一，就是所有各種民族文

化的進步，統有一致的次序可以發現出來，而且可以明定下來。第二，就是進化的步驟大體上可以代表一種由簡單到複雜的運動。假是這二種假定是對的，那末這個原理實在可以做我們分別歷史事實難易的根據。但是對於這二種假定，曾經有人懷疑。波阿斯 (Boas) 教授曾經指出有幾種民族，在『美術的生活上程度很高』但是始終沒有陶器，——『這是文明進步上重要的一步』而且『冶金術的發明，是歐洲文明上一大進步，而世界其他各部分，好像並沒有這種發達。』就是對於工業發達的方面亦可以說同樣的話。而且文明的進步，好像不一定常常一種從簡單到複雜的運動；有幾方面，這是一種從複雜到簡單的運動。波阿斯教授說：『我們要明白這一點，我們祇要用語言文字來做一個例就便了，語言文字這種東西，是人種發達史上最重要的一個證據。古代的語言文字，大體說起來，是複雜的。觀察點稍稍有點不同，就用文法的形式表示出來。臘丁文的文法同近世英文的文法，假是將他們同古代語言裏面那種心理的形式比較起來，簡陋得多了。大體說起來，語言文字的發達，好像是如此，就是精細的區別統排除了，他是從複雜到簡單的，——雖然我們

不能不承認有時亦有相反的趨向。』〔註六〕

托麥斯(Thomas)教授曾經說過幾句扼要的話。他說：『各羣在文化裏面進行的步驟，次序不同；而且進行的次序根據一般的環境，各種境遇的性質，同注意的作用而定。』他又說：『用這句話來批評教育學上常常用的那個原理——就是兒童的心理所經過的時代同人種文化裏面的時代一樣——已經足够了。我們有各種理由來斷定野蠻人的心理同文明人的心理根本上是一樣的。就事實上說起來，兒童身體長成的時候，果然腦筋上有一種變化；但是這種變化無論何種兒童統是有的。野蠻人並不是一個近世的兒童，不過他的覺悟沒有受文化模範的影響罷了。白種的兒童並不是一個野蠻的人，不過他的心理還沒有完全受白種文化的操縱罷了。』〔註七〕

另外還有一個常常應用的觀念，就是學校中的歷史應該從時間上同空間上比較相近的東西，慢慢的推向遠的方面去。這個原理的意思，以為：第一，近的東西容易明白；第二，根據這種東西可以造成一種『直覺的知識』來同比較遠的東西；第

三、這種知識增加了，可以同化再遠的東西，一直到最遠的東西爲止。第一步普通去研究家庭同家庭的活動，再研究學校同學校的活動，再研究本地方的全體——地理的環境，工業社會的習慣。於是用一種簡單的故事，將兒童的注意轉到本地方過去的狀況同事實上去。從此以後我們對於其他各地方，亦用同樣的方法去應付，而且研究各地方的互相關係。普通以爲有了這種經驗，四五年以後，兒童歷史的觀念已有足夠的發展，所以我們可以根據年代去講授歷史。這種方法，在最初的幾年裏面，是往往倒退的。就是說，學生研究歷史從現代入手，慢慢的向古代去。這種方法的實行或者限於一篇序論就夠了，如保威爾 (Powell) 的美國史入門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Beginners) 就是一例，或者限於幾段的文字，如八人委員會對於六年級所規定的大綱，就是一例。這種計畫亦可以擴充起來。

利用學生自己的環境來做研究歷史的起點，當然是一種很好的方法。依理說起來，講授歷史應該始終由近及遠，而且我們還可以說，亦應該由遠而近。這個原理是重要的，但是並不是一個各年級歷史分配的原理。遠近的程度並不能做一個權

衡困難的標準。例如要回答究竟蘇格拉底(Socrates)或者佛蘭克林(B. Franklin)比較的合於兒童的研究，這個問題我們斷不能單單根據他們二人同我們年代相差的多少同道路相隔的遠近來斷定他。

天然趨向同興味的原理，文化分期的原理，以及由近及遠的原理，應用於規定歷史課程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能夠給兒童一種容易明白的而且有興味的材料。有許多人以為這就可以證明上面各種原理的有效。但是其他反對的話，我們暫且不提，無論如何，要用這種原理來回答究竟對於兒童什麼是可能的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完全解決。而且應用無論那種原理，結果一定要限止我們討論的範圍。我們要有範圍較廣的回答，我們不能沒有一種範圍較廣的探討。

我們要重新構造的過去，包括三種現象：(一)物質的人類，同人類的物質環境；(二)人類的語言同行動；(三)人類的思想，感情，同決心。歷史上的材料，無論他怎樣組織，無論他怎樣表示，統能夠歸納到同這三種現象有關係的事實裏面去，或者同這三種現象互相的關係裏面去。那末我們在這種事實所表示的狀況裏面，或者可

以得一種選擇範圍的暗示。

第一類的事實所表示狀況，大部分統是可以感動我們覺官的東西。我們的眼仍舊可以看看從前華盛頓 (G. Washington) 所住的屋，從前拿破崙所戴的帽，從前奔配伊 (Pompeii) 地方的人當大禍將臨的時候，所吃的食物，古代埃及王的面貌。我們亦可用耳去聽的。我們祖宗的時計如今還是常常在那裏自鳴，中古時代禮拜堂裏面的鐘聲，在現在的歐洲仍舊不斷，天然的風景同聲音，田野同樹木的臭味，代代的重復。而且有許多關於過去的材料，統可以直接用造像，鑄物，模型，同圖畫，表示出來，這種東西在現在差不多一天多一天。

第二類事實所表示的狀況，對於我們亦有一部分同樣的感動。過去的行動同語言，當然不能同物質的遺體一樣，能够放在我們的眼前。現在沒有一個人親身看見或者聽見愷撒 (Caesar) 怎樣口授他的傳記，或者亨利 (Henry) 第四怎樣走到加諾色 (Canossa) 那個地方，或者奔 (William Penn) 怎樣同美洲紅人談話。我們現在能够直接觀察的行動，祇有現在進行的行動。但是在現在有許多習慣上所做

的行爲，同過去習慣上所做的行爲相似——上學，宴會場上招待客人，行聖餐禮。有許多行爲可以故意的去摹仿過去——用古代的器械取火，用古代的紡輪紡紗，手揮古代的斧鉞。關於這種再造過去的說明，不管他原來怎麼樣，我們祇要看看戲園裏面那班做歷史戲劇的人那種行動同談吐，就明白了。有時人類的動作，亦可以用造像同普通的圖畫表示出來。有時可以在活動電影裏面完全表示出來。不但如此。我們倘使將活動電影同留聲機器連絡起來，不但可以表示行動，而且可以將所有各種聲音，重新產生出來。

第三類事實所表示的狀況，對於我們不能有這種感動。思想同感情不能用圖畫去表示出來，亦不能用機器保存下來。他們即使能夠表示出來，亦祇能表示在人類的相貌上，事業上，同語言文字上。雖然我們心理的狀態，亦有同古人的心理狀態相仿的地方，而且我們往往以我們自己心理上所感覺的，來表示他人的心理。但是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心理，亦不免有莫名其妙的時候。當我們做了一件失望的事體之後，我們往往說：『我不懂怎麼樣我會做出那件事體來。』穴中人的心理狀態，

美洲紅人的心理狀態，開闢荒地者的心理狀態，克羅維斯（Clove）的心理狀態，沙立曼（Charlemagne）的心理狀態，拿破崙的心理狀態，統明明白白在我們教科書裏面描寫出來。但是即使我們有了這種利益，我們真要了解他們，還是不能不依賴我們自己心理的經驗同解剖，我們自己心理經驗的能力。

但是有人說，不管那一種歷史的事實，大部分祇有用文字可以描寫的。所以對於大部分歷史的事實，條件上實在差不多。第一，文字的描寫，往往不甚充分。文字的描寫難得能夠詳細無遺的說明我們所應該知道的东西，使我們再造一個過去物質的东西，或者一種過去的心理狀態。第二，文字這樣東西不過一種符號，不過一種『心理作用的標記』。文字所能描寫的印像，同文字所能表示的思想同感情，往往隨個人的經驗而異。上面幾句話亦頗有力量。但是當我們要用文字的描寫再造過去外表生活形像的時候，我們所用的原質還是在覺官的範圍裏面。書中所描寫的是一種建築物麼？我們曾經見過建築物。建築物的大小有沒有說明？我們曾經用過一根尺。牆的顏色是深紅的麼？我們曾經見過深紅色。這種詳細的情形，我們統可以

參考我們自己覺官所得的印象，而且有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再看看建築物，用尺同看看深紅色來證明。書中所描寫的是一種行動麼？我們仍舊參考我們自己覺官的印象，而且仍舊可以看看一種動作來證明他。當我們用文字的描寫再造過去的思想同感情的時候，我們所用的原質比較的活動，而且不能不格外依賴我們自己心理的經驗。

但是在這幾類普通事實裏面，我們還有一種區別。事實可以分爲特別的，或者普通的。他們可以同單獨的東西，個人，個人的行動，思想，或者感情，有關係的。他們亦可以將單獨東西或個人，抽象的總合起來。他們可以同物與人的全體有關係的，或者同全體的行爲同感情有關係的，或者同全體的習慣同風尚——普通所謂制度——有關係的，或者同歷史裏面一般的原因有關係的。一個奴隸是什麼，我們可以想得出來，但是美洲『奴隸的力量』是什麼？呻吟是我們聽見過的，但是『法國的呻吟』是什麼？意見我們當然曾經表示過的，但是『公意』是什麼？我們怎麼樣去表示一種恐慌，一個革命，教會，國家，社會的本身，同社會行動的定律？

研究歷史最簡單的問題，就是對於過去的世界同活動，怎樣造成一個觀念。比較困難的問題，就是對於過去心理的狀況，怎樣造成一個觀念。特別的事實，無論他屬於那一類，總是比同類的普通事實來得簡單。而且形式上的表示，高等的總是依賴下等的。外表的物質狀況同活動，有時爲過去心理狀況的原因或者結果，同時亦可以做解說過去心理狀況的導線；特別的事實可以做解釋普通事實的必要的導線。

關於外表的狀況同活動方面，無論什麼東西，祇要能夠直接觀察的或者能夠供給想像的材料，顯然可以做無論那年級講授歷史的材料。我們對於小學校第一年級學生，倘使用相當的表示給他們，他們當然能夠想像古代的住室，古代的家具，古代的器皿，古代的武器，古代的人同古代的行動。他們亦能夠想像同古代不同的住室，家具，器皿，武器，同人的行動。想像時間的長短，當然隨材料的多寡而定。對於高等文明的物質方面所費的時間，普通比對於下等文明的物質方面所費的時間來得大。但是我們假是給兒童以相當的時間同相當的表示，那末無論高等或者下

等文明的物質方面，統是兒童能够了解的。

關於思想同感情的方面選擇的範圍，大部分還是根據表示的方法來斷定。思想同感情假使直接而且顯然同外面的狀況同活動有關係的，當然小學校中學生，無論他在那一年級，統有解釋的力量。要火的感覺，要食物的感覺，漁獵成功的快樂，訪友同避敵的希望，明日工作的思想，六歲的兒童對於這種東西的印象，統有一種意義。但是無論在那一年級裏面，當我們教授歷史的時候，我們對於學生了解過去思想同感情的地方，要求往往太大。例如有人說，當學生研究來克星頓 (Lexington) 戰役的時候，『一定要將他自己同當時的思想感情同決心完全符合。』說這句話的哲學家，在第二句裏面，他自己就懷疑了；但是他這句話，實在可以代表普通討論歷史教授法的一種見解。

我們普通以爲兒童心理的經驗，當他們開始就學的時候，同原人的心理經驗差不多。但是這種經驗的簡單，大部分是表示方法的簡單。我們所講授的思想同感情，統是直接而且顯然同外表狀況及行動有關係的思想同感情，這種東西可以實

實在在表示出來的。文明程度很高的人，亦有同外表有關係的思想同感情，可以實在在表示出來。難道這種東西比較的不可以利用起來麼？難道要明白野蠻人的感覺——飢渴，冷，倦，牙痛，頭痛——比較明白文明人的感覺來得容易麼？難道鄉間的兒童想像古代農夫的思想，比較想像近代農夫的思想來得容易麼？難道近世的兒童想像古代巴比侖城住民的思想，比較想像近世紐約城住民的普通思想來得容易麼？我們要回答上面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說這種比較是不容易有結果的。『呼吸古代的空氣』、『領悟古代的精神』、『設身處地』這幾句話，即使在成年的人眼光裏看起來，還是一種空談。在學校裏面要應用這幾句話來再造過去的心理狀況，無論他是野蠻的或者文明的，這幾句成語差不多祇能當做一種修詞學的練習，並不是歷史上的練習。

同外表狀況同活動有關係的特別事實，顯然是歷史裏面最簡單的事實。這種事實是最容易了解的。他們可以不必多費學生的腦筋，如此的編輯起來，能夠將各種狀況的不同明白表示出來，而且利用他們去說明歷史上根本的觀念——就是

世界的變遷。他們可以如此的選擇出來去培養一種輕重得宜的觀念。現在編訂初級歷史教科書的人，差不多統有一種傾向，就是以爲古代世界裏面祇有二種人：就是很幸的同很不幸的，以爲古代的世界好像祇有二種建築，就是皇宮同牢獄。因此歷史這種東西，就變爲一種感情的東西，而且反照過去好像現在的『黃報』反照現代一樣。這是從過去人類生活外表的事業上——建築物，衣服，食物，器具，道路，橋梁，交通機關，軍器，職業，娛樂，——纔能產生一種激起學生興味的美景。如此我們纔能鄭重的去研究真正可以代表古代特性的事實，再從這種事實裏面去研究真正可以代表古代特性的原質。就是那個歷史繼續的觀念，亦差不多可以表示出來。我們祇要將各種行動繼續敘述下來，將各種人類行動編成了一篇繼續的故事，給他一個起點，一個中點，一個終點，而且應用同樣原理到許多故事上去。最後外表的狀況同活動是兒童能够了解的那種心理經驗的鎖鑰。

假是上面所說的話是對的，那末初級歷史同高等歷史的區別就很明白了。初級歷史所述的東西，大部分是特別的事實。這種歷史是用實例來表示的——各種

遺跡，遺跡同行動的物質表示，文字的描寫。高等的歷史是用普通的觀念來表示的。關於行動，行動者，同物質世界的實例，在小學校第一年級裏面，就可以講授了；至於關於同樣行動者同同樣物質世界的一般觀念，恐怕中學校的學生亦不能了解。實在的特別事實可以如此的選擇起來，能够使小學校一年級的學生，對於過去得一種正確的印像；至於一般的觀念，即使在中學校裏面，亦可以使學生得一種謬誤的印像。實在的特別事實，在小學校第一年級裏面，可以如此的敘述下來說明世界變遷同繼續那種種歷史的觀念；至於一般的觀念，即使在中學校裏面，亦不能將這種歷史觀念表示出來。同實在的特別事實直接而且顯然有關係的心理狀態，小學校一年級的學生就能够了解；至於同樣心理狀態的一般觀念，中學校的學生亦要莫名其妙。

所以教室中歷史的分配這個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歷史的教授方法問題。可以實實在在表示出來的事實，就是初步的歷史；要用抽象的方法表示出來的事實，就是高等的歷史。對於小學校最初幾年級的學生，歷史內容應該以實例為主。這種歷

史應該以描寫同敘述爲主。不定要解剖的。要用推理的時候，亦要以能够立刻變爲實例的爲主。這並不是說，小學校中的歷史非完全用描寫的文章不可；亦並不是說，小學校中的學生，不應該有推理同判斷的機會。這不過說，推理的同應用的材料，應該以屬於實例方面的爲主。如此編訂的歷史，同如此教授的歷史，過了五六年之後，當然可以慢慢的將一般的事實引到高年級裏面去。對於十歲或者十一歲的學生，還是要以實在的特別事實爲主；對於十七歲或者十八歲的學生，特別的事實還是要繼續下去，不過我們的討論，應該而且可以向到一般的歷史方面去。

還有一個同所有歷史事實有關係的條件，而且這個條件好像表示一個特別的問題，我們現在不能不說他一說。歷史的事實，統是局部的事實。他們屬於特別的時間同特別的地方。假是他們沒有這種關係，他們就不是歷史的了。我們可以用普通的說法來限制事實的方位：『從前有一次，』『當我們沒有出世以前，』『在海裏面一塊島上，』『在一個遠遠的國家裏面，』『在南半球。』我們亦可以用特別的說法來限制一件事實的方位：哥倫布在一四九二年從西班牙動身，或者在一四

九二年八月從西班牙，巴羅斯 (Palos) 地方動身，或者在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禮拜五，八點鐘，從色爾脫斯 (Saltes) 沙洲上動身。一件事實的方位我們明定他的時候，程度高低完全看我們所抱的意思怎樣，我們的意思裏面很有一部分是武斷的。有時一件事實如此的有名，所以我們應該知道在什麼時候同什麼地方。一件事實不定是真正重要的，但是那並沒有什麼關係。羅麥拉斯 (Romulus Augustulus) 一定有他的紀元後四七六年。有時歷史上的人物，非維持他們的方位不可以，便免去很大的誤會。沒有幾年以前聖路易有一種新聞紙將耶佛生 (T. Jefferson) 放在一七八七年的會議裏面去，而且將獨立宣言放在憲法裏面去。什麼事實應該明定方位，什麼事實應該用普通的方法去明定他的方位，這個問題不過是那個大問題——什麼事實在歷史裏面是重要的——的一部分。但是明定事實的時間同地方，並不是一種武斷的方法，亦不是僅僅乎一種便利，這實在是歷史觀念的一部分。

小學生當入學的時候，對於時間的觀念是很薄弱的。『昨天』、『上禮拜』、『前月』、『去年夏天』統有一種意義。『一百年前』就沒有了。這種觀念是慢慢的發

達的。即使十二歲或者十三歲的兒童，衡量短期的時間亦往往很模糊。因此有時就有人說起過分的話來。有人說『二千五百年前』這話句，在小學中是無用的。兒童所明白的，無非『很早的時候』罷了。但是我們成年的人對於這句話的意思恐怕亦不過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兒童要反對指明古代事實的時期，同反對對於成年的指明過去事實的時期一樣。對於兒童同對於成年的人一樣，衡量時間的標準，一定要以我們所記得的爲限；而且這個標準是一個很模糊的標準。但是十歲或者十一歲的兒童曾經計算過時日，而且有足夠的經驗來明白從華盛頓到現在，同從配力克利斯（Pericles）到現在時間長短的不同，我們就有理由可以使用事實的時期了。

小學生當入學的時候所抱的地方觀念，亦是很薄弱的。『下城』，『河的對面』，『路的上面』，統有一種意義。『五百英里的遠』往往就沒有意義了。有時差不多數英里以上的距離，就是好像統是『遠的地方』。但是兒童學習看地圖比較很早，而且假使自始就得歷史的物質的背景明白表示出來，他們到了十歲或者十一歲的時候，就能够明白地方的關係，好像他們明白時間的關係一樣。對於十歲或十一

歲以下的兒童，我們做教師的祇能用一般的說法來明定事實的方位。

照我們上面所說的範圍裏面看起來，學校中的歷史可以隨我們的意思而定。他甚至可以从科學化的歷史裏面提出材料來。他可以自始就是一種能够幫助將來歷史研究的東西。所選的事實可以自始就是真正歷史的，可以代表地方、人物、時代、民族的特性的，不是例外的，非常的，或者奇怪的。當我們講授的時候，假是對於實在的方面加以相當的注意，那末歷史的事實可以自始就利用起來，去表示關係，原因同結果，同繼續。他們可以自始被我們利用起來，去激起一種覺悟——怎麼樣我們能够知道過去的東西，而且爲什麼我們還有不知道的東西。

〔註一〕報告，中部諸州同馬利蘭歷史教師協會，一九〇六年，十七頁。

〔註二〕紐約教師單行本，第五卷，第一號，九十頁。

〔註三〕學校評論，第四卷，六百五十頁。

〔註四〕白利茲 (Bliss) 小學校中的歷史 (History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二十七頁，四十七頁到四十八頁。

歷史教學法 第二章 各年級歷史分配的問題

五十二

〔註五〕學校評論，第四卷，六百五十六頁，六百六十頁。

〔註六〕波阿斯 (Boas) 皇古人類的心理 (Mind of Primitive Man)，一百八十二頁，一百九十四頁。

〔註七〕托麥斯 (Thomas) 社會來源的材料 (Source Book for Social Origins)，二十五頁到二十六頁。

第三章 目的同價值的問題

無論對於那一種科目，材料的選擇同研究材料的方法，統是根據教授的目的來斷定。教授的價值，要用教授的結果來量他。這二種東西，不應該混而爲一的。有價值的目的是容易規定的，實現這種目的的理論是容易建設的。所以有價值的結果我們很容易當他是當然的。假使如此，那末無論那種科目，我們統可以證明他是有價值的。就歷史這種科目而論，我們差不多可以證明他，好像是一種改良世界的事業。不幸這個問題並不是這樣的簡單。有價值的目的是，不一定就能夠產出有價值的結果來。

規定教授的目的有二種普通的方法。我們可以先問究竟各種學問所代表的是什麼，究竟各種學問在學校生活狀況所定的範圍裏面，對於個人或者對於社會有什麼幫助。我們可以用這種回答來做衡量教授的全部可能的根據。於是我們再根據人類的需要，將我們所希望的可能，同我們不十分希望的可能，分別出來；再將我們最希望的可能，選擇起來，做一種主要的目的。或者我們可以將個人的或者

社會的需要研究一下，再將這種需要明定下來，做我們教授的目的；再從各種學問裏面去搜求材料同相當的研究方法。

這種區別好像就是一種東西，並沒有什麼異同。因為無論如何，我們對於人類的知識同人類的需要，總是非注意不可。但是一種平心靜氣的研究，去發現一種學問的用處，同一種有目的的研究，要使那種學問來備我們事先規定的用途，實在是不同的。前面那種研究，包括尊重一種學問的本體，他的材料，他的方法，他的斷語，他的組織；另外那種研究包括一種選擇的自由，編纂的自由，校訂的自由，變更的自由——這種練習，在各種學問的專門家眼光裏看起來，可以引到一種教育破壞的行動上面去。兩種方法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所得的結果亦不一定是二種互相衝突的目的。一種學問的好處可以拿來備我們事先規定的用途。但是普通這兩種方法果然要產出互相不同的結果，而且所謂事先規定的用途對於一種學問往往包括上面所說的那一種改造的手段。

在學校課程裏面，根據事先規定的用途而定的科目，恐怕要以歷史為第一。這

個模範是歷史家他們自己定出來的。對於希羅多德，他雖然沒有問他自己歷史的好處是什麼，他的事先規定的用途就是娛樂他的讀者。對於都錫迪提斯歷史有一種格外顯著的好處。他知道歷史是有用的，歷史對於政治家同軍事家能夠供給一種有實在價值的教訓。數千年來我們知道歷史家統是有意的或者無意的隨希羅多德同都錫迪提斯二人所走的那條道路上走去。他們選擇事實，或者因為他們可以希望有趣，或者他們可以希望有用。但是各時代各有他自己的特別利害同困難。各時代各有他自己的特別問題。所以歷史這種東西當他一種娛樂或者當他一種教訓的時候，當然隨各時代而有變遷。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有人說歷史這樣東西，在所有各種文學裏面是最短命的東西。有人說世界的歷史非世世重編不可。即使科學化的歷史亦是反照當時的特別利害同困難問題的。

教育家應該問他自己的問題，這是完全自然的而且正當的。教育家的興味應該在一種科目的效用上，不應該在科目的本身，這是完全自然的而且正當的。歷史附屬於歷史效用的下面，所以激起特別的討論，就是因為附屬的程度，好像是例外

的緣故。

對於大部分的科目，教授的目的無論他怎麼樣決定，至少總承認下面這個原理：什麼在教室裏面所教是真的，在教室以外世界的裏面亦應該真的。歷史是一個例外。歷史的真理假使鄭重的看起來，暗示一種歷史的科學，而且向歷史科學走的那條路，在許多教育家眼光裏看起來，自始就被文化分期的原理，或者他種原理所阻礙。所以教授的目的可以規定下來，不必十分去管究竟歷史是什麼，因為我們在第一章裏面曾經說過，不是科學化的歷史可以是一種表示，或者是一種錯誤的表示，不過以過去作材料罷了。實在說起來，同樣的原理亦可以應用到他種科目上去，而且有時如此應用起來，去阻礙什麼專門家現在以為真的那條路。大部分這種原理並不如此應用起來的。試舉一個例，假使那班主張文化分期原理的人，擔任教授兒童一種原始的算學，或者原始的地理，或者原始的拼法，這種計劃立刻就有人說他荒謬絕倫了。為什麼對於歷史這種方法反到不算十分荒謬絕倫，我們實在不很明白。我們可以說，就一般原理而論，在一種研究裏面，那條將來進步的路，不應該被

那種不必要的謬見或者錯誤的習慣——因為這種謬見同習慣是人種曾經有過的——所阻礙的。我們亦可以說叫學生早早就去學習一種歷史，這種歷史到了後來實在要求解釋同行動的時候，又是仍舊不能不廢棄了他，這是很不經濟的。但是有許多人以為這是一個充分的回答，就是教育時機的暫時需要是很重大的，而且兒童往往長過他們的最初歷史的教訓，好像他們長過他們的聖誕老人一樣。

我們要列舉曾經提過的歷史教授的各種目的，我們就好像反對研究歷史的那種大自由。普通提出的目的是什麼？訓練記憶力，想像力，同判斷力；教授歷史證據的性質，同固定判斷歷史證據的習慣；訓練用書的能力；供給娛樂；建設行爲的，愛國的，同社會服務的模範，備讀者的摹仿；增加有用的知識，備日常生活之用；增加他種科目的光彩，如地理同文學之類尤其如此；養成一種辨別歷史讀本的能力；增加學生的入道精神，擴充他的眼光，使他對於他的鄰人有一種慈善的主見，給他一種愛真理的心，使他大體上成一種聰明和靄的世界公民，而且使他成一個當代的公民。

上面所述的各種目的裏面，有幾個好像同科學化的歷史是特別有關係的好

好的解釋起來，所有這種目的統可以向到科學化的歷史方面去。但是我們一旦離開這種目的的列舉，向到現在流行的目的的討論方面去，情形立刻就混亂起來。有人說：『在維持道德同反對惡行為方面，歷史上的教訓是絕對可以離開時間而獨立的。既然離開時間，無論是近的或者遠的，在兒童生活裏面統很有力量。』〔註一〕這是很有趣的，但是這是歷史麼？我們能夠沒有過去同現在的顯著區別去講授歷史麼？有人說：『我們一定要辨別歷史的真理同詩的真理，要辨別歷史同詩或者小說。』但是『關於那種人物的名字選出來代表而且說明』歷史真理的，同『關於同這種人物有關係的各種事實的真確，並沒有很大的關係。』〔註二〕有人說：我們應該講授歷史證據的性質同價值。我們好像亦應該很謹慎的排除歷史的批評，因為兒童不懂得這種東西，而且因為我們應該探索的是過去的精神，不是過去的純粹的事實。而且有了批評，很容易將歷史事實的道德價值破壞了，而且有害於文學的賞識。這種矛盾的學說同衝突的地方，難得會在這科目的討論裏面發生出來。雖然常常有人說，教育家並沒有利用他的全部的自由。有人說：『教育的原理被那種保存

年代的繼續同以歷史爲一種一貫的東西那種意思大大的破壞了。」〔註三〕這種意思就是要在學校裏面尊重近世的歷史觀念去教授歷史。但是假使自由的本身並不存在，那末教育家對於壓制這種意思——使歷史教授變成歷史的——的行動，難得可以辯護。

而且上面所述的目的裏面有幾個如此的普通，所以不但可以應用到無論那種歷史，而且可以應用到無論那種學問。歷史固然可以供給記憶的練習，但是無論何種需要記憶的學問，都是如此。實在說起來，歷史這種東西，就在美國所講授的看來，反倒比其他各種科目所供給的這種練習來得少一點。我們現在對於歷史的純粹記憶說得如此的多，所以有許多教師在他們教室中發見帝王正統同總統任期這類舊貨的證據時候，他們覺得有辨明的必要。其他事實的正確記憶，大部分亦同這類東西一樣的消滅了。以練習記憶爲講授歷史的一個目的，或者我們應該特別注重的，但是我們不能說這個目的是歷史所獨有的。我們亦不能說想像力的練習是歷史獨有的目的。將我們自己放在一千年前或者甚至一百年前或者五十年前

一個人的地位裏面去，叫過去最普通的方面重新活轉來，當讀歷史的時候要經驗一點點過去的實在情形——這一類統是想像的事業。但是我們想要將實在的情形放在其他各種科學的內容裏面去，亦是如此。娛樂，希望，生活的同行爲的高尚目的，當然可以在歷史裏面搜尋出來，而且很有利益；但是這種東西在其他各種科目裏面亦可以搜尋出來，而且亦很有利益。關於這一點，那班用神話，傳奇，同詩來充滿歷史教科書的人都承認的，至少都默認的。有時就是很有名的歷史家亦公然承認這一點。塞諾波 (Seignobos) 說：『我們現在已經不到歷史裏面去搜尋道德的教訓，行爲的好模範，同戲劇的或者奇異的事跡了。我們統知道要達到這種目的，不如研究稗官野史來得好；因爲他能夠表示一貫的原因同結果，同我們所抱的公平觀念格外相符合，所有人物格外完全格外英武，所有事跡格外精細格外動人。』〔註四〕

歷史的重要，當然不能因爲他同其他各種科目有同樣的目的，就減少了。不過在學校課程裏面，歷史的地位應該使得他依賴一種目的，——這一種目的除了歷史講授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實現的，或者惟有經過歷史的講授，實現的程度才

比較的高一點。我們要達到這種特別性質的目的，當然同時可以提倡其他格外普通的目的；不過假使我們對於歷史要有一種顯著的辯護理由，那末普通的目的應該當做偶然的，不應該當做主要的。我們知道普通並沒有領會這個條件，同這個條件所包括的一種顯著的歷史觀念，我們或者因此可以減少歷史的重要。實在說起來，現在辯護歷史的理由往往有一種不分緩急輕重的列舉，而且對於普通的讀者好像暗中來證明歷史這樣東西對於無論什麼東西是好的，因此在有思想的讀者腦筋裏面，反而生出一種懷疑——就是歷史是一點效用都沒有的。

我們要代歷史辯護，一定先要有顯著的目的；我們要有顯著的目的，一定先要有一個顯著的歷史觀念。有一部分教育的批評家很知道顯著的目的還沒有規定下來；他們好像不知道，對於他們所謂歷史這種東西，我們不能將他的目的規定下來的。一種科目常常被人家當做目的不同的東西去看，——有時當他一種過去狀況，同事實的真確紀載同解說，有時當做一種想像的文學，有時當做一種應用的社會學，有時當做一種應用的倫理學，——難得可以希望有顯著的或者不矛盾的主

要目的。即使這種普通以爲歷史獨有的目的——一種決斷力的訓練，一種史材性質同價值的了解，一種讀史的興味，——亦當然要失去他們的力量，倘使以爲他們不過一種輕重無定可有可無的東西。

在目的討論裏面有不明定的地方同矛盾的地方，在價值的討論裏面當然就要有他們的對像。目的同價值的關係，在理論上如此的密切，所以我們對於我們所希望的結果，容易當做已經得到的結果看。這一步在歷史討論裏面往往如此的走去，所以目的的研究同價值的研究，差不多變做了字面上的不同。一個人說，講授歷史的目的在於訓練決斷的能力。另外一個人說，講授歷史的價值在於訓練決斷的能力。這第二個人或者心中抱了他所看見過的結果；但是他所表示的實在是一種理論上的見解，就是講授歷史應該訓練決斷的能力。所以我們要知道歷史的價值，我們只要參考上面所舉的歷史目的就夠了。

但是講授歷史的價值曾經有人懷疑，一方面因爲他果然能够產生顯著的結果，一方面因爲他不能產生顯著的結果。數年以前，有一個批評家看見了一羣兒童

在他們的歷史功課裏面表示一種很濃的興味，他公然以爲這種現象實在可悲的很。他說：『你們現在毀了那班兒童的一生了，因爲你們叫他們對於過去想得如此的多。』尼采（Nietzsche）所抱的觀念，同這個實在差不多。他於四十年以前曾經做了一篇研究歷史利弊——大部分是弊——的文章。照尼采說動物的生活是非歷史的。他不知道昨天，亦不知道今日。沒有過去狀況的表示來干涉他的自由，或者他的快樂。沒有一樣東西隱瞞起來。無論什麼東西完全是現在的，而且在現在裏面的。所以無論什麼東西，統露出他的真相來，統可以尊重的人類的生活上，有一種過去的負擔，常常的增加，來限制他，來委屈他，來壓迫他。兒童好像動物，是快樂的，一直到他們開始懂得過去的意義爲止。他們後來快樂的條件，就是忘記過去。不能忘記過去的人，就永遠不能明白快樂是什麼，而且更進一層，永遠不能做出一件事體來使他人快樂。歷史的同非歷史的心理態度，對於一個人，一種民族，或者一種文化的安寧，統是必要的；但是有一種歷史觀念來損害，而且最後來破壞什麼所謂真正的生活，不管他是個人的，一種民族的，或者一種文化的。我們對於過去不感激他，對於

經驗看不見，對於先例聽不見，我們的生命好像一個微生物生活於黑暗同埋沒的死海深淵裏面，這是完全不對的。但是假使不暫時墮入完全非歷史的心理狀態裏面，那就沒有一個美術家能够畫他的圖畫，沒有一個軍官能够打他的勝仗，沒有一個民族能够得他的自由。照尼采說，路德有一回曾經說過，世界本身的存在就是在忘卻的時候；因為假使上帝曾經想到『重礮』，他就不會創造這個世界了。歷史的心理狀態，同品性上的創造能力，是相反的。最多只能備意志堅定的人之用。意志不堅定的人受了他的影響，就要失去他們的軟性，而且消滅了他們自己的人格。他們所受的苦痛好像生病一樣。我們大家統受苦痛。我們現在大病裏面的一種就是歷史。（註五）

近來亦有人表示同樣的感想。這種感想造成一種專信未來的那班人的天然信條。當一九一〇年時候，曾經有人訪問了一個未來主義中的名人。據說那個名人說：『我的心專門想意大利。我們民族的生活被死手縛住了。我們不能根據近世生活上的需要向前進去，因為那條路被古代建築物，古代的偶像，古代的遺跡，同傳奇

的思想所阻止了。」〔註六〕

學校中歷史的講授，有時當然免不了使學生過於崇拜過去，免不了過於專心研究過去，免不了養成那種『對於過去時代的過度的尊重』，這種過度的尊重就是白克爾所說的擾亂真理方法裏面一個最有害的方法。〔註七〕世界各國一般的習慣——至少在初年級裏面——往往將過去說得非常的好，對於本國的過去尤其如此，往往以為過去統是黃金時代，以為過去時代裏面大人物很多。這種方法有時引起一種過去同現在的比較，結果不但不能引起愛國精神，反而使我們腦中對於現在抱一種絕望的悲觀。有時亦可以引起我們過度的去模仿現在已經不適用的那班古代的大人物，不過現在我們已經有許多反動的趨向了。我們常常聽見說：『我們大大的勝過比較沒有知識的祖先，』〔註八〕所以我們時代所受的苦痛，大體看起來好像從『過度的自尊』而來的多，從『過度尊重過去』而來的少。實在說起來，照一個近世詩人的意見，過去這樣東西已經埋沒了。

『舊時代死了，過去了，腐爛了；

舊思想永遠不再是思想了；

舊信仰已經失敗了，忘卻了，

舊日的紛爭已經完了，戰已戰過了。』〔註九〕

對於學校中講授歷史的價值，另有一個懷疑的根據，這就是我們所希望的結果實現的很少，所以沒有價值。歷史的講授——在歐洲幾個國家裏面尤其是如此

——雖然能夠產生一種很明白的消息。但是學生究竟受一種什麼訓練？他有了這種消息去做什麼？能做什么？

有人說我們對於古人的品性同行動，要有一種心得，就是預備對於今人的品性同行動，要有一種心得。來基 (Lecky) 說：『假使一個人能夠懂得許多繼續時代裏面的性質同趨向，那沒要去衡量他自己那個時代，就不會很錯了。』〔註十〕對於這句話我們可以反對，因為學校裏面的判斷，統是教師的判斷，或者是教科書的判斷，並沒有給學生一個自己判斷的機會；或者即使有獨立判斷的機會，但是所根據的材料還是非常的不完備。對於大部分受過普通教育的人，要斷定耶佛生 (E. Joffe)

Person) 這個人是很簡單的而且確定的，因為他們對於他知道的很少；要去斷定羅斯福 (T. Roosevelt) 這個人是困難的而且無定的，因為他們知道他很多。普通學校裏面的歷史難得能夠供給足够的材料來備練習判斷之用。即使那班明瞭『許多繼續時代的性質同趨向』的人，我們亦不能完全證明他們有判斷現代的能力。一九一二年選舉總統運動的『性質同趨向』究竟是什麼，歷史專家意見的不同同我們普通人並沒有兩樣。

有人說，歷史的知識是實用的知識，歷史是『用實例來講的哲學』；歷史是『經驗的燈』指導我們現在行動的路。這是對於歷史講授的價值上一個最老的同最習見的理由。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在他那部有名的著作教育論裏面，對於這一點曾經提出反對的話。他說當他那個時候『普通所謂歷史的消息，對於指導上幾乎沒有價值的』。他以為普通學校歷史教科書裏面的事實，同成年人所用的歷史著作裏面的事實，大部分『統不能給我們一種下斷語的材料——統是不能組織的事實，所以要想建設行為的原理，這種事實是無用的，因為建設行為的原理，

就是事實最大的用途。爲娛樂起見，倘使你喜歡，不妨讀他們；但是你切不可爲他們是有用的。』〔註十一〕另外還有一種反對的話。『人類行動所在的狀況，在兩個不同的時間裏面，難得足够的相同；所以歷史的教訓，難得可以直接應用起來。』〔註十二〕

關於歷史在教育上其他價值的討論，亦有這種懷疑的態度，我們要說明他們並不困難。有時有人甚至將歷史當做一種無用的科目。我們要去找出一個最後的懷疑的地方，恐怕就是學校中的歷史。但是近來有一個英國的著作家，果然著了一部很好的學校歷史，而他自己並不相信歷史這種科目是值得我們鄭重去研究的。他在序文裏面說：『對於英國史當做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或者當做一個教育的方法看，我是絕對不贊成的。』〔註十三〕

在歷史講授裏面關於目的同價值的討論，大部分是憶測的。這種討論所根據的材料，往往不過是一種學說。這是或者難免的。但是至少有一部分混亂能够免去。因爲要達到一種目的編起來的歷史，是一種東西；要達一種衝突的目的編起來

的歷史，又是一種東西。歷史講授的價值，不管他是什麼東西，總是以歷史的種類為標準。教育的討論，至少應該明白歷史種類的不同，不應該將一種結果同另外一種結果混合起來。『我們不會採荆棘的無花果，我們亦不會採荆棘叢中的葡萄。』一個目的或者一類目的可以引到一種簡單的沒有批評的歷史。我們讓他如此。於是讓我們用那種歷史的名詞來明定目的同價值的意義，不再要求那種歷史是批評的同非常有組織的。另外一個目的或者一類目的可以引到一種批評的格外有組織的歷史。我們就讓他如此。於是我們再用那種歷史的名詞來明定目的同價值的意義，不代他要求那種故事式歷史的德性。

在講授非批評的歷史裏面，因為有了一個目的同價值的問題，所以開了一範圍，這個範圍如此的模糊，而且如此變化無常，所以簡單的說明一定要引起糾紛。各人所得的感想各不相同，所以各人對於歷史的可能，各有不同的定義。但是為明瞭起見，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所研究的並不是歷史，實在是歷史的種類。

在講授批評的而且有組織的歷史——這種歷史我們很可以稱他為科學化

的歷史——裏面，關於目的同價值的問題，格外容易引起一般的討論。此地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對於過去應該有一個真正的了解。假使我們對於過去不能了解；那末過去同現在，就不能發生關係了；價值的討論，統變爲空話了。這並不是反對歷史是可以有價值的那句話。但是我們要說那句話，我們的眼光立刻就移到非批評的歷史那邊去。假使一種歷史在專門家意見裏面以爲是真的；假使我們以爲這種歷史在學校裏面應該是有價值的；那末學校裏面所教的歷史，應該同專門家的意見相符。這就是應用一種原理到歷史上去，這種原理在其他各種科學裏面已經應用起來了。普通所謂算學，目的在於能夠同近世數學家的觀念相符；普通所謂地理，目的在於能夠同近世地理學家的觀念相符。那末普通所謂歷史，目的亦應該在於能夠同近世歷史家的觀念相符。

學校中講授的進步，往往追不上真理的研究。詹姆生 (Jameson) 博士說：「關於歷史的方面，學問的進步好像一種軍隊的進行一樣。在一種有組織的研究機關裏面的人，一定要像哨兵一樣，走前面去，負偵探的任務。再過了幾時，那班做博士論

文的輕騎兵來了；再過幾時，那班做單行本的重礮兵來了；這兩班人統裝滿了一種書目同註腳的軍火。再那班無數的步兵——普通的讀者，專門學校的學生，同普通學校中的兒童——來了；最後來了一班從軍的商民同包工的人，這班人就是編纂教科書的人。我們要發明新事實或者要改正舊日的謬誤將他們放在歷史教科書裏面去，有時可以費了二十年的工夫。〔註十四〕假使學校的歷史一定要以接近重礮兵爲目的，這或者不必一定要二十年的工夫。無論如何，學校中的歷史可以希望他能够以接近重礮兵爲目的。我們假使抱了這種精神，那末歷史這種東西，雖然範圍很大而且很複雜，亦可以有一種很顯著的形式，使歷史的講授有顯著的主要的目的同顯著的價值。

我們知道科學化的歷史以發達的觀念爲主。根據這一點來觀察歷史，沒有一樣東西可以說他是過去的或者是現在的；無論是過去的或者現在的東西，統在一種繼續變化的進行裏面。我們有了這個觀念，我們可以知道歷史這樣東西，不但是獨一無二的，而且是不可少的；同時我們立刻可以明白講授歷史裏面那個最重要

的同最廣大的目的，就是使我們了解這個世界。歷史這種東西，當然不是萬能的。天然科學所研究的是物質的世界，文學所研究的是形式同觀念的世界，其他各種教科所研究的是其他各種特別的世界。普通的歷史是同這種科目並行不肯的一種東西，將社會的同政治的世界表示出來。但是天然科學，文學，同其餘的各種學問，本來就是一種發達的形式；既然如此，所以當我們要了解他們的時候，我們不能離開他們的歷史。關於這一點，差不多人人都承認的，所以現在研究各種人類知識的專門家，統以歷史的眼光去觀察他們各種特別的學問。歷史的本身就有一種歷史，我們要明瞭現在的歷史觀察，他們不能不明白這種歷史。

有了學校中歷史講授才能明瞭的那個世界，是一般社會的同政治的世界。所以格外特別的發達的形式，只有影響一般世界的時候，才能進來。關於方法，我們只要將各時代在活動裏面的社會表示出來，而且用一種明白的實例將人類的印象傳達出來，——團結的情形，互相統治的情形，互相服務的情形，互相理論的情形，宣戰的情形，媾和的情形，組織教會的情形，建設政府的情形，要求工資的情形，反抗法

律的情形，服從或者反對社會習慣的情形，娛樂的情形——這種印象可以使我們明白過去的社會是什麼，現在的社會是什麼，社會的活動如何，社會活動的原因同結果是什麼。這種東西，我們很可以當他們爲講授歷史的主要目的；因爲這種東西可以應付一種根本上的人類的需要；而且惟有歷史的講授，能够應付這種需要。

照這樣看起來，我們這個對於歷史的要求，同其他普通所列舉的目的比較起來，好像並不很大。實在說起來，這個要求是最能够竭盡歷史的心血的，而且覺得歷史的心血是不很充分的。而且我們應該知道，假使教授歷史的目的在於明瞭社會的世界，我們就應該知道講授歷史有種種連帶的事情同結果，不但同主要的目的有關係，就是同其他各種目的亦有關係。

第一，事實一定要歷史的，而且一定要被學生去承認他們爲歷史的。這一點包括一種歷史材料的覺悟，而且引起了發展那種覺悟的練習。

第二，民族的不同，習慣的不同，同制度的不同，一定要特別的注重。歷史這樣東西，根本上就是專門研究不同的東西，假使現在同過去沒有不同的地方，那末世界

上就可以沒有歷史了。我們要想了解我們自己的利害問題同批評的標準，我們先要知道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利害問題同批評標準的觀念，同過去不同。我們達到這一步，我們的心立刻就可以得一種比較廣大的眼界，這種眼界能够排除地方主義，而且可以影響我們的行動。

第三，變遷的觀念，一定要特別的注重。發達就是變遷，而且要想了解一個變遷的社會的世界，我們不能不參考在前的變遷。這或者就是歷史的最大的供獻，而且這或者就是歷史的最重要的關係，因為這一點已經達到近世進步的觀念了。變遷觀念的本身，如此的簡單，而且我們因為有了日常生活經驗的緣故，如此的習見了，所以我們好像不必正式去參考歷史來說明他。但是變遷這樣東西，就是在那班對於歷史稍有研究的人眼光裏看起來，有時亦不十分明白。現在我們雖然有許多證據天天增加來證明我們所走的路同我們祖先所走的不同；但是我們的觀念，始終還是以爲我們所走的路或者我們應該走的路，『同我們的祖先所走過的實在是一樣。』現在還有許多有名的政治家，用一七八九年的標準來量一九一五年的美

國。照許多舊式的歷史家眼光裏看起來，歷史的本身就很提倡這種見解。舊式的歷史家亦未嘗不知道變遷，但是他們往往以爲這種變遷是循環不息的。從前以爲人類的的事情，是隨一條曾經走過的循環的路上走的，而且以爲歷史在生活上是有實用的價值的。現在仍舊有許多人以爲歷史是重複的，或者至少學校中講授歷史的目的，應該是使歷史重複的。現代歷史家所主張的發達觀念出來以後，上面這種見解統無用了，而且用一種格外有希望的進步觀念來代替他們。一旦學生有一種感想，覺得他自己住在進步的裏面，他立刻能夠格外賞識現在同將來那個機會。這個觀念的重要，現在大家才開始知道他。假使在研究社會的發達方面，歷史這種東西能夠將社會進步的性質明白表示出來，那末我們對於這種進步，可以不負責任而且不去幫助麼？這一點，將來一定有人要當他爲講授歷史的最後的而且最有價值的結果。（註十五）

我們可以反對說，假使歷史的目的在於使我們了解社會的世界，那末這種歷史在學校裏面是非常欠缺的，因爲這種歷史感動青年智力的地方太多，感動他們

感情的地方太少。但是這是用抽象的方法去研究社會進步的緣故。關於英雄的先例，關於忍苦的先例，關於真理戰勝錯誤的先例，關於熱心服務同思想高尚的先例，關於用公正的精神來振起民族的先例，在歷史上亦未嘗沒有。或者可以說，要使得兒童真正了解社會的世界，是有許多危險的。因為使兒童養成了一種用各時代的標準去批評各時代那種習慣，可以使他們對於現在道德價值的觀念，減少下去。這種習慣可以使他們對於一種不好的風俗取一種寬容的態度，這種習慣可以減少學生的愛國心，使學生生出一種感想，以為要批評一種習慣，一種制度，或者一個國家的好壞，是世界上一件最笨的事體。繼續變化同無限進步的觀念，可以造出一種印像，就是在國家裏面，教會裏面，學校裏面，家庭裏面，或者職業裏面，無論什麼東西，都是暫時的；而且今天有價值的東西，到了明天或者就沒有價值了；而且世界上沒有永久的價值。

上面所說的幾種可能，除非真理的本身是壞的，並不很壞；而且社會進步的觀念，就帶有他自己的解毒藥。試舉一個例，我們可以希望，愛國心這樣東西有時應該

將他冷一點下去。當一個編輯教科書的人，宣言他的目的在於使一班兒童明白爲什麼美國人是「最勇敢的人，最成功的發明家，探險家，著作家，同科學家，」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將他的溫度稍稍減低一點。愛國心這樣東西，我們當然希望有的，而且沒有一個國家不提倡他。外國人往往以爲美國人提倡愛國心未免太過度一點。提托克維爾(De Torqueville)當一八三〇年左右的時候，曾經說五十年來美國人統印有這種觀念，以爲惟有他們是「一個相信宗教的文明的自由的民族。」他說：「他們對於他們自己有許多許多的意見，而且他們差不多以爲他們可以離開人類自成一種的樣子。」〔註十六〕另外一個法國人以爲美國人一定要常常煩悶得不得了，因爲「他們不能證明發見美洲的是一個美國人。」〔註十七〕當一八八〇年左右的時候，白來斯覺得這種舊日自大的態度，已經「不很看得出來，」他以爲這種變化是很可喜的。〔註十八〕從此以後，「吹毛求疵的人」使得我們太明白我們的缺點；而且我們的自尊的精神，因爲有種種的原因，亦冷淡了許多。但是這種狀況，不但不能使得我們崇拜過去，反而可以使得我們用一種誠懇的態度去研究過去，同我們研

究現在一樣，——假使我們要想免去那句非歷史的斷語，這句斷語，就是退化二個字。就事實上說起來，我們要想實實在在去表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無論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統不會使我們的熱心冷下去。根據別個時代同別國的標準看，他並不是一個很愛國的人，不管他對於歷史有沒有訓練，不管他是那一國的人，假使他不同奧來爾（Max O'Rell）所描寫的英國人表同情，這個人從法國回去的時候，謝上帝將他生在英國；亦不同那個法國人表同情，這個法國人回國的時候，宣言他『看過了英國以後，他覺得一個人能夠自己叫做法國人是很榮耀的！』

我們要說明社會的進步，而且要了解我們的社會的世界，我們所選的事實當然要同我們自己特別的利害問題同判斷的標準有最直接的關係。學校裏面的時間是寶貴的，而且下面這句話幾乎變成一種教育的信條了：就是說在學校歷史裏面所有過去的事實，假使沒有留下一種同現在生活有關係的遺跡，統應該排除了。但是要應用這個原理，有許多困難的地方。當我們因為一種古代希臘的狀況同現在美國的一種狀況好像有一種關係加以研究的時候，我們立刻就不能不先去了

解希臘人，我們才能明白希臘的狀況。因此就引起了別的許多事實來，這種事實裏面的一部分，很可以因為他們同現在沒有直接的關係，引起我們的懷疑。不但如此，同樣的事實，差不多有一種別的解釋的必要，這種解釋或者要在希臘以外去找出來。從前有一種習慣，研究當代史的時候往往要先敘述世界的創造，這個原理到現在還是有人贊成。我們在美國所注重的當然是近世史。但是假使我們真正希望要了解美國的社會，我們就不能不將人類的重要變化表示出來。

教授歷史的目的，不管他是什麼，我們做教師的人應該常常故意的而且一定的向那個球門走去。但是我們要達到一個大目的，我們不應該用一種偏狹的精神去觀察他。我們應該知道有各種小路，在小路裏面我們不妨忘記了那句顛撲不破的教育信條『使得無論什麼東西統有實用，』我們應該有些餘暇在冷僻的地方去做真理的禱告，去夢想地球上已經過去的榮耀，去憑弔過去的隆盛，或者假使我們一定要信仰實利的時候，我們應該聽白郎寧的文法家所說的話：

先去求方法——上帝一定會想出

我們所求得的用途。

別的人不相信而且說『但是光陰如箭！

行樂及時，否則就永遠沒有生趣了！』

他說『時間是什麼？讓把狗同猿罷！

人類永遠有時間的。』

無論如何，一個人有一點過度的知識，並不是一件危險的事體；而且即使是一件危險的事體，現在最聰明的教育家對於什麼是過度的同什麼是不過度的，不見得能夠劃出一條很明白的界線來。在現在大家統有一種狂熱，專門從實利方面去着想，所以有一種忘卻較大的將來那種危險；關於這一點，我們亦可以引用文法家所說的話：

呵！倘使我們畫一個沒有成熟的圈，

不管遠大的利益，

要貪很快的實利，

我們的買賣一定很壞!

〔註一〕教育評論，第九期，四百七十頁。

〔註二〕哥提同替且爾 (Gordy and Twichell)，美國史中的開路者，第一卷，六頁。

〔註三〕教育雜誌，第十九期，二百六十六頁。

〔註四〕蘭格羅同塞諾波，歷史研究入門，(英文本)，三百三十一頁。

〔註五〕歷史對於人生的利弊，尼采的著作 (Von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Nietzsche's Werke) 第二卷，一百零三頁到二百零八頁。特別參看一百零八頁，一百一十頁，一百一十一頁，一百一十三頁，一百三十二頁，一百四十八頁，同二百零二頁。

〔註六〕紐約時報，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註七〕英國文明史，第一卷，九十六頁。

〔註八〕華拉斯 (A. R. Wallace) 奇異的世紀 (The Wonderful Century)。

〔註九〕華拉斯引莫利斯 (L. Morris) 的話，十頁。

〔註十〕歷史的政治價值，二十一頁。

〔註十一〕斯賓塞，教育，巴脫 (Burt) 本，五十六頁，五十九頁。

歷史教學法 第三章 目的同價值的問題

八十二

〔註十二〕蘭格羅同塞諾波，歷史研究入門，三百十九頁。

〔註十三〕夫來推 (Fletcher) 英國史入門。

〔註十四〕歷史教師雜誌，第四期，三十六頁。

〔註十五〕魯濱生，新史學，二百五十一頁到二百五十二頁。

〔註十六〕羅茲 (Rhodes)，一八五〇年調和後的美國史，第三卷，八十二頁。

〔註十七〕同上，第三卷，八十三頁。

〔註十八〕同上，第二卷，六百十頁。

第四章 歐洲學校課程裏面的歷史

歷史這樣東西，恐怕自從人類有歷史的覺悟以來，就為教訓的一部分。就是在皇古時代，已經有人覺得他們負有一種民族的義務，應該將所有的故事相傳下去。古代希伯來人那個例，大家統知道的，而且或者是例外的。但是當約須阿 (Joshua) 下令將十二塊石頭收集起來，當做渡過約但 (Jordan) 河的紀念品，而且他說將來兒童要問起的時候，『這石塊是什麼意思？』〔註一〕我們應該有一種相當的回答，他的精神恐怕多多少少在世界上各民族裏面統有同樣的表示。

自從歷史變成一種學問以後，正式教授看起來好像很自然而且很簡單。但是歷史這樣東西，最初就有一種形式，這種形式看起來好像反足限制他的功用。他變成了一種專門的科目。君主當他一種治國方法預備的一部分去研究他；軍官當他一種戰術預備的一部分，去研究他；文學家當他著書方法預備的一部分去研究他。歷史所研究的既然統是關於同普通人不相干的事情，所以普通人即使能够了解歷史，教授歷史的機會還是很少。在古代有時或者故意的將歷史的講授壓制下去，

以爲這種東西或者要養成一種不滿意同不尊重現狀的精神。中古時代學校裏面，幾乎完全不講授歷史，一部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現在教會裏面，政府裏面，同教育界裏面，還有人反對某種歷史的教授，一部分亦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自從中古時代末年起，一直到了十九世紀止，學校課程的一般性質上，又有了一種障礙。在這一期裏面，最占勢力的學校，就是中學校；所謂中學校，大部分實在就是拉丁學校。當時既然注重拉丁語，所以學生要開始研究拉丁語以外的科目，不能不費了許多工夫去學習拉丁語。課程表的地位，差不多統被拉丁語佔去了。自從希臘語加入課程以後，學校裏面非語言的科目仍舊不能改良。研究古文的時候，當然有一部分歷史消息放射出來。實在說起來，歷史在學校裏面第一次重要的進步，就是在他做古文的附屬品的時候。但是因爲他做古文的附屬品，所以當時人用他來說明語言的形式同文學的美麗，不用他來給我們一種事實的知識。教師自己就缺少歷史的觀念，他們難得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文學。當普通學校發達以後，課程還是繁雜異常，講授歷史還是不免障礙。組織的制度不完全，標本不完全，教授方法

又不完全，所以教師的力量，最多不過做到同他們應付讀書寫字同算術三種科目一樣。

所以數百年來有最高見識的人，雖然差不多一致的贊成歷史，同時又差不多一致的將歷史這種科目排斥在一般學校講授以外。他們贊成歷史，實在爲少數人起見。對於多數人，歷史這種科目雖然不當他爲不必要或者不適當，但是至少總因時間不足的緣故所以不備。

學校裏面應該講授歷史，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就有人主張了。古文學者文佛林 (Jacob Wimpeling) 在一五〇五年的時候，曾經編了一部關於德國史的教科書；路德在一五二四年的時候，亦主張歷史是應該講授的；英國的樞密院，在一五八二年的時候，居然下令各學校應讀一本英國史綱要。所有種種的主張同行動，目的統在於中學，不在於小學。當十七世紀的時候，可美尼厄斯主張無論在那一級學校裏面——從『母膝學校』一直到大學同『光明學院』——所謂光明學院就是大學以上的研究所——統應該有歷史的講授。至於分爲六班的通俗學校裏面——

這個學校就是一六三二年出版的那部大教訓裏面所計畫的，是一個所有六歲到十二歲兒童讀書的地方——應該講授世界史的綱要。至於十二歲到十八歲的兒童所進的學校，叫做拉丁學校，亦分成六班，學校裏面的歷史排列如下：第一班，聖經史的大綱；第二班，天然史；第三班，美術同發明的歷史；第四班，倫理史；第五班，各種民族的風俗史；第六班，世界通史同本國史。（註二）

可美尼厄斯的主張，同近世最進步的主張裏面那二個重要的特點，顯然差不多。第一點，他主張在各年級裏面統應該設有歷史的科目；第二點，他將倫理、風俗、美術，同發明，統包括在什麼德國人所謂文明史的裏面，同政治及戰爭並重。

懷斯 (Christian Weise) 在一六七六年出版的那一部賢教師 (Der Kluge Hofmeister) 裏面，亦有一種近世的精神表現出來。在這本書裏面懷斯敘述德國、西班牙、法國、英國、丹麥、瑞典、波蘭、意大利、土耳其、同瑞士諸國的歷史，而且竭力主張應該注重現代史，不應該注重上古史，他這種主張，同我們現在所主張的一樣，他並且說明教授的方法，這種方法我們現在去參考他，還是很有利益。（註三）

但是當時學校裏面真正講授歷史的還是很少。在德國中學裏面，有歷史科目的居其少數。在法國雄辯學校裏面有一種很明白規定的歷史課程，包括聖經史，同希臘，羅馬及法國史。還有一個很可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們有專任歷史的教員。〔註四〕但是十八世紀以前，有歷史科目的學校實在很少，只能使歷史這種科目在課程裏面做一個可尊的例外。

十八世紀這個時代，最初是一個『開明』時代，後來又變成一個『自然人』的時代，最後變成了革命時代；在這個世紀裏面，發展了一種思想的方向，這種思想的方向或者暗中漠視歷史，或者故意的反對歷史。那個時候專重理想，高談各種統治權的原理，民約的原理，同人權的原理——這種種東西統是演繹的而且非歷史的。這種革命到了法國共和紀元元年達到最高點了，看起來好像一種有組織的運動，目的就在將歷史完全推翻。但是盧梭（Rousseau）他自己對於他那個世界有名的愛彌爾，就定下了一種歷史的科目，不過要等到愛彌爾達到十八歲的時候，而且所用的歷史同普通習慣上所用的不同。法蘭克（Francke）是主張教授歷史的人，

而且主張在拉丁學校裏面，在配達哥基姆 (Padagogium) 學校裏面，同在他自己在哈爾地方所創辦的那個孤兒學校裏面，統應該有歷史的講授。歷史的科目，包括舊約全書史，新約全書史，羅馬皇帝史，各種民族政治史，教會史，同學問史。他對於講授歷史的計畫並沒有包括小學校在內。

羅郎 (Rollin) 在一七三一年著了一部學問論 (Traité des Etudes)，裏面很贊美歷史，後來他又著了一部古代史，他這部書差不多一直傳誦到現在。他說：『歷史這種科目，假使好好的講授起來，是一個人類的倫理學校。他描寫各種不道德的行爲，他發見詐僞的道德，他表明錯誤同大眾的成見；他消除貪財的慾心同所有迷惑人類的虛榮心；他用一千個例來勸告我們，證明世界上除了榮譽同正直之外，沒有大的同可以贊美的東西。』所以歷史這種科目，應該爲兒童最初教訓的一部分。歷史不但足以娛樂我們，而且可以教訓我們；他發展我們的知識同心理，他灌輸有趣的同有用的事實到我們的腦筋裏面去；他給我們一種研究學問的興味。(註五)

蘇格蘭人 巴克來

(Barclay)

在一七六三年出版了一部教育論

(Treatise on

Education) 亦表示同樣的感想。

佛來特力克 (Frederick the Great) 是一個歷史講授的朋友，同提倡的人。他在一七六三年所下的那一道有名的一般規則——規定五歲到十四歲兒童的強迫教育——裏面，歷史亦定爲學校科目的一種。他在一七六五年頒發一個訓令給伯林貴族學校 (Bitter Academic) 裏面，包括下面這句話：『現在一個青年，住在一個大世界裏面，假使不懂得歐洲史裏面的事情，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撒克遜尼選侯深信歷史，他在一七七三年的時候下一道學校令，裏面規定小學校裏面的學生應該教他們『世界史裏面尤其撒克遜尼史裏面最簡單的最必要的同最有用的事實。』巴色道 (Basedow) 於一七七四年在特梭 (Tetzau) 地方創設了一個博愛 (Philanthropinum) 學校，他受了盧梭的那本愛彌爾的感動，在課程裏面有歷史一科的規定。同年奧大利定一種教育的新法律，將歷史這種東西定爲中學校科目的一種。到了十八世紀的末年，在德國的中學裏面，歷史的講授已經很普通了，在許多小學校裏面亦已經有歷史的科目了。但是歷史的地位普通還是一種課外的

研究，或者隨意的科目，在課程表裏面並沒有一定的鐘點。

在法國方面當革命以前，歷史及地理的講授，同文法及文學的講授，連合在一起，而且對於著作家特別的注意。革命以後，歷史方面特別注重革命的本身。一七九三年所發的那道命令裏面，將歷史的講授分成三步：第一第二兩步，專門研究革命這件事體，第三步雖然研究各種民族的大概情形，但是仍舊注重研究法國的美術同工業。（註六）不過這個計畫並沒有實行。在英國方面，歷史這種科目差不多絕對不講的。拉格培學校（Rugby）有一次曾經對於高年級的學生，有一種歷史的課程，包括聖經史、同羅馬及英國史，但是並不當他為課程裏面正式的一部分。

十八世紀時候的人，對於學校裏面歷史的觀念，普通統是世界史的大概，對於上古史尤其注重。講授聖經史，就是因為他是有倫理的同宗教的關係。其他古代史——對於希臘的同羅馬的著作家所造就出來的那班有名的人物同事實，尤其注意——所以講授的緣故，一部分因為他有倫理的價值，一部分因為他可以做文學的說明，一部分因為他可以培養一般的文化。那個時候的人，不十分想到歷史這種

東西，可以幫助我們明白現在；所以對於本國的歷史，往往不十分注意。試舉一個例，羅郎當他主張講授歷史的時候，他說他所提的並不是法國史。他自己對於法國史並沒有加以許多的注意。他自己曾經承認說過：『我已經研究許多其他國家的事，但是在我自己國家裏面，我好像一個外國人，實在慚愧。』他以爲法國史是應該研究的，不過他以爲應該先教上古史，但是要講這兩種歷史，學校裏面沒有相當的時間。就事實上說起來，在法國的學校裏面，亦講一部分本國史；但是講授上並不十分用力。羅郎死後二十五年，羅蘭 (Roland) 嘗說一班法國的少年，知道所有羅馬行政官的名字，而對於法國君主的名字，反到茫然一無所曉；他們對於替密斯托克利斯 (Themistocles)、同斯基比阿 (Scipio) 的功業統很明白，而對於杜格斯克郎 (Duguesclin)、培亞 (Bayard)、杜蘭 (Turenne)、同蘇利 (Sully) 反而一點不知道。羅蘭要想救濟這種毛病。他竭力主張不但要注意本國史，而且要注意地方史。〔註七〕至於德國方面學校的規則同教育家的著作，大概統注重本國史；但是同法國一樣，上古史的地位最爲重要。當十九世紀初年，一個德國人還是可以問『我們對

於希臘史同羅馬史，應該比較本國史多懂得一點麼？」（註八）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學校的歷史所選擇的事實，大部分統是政治的同軍事的，而且有一種僅僅列舉人地的名字同時日的趨向。但是德國的課程表同教科書裏面，開始包括一部分的文化史，這種趨向到了十八世紀末年尤其顯著。所有的材料同編訂的方法，很有點受盧梭的影響。盧梭說：『所有我們的歷史，統是在應該終了的地方開端的。』他們所研究的是革命同災害，以及衰落的民族。『所以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壞的東西；好的東西難得成爲一個時代。只有不好的人出名了；好的人忘記了，或者變成一種可笑的东西了；歷史這樣東西何以同哲學一樣永遠來誣蔑我們人類，就是這個道理。而且，歷史裏面所描寫的事實，同事實的真相離得很遠；他們的形式隨歷史家的頭腦變化的；他們是根據歷史家的興味造成的，而且帶有歷史家成見的色彩的。』批評的歷史家對於青年是不適用的。『事實！事實！供給他這種事實，讓他自己去下斷語。唯有在這種方法裏面，他才知道怎麼樣去知道人。』真正的模範是都錫迪提斯，但是不幸『他常常敘述戰爭的事情。』什麼是必要的，就是要

用一種都錫迪提斯的精神同正確，去研究歷史家所不注意的事實——尤其關於個人的事實——不在某個選定的時間同華服的遊行裏面，要在他們普通的日常的個人身上。最要緊的就是所有的事實一定要明白表示出來。（註九）這種觀念裏面的一部分，巴色道同他的同志，所謂慈善派，曾經竭力想應用起來。巴色道特別主張歷史事實有正確表現的必要，而且應用很好的歷史地圖同事實的畫像。色爾茲曼（Salzman）提議我們研究亞述，波斯，希臘，羅馬，諸民族的歷史以前，應該先研究本人的鄰舍史。巴爾特（Balt）很反對那種乾燥無味的世界史大綱，他以為這種歷史徒將學生的腦筋裏面裝滿了許多時期同人地的名字，沒有激起他們的思想同感情；所以他主張對於歷史的事實應該用戲曲的方法栩栩若生的表示出來。但是學校裏面所謂歷史，始終大部分還不過一種政治史同軍事史的大綱。（註十）

在十九世紀裏面，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教育著作家，統主張學校裏面應該有歷史的講授。就中最可以注意的例外，就是斯賓塞同培因（Alexander Bain）。斯賓塞的意見我們已經提及過了。（註十一）至於培因的意見，以為「歷史所表示的，對於受

過普通教育同具有普通經驗的人的腦筋裏面，既然沒有困難；而且歷史是一種很有興趣的文學；那末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在普通學校或者專門學校的課程裏面，不必費許多時間去研究他。我們對於無論那一點有懷疑的時候，我們不去管他，就解決了。」〔註十二〕教師同學校裏的辦事人，有時亦反對歷史。例如當一八六三年法國為小學教授的狀況徵求全國教育界意見的時候，請所有視學的人員，列舉必修的科目，就中有十四個人不將歷史這種科目舉出。有一個人說：「講授歷史是不可能的。這是同一個普通教師對於教授讀本，寫字，同算術，所能做的差不多。」另外一個人說：「講授歷史是無用的。那班知道怎樣去讀歷史的人，能夠自己去讀的。」另外有一個人說：「講授歷史是有害的。他很容易激起兒童一種無謂的虛榮心，這種東西對於個人的快樂同社會的安寧統是有害的。」〔註十三〕但是這種反對的論調比較的很少。所有理論家同實行家雖然常常批評當時所教的那一類歷史同教授法，但是大都以為歷史是應該講授的，這種意見就是在現在亦還是如此。

當這個世紀的初年，歷史這種東西開始被人家利用起來去提倡愛國的精神，

所以一般的注意，顯然統向到本國史方面去。這種愛國的觀念並沒有什麼新奇。文佛林在他那本一五〇五年所出版的教科書裏面，曾經提起這個觀念。一五八二年英國樞密院的行動亦就是被這個觀念激動起來的。可美尼厄斯同羅蘭兩個人的腦筋裏面，亦有這種觀念。『本國史尤其應該注重』這句話，在學校歷史課程裏面，屢見不一見。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一方面有種新的愛國精神，一方面各國君主對於國民的援助有一種必要的感覺，歷史的愛國觀念，才真正得勢。利特爾 (Richter) 說：本國史在所有我們的學校裏面，統應該講授的，他在我們大學裏面，亦應該有一個地位；愛國的人應該常常提及他，我們的目的就是要養成一種親愛同尊重現在制度的精神。不懂本國史的人，無論一種什麼公務，我們不應該付托他。到了這個時候，歷史才能住在國民裏面，國民才能繼續的住在歷史裏面。利特爾是一個普魯士人，而且他是一個有名歷史家，所說的話非常有力量。格提克 (Geltke) 是一個來柏齊格地方的教師，亦有同樣的論調：『本國史應該佔第一個位置。』可爾勞須 (Kohlrausch) 再進一步，居然將愛國史成爲事實了。他的普通學校德國史 (German

History for Schools) 一八一六年出版以後，立刻大受歡迎，爲用很廣，而且成爲許多初等同高等教科書的模範。在這本書裏面，先講德國同拿破崙衝突的失敗，再講勝利，能將讀者的精神大大的激起來。這本書的材料，大部分是戰爭同王室的功績。但是德國的愛國精神有一種帶有區域主義色彩的趨向。所謂母國，不止一個，母國有許多個，各有利害各有感情。不久『各個小國統要他自己的光榮史，這種歷史一定要比好亨梭倫 (Hohenkollern) 系的歷史來得舊而且來得光榮。』〔註十四〕

至於法國，據一八〇二年那個中學校課程標準的規定，法國史同地理的地位，同上古史是平等的。小學校課程裏面，當拿破崙時代，絕對沒有歷史這一科；但是當時對於普通公民卻有一種歷史的講授，因爲我們知道當時有一本書，叫作欽定問答體教科書，備法蘭西帝國中所有教堂之用 (Catechism for Use in All the Churches of the French Empire)。此書在一八〇六年出版的。這本教科書列舉基督教徒對於他們君主應盡的義務，以後并繼續的說道：『問我們有沒有特別的用心使得我們格外忠於我們的皇帝拿破崙第一？』

「答，是的，因為他就是上帝在一個存亡危急的時候提拔起來，恢復我們祖先的聖教而且做聖教的保護者。他曾經用他那深的而且永遠活動的聰明，來恢復而且保存公共的秩序，而且用他那有力的軍隊來保護國家……」（註十五）

此地所表示的精神，據說就是在大學裏面亦受他的反照。

拿破崙的敗亡，對於歐洲大部分的國家學校裏面愛國歷史的發達，供給一個原因同機會。愛國精神，事實上變做一個學校中講授歷史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現在大部分還是如此。愛國精神的意思第一就是忠君。但是他的意思亦就是一種民族理想所養成的品格同精神。普魯士人要使得他格外普魯士的，巴威利亞人要使得他格外巴威利亞的，奧大利人要使得他格外奧大利的，法國人要使得他格外法國的。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種精神的影響，格外顯著了；小學校歷史課程的規定，差不多統是本國史。要講無論歐洲那一國的歷史，不提歐洲一般的狀況，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歐洲一般的狀況，差不多減少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大部分用起來去說明本國史或者去增加本國史的光榮。在中學校裏面，古代史仍舊是重要的。假使

用了一半實實在在教授的鐘點去讀希臘文同拉丁文是不錯的，那末要用一部分時間去讀希臘史同羅馬史當然不會錯的了。但是本國史又得了一種新的注重。有時本國史做了一個中心點，使其他所有各種歷史統向那一點集合攏來。至少大家統承認本國史。聖經史在小學校同中學校裏面，普通還是有的；不過這種歷史往往歸到宗教一類裏面去，不歸到歷史講授一類裏面去。

在小學校裏面講授本國史，在中學校裏面講授通史而且特別注重本國史，這是歷史講授範圍的一種天然分配。〔註十六〕在歐洲方面同美國不同，這兩種學校的區別並不是僅僅乎一種教授上高低級的區別。在歐洲所謂小學一類的學校，往往包括一種同美國中學校差不多的科目同教授的程度；中學一類的學校，往往包括一種同美國小學校差不多的科目同教授的程度。歐洲的中學校同美國的不同，並不是一種居在小學校以上的學校。他們的區別是社會的區別。各有各的特別範圍；各類學校各成一個單位備規定課程之用。公立的小學校是國民學校。這種學校預備一個強迫義務教育的最低限，同各種不同格外增加的義務教育。公立中學校雖

然用國稅來維持他們，但是普通統收學費，而且爲少數的人而設備的。這種學校是一種培養一般文化的機關，不管學生希望不希望升入大學研究一種專門學問。最初三年或四年的預備功課，在公立小學校裏面就能辦到。這種功課普通在特別的學校裏去做或者在中學校附設的補習班裏面去做。學生在中學校裏面讀滿功課的時候，大概統是在十八歲，在美國方面十八歲的學生就是專門學校的二年級了。至於女子中學校的課程，普通比男子中學校課程來得簡單，而且到了十七歲的時候普通就可以畢業了。一直到了十九世紀的末年，所有公立的中學校統是爲男子而設的。女子不在其內。關於女子教育統是歸私立學校去辦，或者歸各地方自己去提倡。

歐洲的小學校對於學生，普通注意到十三歲或者十四歲，有時到了十六歲或者十七歲。中學校對於學生的預備，一直注意到六歲的時候。所以這兩種學校對於歷史講授的材料如何分級同排列，實在有同樣的困難。最初所應用的排列方法，是以年代爲次序的，就是根據事實的先後依次排列起來。但是有人說這種方法並不

是分配歷史的方法，而且將最近的歷史同最重要的歷史延到最後去教學生，亦不是很好。所以有人提議將年代的次序反過來，就是先讀現代史，再一直向後研究去。這個計劃在十八世紀的時候特倫培 (D. Alenbert) 同巴色道統是主張的。從前德國的皇帝威廉第二好像亦贊成這個主張，他在一八九〇年的時候曾經說過：『從前這條路從德莫比利 (Thermopylae) 經過加尼 (Cannae) 引到羅斯巴克 (Rossbach) 同邊維爾 (Bievville) 我的意思要將我們的青年從西丹 (Sedan) 同格來夫羅脫 (Gravelotte) 經過羅哀頓 (Leuthen) 同羅斯巴克引回到曼底尼亞 (Mantinea) 同德莫比利。』(註十七) 又有人提出一個『高點』法。他們的意思就是要先去研究學生容易了解的大人同大事，再用發問的方法向後的或者向前的引他們到其他容易了解的大人或其他大事。當一八四一年的時候，好普脫 (Haupt) 適用彼斯太羅齊 (Pestalozzi) 所定下來的原理，主張一種類集的排列。他主張學校中第一年的歷史，應該專門研究家庭的生活，用羅麥拉斯 (Romulus) 塞拉斯 (Cyrus) 亞力山大 亨利第四 佛來特力克第二等人的家庭生活來說明；第二年專門研究社會的生

活，用有名的人物在社會上的行動來說明；第三年專門研究政治的生活，用有名的君主來說明；第四年專門研究宗教的生活；第五年專門研究美術同科學；第六年依年代的次序將歷史的大綱研究一下。皮特曼 (Biedermann) 在一八六〇年的時候，主張一種回顧的排列。他對於德國文化史的計劃，就是要將選定的各時代的狀況弄得明白；例如從五世紀的狀況跳到八世紀的狀況，將他們比較一下，注意各種變化；於是再從八世紀起向後研究到五世紀為止，去發現那種產生變化的原因。海爾巴脫——齊拉——雷恩 (Herbart-Ziller-Rein) 學校應用文化分期的原理。

所有這種種主張，對於課程表的計劃，統有一點影響。但是應用最廣的計劃就是集中循環的計劃，或者叫做螺旋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原理，就是講授歷史應該有一種明定的步驟，同學生發展的步驟相當，而且在每一個步驟裏面，應該將歷史的全體研究一下。在最初步的研究裏面，我們應該將單獨的個人同事實——不管他是真的或者想像的——活現的影像留下來，不必將他們打成一片。以後我們再將事實重新提出來，不過加上各種新的事實；而且對於各種事實的互相關係，漸漸的

增加注意。我們假使用這個方法，學生可以經過我們所規定那個歷史的範圍，或者我們可以譬喻說，他們可以立在一個天天升高的中心點上，去看看他們的四周圍。

在法國方面，我們已經知道歷史這種科目，在一八〇二年所定的那個中學校課程表裏面，已經佔了一個位置。實在說起來，歷史這一科，就被那一年的法律包括在中學校的定義裏面。從此以後，歷史的命運差不多同法國的政治同時消長。有時歷史這種科目絕對的不受人注意，有時被他人勉強的敷衍過去，有時絕對的被他人廢止了，有時講得非常熱心。但是政府對於地方理科中學同國立文科中學這兩種學校所規定的課程表裏面，始終有歷史這一門。

一八〇二年的課程表裏面，六年科目有三年的歷史：第一年，第一學期，有聖經史同希臘史的概要；第二年，第二學期，有上古史；第三年全年，有法國的歷史同地理。到了一八二一年，因為增加了二年的預備科，而且因為到了第六年終了的時候，不想得學位的學生可以任意升入哲學特別班，數學特別班，同物理特別班的緣故，所以班次的數目增加了。當時對於升入特別班的學生，特別有一種近世史的功課。正

式課程表中規定八年中，有七年的歷史，預備科二年有聖經史，第三年，有上古同近世地理的比較；第四同第五二年，有上古史；第六年，有中古史；第七年，有近世史，對於法國史尤其注重。照一八四二年的課程表所規定，八年裏面統有歷史這種科目。最初七年仍舊保留一八二一年的規定，第八年加了一種法國史的概觀，講到一七八九年爲止。另外還有一個可以注意的增加，就是規定每年將『這部分歷史的地理』同歷史同時研究。當一八五二年的時候，集中循環的方法應用起來了。在預科裏面讀了二年的聖經史以後，到了第三年就講上古史同地理，當做一種法國史的入門。第四年，講法國史，到了第五年講完。地理的講授，同一八四二年所規定的科目一樣。再依時代的次序將上古到現在的歷史同歷史的地理略講一遍，第八年講完。當一八六五年的時候，對於歷史的地理不再特別提起了，集中循環的方法亦不用了。那個時候預備科規定三年。最初二年同從前一樣有聖經史。第三年，有法國史大綱。從第四年起，依照時代的先後講授上古史到第六年講完。於是乎再依照時代的先後講法國史的大概，講到一八一五年爲止，到了第九年講完。哲學特別班有現代史，從

一七八九年起到一八六四年爲止。到了一八七六年的時候，在第七第八第九三年裏面用歐洲史代替法國史，至於哲學特別班的現代史改做從一七八九年起到一八四八年止。到了一八八七年，聖經史沒有了。第一年專門講授上古同近世名人的傳記。以下二年依時代的先後講法國史的大綱。哲學特別班的現代史講到一八七五年爲止。關於其他各方面同一八七六年那個課程表一樣，到了一八九〇年哲學特別班的現代史講到一八八九年爲止。（註十八）

在這一篇從一八〇二年到一八九〇年的課程綱要裏面我們所述的，只有最重要的幾種變更。假使詳細敘述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出歷史這種課程，差不多在繼續改造的進程裏面。最重要的困難，好像就是近世史的——尤其是法國史的——計劃。一七八九年以後的歷史，如此的常常變更他的河道，而且留下這許多可以爭論的材料，所以每一個新時代好像非有一種新的歷史不可。當復辟的時代政府方面曾經有一種預告，通令所有教師避去可以激起政治的感情同發生黨爭的東西，到了一八四二年，法國史驟然講到一七八九年爲止，到了一八五二年驟然講

到一八一五年爲止。到了一八六五年現代史第一次講到當代爲止。到了一八七六年現代史規定到一八四八年爲止。到了一八八七年規定到一八七五年爲止。到了一八九〇年規定到一八八九年爲止。

在時間表裏面，對於有地理的那幾班，歷史這種科目往往同地理并列，但是這兩種科目普通統以獨立的科目待他們，除了特別注意歷史的地理以外，差不多不十分去研究他們互相的關係。至於時間的多寡，各班不同，各課程表亦不同。有時歷史同地理始終不過每週一小時，有時每週四小時。平均起來，大概在低年級裏面每週二小時，在高年級裏面每週三小時。這就是說，歷史同地理合計起來大概佔授課時間總數的十分之一。

現在男學校裏面通行的課程，還是根據一九〇二年所規定的，茲詳列如後：

年級 班次〔註十九〕

- 一 幼年班 歷史的同神話的軼事同傳記的故事。遊記。圖畫的說明。
預備科 歷史每週一小時。

二 第一年 關於本國史上的大人同大事的故事同談話。

三 第二年 繼續第一年的課程。

初等科 歷史同地理每週三小時

四 第八年 法國史的大綱，到一六一〇年止。

五 第七年 法國史的大綱，從一六一〇年起到一八七一年止。

第一個循環 歷史同地理每週三小時

六 第六年 上古史到提阿多修斯止。

七 第五年 中古史到十五世紀末年止。

八 第四年 近世史到一七八七年止。

九 第三年 近世史繼續到一八八九年止。十九世紀法國的政府。

第二個循環

十 第二年 歐洲史的複習，從十世紀起到十五世紀止。近世史到十七世紀末

年止。每週二小時，各班一樣。（註二十）

十一 第一年 近世史從路易十五起到一八一五年止。每週二小時。各班一樣。上古史羅馬史同歐洲史到十世紀止。每週二小時。A班同B班。

十二 哲學特別班同數學特別班。(註二十一)一八一五年以後的近世史。第一學期每週二小時，第二學期每週三小時。各班一樣。(註二十二)

因為學生大概在六歲的時候開始入學，所以法國學生所費的十二年的時間，同美國的學生在小學八年同中學四年的課程相當。

女子的國立文科中學校同理科中學校，在一八八二年第一次由法令規定。根據一八八二年的規定，凡學生十二歲的時候，纔准他入學校，而且分做二期，一期是三年，一期是二年。第一期的歷史是一種法國編年史的大綱，稍稍旁及通史一直到一八七五年為止。第二期的歷史是一種文明史的大概，從未有記載以前起一直到現代為止。預備班的課程由各中學自己隨便去規定，不過要得那個地方學務局長長的許可。(註二十三)現在通行的標準，仍舊保留第一期重『事實』第二期重『文明』那個計劃，而且包括一個模範去做規定預科課程的標準。預科的課程原是為了

八歲到十二歲女子規劃的，規定最初三年每週有一小時傳記的故事，大部分取材於法國史，第四年每週一小時的上古史。高年級的歷史每週二小時。法國史同通史的大綱，在第一期第一年裏面講到一六一〇年爲止，第二年繼續講到一七八七年爲止，第三年講到現代的法國史。在第二期第一年裏面，文明史從未有記載以前文明原始講起，到一七八七年爲止，第二年講到現代爲止。（註二十四）

在德國諸邦，我們曾經提起過有一種區域主義，自從一八一六年以後這種主義在歷史課程裏面引起了如此一種的不同，所以我們要說明他們，往往容易弄錯。在中學校裏面應該講授歷史，那是大家統承認他爲當然的。但是各邦有各邦的課程，而且就是在同一邦裏面亦有很顯著的歧異。而且同法國一樣，常常有改訂課程的事情。普魯士自從一八七一年以後因爲地位上的關係，所以普魯士的習慣有一種特別的威信。但是德國其他各部分的中學校，仍舊繼續根據各地方的狀況來規定他們歷史的課程。在下面所舉的德國中學校課程表，所有的年級爲便利起見統用數目去標明，不用各班不同的德國名字。六年的課程，普通的意思，學生入學的時

候年紀十二歲，九年的課程，他們入學的時候是九歲。

明頓 (Minden)，一八二四年，六年的課程。

第一年 上古史傳記的大綱。

第二年 中古同近世史傳記的大綱。

第三年 通史的複習，隨以希臘史同古代希臘的地理。

第四年 通史的複習，隨以德國史。

第五年同第六年 通史上古史的複習。(註二十五)

須留星恩 (Schleusingen)，一八四一年，五年的課程。

第一年 傳記的大綱到美洲發現止。

第二年 通史，到美洲發現止。

第三年 德國史到一七〇〇年止。

第四年 古代史到奧古斯都止。

第五年 通史，從美洲發現起到法國革命止，隨以中古史。(註二十六)

莫爾好生 (Mihlhausen) 一八四一年五年的課程。

第一年 通史的傳記的大綱到宗教改革止。

第二年 上古中古近世史的要事。

第三年 通史，從古代起到沙立曼止。

第四年 上古史同地理到希臘獨立末年止。

第五年 通史，從古代起到沙立曼止。〔註二十七〕

明斯他 (Minster) 一八四二年六年的課程。

第一年 上古史到亞力山大止。

第二年 羅馬史到紀元後四七六年止，同羅馬帝國的地理。

第三年 德國史到西發利亞和約止。

第四年 上古史。

第五年 上古史隨以德國史的複習，到一二七三年止。

第六年 中古史同一部分的近世史。〔註二十八〕

明斯他，一八五一年九年的課程。

第一年 上古史到羅馬人爲止。

第二年 中古史。

第三年 希臘人到亞力山大去世時止。

第四年 羅馬人到奧古斯都止。

第五年 德國史到非提南得第一止。

第六年 古代史到亞力山大止。

第七年 希臘史同羅馬史。

第八年 羅馬史，隨以中古史到十字軍終了時止。

第九年 通史，從十字軍起到西發利亞和約止，白蘭頓堡普魯士史到佛來特力

克大王去世時止。（註二十九）

明斯他，一八五六年九年的課程。

第一年 沒有歷史。

第二年 沒有歷史。

第三年 希臘人到亞力山大去世時止。

第四年 羅馬人到奧古斯都爲止。

第五年 中古時代的德國人到馬克西密連去世時止。

第六年 上古史到亞力山大止。

第七年 亞力山大以後的希臘史，羅馬史到奧古斯都止。

第八年 羅馬史從奧古斯都起到紀元後四七六年止；中古史特別注意關於德

國方面的。

第九年 近世史到法國革命止；白蘭頓堡普魯士史到一八一五年止。〔註三十〕

那特好生(Nordhausen)，一八四二年。六年的課程。

第一年 希臘史到波斯戰爭開始時候止。

第二年 德國的地理同歷史，特重普魯士。

第三年 歐洲地理同歷史。

第四年 上古史同地理到波斯帝國滅亡止。

第五年 意大利的地理同歷史，到羅馬共和傾覆止。

第六年 一六六〇年以後的近世史。〔註三十一〕

那特好生，一八四八年。六年的課程。

第一年 上古史傳記的故事。

第二年 德國同普魯士的歷史同地理。

第三年 德國以外歐洲的歷史同地理。

第四年 上古史到伊普蘇戰役止。

第五年 羅馬史從紀元前三九〇年起，到共和傾覆止。

第六年 通史；中古史到一二七三年止。〔註三十二〕

大約一八六〇年以前，文科中學這種學校，差不多德國的一種唯一的中學校。他的理想是古文的。臘丁文同希臘文這二種科目，差不多就佔了授課時間總數的一半。自從一八六〇年以後，別種中學校發達的很快——文理中學校，高級理科中

學校，理科中學校，高級市民學校。文理中學校這一種學校，沒有希臘文，特別注重近世的語言，數學，天然科學。其他各種學校沒有希臘文，同臘丁文。歷史的課程各種學校裏面統不相同。舉一個例，如那特好生地方的理科中學校，有七年的課程，根據一八五六年的課程，歷史的科目如下：第一年，預備科沒有歷史。第二年，沒有歷史。第三年，上古史裏面的傳記。第四年，德國史。第五年，德國的民族同最重要的事業。第六年，希臘人。第七年，中古同近世史講到三十年戰爭開始時止。（註三十三）這個學校到了一八七八年改作六年的課程如下：第一年，沒有歷史。第二年，沒有歷史。第三年，希臘同羅馬史。第四年，德國史講到中古時代末年止。第五年，希臘人同他們的東鄰。第六年，中古時代。（註三十四）

歷史同地理在課程裏面，有時是始終並列的；有時是一部分並列，一部分分開的；有時是始終分開的。在課程裏面，這二種科目有時亦很有一種有系統的呼應。但是大部分仍舊是獨立的。德國中學裏面，講授歷史的時間，比法國中學裏面來得多。在德國方面，無論那一班的歷史，難得在每週二小時以下；在高年級裏面有時

多到每週四小時。

下面幾個例，就是現在德國通行的歷史課程表：

普魯士文科中學校及文理中學校。

第一年 本國史中的大事。每週一小時。

第二年 上古史同神話中的故事。希臘人到梭倫止，羅馬人到同比拉斯戰爭止。

每週一小時。

第三年 希臘史到亞力山大去世時止；羅馬史到奧古斯都去世時止。每週二

小時。

第四年 大皇帝在位時代的羅馬帝國。德國史從羅馬人同德國人第一次衝突

起，到中古時代末年止。上古史的複習。每週二小時。

第五年 德國史，從中古時代末年起到佛來特力克大王即位時候止。特別主重

白蘭頓堡普魯士史。每週二小時。

第六年 德國史同普魯士史，從佛來特力克大王即位時候起，到現在止。每週

二小時。

第七年 希臘史到亞力山大去世時止；羅馬史到奧古斯都止。德國史的複習。

每週三小時。

第八年 最重要的羅馬皇帝。德國史到三十年戰爭終了時止。上古史的複習。

每週三小時。

第九年 近世史從一六四八年起到現在止。特別注重白蘭頓堡普魯士史。每

週三小時。〔註三十五〕

撒克遜尼文科中學校。

第一年 希臘的神話；希臘史同羅馬史大事。每週二小時。

第二年 後半期的羅馬史，同德國史到沙立曼去世時止的大事。每週二小時。

第三年 德國史從沙立曼去世時起到三十年戰爭止的大事，特別注重關於撒

克遜尼的。每週二小時。

第四年 德國史，從一六四八年起到現在止，特別注重關於撒克遜尼的。每週

二小時。

第五年 東方及希臘史。每週二小時。

第六年 羅馬史。每週二小時。

第七年 中古時代。每週三小時。

第八年 近世史，從一五〇〇年到一七四〇年。每週三小時。

第九年 近世史一七四〇年到現在。每週三小時。

撒克遜尼文理中學校。

第一年 希臘史同神話的大事。每週一小時。

第二年 羅馬史同德國史到沙立曼去世時止的大事。每週一小時。

第三年 德國史，從沙立曼起到宗教改革止。每週二小時。

第四年 德國史從宗教改革起到現在止。每週二小時。

第五年 東方同希臘史到亞力山大去世時止。每週二小時。

第六年 羅馬史到提奧克利興止。每週二小時。

第七年 提奧克利興以後的羅馬史；中古時代。每週二小時。

第八年 近世史到法國革命止。每週二小時。

第九年 近世史，一七八九年起到現在，特別注重德國史。每週三小時。（註三七）

在德國同在法國一樣，國立的女子中學校是一種十九世紀末年的出產品。課程普通十年包括三年預科在內。下面幾個例，就是最近的課程：

普魯士

第一年 到第三年，當講授德文的時候，講一點歷史上的故事。

第四年 希臘羅馬古代的故事。白蘭頓堡普魯士史的大事。

第五年 通史裏面的——尤其是德國史同地方史裏面的——大事。每週二小時。

第六年 希臘史到亞力山大去世時止。同羅馬史到奧古斯都去世時止的大事。

羅馬的大皇帝，基督教的勝利。每週二小時。

第七年 德國史到中古時代末年止。每週二小時。

第八年 宗教改革同反宗教改革。三十年戰爭。路易十四時代。白蘭頓堡普魯士

史到佛來特力克去世時止。上古史的複習。每週二小時。

第九年 近世史從法國革命到現在。每週二小時。

第十年 通史的選題。原來歷史材料同名著的誦習。(註三十七)

撒克遜尼。

第五年 德國史同撒克遜尼史，到三十年戰爭開始時止的大事。每週二小時。

第六年 德國史同撒克遜尼史，從三十年戰爭起到現在的大事。每週二小時。

第七年 上古史到德國人的遷徙止。每週二小時。

第八年 德國史繼續到一五五五年止。每週二小時。

第九年 德國史從一五五五年到一八一五年，特別注重關於撒克遜尼同普魯

士的。每週二小時。

第十年 德國史同撒克遜尼史到現在止，特別注意工業的同社會的發達。每

週二小時。(註三十八)

在奧大利自從一八〇五年的法律改組中學校以後，歷史這種科目所佔的時間同德國諸邦裏面差不多。一八四九年的課程如此的圓滿，所以後來成爲德國方面的模範。這個課程在第二年裏面有地理沒有歷史。從第二年起歷史同地理並列起來，每週二三小時。其程序如下：

第二年 上古史到紀元後四七六年爲止，并講諸國的地理。

第三年 中古時代。

第四年 近世史，特別注重奧大利。

第五年 上古史到羅馬人征復希臘人止，包括希臘的文學同神話，古代亞洲，非洲同希臘的地理。

第六年 羅馬史，包括羅馬的文學同神話，同羅馬帝國的地理，隨以中古時代到十字軍止。

第七年 從十字軍起到西班牙王位承繼戰爭止。

第八年 從西班牙王位承繼戰爭起到一八一五年止，特別注重關於奧大利的，

而且注意各國的地理。(註三十九)

到了一八八四年，講授歷史的時間差不多加了一倍，而且稍稍有點變動，大部分統是在高年級裏面。近世通史在第七年講完了。第八年專門講授奧大利匈牙利王國史，同希臘史羅馬史的複習。(註四十一)現在通行的課程表，是一九〇九年所規定的，第三年的範圍擴充到一六四八年爲止。第八年上古史的複習，只講一個學期；奧大利匈牙利的歷史完全不講。其他諸點同一八八四年所規定的課程一樣。在文理中學校同理科中學校這二種學校裏面，範圍差不多，不過排列上稍稍有點不同，而且沒有上古史的複習。(註四十二)

歐洲大陸其他大部分的國家，統有一種中學校的課程，同奧大利、德國及法國所規定的一樣的有系統。各種計劃很不相同，但是大家的主張卻是一致的。——就是通史應該講授的，而且應該特別注重同本國史有關係的。下面就是幾個課程表的例：

瑞典十年的課程。第一年，每週二小時；第六年每週四小時；其他各年，每週三小

時。第一年，北方史同神話；瑞典史到一三一九年爲止。第二年，瑞典史，一三一九年到一六一一年；希臘史同羅馬史的故事。第三年，瑞典史，一六一一年到一七一八年；上古史。第四年，瑞典史，一七一八年到一八〇九年；通史到一六四八年爲止。第五年，瑞典史，一八〇九年到現在；通史，一六四八年到現在。第六年，一八〇九年以後的瑞典史的複習；瑞典的政府；一八一五年以後的通史的複習。第七年，上古同中古的文明，瑞典同歐洲。第八年，通史，一五〇〇年到一七一五年；瑞典史，一五二〇年到一七八年。第九年，瑞典史，一七一八年到一八四四年；通史，一七一五年到一八四八年。第十年，一八〇九年以後的瑞典史；通史，一八一五年到現在。（註四十二）

比利時。王家學院。一八八九年以後七年的課程。始終每週二小時。

第一年，通史的概要。第二年，上古史；中古史到十字軍止。第三年，複習第二年的功課；通史，從十字軍起到一七八九年止。第四年，現代史的大概；比利時史。第五年，上古史；中古時代到十字軍止。第六年，複習第五年的功課；通史，從十字軍起到一七八九年止。第七年，比利時史；一七八九年以後的近世史。（註四十三）

露西亞，一八九〇年規定的課程，凡八年。

第一年同第二年，沒有歷史。第三年，露西亞史。第四年，上古史。第五年，中古時代；露西亞史到伊凡第四止。第六年，近世史；露西亞史到彼得第一去世時止。第七年，近世史，一七一五年到現在；露西亞史。第八年，希臘同羅馬史；露西亞史。第五年的歷史每週三小時；其他每週二小時。（註四十四）

意大利一八九四年規定的課程凡八年。

第一年到第三年，沒有歷史。第四年，東方同希臘史。第五年，意大利史到紀元後四七六年止。第六年，歐洲史，四七六年起到羅克生堡的亨利第七止，特別注意意大利史。第七年，歐洲史同意大利史從亨利第七起到一七四八年。第八年，歐洲史同意大利史，從一七四八年到現在。講授歷史時間，在最後二年每週二小時。其他統是每週三小時。（註四十五）

西班牙，一八九五年規定的課程凡五年。有二年的歷史。第二年西班牙史，每週三小時；第三年，通史，每週三小時。（註四十六）

在英國方面，中學校裏面有統系的歷史講授，大約在一八三〇年的時候，開端於拉格培學校裏面的阿諾爾特 (T. Arnold) 這個人。他的計劃先在最低年級裏面講授世界史的大事。在中年級裏面再講希臘羅馬同英國史，在老年級裏面研究第一等的歷史家，『他們的心理是在同我們現在一樣的那種高等文明時代裏面造成的，而且帶有那種時代的印象的。』例如都錫迪提斯或者太錫都斯。註四十七自從阿諾爾特以後，歷史的講授沒有什麼的進步，一直到了一八七〇年的左右，牛津同劍橋二大學，在他們的試驗裏面開始承認歷史這種科目。從此以後，歷史這種科目在中學校裏面差不多很普通了。但是各種試驗祇是提倡一種歷史的科目，不見得能够提倡一種很有組織的歷史課程。所包括的範圍，普通是希臘同羅馬史，同英國史到一八一五年或者一八三二年為止。有時聖經史，亦包括在內；偶然之間亦稍稍注意近世歐洲大陸諸國的歷史。近二十年以來，有一部分學校已經有一種格外有系統的課程；但是大體說起來，科目的制度還是風行一世。

初等教育的進步，比中等教育的進步來得遲；所以小學裏面歷史課程的發達，

比中學裏面歷史課程的發達來得慢。差不多有小學校的地方，歷史這種科目總受人家的注意；但是一直到一八五〇年的時候，大家纔承認歷史爲一種獨立的科目；到了一八七〇年的時候，歷史這種科目纔規定在所有小學校的課程裏面。但是就是在那個時候，英國還是一個可以注意的例外。在英國方面，一直到了十九世紀末年，歷史這種科目，有時包括在小學教科書裏面，有時不包括在裏面，完全隨學校教師的意思而定。

小學校裏面的歷史，一直到了現在，差不多還是以本國史裏面的材料爲限。除開什麼可以幫助學生明白本國史的東西以外，有時亦有通史的大概；但是普通統是等於一種乾燥無味的大綱。歷史材料的排列，同中學校裏面一樣，很不一致。最普通的計劃，看起來好像是那個集中循環的計劃；但是文化分期的原理亦佔有一部分的勢力。這二種計劃現在看起來已經慢慢的不十分通行。現在歐洲各國的小學校裏面統有歷史這一科，一部分每年統有歷史，大部分只有最後四五年有歷史。女學生的課程有時同男學生的不同，他們的歷史格外注重文化的方面。在最低年

級裏面講授的歷史往往每週一小時。在高年級裏面普通每週二小時，但是對於女學生在最後一二年可以減少到一小時。下面所舉幾個通行的課程表裏面所有的數目字，是指學生的年歲，不是指他們的年級。

法國

五到七，法國史裏面的軼事同傳記的故事；遊記；圖畫的說明。

七到九，大人物的故事，同法國史到百年戰爭末年止的大事。

九到十一，法國史的大綱，從十五世紀末年起到現在。

十一到十三，法國史的複習，對於近世時代加以特別的研究；很簡單的通史大綱。

〔註四十八〕

柏林

八，皇帝同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同祖父母。

九，從奧古斯都到海普斯堡的路道爾夫止傳記的故事。

十，德國史，特別注重文化史，從馬克西密連到三十年戰爭終了止。

十一、白蘭頓堡普魯士史到佛來特力克大王去世時止；路易十四；彼得大帝；查爾十二。

十二、普魯士史到現在；普魯士同柏林的政府；美國的革命；法國的革命；拿破崙帝國；拿破崙第三；意大利的統一。

十三、德國同普魯士領地的擴充；德國同普魯士的憲政史〔註四十九〕
莫尼克 (Munich)

十、德國基督教文化的基礎；德國同巴威利亞史到佛來特力克巴巴羅色去世時止。

十一、德國主義的發達；德國同巴威利亞史到佛來特力克大王止。

十二、德意志帝國的中興；德國同巴威利亞史，從佛來特力克大王到現在。

十三、德意志新帝國；莫尼克史；巴威利亞在帝國裏面的地位；巴威利亞同帝國工業的同憲法的發達〔註五十〕

倫敦

七到八，簡單的故事同事實，大部分同少數特出的人才有關係的。

九，上古生活同文明的故事。

十到十一，英國史，從最古的時代起到一六八八年止。

十二，英國史，一六八八年起到現在。

十三，近世英國史明白的了解，同發見時代以來的帝國史。（註五十一）

十九世紀曾經被人家叫做歷史的世紀。到了那個時候歷史家纔知真正用過去的眼光將過去看得明白，而且在一個新的而且格外圓滿的意思裏面，承認過去生存同現在生存的中間，有種種不同的地方。發達的觀念發生以後，歷史研究的全部完全變更了。而且使得歷史的觀察點，在各種學問的研究裏面，成爲一種必要的東西。但是學校裏面的歷史科目，對於這種深遠的變遷，反應的非常的慢。十九世紀承受了而且保存了這種習慣，——就是歷史應該以培養學生的道德同精神爲主。此外又加上一個愛國的動機。至於歷史應該以培養歷史的態度爲主那個觀念，惟有根據過去纔能明白現在那個觀念，同其他種種科學化的歷史所包括的東西，難

得常常被人家提起。自從一八六〇年以後文明史成爲一個普通的主張，自從一八七〇年以後成爲一個大家承認的學校歷史的特點。第一等歷史材料的應用，很有人竭力主張，但是亦有人很竭力的反對。自從一八九〇年以後，下面這個要求——學校裏面的歷史是應該是歷史的，歷史應該敘述發達的，歷史應該說明現在的，而且因此我們應該特別注重近世史，——在教育的討論裏面很普通了。但是一直到了一九〇二年法國的課程表編成了以後，這種理想纔算真正的實現出來；法國的課程表到現在還是課程表裏面最進步的實例。〔註五十二〕

〔註一〕約須阿 (Joanna)，第四章。

〔註二〕可美尼厄斯，大教訓 (Comenii Magna Didactica)，來柏齊格，一八九四年，二百十三頁到二百二十二頁。

〔註三〕教育雜誌，第三十五期，蘭根色爾查，一八九三年，一頁到二十七頁。

〔註四〕岡配來 (Comparté)，法國教育原理，第一卷，二百十八頁。

〔註五〕學問論，巴黎，一八八四年，第二卷，一百六十二頁到一百六十四頁。

〔註六〕比查 (Pizard) 初等教育中的歷史，十一頁。

〔註七〕吉連 (Kilian) 法國中等學校歷史圖畫，巴黎，一八四一年，五十六頁到五十七頁。

〔註八〕雷姆 (Reimo) 歷史教授法，一百八十六頁。

〔註九〕愛彌爾 (Emilio) 配恩 (Payne) 譯，阿普爾敦 (Appleton) 一九一一年，二百十三頁到二百十五頁。

〔註十〕關於德國開明時代的歷史教授，可參看加蘭特 (Galland) 德國開明時代歷史教授的補充，柏林，一九〇〇年。

〔註十一〕見上章。

〔註十二〕教育當作科學看，二百八十六頁到二百八十七頁。

〔註十三〕比查，初等教育中的歷史，二十六頁。

〔註十四〕雷姆，歷史教授法，一百八十六頁到一百八十七頁。

〔註十五〕比查，初等教育中的歷史，十四頁。

〔註十六〕此地用『小學』同『中學』兩個名詞，不很妥當，但是沒有別的較好的名詞可用。

〔註十七〕雷姆，歷史教授法，七十七頁。

〔註十八〕吾人此地對於一八七〇年以前課程表的材料，是從一八八七年中等教育的統計，附錄中得。

另有一種不同的主張，可參考格力阿（Gleib）在教育同教授中等教育第二卷，二百七十四頁到三百十九頁。

〔註十九〕據課程表中所定。

〔註二十〕各班各有不同的課程。在第一個循環裏面，學生在A、B兩班中可以隨意擇定。A班以拉丁文為必修科，希臘文為隨意科。B班拉丁文希臘文統沒有。在第二個循環裏面，有四班：A、拉丁文兼希臘文；B、拉丁文同現代語言；C、拉丁文同科學；D、現代語言同科學，沒有拉丁文。

〔註二十一〕學生可入任何一特別班。每一特別班包括兩組。

〔註二十二〕加生文科中學同理科中學中研究的計畫同課程表（Plan d' Etudes et Programmes d' Enseignement dans les Lycées et Collèges de Garçons）。

〔註二十三〕所謂學務局是行政的區域。

〔註二十四〕兒童的研究計畫同中學課程表（Plan d' Etudes et Programmes de l' Enseignement Secondaire des Jeunes Filles）。

〔註二十五〕明頓中學年報（Jahresbericht über das Gymnasium zu Minden）一八二四年到一八二五年。

〔註二十六〕須留星恩中學年報（Jahresbericht des gemeinschaftlichen heinbergischen

歷史教學法 第四章 歐洲學校課程裏面的歷史

Gymnasiums zu Schleusingen) 一八四一年。

〔註二十七〕莫爾好生中學年報 (Jahresbericht über das Gymnasium zu Mühlhausen) 一八四一年。

〔註二十八〕明斯他王家中學年報 (Jahresbericht über das Königliche Gymnasium zu Münster) 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三年。

〔註二十九〕同上，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五二年。

〔註三十〕同上，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五七年。

〔註三十一〕那特好生中學各班的公共考試 (Zu der öffentlichen Prüfung sämtlicher Klassen des Gymnasiums zu Nordhausen) 一八四二年到一八四三年。

〔註三十二〕同上，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

〔註三十三〕那特好生理科中學各班公共的考試 (Zu der öffentlichen Prüfung sämtlicher Klassen der Realschule zu Nordhausen) 一八五六年到一八五七年。

〔註三十四〕同上，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七九年。

〔註三十五〕普魯士高等學校課程表同課題 (Lehrpläne und Lehraufgaben für die höheren Schulen in Preussen) 一九一一年，四十六頁到四十八頁。

〔註三十六〕過去同現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期，一百頁到一百零一頁。

〔註三十七〕過去同現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期，三十六頁到三十七頁。

〔註三十八〕過去同現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期，三十六頁到三十七頁。

〔註三十九〕普拉格中學課程 (Programm des K. K. Neustädter Gymnasiums zu Prag) 一八

五三年。

〔註四十〕巴爾 (Joseph Baar) 外國高等學校中歷史教授的研究 (Studien über den geschicht-

lichen Unterricht an den höheren Lehranstalten des Auslandes) 馬爾美提中學課程

補遺 (Beilage zum Programm des Progymnasiums in Malmö) 一八九五年，附錄。

〔註四十一〕過去同現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期，九十八頁。

〔註四十二〕Redogörelse för Lunds Högre Allmänna Läroverk) 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二年。

〔註四十三〕內務教育部，一九〇五年，二十二頁到二十六頁。

〔註四十四〕巴爾上述著作，第一部，附錄。

〔註四十五〕同上。

〔註四十六〕同上，第二部，十五頁。

〔註四十七〕威他斯 (Wilhers) 歷史的教授，一百十三頁。

〔註四十八〕初等小學課程。

〔註四十九〕雷姆，歷史教授法，八十二頁到八十四頁。

〔註五十〕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三年，第一期，二十五頁到二十七頁。

〔註五十一〕倫敦小學校歷史教授會議的報告所主張，一九一一年，五十一頁。

〔註五十二〕關於學校歷史內容詳細的參考書，可參閱本書六七兩章。

第五章 美國學校課程裏面的歷史

在美國方面，大概當一八一五年的時候，大家纔承認而且注重歷史爲一種獨立的教科。當那個時候以前，歷史這種科目雖然亦有講授的，但是看起來好像在偶然之間同他種科目有關係的時候纔講授的。十八世紀的初年，歷史的教科書開始從外國運進來了；到了那個世紀的中葉開始自己編訂了；但是他們的銷路看起來好像很是有限。至於美國史在一七八五年以前並沒有人想去編輯他。到了一七八五年，纔有韋白斯他 (N. Webster) 在他那部英國語言的文法論 (Grammatical

Institutes of English Language) 裏面，包括『美國地理同歷史的短篇故事。』他這本書原來一種讀本，拼法，同文法的彙編。在一七八八年的時候，他代莫爾斯 (Morse) 所著的地理那部書，作了『一篇美國革命以後的事情；這一篇文章差不多充滿了二十頁。』〔註一〕到了十八世紀完了的時候，歷史這種科目看起來好像偶然之間受人家一點特別的注意。克斯 (Lewis Cass) 在一七九九年的時候離開了愛克色他 (Exeter) 中學校，帶了一張文憑，裏面註明歷史爲他曾經有過『有價值的進步』

的科目的一種。〔註二〕在十九世紀初年的時候，或者亦有其他的學校，在這種學校裏面亦有學生對於歷史這一種科目曾經有過『有價值的進步』。但是我們看看當時學校的課程表難得能够尋出一種證據來證明那時候的學生有得到這種榮譽的機會。

將歷史變成一種學校裏面獨立的科目這種『運動』最早表示，可以說大概在一八一五年的時候。這種運動最初是一種遲緩的運動。過了十年的工夫，在新英倫同紐約這帶地方，大概有二十個中學校，將歷史加入課程表裏面了。在一八二七年的時候麥塞鳩色，茲州議會議決將『美國史』放在課程表裏面，凡『城鎮同五百戶以上的地方』統應該講授的，而且『除了前面所舉的各科以外』凡在『各城鎮同四千人以上的地方』統應該將『歷史』放在課程表的裏面。這種法律始終沒有切實的遵行過。但是十年以後，已經有許多學校規定有『美國史』同其他科目以外的『歷史』。據一八三七年的報告，三分之二的以上的鎮，有美國史。〔註三〕同在那一期，紐約州的中學校裏面歷史的進步非常的快。據一八三四年紐約大學

董事所得的報告。只有一個中學校沒有歷史這種科目。後來學校的數目增加了，講授歷史的學校在比例上暫時有點低下去的樣子。在馬塞鳩色茲州亦是如此，自從一八三七年以後的幾年間，歷史亦比較的衰落。但是在這二個地方有歷史的中學校還是佔大多數。在一八五六年的時候，紐約方面一百七十個中學校裏面，有一百二十六個有通史；有九十一個有美國史。當一八六二年的時候，二百〇四個中學校裏面，有一百三十二個有通史；一百六十九個有美國史。（註四）

麥塞鳩色茲同紐約兩州以外，對於歷史要求的反應，好像比較的慢。在新州裏面，恐怕要以密西根州所表示的興味為最銳利，而且持久。在這州裏面，當一八三七年剛剛成州的時候，學務局局長在他的報告裏面，就包括一個普通學校裏面應該講授美國史的主張。（註五）當一八四七年的時候，密西根大學同哈佛大學同享一個規定歷史為入學試驗的一種科目的榮譽。當一八七〇年的時候，惟有密西根這個大學，將美國史規定在入學試驗的科目裏面。

自從中學校裏面有歷史科目以後的幾年間，小學校方面亦開始有歷史這種

科目了。歷史這種科目的進步，有時在小學校課程表裏面比較在中學校課程表裏面還要來得快。在一八二六年的時候，紐約州「只有六個鎮有美國史。」在一八三四年的時候，歷史這種科目成爲「一百零四個鎮裏面教科的一部分。」〔註六〕據一八四四年的報告，全州大部分學校裏面統有歷史的講授。〔註七〕至於其他各州的狀況怎麼樣，我們雖然沒有具體的參考，但是據我們研究散見的材料所得的看起來，大部分亦有同樣的進步，不過稍稍遲一點。

當這個形成的時代，差不多沒有人想去規定一種有系統的歷史課程。那個時候的觀念，對於歷史當他一種科目去教他，不是同德國或者法國一樣，將歷史組成一種課程。小學校裏面的歷史科目是美國史。至於「外國史」據一八三五年紐約州學務局局長的意思以爲「無論他怎麼樣重要，但是普通不能走進一種普通學校教育的制度裏面去，因爲範圍開得太廣了。普通不如當他一種課餘的科目，讓那班將來有餘暇的人自己去研究的好。」〔註八〕那個時候的小學校，事實上果然將歷史這種科目讓把這種人自己去研究，一部分因爲當時講授歷史的時間太短，對於

外國史沒有旁及的工夫；一部分因為當時大家有一種信仰，以為在美國小學校裏面有了美國史已經足够了。歷史這種科目普通統是在高年級裏面講授，而且往往在最後一年講授。

在中學校裏面這種科目的性質非常的紛歧。有時以通史或上古史為限，有時以美國史為限，有時上面所說的二種或三種統有的，有時以英國史來代替其中的一種，或者就增加了一個第四種科目。其他普通分列的科目是希臘的古物，羅馬的古物，神話，同偶然之間教會史。大體說起來，外國史比較美國史多受人家的注意。例如紐約州在一八六〇年以前學校裏面所授的通史，往往比美國史來得多。至於課程表中這種科目排列方法的紛歧，同這種科目的本身一樣。

在歷史講授的價值裏面最常常受人家主張的，就是道德的訓練，公民的訓練，記憶力的，判斷力的，同想像力的訓練。歷史的道德的同訓練的價值，被人家很像歐洲方面一樣，描寫出來。實在說起來，所有的觀念同羅耶在十八世紀的時候所主張的差不多。〔註九〕自從歷史同一個自由國家裏面的公民有了關係以後，就生出一

個新的條件來，而且需要一種表示的新形式。愛國，忠於民族的理想，尊重法律，尊重法定的權力等等，在美國方面同在舊世界方面一樣，常常列舉起來。但是關於擴充自由公民的義務方面就不同調了。有人說我們應該希望所有的選民在事實上統成爲政治家，而政治家爲指導及私淑起見對於歷史實在有一種特別的需要。其他比較普通的對於歷史所主張的價值，就是歷史『可以提高我們的心』而且『可以擴大我們的性靈，』開通我們娛樂的同深謀遠慮的泉源，而且給我們一種實在研究學問的興味。此外亦有人主張——不過比較的不十分普通——歷史的研究可以提高圓滿的宗教。

到了一八七〇年的時候，歷史這種科目看起來好像已經得了大家的歡迎，當做一種學校中必要的科目。大約在這個時候，他在中學校裏面的地位，事實上開始鞏固了。因爲當時專門學校的入學試驗科目裏面統有承認歷史的傾向。但是二十年間，歷史的發展，事實上，還是同上面所說的差不多。當一八七六年的時候，全國教育協會裏面的一個委員會，曾經作了一個從小學校到大學校的課程研究的報告，

主張在小學校裏面應該以美國史爲必修科，在中學校裏面應該以『通史同美國的憲法』爲必修科，這個主張或者代表當時通行的習慣亦未可知。在較良的學校裏面，美國史在小學一個或者二個高年級裏面，仍舊佔一個地位；在中學校裏面，有上古史或者一種簡單的通史，或者兩種統有。小學校裏面在第七年級以前，有歷史的非常的少，有歐洲史的更少。這種的情形對於在第七年級以前離開學校的學生——這是多數如此的——所生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中學校裏面歷史的講授，有時一學期，有時半年，有時一年。在一部分較好的學校裏面，歷史的講授有時擴充到二年或者二年以上；除了上面述過的課程以外，還有一種美國史的課程，或者一種英國史的課程，或者兩種統有。

在一八九二年全國教育協會派出一個十人委員會，請他們組織各種研究會，專門討論各種『同美國中學校的課程標準有關係的以及同專門學校的入學科目有關係的』科目；而且請他們決定了一種正當的主張。歷史，政治，經濟的研究會於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在麥迪生地方開會，他們的報告第一次在美國將一個同歐

洲五十年來所通行的一樣的課程表，公諸一般教育界。這個研究會主張八年繼續的歷史課程，四年在小學校裏面，四年在中學校裏面，如下：

第一年同第二年 傳記同神話。

第三年 美國史政治綱要。

第四年 希臘同羅馬史，同他們同東方的關係。

第五年 (中學校初年級) 法國史，講授的時候應該以說明中古同近世史的一般運動爲目的。

第六年 英國史，講授的時候應該以說明中古同近世史的一般運動爲目的。

第七年 美國史。

第八年 選擇一個特別時期，用一種精深的方法去研究他；同政治。

對於不能照上述方法遵行的學校，另定一種六年的課程，備他們的採擇：

第一年同第二年 傳記同神話。

第三年 美國史同政府。

第四年 (中學校初年級) 希臘同羅馬史同他們同東方的關係。

第五年 英國史，講授的時候應該以說明中古同近世史的一般運動爲目的。

第六年 美國史同政治。

這個研究會并且議決「無論採用那一種課程每年授課的時間，始終不得在每週同三個四十分鐘相當的時間以下。」〔註十〕

不幸小學校不在十人委員會研究的範圍以內。所以繼續研究的根本原理，不能用他們提出的那種形式去討論他。這種原理後來證明就是在中學校裏面亦不容易應用起來。歷史研究會不過九個研究會裏面的一個。當所有研究的結果列成表式的時候，纔知道假使要實行所有的主張，在中學校第一年裏面每週授課時間就要有二十二時。第二年三十七時半，第三年三十五時，第四年三十七時半。十人委員會原定每週二十時爲授課時間的最大限，而且定下四種不同的課程。在各種課程裏面歷史每週所佔的時數分配如下：

年級

古文

拉丁文科學

近世語言

英文

一	四	四	四
二	三	〇	〇
三	〇	二	二
四〔註十二〕	三	三	三〔註十二〕

十人委員會的報告顯然表明在中學校裏面有多講歷史的可能。這個報告並且表出一個條件來，這個條件到如今對於規定課程的人還是一個謎。對於所有中學校的學生每年統有歷史這一科，那是顯然不能希望達到的。委員會提議祇有英文科裏面有四年的歷史。在其他三科裏面有二年必修的歷史，一年選修的歷史。困難的地方就是在此。對於那班僅習最低限必修科的學生，究竟以那種歷史為最好？對於那班多選一年歷史的學生究竟以那種歷史為最好？這兩個問題裏面無論那一個統可以很有把握的去回答他。就事實上說起來麥迪生研究會已經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第一年，上古史；第二年，英國史；第三年，美國史同政府。但是對於三年課程以那種歷史為最好這個問題，同對於二年課程以那種歷史為最好那個問題，是不

能分開的。照研究會所提議的辦法做去，凡不選第三年歷史的學生，對於本國史一定要做門外漢了。所有科目當然可以移動的：第一年，英國史；第二年，美國史；第三年，上古史；或者，第一年，上古史；第二年，美國史；第三年，英國史。但是上古史在第三年講授，即使將先後次序的問題暫置不論，對於古文科已是顯然不公允。假使將英國史排在第三年，那末對於二年的課程在上古史同美國史的中間，留下了一個無橋的缺口，同時對於三年的課程在那條通路的後面，造了一座橋梁。

許多年間這個問題統留給各學校自己去解決。同時各方面協同所用的力量，統是向到量數增加的方面去，不十分去明定歷史的種類。最容易達到的大道，看起來好像就是專門學校所規定的入學科目。各專門學校自從一八七〇年以來，常常擴充歷史科目的範圍。當一八九五年的時候，美國中央教育局調查的結果，四百七十五個大學同專門學校裏面，有三百零六個規定要美國史，一百二十七個要通史，一百二十二個要希臘史，一百十六個要羅馬史，五十七個要英國史，九個要本州同地方史，一個要法國史同德國史。（註十三）這種狀況，一部分為中學校裏面歷史興味增

加的泉源，一部分爲中學校裏面歷史興味增加的反照。這種狀況的發達，原是響應地方的意見同地方的習慣的，到了這個時候慢慢的有點變成不可收拾的了。大部分的中學校不能不顧到各專門學校的入學科目，因此他們所講授的不是一種很有系統的歷史課程，還是同從前一樣不過一種歷史的科目罷了。大部分的專門學校不能不顧到各種不同預備入專門學校的歷史科目，因此規定了一種專門學校的課程，這種課程的本身還是含有預備的性質。假使中學校同專門學校兩方面能够提倡一種一致計劃，那末對於兩方面顯然統有一種利益。這個問題當一八九五年的時候，新英倫專門學校同預備學校協會的委員會曾經加以研究，當一八九六年的時候，東方六個領袖大學校亦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開一個代表會議去研究他。

新英倫委員會提出七個主題，假定每一主題在一年中每週上課二次，無論那二個統可以構成一個入學的科目。而且「極誠懇的希望專門學校收受無論那一個或者那幾個主題當做一種入學的預備科目，或者當做有插班程度的科目。」其

主題如下：

(一) 希臘史，特別注重希臘的生活，文學，同藝術。

(二) 羅馬史，共和同帝國，同條頓民族的汎濫，到紀元後八百年止。

(三) 德國史

(四) 法國史

講授的時候，應該以說明中古同近世史的一般運動爲目的。

(五) 英國史，特別注重社會的同政治的發達。

(六) 美國史同政治的大綱。

(七) 某一期的特別研究，要適用一種精深的方法的。(註十四)

新英倫協會採用了這種提議，不過有一個重要的變通。在第二個主題裏面要想將羅馬史同一般歐洲史生出關係來，所以走出習慣相傳那個紀元後四七六年的『滅亡』以外，這個主張被中學校中人反對了，他們的理由就是在一年裏面斷不能將這一個長時期講完。協會顧到這個抗議，乃用康莫特斯 (Commodus) 的即位去代替紀元後的八百年。(註十五)

哥倫比亞會議贊成新英倫委員會所規定的一般原理，不過將主題稍稍變更了，將他們排做兩類。第一類有四個主題，假定每個主題在一年裏面每週上課三次，無論那兩個統可以當做入學的科目。其主題規定如下：

(一) 希臘史到亞力山大去世時止，對於希臘的生活，文學同藝術，加以相當的注意。

(二) 羅馬史到康莫特斯即位時止，對於文學同政府，加以相當的注意。

(三) 英國史對於社會的同政治的發達，加以相當的注意。

(四) 美國史同政治的大綱。

第二類有四個主題，假定每一個在二年中每週上課三次，無論那一個可以當做增加的預備入學科目，或者當做插班的科目。其主題如下：

(一) 對於以英國史同美國史為初等科目的學生，為希臘同羅馬史。

(二) 對於以希臘同羅馬史為初等科目的學生，為英國史同美國史。

(三) 歐洲史從德國人入侵起到十七世紀初年止。

(四)無論在那一個初等範圍——入學時的初等科目以外——裏面一年的研究，同在那一個範圍裏面某一定期一年的精深研究。(註十六)

不到一年康乃爾 (Cornell) 大學本雪爾文義 (Pennsylvania) 大學同脫夫次 (Tufts) 專門學校統採用哥倫比亞會議的主張。不久大脫毛斯 (Dartmouth) 專門學校同蒙好利約克 (Mount Holyoke) 專門學校亦採用了，哈佛大學亦暫時採用他們。到了一九〇〇年的時候，其他一部分專門學校同大學對於這種主張亦加以考慮。

這種規定所及於中學校的影響——這是預料的而且希望的——就是將講授歷史的量數大大的增加。對於這種新計劃的反對，大部分從古文的教師方面來。他們的意思以為倘使增加了入學的歷史科目，那末一定要減少希臘同羅馬史的注意。他們這種論調在新英倫協會的討論裏面亦很覺得有點影響。後來哥倫比亞會議亦聲明『希臘同羅馬史應該當作各投考者預備的一部分，這是很希望的，』而且主張這兩種主題應該提明，假使一個專門學校『覺得有明定特別科目的必

要。』〔註十七〕

同時有一個專門學校入學科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在一八九五年由全國教育協會派定的——內中由中學教育同高等教育兩組設法徵求其他各種組織的協助，想將這個問題的全部研究一下。美國歷史協會響應了，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組織了一個七人委員會。但是照一八九九年的報告，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還沒有『開始用心研究應該做什麼事情以前，他們就覺得唯有一種悉心的研究，纔有利益可說；而且覺得假使不去研究問題的全部，不去考慮許多根本的原理，或者不去明悉現在國內各中學所做的是什麼；那末即使關於專門學校入學科目這一個問題，亦不能下一般的斷語，或者定一般的主張。』

這個報告繼續說：『當這件事體沒有着手進行以前，從來不曾有過這種有系統的舉動，亦從來不曾有過一種全國的協會，用長期力量來表明歷史的要求；或者將什麼可以當做歷史研究的價值，同歷史在學校課程表裏面應該佔據的地位，明白白放在學校教員的面前。我們並不將十人委員會的事業置之不顧；我們並不

看輕麥迪生歷史政治經濟研究會那個很好的而且異常有趣的報告的價值同影響；而且我們亦並不將下面這件事實——就是中學校中歷史的講授，常常在教育的集會同教員的協會裏面討論的——不放在眼中。當我們沒有開始我們工作以前，我們已經覺得現在大家對於這件東西，已經有一種初醒的興味；而且覺得好像已經到了一個相當的時間了。祇要有一種有系統的力量，一定有響應，而且一定能產出結果來。但是雖然有了種種的舉動，雖然有了這種初醒的興味，在國內還是沒有一種大家承認的意見的綜合；亦沒有一種大家承認的斷語；甚至可以做研究中學校課程表中歷史地位的起點那件東西，到如今亦還沒有一種顯著的合意地方。關於其他普通在中學校裏面所教的科目，這種話是不能說的。」〔註十八〕

這個委員會對於美國同歐洲的課程表同各種狀況，加以一種精密的研究以後，決定下面這個四年歷史的課程：

第一年 上古史，到紀元後八〇〇年止或八一四
年止或八四三年止。

第二年 中古同近世歐洲史。

第三年 英國史。

第四年 美國史同政治。

對於三年的課程，這個委員會主張『無論上面那三類』或者下面這種變通：

B

第一年或者第二年 上古史至紀元後八〇〇年止。

第二年或者第三年 英國史，特別注意關於歐洲大陸史的要事。

第三年或者第四年 美國史同政治。

C

第一年或者第二年 上古史到紀元後八〇〇年。

第二年或者第三年 中古同近世歐洲史。

第三年或者第四年 美國史，特別注意英國史中的大事〔註十九〕

關於專門學校入學科目的變動方面，這個委員會規定兩個必要的條件：（一）

『對於中學校主要部分的根本範圍同目的應該顧到。』（二）『這種彈性應該有

的，就是中學校可以適合於專門學校，同時又能夠適合於地方的環境同地方的需要。』一個歷史的單位定爲『一年的歷史功課每週五次，或者兩年的歷史功課每週三次。』至於對於那種入學科目完全隨意的專門學校——就是承認『數種學年的功課或者單位，不規定特別科目』的專門學校——這個委員會主張以四個單位的歷史『當做一種同他種同量科目的相等的東西』一個，兩個，或者三個單位，亦是如此；對於明定科目的而且另外必要從隨意科中選出一部分其他科目的專門學校，主張規定的科目表裏面有一個歷史的單位；在隨意的科目表裏面，有一個兩個或者三個單位；對於『因獲得各種學位的緣故定有幾種不同的課程』而且在入學科目裏面定有各類不同科目的專門學校，主張對於古文科有一個單位的歷史，科學科二單位，英文科三單位，——所有單位統要從委員會所提議的那個四年課程的各類裏面拿出來。〔註二十〕

全國教育協會贊成這種種主張不過附加了一個條件，就是所有專門學校應該承受一年的美國史同政治，當做一個入學必要的科目，而且再有一個決議『除

了已經主張定的一年美國史同政治以外的專門學校，至少應該承受對於某期歷史——尤其是美國史的半年精究。」〔註二十一〕

七人委員會對於歷史研究價值的討論，費了十頁的紙。他們超出從前觀念的地方，就是特別將歷史當做一種『發展什麼有時叫做心理同思想的科學習慣』的幫助，而且特別注重『學生因翻閱書籍得到的訓練。』〔註二十二〕其他的主張，除了講授歷史為宗教訓練的動力那句話不提外，同十九世紀中葉所習聞的，根本上差不多。但是輕重上稍稍有點不同。歷史為培養決斷力的幫助，比歷史為造成品性的幫助，多受他們的注意。關於後面這個見解，他們所說的差不多可以用一句話去綜合起來。這個委員會說：『我們膽敢主張品性這樣東西，甚至比文化的價值還要大。』〔註二十三〕

七人委員會所主張的各種歷史課程，不到幾年，就成為中學校的課程上同專門學校的入學科目上最通行的單位。許多中學校有委員會所主張的全部課程，有時照委員會所定的次序，有時將英國史放在第二年，中古同近世歐洲史放在第三

年，另外還有一部分較多的中學校，定有三類歷史的課程，普通將英國史刪去。但是有全部歷史課程的學校，規定以全部的課程爲畢業前必修科的，比較的很少。有一部分雖然有歷史科目的規定，但是並不是必修科，僅僅當作選修科罷了；有一部分規定一類爲必修科；有的二類；有的三類；其餘統當作選修科。至於定有三類歷史課程的學校，大部分統當作必修科；但是亦有一部分祇定二類爲必修科；還有一小部分祇定一類爲必修科；有時所有三類統當作選修科。（註二十四）

委員會所提議的各類歷史，最初就有一部分人不滿意。上古史講授以後，既然隨以中古同近世歐洲史，那末上古史講到紀元後八〇〇年止，在一部分人眼中看起來，好像不必要而且不適當。另外一部分人的意見，以爲上古史同中古史的時間分配，不很妥當；而且亦有人說英國史應該放在歐洲通史的前面。但是我們退一步說，即使委員會所主張的那四類或三類的歷史課程是妥當的，大部分的學生離開中學校的時候，還是始終祇有二年的歷史；許多學生祇有一年的歷史。究竟四類裏面那一類或者那兩類曾經構成如此簡單的課程裏面一種最好的計劃，委員會的

回答是正面的。對於那班見解不同的人，祇有一種不十分滿意的主張，就是將英國史同美國史，或者美國史同歐洲史合在一年裏面去講授。（註二十五）但是編輯教科書的人差不多全體照委員會所定的各類課程着手做去，大部分的教師不能不跟了教科書走。

當一九〇七年十二月的時候，美國歷史協會根據校長協會變更七人委員會主張的正式請求，派出一個五人委員會，請他們『去決定究竟有什麼應該變通的地方。』研究的結果，根本上還是等於將七人委員會的提議重新主張一下，不過四類課程裏面有二類實質上變更了，他們的目的在於格外注重近世史。五人委員會並不主張『在各學校裏面有刻不容緩的變更，一概廢棄七人委員會的計劃，同立刻用一種新課表去代替他。』五人委員會說：『第一，當七人委員會的計劃看起來不可行的時候，我們贊成一種輕重上的變更；第二，我們提議一種課程，這種課程我們以為大體說起來比舊的好，而且我們以為他可以適合於願意悉心研究近世史的那種學校的需要；我們的責任就是以上述這兩件事體為限。』（註二十六）新定的

課程如下

第一年 上古史，到紀元後八〇〇年或者那年的前後止，最後五百年的事實當講授的時候應該簡略迅速一點。

第二年 英國史，先講一點英國同上古世界的關係。這一科應該述明英國發達的主線，大概到一七六〇年止，包括歐洲通史裏面的大事——尤其是十七世紀以前的——愈多愈好，並且應該稍稍講點美洲殖民史。

第三年 近世歐洲史，包括一種關於中古末代制度同近世時代開端相當的緒論，同一種相當的一七六〇年以後的英國史。

第四年 美國史同政治，這種科目要如此的排列起來，以便得一部分的時間爲分頭研究政治之用。（註二十七）

現在多數的學校，顯然還是覺得七人委員會的計劃是可行的，而且一定會繼續覺得他可行的，要一直到專門學校將其他單位引入他們的入學科目表裏面時爲止。據一九一四年從大約六百個學校來的報告看起來，好像表明就中大約有四

在第七年同第八年的前半年，除了口授的通史功課以外，每週應該有教科書的美國史功課五課，到憲法的成立爲止；第八年的後半年每週關於憲法的功課五課。報告上並且說：『憲法的編成同一種憲法本身特點的簡單研究，可以當做一種研究那一部分美國史的結束，這一部分已經足夠的古了，可以當做一種教育上的古代史看。』後面幾期的歷史，在委員會的眼光裏看起來，『在學校裏面細心研究不能十分同我們國史上已經很古的那一期一樣的妥當，』應該留在家裏去誦習。〔註三十〕不過對於這個提議，並不是全體委員統贊成的。

全國教育協會在一八九五年所派的那個關於鄉間學校的十二人委員會提出一個歷史課程表，關於級次的分配同材料的排列，很表出一點法國的影響。〔註三十一〕計畫如下：

- 第一級 (五歲到七歲) 傳記的歷史的同遊記的故事。圖畫的說明。
- 第二級 (七歲到九歲) 現代大事。大人物的同大事的故事。
- 第三級 (九歲到十一歲) 擴充第二級的課程。美國史的誦習。

第四級 (十一歲到十二歲) 通史上選出的時期并歷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

〔註三十一〕

對於小學歷史課程——普通包括公民學——的興味，因為有了許多個人的貢獻，格外的激起來，而且格外的有指導。哥提 (Gordy) 同替且爾 (Twichell) 將集中循環的觀念應用到美國史上，而且將這個觀念帶到歐洲方面所定的那個範圍以外。在歐洲方面應用這個觀念所定的課程有二次或者三次概觀。哥提同替且爾對於美國史有七次，最初六年每年一次，最後的兩個高年級裏面合有一次。〔註三十三〕色爾門 (Lucy M. Salmon) 女士本是七人委員會裏面一個委員，在他那篇附在委員會報告後面的中學以下歷史的研究裏面，主張歷史這一種科目應該在第三年級開始。教材應該是從伊利哀 (Iliad)，奧特賽 (Odyssey)，伊尼特 (Aeneid)，北部歐洲古謠，德國情詩，諸詩歌裏面取來的故事，同阿太王 (King Arthur)，羅蘭 (Roland) 同喜阿華大 (Hiawatha) 的故事。對於第四年級，應該以歐洲美洲大人物的傳記為教材。第四年級以上課程的計劃，同七人委員會對於中學校四年課程所

主張的一樣。有許多提議，大部分受文化分期原理的影響，統從師範學校教員方面來。來斯 (Emily J. Rice) 女士主張用這種建設的活動，如製造古代居室的模形同仿造古代的藝術同發明，使歷史同文學生出互相關係來。〔註三十四〕麥克莫利 (Charles A. McMurry) 主張將歐洲史同美國史中幾件要事的始末聯合起來；並且用文學上的材料去增加濃厚的興趣。〔註三十五〕康普 (Kemp) 主張第一年級，講古代阿利安人種；第二年級古代埃及人，希伯來人同腓尼基人；第三年級，希臘人；第四年級，羅馬人；第六第七兩年級，英國史；第七第八兩年級，美國史。〔註三十六〕白利茲 (Bliss) 主張最初四個年級講古代的文化；第五第六兩級，講從歷史上選出的幾段大事的本末，同從沙立曼起到拿破崙止的軼事；第七第八兩級，講美國史，並參以一部分歐洲史。〔註三十七〕

所有這種課程表，統受過一種實行的試驗；但是究竟應用到如何一個程度，實在不容易決定。據一九〇九年調查的結果，美國五十三個大城裏面，差不多一半從第五年級起一直到第八年級止，有美國史；一個在第五年級裏面，六個在第六年級

裏面，十九個在第七年級裏面，七個在第八年級裏面，有英國史；一個在第五年級裏面，五個在第六年級裏面，十一個在第七年級裏面，六個在第八年級裏面，有通史；一個在第五第六第七三個年級裏面，有法國史；四個在第五年級裏面，九個在第六年級裏面，六個在第七年級裏面，八個在第八年級裏面，有地方史。

當一九〇九年八人委員會的報告出來的時候，小學校歷史課程的現狀就是如此。這個委員會是由美國歷史協會在四年以前派出的，他們對於小學校歷史課程所負的職務，同什麼七人委員會已經代中學校辦好了的一樣。這個委員會承認在小學校教師方面有特別指導的必要，而且除了提示教授的方法以外，並提出一個八年歷史課程的完全綱要，包括參考書在內。這個委員會對於從第五年級起一直到第八年級止公民學的教授，亦提出幾種特別意見。所定課程如下：

第一年級 紅印度人的生活。同謝天日。同華盛頓生日。有關係的故事。同本地方大事有關係的故事。

第二年級 紅印度人的生活。謝天日。華盛頓生日。本地大事。紀念日。

第三年級 其他時代的英雄：約瑟·摩西，大衛，又利色斯，諸人一直到哥倫布。紅印度人獨立紀念日。

第四年級 美國史上殖民時代的歷史的大事同人物。

第五年級 繼續前年的課程。現代的大工業。

第六年級 美國史的歐洲背景。從希臘羅馬同歐洲史，到拉來（Raleigh）在美洲做殖民事業止，選出幾段重要的本末。

第七年級 美國史到革命終了止。歐洲背景繼續下去。

第八年級 革命以後的美國史。歐洲史裏面的大事。

我們看看本章同前章所述的歷史課程的大概，我們就不免生出一種比較來而且不免提出種種唐突美國教師的問題來。美國學校裏面歷史的地位，遠不如歐洲大陸諸國學校裏面歷史的地位來得好，這是很明瞭的。在歐洲大陸諸國方面，歷史這種科目差不多統是一種聯絡的繼續的課程，為全體學生的必修科。預備的功課比美國早兩三年完了。在德國，奧大利，同法國的中學校裏面，對於十歲或者十一

歲的兒童，講授一種有系統的上古史，幾乎同在美國中學校一年級裏面所講的差不多。在他們的小學校裏面，對於十歲或者十一歲的兒童講授一種有系統的本國史，幾乎同在美國對於十二歲或者十三歲的兒童所講的差不多。歐洲大陸諸國歷史的課程，大概比美國的歷史課程格外有組織，而且留下格外有系統的印像。我們上面所述的雖然簡單，——這是不得不如此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已經是表出來了。假使我們有空閒詳細去敘述，這種不同的地方還要格外的明顯。

在美國方面，編制歷史課程的人所遇到的問題，比在歐洲方面還要困難。我們並沒有一個中心權力機關能夠將歷史的課程規定下來，通令全國學校遵辦。我們中學教育的組織，根本上同歐洲不同。沒有幾年以前，有一個法國人當他在巴黎一個會議裏面討論美國中學校裏面歷史教學的時候，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說在美國並沒有中學校，於是繼續的說了一段美國專門學校裏面歷史教學的情形，以為最是同法國的文科中學校相當。（註三十八）歐洲中學校裏面的功課，我們曾經說過，普通實在包有同我們專門學校裏面最初兩年功課相當的東西。但是亦包括在美

國方面看作小學教科那種東西；而且在他們的預科裏面，亦包括在美國方面看作最低級的小學教科的東西。所以歷史的課程能够計劃起來成一個繼續的時期，在男學校裏面從八歲到十二歲，在女學校裏面從五歲到十歲。在美國方面亦可以將小學校同中學校的歷史包括在一種見解裏面，造成一個同樣的單位。但是自從麥迪生研究會以後，這一點並沒有人積極的去進行。小學校自成一個單位，中學校另外成一個單位。即使這兩個單位能够聯合起來，但是美國方面的狀況還是不能如歐洲方面的來得好。在歐洲方面中學校的課程能够根據下面這個假定——就是學生統有悉心研究的資格——去規定的。凡沒有求學興趣的同能力的學生以爲不應該留在學校裏面。我們的普通原理以爲世間並沒有階級同民衆，應該有一種教科，無論對於有求學意思同能力的人同沒有這種意思同能力的人統是好的；無論對於男女統是好的；無論對於小學畢業後，或者早幾年就離開學校的，同升入中學校的，統是好的。

在這種狀況下面，當規定美國學校歷史課程的時候，我們意中當然預料到一

種保守的精神。麥迪生研究會第一次議決裏面，就決定不許有編訂一個理想課程的舉動。本會一致主張不提出什麼未曾在一部分中學校裏面已經做過的東西。〔註三十九〕在所有改良美國學校歷史課程的合作力量裏面，好像統有這種精神瀰漫其間。雖然常常有人提出很大的變更。教科書不能不重行編訂去適合七人委員會的主張。現在還是不能不重新編訂去適合八人委員會同五人委員會的主張。但是所有這種委員會統在美國習慣裏面去尋先例。

歷史的課程不能逃出我們一般學校組織制度所產生的種種限制以外。但是在其他各方面看起來，好像我們委員會的居心未免過於謹慎。研究歷史這一個科目要為小學校定一個理想的八年課程，或者為中學校定一個理想的四年課程，好像不見得比定一個自認非理想的八年或者四年課程來得難。要想叫尼白拉斯加或者加利福尼亞去做什麼在麥塞鳩色茲或者紐約的好學校裏面已經做過的事體，或者要想叫麥塞鳩色茲同紐約去做什麼在尼白拉斯加或者加利福尼亞的好學校裏面已經做過的東西，無論如何，總有種種同叫他們去平心研究一種歷史課

程一樣的困難。我們美國既然以教科書爲歷史教學上最重要的指導，出版人既然表示極端的好意來應付新要求，那末大體說起來，將來假使美國歷史協會有再派委員會的時候，他們儘可以四平八穩的向他們自己最好的判斷那種光明裏面走去，去決定究竟八年的課程或者四年的課程應該怎麼樣。

現在歷史這種科目，看起來好像慢慢的失去辦學者的寵愛。現在的要求是同各地方有直接關係的那種社會的研究。關於公衆衛生的問題，關於居室同家庭的問題，關於改良道路的問題等等，在現在慢慢的被人家看做比過去人類生活的問題還要重要。教育的配景變更的很快。兒童應該知道一點倒垃圾的人同驗煤氣的人的義務，這是一天顯著一天了；他們應該知道一點亞力山大同沙立曼的事業，這是一天晦暗一天了。現在大衆的注意，比從前格外明白的集中於現代重要的問題，而且有一種趨向來要求歷史叫他對於這種種問題的了解要有一種貢獻。所以我們的問題，到如今已經不是要代表過去同解釋過去的時候，在過去裏面究竟有什麼東西是重要的；我們的問題，是在過去裏面究竟有什麼東西對於我們是重

要的。現在通行的課程同通行的教科書很受人家的批評，因為他們並沒有好好的使歷史附屬於這個最近的效用下面。現在這種運動已經產出一個委員會，而且已經有一個報告的草案出版了。據我們所知道的，這個委員會想規定五個單位的課程如下：

(一)地方的公民學同職業概要。

(二)歐洲史到一六〇〇年或者一七〇〇年止（包括英國史同殖民時代的美國史）。

(三)一六〇〇年或一七〇〇年以後的歐洲史（包括現代的文明）。

(四)一七六〇年以後的美國史（包括現代事情）。

(五)經濟學同公民學的原理同實驗。（註四十）

〔註一〕羅素在歷史教師雜誌，第五期，三百一十一頁中所引。

〔註二〕麥勞林 (McLaughlin)，克斯 (Lewis Cass)，三十九頁。

〔註三〕羅素，歷史教師雜誌，第五期，三百十二頁到三百十五頁。

〔註四〕紐約大學董事，報告。

〔註五〕學務局長報告，一八三七年，十六頁。

〔註六〕紐約學務局長報告，一八三三年到一八三五年，二十一頁。

〔註七〕同上，一八四四年，四百五十二頁。

〔註八〕同上，一八三三年到一八三五年，二十一頁。

〔註九〕見上第四章。

〔註十〕十人委員會報告，一百六十三頁。

〔註十一〕除英文科外，其餘四年級學生可以隨意選擇歷史或數學。

〔註十二〕十人委員會報告，四十六頁到四十七頁。

〔註十三〕教育委員會報告，一八九六年，四百六十八頁。

〔註十四〕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出版物第五號，十三頁。

〔註十五〕學校評論，第三期，六百十九頁到六百三十一頁。

〔註十六〕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出版物第五號，十六頁，十七頁。

〔註十七〕同上，十六頁。

〔註十八〕七人委員會報告，二頁到三頁。

〔註十九〕七人委員會報告，一百三十四頁到一百三十五頁。

〔註二十〕七人委員會報告，一百二十一頁，一百二十三頁。

〔註二十一〕全國教育協會紀事錄，一八九九年，六百四十八頁，六百六十五頁。

〔註二十二〕七人委員會報告，二十三頁，二十五頁。

〔註二十三〕同上，二十五頁。

〔註二十四〕要知道一九〇九年的情形，可參考印第安那大學報告，一九〇九年，九月。

〔註二十五〕七人委員會報告，四十三頁。

〔註二十六〕五人委員會報告，五十五頁，五十六頁。

〔註二十七〕同上，六十四頁。

〔註二十八〕十五人委員會報告，九十三頁。

〔註二十九〕同上，七十頁。

〔註三十〕同上，六十六頁。

〔註三十一〕對於法國課程大綱，參看第四章。

〔註三十二〕十二人委員會報告，一百七十四頁到一百七十五頁。

〔註三十三〕哥提同替且爾，美國史中的開路者，波士頓，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三年。

〔註三十四〕歷史同文學課程，芝加哥，一八九八年。

〔註三十五〕歷史的特別方法，紐約，一九〇四年，二百三十八頁到二百六十八頁。

〔註三十六〕康普(E. W. Kemp)，小學用歷史大綱。

〔註三十七〕白利茲，小學校中的歷史，紐約，一九一一年。

〔註三十八〕教育博物館會議，一九〇七年，九十九頁。

〔註三十九〕十人委員會報告，一百六十七頁。

〔註四十〕全國教育協會，社會科目委員會。參看歷史教師雜誌，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百九十一頁到二

百九十六頁。

第六章 從傳記的進路到歷史

歷史教員應對付的範圍裏面有二種講授的單位，就是人類的個人同人類的社羣。同前一種有關係的事實，就是傳記的特別材料。同後一種有關係的事實，就是歷史本身的材料。學校裏面講歷史，無論從那一種入手，統是可以的；但是社羣的單位，普通總當他爲最後的球門。我們希望學生在某級中研究雅典，羅馬帝國，基督教，美國民族，同單獨的雅典人，羅馬人，教會中人，或者美國人；但是唯有當單獨的個人可以表明或者說明雅典，羅馬帝國，基督教會，或者美國民族的時候，我們纔去研究他們。所以選擇個人或社羣爲單位，這個問題，普通僅發生於講授的初期。普通的見解總以爲對於兒童所講的歷史，應該從純粹個人入手；不過所選的材料同處置材料的方法，應該爲將來研究社羣的預備。這種進行的方法，我們可以叫他爲從傳記的進路到歷史。

對於初學先用傳記這個主張，好像是盧梭提出來的。傳記當作一種獨立的文學看，在當時比較的新上古時代同中古時代當然曾經產出許多傳記的文章。實在

說起來，英文裏面『傳記』這個名詞最早的發現，好像始於一六八三年，當時特來頓（Dryden）用這個名詞來描寫普路他克（Plutarch）的名著希臘羅馬名人傳。這個名詞的來源同他的應用，實在不能不歸功於希臘人。但是從前所謂傳記，大部分統缺少真正傳記的動機。當時所謂傳記，或者是一種時代史，用作通史的方法著作的；或者一種比較的能够描寫個人，目的在於表揚道德，昭示名言，譽一個人或者毀一個人，獲得援助，激起對於一個原理或者政策的反對，並不想實實在在去描摹一個人的一生。一直到了特來頓那個世紀，文學界裏面纔有一部分人對於傳記的著作者開始要求一種人生的真記載，而且開始明白承認傳記同歷史的區別。

盧梭想要給一篇真記載把愛彌爾。他想將一個人實實在在表示出來。他所以要求助於傳記，這就是一個理由。他主張愛彌爾應該先讀『個人的傳記』去『研究人心』，因為在傳記裏面，人的表現比較在廣泛的歷史裏面還要完全。在傳記裏面『一個人要想隱藏他自己，是做不到的，因為歷史家到處去追他；他不使他有一刻的休息，沒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可以使得他避去旁觀者那雙尖利的眼。』（註一）

至於對於過去的研究，盧梭主張要待愛彌爾年紀十八歲的時候，方纔開始。這種研究顯然超出普通的——甚至中學課程的——範圍以外。傳記可以適用於低級的講授麼？對於低級的講授，傳記是合式的麼？

這幾個問題是巴色道同盧梭的舊同志提出來的，但是差不多要過了五十年纔有許多教育家用實在的課程表來明白表示贊成的意思。但是後來慢慢的將盧梭的根本原理——就是一個人應該實實在在表示出來的，而且個人傳記的應用比通史好，因為傳記能夠將個人格外表現得明白——忘卻了。當時顯然有一種回復到舊日傳記觀念的傾向，將傳記看作一種運輸道德教訓的同愛國主義的機關，不想說明實在的生活，專想描寫理想的生活。此外還有一個變更的地方。盧梭雖然要求真確的事實，但是並沒有竭力主張研究個人為研究社羣的預備。後來主張傳記方法的人，不十分以真正的肖像去看傳記，每每以為傳記是走到歷史的一座橋，而且有一部分人竟斷定學校裏面應該講的歷史，無論那一種統能夠而且應該回復到傳記的地位。

一八二〇年以後沒有幾年，在德國課程表裏面開始常常有傳記大概的發現；再過三十年或者四十年的樣子，傳記這種東西在世界上慢慢將他自己建設起來，爲普通到歷史的進路。傳記同普通神話及北歐歌謠，曾經有過一種競爭。主張文化分期原理的人，當然贊成神話這一類。但是即使在那種以文化分期原理爲根據的課程表裏面，亦有時同神話及歌謠混合起來。傳記這種東西到如今還是一種普通研究歷史的入門。

在完全的形式裏面，主張傳記的理由從前同現在統是根據下面這幾個一般的理論：

- (一) 研究個人比研究個人所屬的種族，城市，或國家，來得簡單。
- (二) 兒童對於個人有一種天然的同健全的興味；他們的心理是同英雄同其苦樂的，他們自己的經驗，因之擴大起來，這種影響是研究社羣所想不到。
- (三) 知道了古代偉大的同高尚的人物，就會生出一種模仿他們的意思，而且使得惡人所做的惡事覺得可怕。

(四)我們可以使個人來代表社羣，所以研究個人的特性同經驗，事實上同研究社羣的特性同經驗一樣。

主張傳記的人，當然特別注重仔細選擇的必要。研究的單位，個人比較個人所屬的社羣來得簡單。這並不是說，個人的本身一定是簡單的，或者有興趣的，或者說假使是簡單的，而且有興趣的，他是一個好模範，應該放在兒童的面前，或者是他的社羣裏面一個好代表。

各國當然包括他自己的領袖同英雄。大部分國家亦包括至少一部分世界有名的，或者世界叱罵的人物。這種人物差不多是一種有特權的材料；適用到兒童的智識上，究竟應該屬於那一類人，大家不盡有一定的見解。關於其他各種材料的選擇，最普通的顯著標準就是那種天然興趣的原理，或者文化分期的原理所供給的。所以對於十歲或者十一歲以下的兒童往往多講那類具有野蠻天性的人——穴居的人，紅印度人等等——同各種具有『做事』天性的人，尤其是匪盜，海賊，冒險家，探險家，開闢的人，軍官，同君主。有時亦承認美術家，發明家，建築家，大工業家，同其

他比較不很冒險的『做事的人』而且有時亦偶然提及著作家，傳道者，慈善家，哲學家，教師，同專門的學者。大體說起來，總是要求『許多的活動』而所謂活動往往包括那種可以觸目驚心的活動。材料同研究的方法，往往超出純粹的傳記範圍以外。假造的事可以同真的人聯起來，真的事可以同假造的人聯起來，事同人可以統是假造的。重要的條件就是利用以傳記體敘述的故事。這樣說起來，要構造一種專門在假定的兒童興味範圍裏面活動的人物，是很做得到的。人物的本身就可以是兒童，而且很容易給他們一種地位，在這種地位裏面，他們可以沒有『成人的羞恥』而且可以不會溢出他們相當的範圍去做他們全部的事業。對於十一歲或者十二歲以上的兒童，所有材料同方法普通就是格外傳記的。但是活動還是重要的原理。

初習傳記大綱的時間，長短很不相同。在法國到第三年的末日就完了。在英國往往到第七年的末日方完，有時到第八年的末日纔完。在美國有許多課程表到第六年的末日纔完。在歐洲同美洲，偶然間亦有人要求將傳記的講授延長到中學校。在課程表裏面，民族的領袖同英雄同其他有關係的人物，恐怕比普通人所想

到的來得不十分容易明瞭，而且不十分有趣。表現這種人物的時候，往往如此的抽象，所以兒童所得的，除了模糊不明的形容詞同廣泛的概括論調以外，很少可以令人生出同苦同樂的感想。假使所有表現統是實在的，假使所有人物統能够描寫的同真人一樣，那末恐怕有許多課程表統應該經過一種根本的改訂。那種戰爭，殘殺，同其他物質上激烈舉動的故事——在現在還有時觸動兒童的感情——假使實在表示出來，恐怕要格外的觸動他們，而且有一部分其他的故事所表示的教訓，恐怕在道德上很可令人懷疑。

要達道德的同愛國的目的，我們自然而且正當的特別注重『天才很好的』而且『志向高尚的』人。普通的原理就是『假使我們同跛者同走，我們就學得跛足，』同『假使我們同貴人往來，我們就學得他們的體態。』普路他克說：『我將最好的同最偉的人的高尚肖像裝滿了我的心。』普通以為用同樣人物的肖像裝滿了兒童的心，而且使這種肖像為適合同規定日常行動的原動力，是學校中講授傳記的最高的目的。要使學生『覺得這種英雄的人物不是他不能接近的那種傳奇

的幻想，實在是日常實用生活的事實同勢力。慢慢的，他會覺得他實在受過去大人物的恩惠，而且慢慢的覺得歷史上各個英雄好像他的鄰人一樣同他很接近，並且構成他全部精神生活上食料的大部分。他受了這種永久的偉大的泉源涵養以後，就生出一種遠大的識見同道德的精力，使他在他的職業範圍同勢力圈裏面有一定的力量同目的，成一個真正爲人類造福的人。做教師的人能夠給他那種向上的思想，使他明白在他自己事業同義務的範圍裏面，祇要能夠有膽量，有氣度，簡樸，實在，文雅而且高尚，亦可以同他們一樣的英雄；這是一件很好的事體。總之，要能夠將他自己的行爲穿上英雄的衣服，有需要英雄血力的時候，要能夠不畏縮。」〔註二〕

有許多傳記講給兒童的時候，當然可以提倡這種理想。即使戰爭殺戮的故事亦可以如此的規畫起來給兒童一種膽識，忍耐，愛家同愛國的重要教訓。恐怕大部分兒童因爲他們自己智識有限的緣故，從一種不同的結果裏面救出來。他們并不去作合於論理的應用。他們所帶去的往往不過一種模糊影響的印象，覺得過去有某種人物或者是莫明其妙的好，或者是莫明其妙的壞，似乎蠢笨，大體上不十分

有興趣，可以使人去模仿他們。這是有時很幸的。歷史上有許多實例放在兒童的面前，倘使真正了解他們而且真正存在心裏，恐怕一定要妨礙教室中的訓練。一個學生假使真要模仿他們，那末因為不合他的社會環境的緣故，恐怕一定要被學校開除了，而且將來或許走進監獄裏面去。『大人物的傳記』往往『使我們記得』『要使我們生活高尚』的方法就是反抗當時的習慣。假使比較的少數學生在學校裏得了那個教訓而且在一種不合的方法裏面應用起來，這並不是實例的過失。有少數學生果然學了那個教訓，而且早早承認因為誤解的緣故，將一種狀況加以救濟。即使那種純粹現行道德上顯然很好的實例亦不是常常完全可以仿行的。例如華盛頓同他的小斧那段故事，我們曾經知道他產出可悲的結果。這段故事果然曾經激起一種兒童去做一種下流的事情，想同華盛頓一樣得一個說老實話的機會，而且想同他一樣的得獎。有許多兒童曾經去實驗這件故事，不料所得的待遇同華盛頓所得的如此的不同，所以引起了他們去懷疑究竟誠實是不是最好的政策。〔註三〕

傳記上道德的同愛國的目的，無論如何危險，是應該提倡的，不過教師的責任

如此的重大，所以應該用所有的力量去排除危險。

傳記上代表的人物在學校裏面所講授的幾乎始終是同歷史的「偉人原理」有關係的。一般的觀念在加來爾所說的那句名話裏面很可以表示出來就是「這個世界裏面人類的功業史，根本上就是這個世界裏面建功立業的偉人史。」〔註四〕古生 (Cousin) 的話所表示的尤其簡潔，他說「偉大人物綜括而且代表人類。」〔註五〕此地所指的關係，或者可以指一個偉人同他的時代的關係，或者可以指一個偉人同後世的關係。當我們以傳記做一個渡到歷史的橋梁的時候，我們普通總是特重前一種關係。我們的意思就是要將個人如此表示出來，能够去代表他們所生存的那個時代。

因此就引出一個多年未決的爭點來。所謂偉大，普通是同聲名有關係的。但是據道德學者所下的定義看來，偉大人物可以完全得不到聲名，而聲名很可以同道德的或者甚至知識的偉大沒有關係。用什麼來決定聲名呢？據聲路斯脫 (Callista) 說，這是命運的偶合，不是價值的衡量；據加多 (Cato) 說，這是偶然遇到的那個做事

的地方；據福比斯克斯（Vopiscus）說，這是偶然遇到的那個著作家的天才。〔註六〕

一個人有聲名，往往並不是因為他能够包括他那個時代的特性，但是因為他並不能包括他們；不是因為他能够代表當時的人，但是因為他並不能代表他們。而且往往在當時無名的人，到了後世反而有名起來。對於有名的而且偉大的人，我們一旦要描寫他們的偉大，我們立刻就將他們同其餘的人分開當作例外看。他們超出人類的上面，好像高山聳立平原的上面一樣。布爾道（Bourdain）說：『假使一個地理學者描寫地球的全部，僅僅提及最高的山峰，你以為對不對？』〔註七〕要根據偉人原理去描寫人類，充其量同這個地理學者描寫地球差不多。

可以做代表的狀況同事實，有時當然能够集合附麗於民族的領袖同英雄。但是大體說起來，這類集合的方法愈是有力，愈是不能表現那偉人原理。例如有許多主張偉人原理的人常常說起兒童能够從華盛頓的傳記裏面識得所有他們對於美國革命應該知道的東西。這種主張反而加了一種限制在華盛頓同美國革命的研究上。一定要說了許多同華盛頓沒有直接關係的話去表現美國革命，而且一定

要說了許多同美國革命沒有直接關係的話去表現華盛頓。結果往往是一種勉強的集合使得華盛頓同美國革命同樣的模糊。倘使我們使傳記變成格外傳記的，倘使我們以人附事，不以事附人，倘使我們研究人的時候，我們先當他們作人看，那末大體說起來，傳記這種東西是能够變為格外歷史的。例如美國的革命就是華盛頓自己亦決不是一個包羅萬有的中心，能够使我們明白這次運動。革命時期裏面亦並沒有其他英雄可以綜合當時的特性使他的生活成為當時的生活。當時有許多領袖，而且有許多不同的見解。當時有力的見解是什麼？主張這種見解的是何人？奮鬪裏面重要大事是什麼？同這種大事有關係的是何人？有奧底斯（Oss）亞丹斯（John Samuel Adams）漢可克（Hancock）黑稱生（Hutchinson）佛蘭克林（Franklin）迪金生（Dickinson）漢密爾頓（Hamilton）亨利（Patrick Henry）耶佛生（Jefferson）華盛頓比脫（Pitt）格蘭維爾（Greenville）諾斯（Lord North）同喬支（George）第三。他們是怎樣一類人？他們是從什麼一種家庭裏面出來？他們享有什麼一種教育的利益？他們在社會裏面的地位是什麼？他們本身的特性是什麼？

麼？他們的職業是什麼？他們的私人生活是否成功？他們是否好鄰舍？他們是否夤緣奔走的人？他們曾否服過公家的職務？他們的朋友是何人？他們的敵人是何人？他們本身的爭執同憂憤是什麼？到了這一點，我們的目的無非在於要知道他們的爲人，要想念他們好像想念我們自己的朋友一樣。當我們向到革命的原理同行爲，而且遇到我們相識的人的時候，有一部分人在這一邊，有一部分人在另外一邊，活動的全部分對於我們就很近人情了。我們在英國同殖民地的衝突裏面看見許多相反的原理，同時亦可以看見相反的個人志趣，興味，希望，同野心。我們看見在主張原理的同反對原理的人裏面有一部分人失敗，一部分人成功。

以人附屬於大活動同大事情這個原理，無論在那一個年級裏面統可應用。在學校課程開始的時候，教師要想應用這個原理，可以將那種決定擇人的事實完全不要，可以專門注意純粹個人的特性，同時仍舊可以預備將來研究事實的時候去明瞭事實的本身。再進之後，在中學校裏尤其如此，可以從這種個人的研究很有利益的去正式研究各種活動同時期。例如同中學生研究美國的革命，可以叫一個學

生用上段所提的問題去研究奧底斯這個人，叫另一個學生去研究亞丹斯，如此一直下去。二次或三次可以將全部名單研究完了。對於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三〇年間的偉人以及一八六一年前後的偉人，統可用同樣的方法去研究。對於歐洲史的大運動亦可用同樣的方法。不過這種研究當然要利用事實，不能利用小說。那種爲達道德的或愛國的目的起見，因而被人割裂的人物在正當的歷史目的上沒有什麼功效。

還有一層，以人附事的方法，比以事附人的方法格外能够暗示一個相稱的觀念，同排列傳記表示繼續的可能。要培養一個相稱的觀念，必要選出那種特別的同重要的狀況同事實，而且要如此的去研究那種同事實有關係的人將各種特點表示出來。要發展一種繼續的觀念，必要利用有互相關係的故事，而且在各個故事裏面要利用有互相關係的事實。這種條件在學校課程表裏面的傳記大綱難得可以應付。即使所選的人物從歷史的觀察點看起來雖然重要，但是所選的故事往往沒有多大的聯絡。往往不能將所有材料聯絡起來成一篇繼續的故事。例如八人委員

會所定的計畫——這是可以代表一般傳記的計畫的——小學一年級稍稍研究一點斯頓提須 (Miles Standish)、色莫色脫 (Samoset)、同斯昆托 (Squanto)、華盛頓。第二年再研究了一點華盛頓、利 (Richard Henry Lee) 同『南北戰爭英雄的事選』。第三年研究其他時代的英雄，約瑟、摩西、大衛、又利色斯、亞力山大、星星那都斯 (Cincinnatus)、何拉舍斯 (Horatius)、退爾 (William Tell)、羅蘭、加紐脫 (Cnut)、阿爾佛來 (Alfred)、白路斯 (Robert Bruce)、約翰 (Joan of Arc)、黑龍 (Harroun)、同哥倫布 (Columbus)。到了第四年學生稍稍正式的去研究美洲的探險家同殖民家，但是還是從拉色爾 (La Salle) 就一跳到華盛頓同佛蘭克林。在第五年級裏面，他們讀一點從美國史裏選出的傳記故事，從亨利 (Patrick Henry) 起到林肯同利 (Robert E. Lee) 止，但是不能暗示一種繼續的故事。假使要用傳記爲一種歷史的真正預備，那末這種辦法仍舊有許多改良的餘地。

〔註一〕愛彌爾，配恩譯本，二百十五頁到二百十六頁。

〔註二〕康普，歷史方法大綱，二百六十七頁。

〔註三〕這句話是根據數百教師的證明。著者自己尙還記起八歲的時候，試驗這個故事的情形。

〔註四〕英雄同英雄的崇拜，一頁。

〔註五〕布爾道 (Bourdeau) 在歷史同歷史家中所引，十七頁。

〔註六〕布爾道，同上所引，二十頁。

〔註七〕布爾道同上，十四頁。

第七章 社羣的研究

自從十七世紀以來發生的那種傳記同歷史的區別，並不是要將個人的研究同社會的研究完全分離。差不多所有我們所承認的歷史著作，從希羅多德到現在，統是部分的傳記的。他們的大部分統不免受人家的非議，以爲他們用比較少數世界上所謂大人或名人來代表人類。君主，將軍，教皇，主教，及其他教會裏面同國家裏面的官吏，繪畫家，雕刻家，建築家，同其他『偉奇事業』的創造家，遇到公共大事的演說家，對於公共大問題的著作家，當然統是曾經描寫過。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比較的輕重同一般的觀察點。近世所謂傳記，原來以描寫真正個人爲目的，敘述他對於社羣的功業或罪惡，以便明白他這個人的重要。至於歷史原來以描寫社羣爲目的，而且述明個人的行爲，意見，同特性，目的本來在於表明或說明羣的狀況同活動。但是近來有許多傳記以說明『生活』同『時代』爲目的，亦有許多歷史——尤其是較小社羣，如鎮城，州的歷史——將『時代』減到一種傳記大綱叢輯的地步。

當歷史第一次走進學校課程表裏面的時候，他大概表示他自己爲一種政治

的同軍事的記載。領袖同英雄表示得很特出，因為政治同戰爭總要產出『特出的人物。』但是觀察點並不是故意傳記的。所描寫的生活是羣的生活，就是民族的，王國的，帝國的生活。這種歷史不但是一種普通歷史家所著作的歷史，而且是一種容易組織同容易用敘述體排列的歷史。而且，這是一種包括許多最重要事實的歷史。

但是差不多最初對於學校的歷史就有一種眼光放大的要求。可美尼厄斯曾經大聲的提出這種要求過。後來改革家屢次的提及，而且到了十八世紀的末年在學校課程表上開始有了一點印像。十九世紀初年的狀況，稍稍有點不順利。拿破崙戰爭同新的愛國精神使得政治的同軍事的歷史格外根深蒂固的建設起來。後來用傳記去研究歷史這個方法發達了之後，以行動同奇異爲主，使讀者的注意固定在政治家同軍事家的身上。但是同時有一種不同的學校歷史材料發生了。這條路是在十八世紀中葉的時候福爾退爾(Voltaire)開出來的。他的路易十四的世紀一書，爲歷史著作裏面描寫一時代全部生活的第一次計畫。他的風俗論(Essais sur les Moeurs) 將沙立曼以來到路易十三止，歐洲道德的，社會的，經濟的，美術的，同文學

的生活描寫出來，爲產生真正文明史的第一次計畫。在德國方面，文克爾曼（Winkelmann）根據上古的美術去研究希臘人的心；黑倫（Heeren）追溯商業的發達；莫色（Moser）在他的奧斯那白路克（Osnabrück）史裏面，供給一個社會史的模範，而且偶然之中發見了農民。海爾特（Herder）研究民族的靈魂，而須羅色（Schlosser）在他的世界史裏面，去研究世界的全部。當一八三〇年加來爾問『誰是最能爲人類造福的人，究竟是在加尼（Cannae）同脫拉西米尼（Trasimene）戰場上戰勝的人，還是那個第一次鍊出鐵粗的無名的窮人』的時候，無名的窮人在歷史著作裏面已經佔了許多的地位。加來爾想擴充他。他說『自古以來』歷史家太是『偏愛上議院，戰場，甚至君主的前室，』忘卻了其餘的世界，『開花同彫零，不問大戰爭的勝負。』一個不同的而且較高的觀念，到了現在將發生了，而且到了這個時候『那班祇看見王宮同戰場不看見其他世界，同那班祇敘述如何訓練及鎗斃兵士，如何這一個政府中魔術家鬪勝了另外那一個，……這班人統要多多少少成爲有用的官報記者，但是不能再稱爲歷史家了。』（註一）

雖然加來爾後來的著作忘卻了這幾句大膽的話，而且他從一八四〇年後所著的歷史，就是他在一八三〇年時所痛罵的那種歷史，但是麥可來卻比較的始終一致。麥可來在一八二八年出版的歷史論裏面，曾經描寫出一個完全無缺的歷史家，他說他『將王宮，軍營，同上議院表示給我們。但是亦將民族表示給我們。他對於軼事，奇習，同常聞的話，祇要他們能夠說明法律的，宗教的，同教育的作用，而且能夠標明人心的進步，決不因爲他們太微小了，不去注意他們。他不但描寫人類，就算了事，他一定要使我們去明白他們。習慣的變化要說明的，但是不僅僅用了幾句概括的話或者幾句從統計表中撮出的文字去說明，而且要各方面最相當的印象去說明。』〔註二〕麥可來很能夠將這個觀念在他的英國史裏面實現出來，這部書的最初二卷是在一八四八年出版的，這部書大受世人的歡迎，大部分就是原於他能夠實現他的觀念。這部歷史後來用文明各國的文字翻譯出去，各階級中人統去讀他。著者所得的許多證明書裏面有工人會議所議決的一個謝意的表決，『因爲他著了一部工人能懂的歷史。』〔註三〕

在德國學校歷史講授裏面，歷史家地平線的擴充，大約在一八五〇年的時候開始看得出來了。韋伯 (Weber) 的世界史教科書 (Lehrbuch der Weltgeschichte) 在一八四七年出版，是一種實際上學校教師的著作，而且是從他當歷史教師的事業裏面發生出來。這部書表示在廣泛的大綱裏面能夠綜合美術的、文學的、科學的、宗教的、哲學的，同一般文化狀況的歷史，而不致忘卻了政治同戰爭。這部書四十年間出版二十次，而且成爲無數學校教科書的基礎。美國大部分通史的教科書好像亦以這部書爲最好的模範。

大約當一八六〇年的時候文明史 (Kulturgeschichte) 這種東西開始爲一般人所主張了。那一年皮特曼 (Biedermann) 出版了一本四十五頁的論文，書名學校中歷史的講授，他的缺點，同補救方法的提議。皮特曼所見到的缺點就是歷史僅僅包括一種事實的連續，歷史的方法僅僅是敘述。他以爲這種歷史僅僅訓練記憶而且裝得太多，弄得混亂不明白。這種歷史幾乎完全使學生居在被動的地位。他問「學校裏面的歷史應該僅僅描寫各種行動同行動的大人物，還是應該說明一個

時代或者一個民族的一般狀況，應該僅僅或者大部分研究外表的，所謂政治的歷史（戰爭，和約，征服，行省的分配，攝政者，軍官，外交家等等），還是並應研究民族的精神生活，應該僅僅依事實的次序敘述下來，還是應該根據他們組織上的關係去敘述？〔註四〕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就是學校中的歷史應該是一種文明的研究。

在德國方面，從此以後文明史的主張激起了繼續的而且有時憤怒的討論。文明史這個名詞很難下一個定義。在學校教師眼中看起來，普通所謂文明史就是文明上非政治方面的事實的描寫。在歷史家眼中看起來，文明史是一種心理學同社會學的融合，一種社會覺悟的，社會心的，社會靈魂的研究。蘭普來克脫（Lamprecht）爲主張後一說的領袖，曾經宣言政治史所研究的僅僅是蘭克（Ranké）所說的那個『然』——『這是怎樣遇到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至於文明史所問的是『所以然』——『這是怎樣出來的？』（wie es eigentlich geworden）一種的方法是敘述的，另一種的方法是發達的。〔註五〕單就學校中的講授而論，一件顯著的事實就是在十九世紀最後二三十年間歷史課程的範圍慢慢的擴充了，一直到

了德國同其他諸國統承認文明上非政治的方面至少爲學校通史上不可缺的一部分。現在世界各國統特別注重社會的同經濟的歷史，而且有一個提高普通人同普通生活的趨向，在美國尤其如此。

上面所述學校中歷史觀念的變遷，反照一般世界上政治的，社會的，同經濟的變遷。民主精神——同一切機會平等的觀念及全體安寧的觀念——的發生，當然要將對於舊式的領袖同英雄那種興味移到一般的人類同改良人類的人同方法上去。工業的革命創造了一個新世界，而且第一次將過去工業生活的重要給與歷史家。一個結果就是歷史的經濟解釋，在『世間日常苦工裏面』去尋人類發達的解釋，不到『天上浮雲』裏面去求解釋。一種新的工業狀況要求一種新的工業教育，而且引起一種全部教育制度的重新研究以及一種變更的要求。有時這種變更幾同革命無異。一種新的社會覺悟同新的社會效率的觀念發達起來了。因此學校中講授歷史的目的就是要使大家明白進步是從合作而來的，合同做事，想到社會的安寧。歷史的目的同其他科目一樣，在於使學生受一種社會化，抵制青年自然的自

利的天性，表明沒有人可以單獨的生存，各人必要爲他人而生活，纔可望自己生活的改良。所有這種種勢力當然統向到羣的狀況同活動的研究。學校中的歷史並沒有人叫他來使我們真正明白社會的世界，但是我們現在社會的覺悟，好像引導我們向那個方向去。

全部羣的生活的研究，當然比在政治同戰爭裏面所表示的那種羣的生活的研究來得難。政府代表——有令人服從的權力而且能執行這種權力——所指導的活動，有一種統系同繼續，比較的容易研究。我們可以描寫他們，不必十分注意發施命令的或者服從命令的那一羣人的特性。我們要觀察羣的生活，我們先有解剖羣的必要。沒有人羣是完全一樣的。就是在一個小羣裏面，在一個家庭裏面，可以有大不相同的能力，志趣，興味，行爲，同性質，這是人人知道的。羣愈大，不同的地方愈多。

『英國民族包有惠爾斯人，蘇格蘭人，同哀爾蘭人，羅馬舊教的教徒布滿全世界，除宗教外，沒有一樣相同。世界上沒有會員習慣完全相同的組織。同一個人在同一個時間裏面可以做幾個羣的會員，在各羣裏面他有同其他各羣裏面不同的伴侶。一

個法國種的加拿大人隸屬於英國，羅馬舊教，說法國話的民族。〔註六〕

要研究無論那種大社羣公有的特性是一件複雜的事業。普通的趨向往往以爲羣中一部分人特別實行的習慣可以代表羣的全部。這一點在研究各種民族裏面尤其特別的顯著，因爲民族這種東西在學校歷史的講授裏面最是常見。我們常聽見美國人愛大力的銀幣，德國人愛科學的真理，法國人愛人道主義，英國人堅持到底，蘇格蘭人沒有諛諧的意思，西班牙人在今日決不做可以延到明日再做的事體。有人主張這種顯著的民族特性在歷史講授裏面應該當做重要的事實，而且應該明明白白的印到學生的心上去。例如描寫倫敦的雨夜，一個馬車夫危坐在車箱裏面，態度鎮定，忘卻了狂風大雨，雷同電，好像在天朗氣清的時候一樣。照一個有名的美國教育講師的意思這就是英國，這就是英國偉大的原因。

對於這種武斷民族特性的反對，不但因爲他們以羣的一部分的特性去概括羣的全體，而且因爲他們沒有提及其他民族的特性。愛錢當然不始於美國而且不是美國國民所獨有的。假使美國要錢的人比歐洲人來得活動，這或者無非因爲大

西洋這方面的錢比那方面來得多。當然有許多不是德國人愛科學的真理，有許多德國人不愛科學的真理；有許多不是法國人愛人道主義，有許多法國人不愛人道主義；有許多不是英國人堅持到底，有許多英國人不能堅持到底；有許多不是蘇格蘭人缺少詼諧的意思，有許多蘇格蘭人並不缺少；有許多非西班牙人因循敷衍，有許多西班牙人並不如此。以馬車夫來代表英國是一種有力的代表方法。但是這種推理對於無論其他的國家統可以根據同樣的情形去重複他。在巴黎，在莫尼克，在柏林，甚至在紐約同芝加哥亦有馬車夫危坐在車箱裏面，態度很鎮靜的去過夜同狂風大雨。

現在實行研究社羣的學校當歷史課程開始的時候往往從家庭着手，再到學校，再到學校所在的社會。兒童所用的材料同方法大體比較傳記的方法來得簡單而且容易明白。這種簡明的舉動有時達到極端。對於六歲的兒童有時就正式教他們在桌上吃飯，在牀上睡覺，有父母，姊妹，兄弟，朋友，同玩具。教室的經驗，學校的操場，學校的組織統貢獻一種羣的狀況，活動，同關係的著例。學校以外的社會可以從研

究服務社會的個人入手，或者從研究同近鄰有關係的特種職業、藝術，或者工業入手。關於第一點，可以依次研究榨牛乳者，雜貨鋪的書記，清道夫，掃垃圾者，郵差，醫生，慢慢的將範圍擴大了，使兒童明白社會中的階級，而且給他們以種種觀念，如職業，工業，商業，風俗，同習慣，食物，衣服，娛樂，同其他可以說明羣的生活的東西。關於第二點，可以先從學校附近的工廠入手，或者學校附近許多人賴以生活的工業入手。在一個小社會裏面往往有一種蔭蔽的經濟利害。可以大部分以油，或煤，或麥，或芋，或玉蜀黍為富源。這條路於是完全明白了。在一個大社會裏面問題比較的複雜，因為經濟的利害更是不同，但是選擇什麼同附近家庭有關係的東西那個原理仍舊是可以應用的。

這種不但同現在社會中羣的狀況同活動有關係而且同過去社會中羣的狀況同活動有關係的實質的材料，在小學一年級裏就可以應用起來。我們可以如此的去選擇他們而且研究他們給一年級的學生以種種變化的，繼續的，而且，偶然之間，史材性質的觀念。例如對於住在曼海敦 (Manhattan) 島上的兒童可以先叫他

們去注意學校附近各種顯著的進步，舊建築消滅了，新建築造起來了，附近人家的移進來同移出，商鋪的閉門同開張。這種種現狀暗示許多問題將兒童帶到一個時代，那時沒有同我們現在所見的建築物，那時沒有商鋪，沒有電車，甚至沒有街道；那時並沒有同我們自己一樣住在島上的民族。那時島的形狀如何仍舊可用島上的荒土來表示他。此外並可用圖畫或沙盤來表示他。兩課或者三課就可將島上白種人研究完了去研究從前紅印度人的職業。大部分一年級的兒童曾經聽見過紅印度人。假使問他們怎樣知道曼海敦島上曾經有紅印度人住過，他們有時回答說他們曾經聽見過紅印度人的故事，有時說他們實在看見過紅印度人所用的弓箭同戰斧。這種古物的名單很容易推廣的。第二步就是要描畫紅印度人的生活：住室，食物，工作，遊戲，武器，器具，裝飾品，衣服，塗面。應該舉行一次博物館的參觀。在教室中應該有照片同模型。兒童自己能够構造一座紅印度人的住室，模仿紅印度人簡單的工業。讓他們從這種住室方面發見紅印度人在這種住室中的生活問題。他們怎樣睡覺？怎樣坐？怎樣進出？怎樣吃飯？在冬天怎樣取煖？食物放在何處？在何處烹飪？讓

他們用同樣的方法去研究住室以外的職業，獵，漁，園藝，常常不忘記曼海敦島的本來面目，四周圍的水，植物，禽獸同魚。最後再同兒童談談紅印度人對於他們自己所談的故事。

到了這一步為止，我們所研究的幾乎完全是狀況。紅印度人傳述中的事實是晦暗而且大部分是不會有的。有人以為紅印度人生活的狀況曾經同兒童自己生活的狀況比較其異同的地方。我們現在向到事實方面去，就中第一件而且最大的一件，就是白人的進來。在這一步我們沒有機會提起歐洲或者提起怎樣歐洲人發見美洲那個問題。我們可以讓白人在兒童的幻象裏面突然爆發，好像他們在紅印度人的幻象裏面爆發一樣。理想的辦法應該將全班學生帶到河邊大馬路（Barryside Drive）根據須愛（Jet）所述的話照哈得生（Hudson）進行的路沿河而上。應該同兒童說明須愛這個人是在那裏的。（註七）除須愛所述的故事以外，並應加上紅印度人自己所說的同後來一個白人筆述的故事。（註八）

紅印度人同白人的接觸暗示許多對於兒童有興趣的問題。他們怎樣能够互

相談話？白人第一次沿河而上的時候，想知道什麼東西？他們做什麼符號？紅印度人回答的符號是什麼？紅印度人有一種真正的語言文字麼？他們的語言文字像什麼？所有材料或者直接由古代著作供給出來或者由這種著作推想出來。（註九）再叫學生去注意白人所說的紅印度人的外貌同習慣，而且叫學生明白我們對於曼海敦島上紅印度人生活的大部分知識，統由這種記載得來。

自從荷蘭人殖民於島上以後，另外一篇生活史又開端了，亦可用上面所述研究紅印度人的方法去研究他，再加上一點可以說明荷蘭人同紅印度人關係的事情，同可以表明荷蘭人同紅印度人生活上異同的事情。英國人的進來，亦可用研究荷蘭人進來的方法研究他，隨再研究最初紐約的生活，其方法同研究荷蘭人同紅印度人的生活一樣。一個聰明的教師能夠將這三方面的情形在一年裏面就同學生研究完了，而且能夠將他們連成一個繼續不斷的故事。

對於在低年級開始讀傳記在高年級達到社羣研究的兒童，可以授以比較複雜的工課。假定一個地方以玉蜀黍爲出產的大宗，以製造帚簞爲最重要的工業。一

大部分的居民統以種玉蜀黍，買賣玉蜀黍，同製造箒箒爲事，在學校中許多兒童統預定將來從事於這一種或那一種職業。那末我們的研究可以從產生玉蜀黍的那一羣人入手，種植同收穫的狀況，玉蜀黍的外觀，運入市場的方法，同售賣所得的金錢。我們要注意出產玉蜀黍的人有許多餘暇。他們每逢星期六的下午羣集於公共的十字街頭，除了沉湎他們社交的天性以外，顯然沒有別的目的。每逢星期一他們又成羣結隊的進城做買賣。這種生意好像是有利益的。銀行的往來存款如此的普通，所以存款的利息早已停止了。我們再從出產的人去研究買賣玉蜀黍的人，買進的，貯藏的，同賣出的狀況，於是再去研究製造箒箒的工廠，工人所用的機器，同製造品。各羣的互相關係，同地方的關係，同地方以外世界的關係，統容易說明的。有一次少數的買主想屯積居奇。玉蜀黍的價格從美金九十元一噸飛漲到二百元一噸。鄉下農民非常滿意。工廠方面亦將箒箒的價擡高了。箒箒的買主是不滿意的。一部分做買賣的人同工廠的主人開始到別國去求原料。有一個人發見波喜米亞 (Bohemia) 的玉蜀黍，而且運進一批貨，所費每噸不到美金一百元，並希望後來能够再運

進所費每噸美金六十元的貨。因此在國會中代表出產玉蜀黍地方的議員提出一個議案，規定玉蜀黍的進口稅，以便保護美國的工業。即此可見僅用玉蜀黍一種東西可以解釋許多社會的，經濟的，同政治的狀況。

學生既然明白現在羣的狀況同活動有賴於玉蜀黍，他們就可明白過去羣的狀況同活動有賴於玉蜀黍或其他的出產品。我們曾經說過，這種步驟對於歷史觀念不免有點混亂的危險。我們有一種天生的趨向將現在的環境帶到過去。對於現在的覺悟愈深，這種遷移的趨向愈強，當教師特別注重——普通往往如此——過去同現在種種相同的時候，尤其如此。種種相同的地方固然應該注意，但是亦應該以注意過去同現在的異點去矯正他們。

上面所述的這種規模較小的社羣的研究，可以沒有多大的困難得到連續的見解，同連續的顯著的發達敘述。大規模的社羣的研究，單就民族的生活而論，不必提及人類全部的生活，那就完全一件不同的事體了。我們的觀察點對於一般的歷史的應用是限於一部分民族的，尤其是限於皇古的民族，因可用的材料不充分。

一部分國家的日常生活我們差不多絕對的不知道。對於另外一部分民族反因材料太多，所以觀察點的應用亦是有限。文明史所研究的是一個概括的社會靈魂的思想同感情當然不能在小學校同中學校中講授的，而且一大堆的事實去描寫一串的圖畫，不能得到結合，次序，聯絡，連續。

皮特曼見到這個困難而且想去應付他。從十歲的兒童起，他主張將德國史綜成十二個文明圖畫如下：(一)耶穌紀元初年的德國人；(二)佛蘭克(Frank)王國，五〇〇年；(三)加羅林朝(Carolingian)王國，八〇〇年；(四)十世紀的德國君主；(五)十二世紀德國君主的衰亡；(六)十四世紀各地諸侯的勝利；(七)改革的開始，一五〇〇年；(八)宗教戰爭的結束，一五五五年；(九)西發利亞和約，一六四八年；(十)佛來特力克第二，一七四〇年；(十一)帝國的終結，一八〇六年，或維也納會議，一八一五年；(十二)現代的狀況。這個計畫是要使每個圖畫成一個社會狀況的很詳細的代表，而且要從這個圖畫回看前一個圖畫渡過各個空缺，注意他們的不同，再在中間的時代裏尋出這種不同狀況變遷的原因。(註十)

皮特曼的計畫將選擇材料的問題弄得簡單了。這種計畫以一定的材料供給學生，而且尤其重要的就是超出徒然記憶以外給他一種材料去做一點事體。事實上，德國的批評家曾經非議這個方法，以爲他給學生所做的事體太多，而在學生的自動上面加了一個不合理的壓迫。還有一層可以反對的，就是聯絡圖畫的方法並不能獲得真正的繼續。

此外有許多不同的組織材料的方法曾經有人提出過。文化的狀況曾經有人根據文化分期的原理所提出的次序去研究他們。這個計畫將在同一發達步驟裏面的民族集合在一處，不管他們時代同地理上的異同，這個計畫對於學生的歷史觀念恐怕是所有計畫裏面最混亂的了。社會發達的特種形式曾經單獨提出在各學年裏面分別研究——一年講家庭史，另一年講機械發明史，又一年講智識生活史。這個計畫有一個優點就是能夠將各種特別的發達依次排列起來，但是對於各種特別發達間的關係——爲了解各種社羣的必要東西——未免犧牲了。

對於全部分歷史的組織，包括文明中政治的同非政治的原動力在內，不能沒

有一種周密的計畫去類別事實。對於各種制度曾經有人提出一種謹嚴的見解。美斯(Mace)教授說：『我們將無論那種民族的生活研究一下，我們可以看出所有文明民族史中共同的永久的特點。有五個顯著的方面可以尋出來：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工業的，同社會的方面。這幾個方面再可以區別起來，因為各方面有一個大組織，叫作制度，這個方面就附麗在制度的四周圍，他的目的，工作的方法同機器，統是特異的。對於政治的觀念，中心制度叫做政府；對於宗教的觀念，中心制度叫做教會；對於教育的同文化的勢力，中心制度叫做學校；對於工業的生活，中心制度叫做職業；對於社會的習慣，中心制度叫做家庭。』他說『這五條發達的線是穿過一個民族生活而動的，而且是一線繼續的，所以他們就是研究民族組織的線索。』（註十二）

關於歷史的組織據蘭格羅 (Langlois) 同塞諾波 (Seignobos) 二人所主張的類別還要明白，他們的類別是以『狀況的性質同活動表現的性質為根據的。』茲列如下表：

(一) 物質的狀況：

(1) 身體的研究：

(a) 人類學(人種學)解剖學同生理學,各種變態同病理上的特點。

(b) 人口學(人數,男女性,年齡,生育,死亡,疾病)。

(2) 環境的研究：

(a) 自然地理的環境(形勢,氣候,水,土壤,植物,同動物)。

(b) 人爲的環境,森林(種植,建築物,道路,器具等)。

(二) 知識的習慣(不是強迫的)：

(1) 語言,文字,(生字,章句法,語音學,字體)書法。

(2) 藝術。

(a) 石膏的藝術(產生的狀況,觀念,方法,作品)。

(b) 表情的藝術,音樂,跳舞,文學。

(3) 科學(產生的狀況,方法,結果)。

(4) 哲學同道德(觀念,格言,實踐)。

(5) 宗教(信仰,實踐)

(三) 物質的習慣(不是強迫的)

(1) 物質的生活:

(a) 食物(材料,烹飪方法,刺激品)

(b) 衣服同裝飾品。

(c) 住室同家具。

(2) 私人的生活:

(a) 時間的使用(沐浴,衛生,餐膳)

(b) 社交的儀節(葬同婚嫁,慶典,儀式)

(c) 娛樂(運動的方法同遊獵,遊戲同奇觀,社交的集會,旅行)

(四) 經濟的習慣:

(1) 生產:

(a) 農業同畜牧。

(b) 採礦。

(2) 製造，運輸同工業：專門的方法，分工，交通機關。

(3) 商業：交換同貿易。信用。

(4) 分配：財產制度，轉移，契約，分利。

(五) 社會的制度：

(1) 家庭：

(a) 組織，權力，女子及孩童的狀況。

(b) 經濟的組織。家產，遺傳。

(2) 教育同教訓(目的，方法，人品)。

(3) 社會的階級(分別的原理，往來的規則)。

(六) 公共的制度(強迫的)：

(1) 政治的制度。

(a) 君主(人品，方法)。

(b) 行政, 職務(戰爭, 司法, 財政等)。

(c) 選舉的權力, 議會, 選舉的團體, (力量, 方法)。

(2) 教會的制度(同樣的區分)。

(3) 國際的制度。

(a) 外交。

(b) 戰爭(戰爭的習慣, 同戰術)。

(c) 私法及商業。(註十二)

這種類別的方法, 雖然原備歷史家的參考, 對於學校教師, 亦是有用的。他能够立刻表明研究的範圍。他給我們一種選擇事實同排列事實的暗示。在美國學校裏, 歷史的研究在現在不能不跟了教科書而且不能不以政治的活動爲繼續的線索。但是加上其他的事實, 而且將他們在線索的四周圍組織起來, 做教師的人——至少在中學校中——對於社會是什麼, 社會的工作如何, 可以希望得一種見解, 這種見解的周密可以同歷史家的一樣。

〔註一〕史論。

〔註二〕論文三卷版，第一卷，三百零六頁。

〔註三〕古去，十九世紀中的歷史同歷史家，三百零一頁。

〔註四〕(Der Geschichtsunterricht in der Schule, seine Mängel und ein Vorschlag zur Abhilfe)

〔註五〕古去，十九世紀中的歷史同歷史家，五百八十八頁。

〔註六〕蘭格羅同塞諾波，歷史研究入門，二百三十九頁到二百四十頁。

〔註七〕古初美國史的原著，新內他蘭史，斯克力白那(Scribner)十六頁到二十八頁。

〔註八〕黑金生(Higginson)，美洲的探險家，二百九十頁到二百九十六頁。

〔註九〕新內他蘭史

〔註十〕皮特曼文明史方法的學校歷史教授，二十三頁到四十五頁。

〔註十一〕美斯(Mace)，歷史的方法，十一頁，十四頁。

〔註十二〕蘭格羅同塞諾波，歷史研究入門，二百三十四頁到二百三十五頁。

第八章 使過去成爲真的

無論我們對於歷史的觀念如何，無論我們對於講授歷史的目的何在，我們要在教室中使歷史成爲有效力的科目，重要的條件就是要使歷史帶有一種真實的空氣。這個條件的本身是很顯著的，而且，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幾乎繼續的印在教師的身上。就在今日這個條件，亦有無數說法，綜合起來，就是歷史這種科目應該使得他『宛然在目』同『栩栩若生。』普通所用的方法是很顯明的。要使過去成爲真的，就是去想像物質的狀況同事實，而且在我們自己心中重新產出決定那種狀況同事實的同樣心理狀態，或者被那種狀況同事實所決定的心理狀態。

對於真實的感覺，最有力的方法當然是真實的本身。格林 (John Richard

Green) 在他的諾曼底 (Normandy) 同諾曼底的人開宗明義章裏面說：『我們走過了諾曼底使我們對於我們歷史的時代比世界上所有書籍還要明白。』(註一)『走過了諾曼底』是少數人的特權，但是走過了一部分諾曼底是人人可能的。各地方至少供給一個地方的本身，本地地理的環境，本地的遺蹟，同本地的習慣。無論什麼

地方總有材料預備在那裏使本地的過去成爲真的。雖然一個地方可以對於一般世界並沒有遇到重要的事情。關係愈多愈好。對於世界史的前途，羅馬的七塊小山比美國學校交叉路口的許多小山來得好。但是所有同人類生活有關係的地方可以說統是歷史的地方。所有人類藝術同工業的出產品統是歷史的出產品。所有人類的習慣統是歷史的習慣。名譽的放射不是一個地方重要與否唯一的標準，甚至不是世界史的重要標準。無論那個地方的過去好好的使他成爲真實了，不但對於研究較大的過去的真實有一種感情上的貢獻，而且能夠供給特種的元素，爲重新建設較大的過去的材料。這不但各地方的教師同學生應該知道各地方的過去同現在唯一的理由，而且是一個充分的理由。

此地我們不必加以特別的說明。在歷史資料較少地方的歷史教師很明白歷史資料較多地方的歷史教師不應該而且或不至於不顧本地的資料。但是歷史資料較多的地方不見得比歷史資料較少的地方來得真實。要將歷史的知識建築在學生直接個人的經驗上，這一方面的必要不見得比另一方面的來得大。無論在那

一個地方，做教師的人不應該隨便偶然去利用本地的過去同現在，而且應該在本地的資料裏面去研究要點，可以使學生開始他那個向過去的旅行同旅行回來的終點。〔註二〕結果應該使過去同現在以及過去同現在的溝通加上一層真實的觀念。

——這種溝通，用現代教育家的話來說，可以使歷史有一種作用。

在許多地方，直接研究的範圍大大的擴充了，因爲有故意搜集起來的材料，故意保存起來的材料，或者故意構造起來去代表過去的真實。有博物館藏有各時代同各國真正的遺物，同遺物的模型。亦有花園，公園，紀念碑，藏有家具同內部裝飾的家庭，禮拜堂同其他各種不同的建築物，統能重新產生其他時代同其他地方所發展的，同應用的種種觀念。相傳有一個教師同學生詳細討論多利安式（Doric）的哀阿尼式（Ionic）的阿哥林斯式（Corinthian）的柱頭，但是並沒有發見，亦沒有引他的學生去發見他們自己的校門口就是仿多利安式的建築造成的，這種盲目的教師想來一定不多。大部分教師大概至少能够偶然的參考到這種材料。不過我們又要說這種參考應該是有系統的，而且要有恆的。

不過我們不能不承認這種材料並不是常常可以接近的。即使博物院有時亦不能反照出一個顯然歷史的用心來。他們的計畫往往爲便利看風景的人起見，不一定爲便利研究歷史的人起見。莫尼克地方的國家博物院，斯托克好爾姆 (Stockholm) 地方的北部博物院，同規模較小的道哀爾斯頓 (Doylestown) 地方麥色 (Mercer) 的搜集品，他們的排列統能够使看的人一步一步的跟歷史的發達走上去，所以許多看過的人沒有一個不羨慕他們。斯托克好爾姆另外還有一個戶外博物院，佔地約七十英畝，表示一個縮小的瑞典，有小山，有谷，有小河，有池，有森林，有田地，有牧場，有植物，有動物，而且還有格外有趣的東西，就是有各地方各時代的真正居室，內部有真正家具同穿上可以代表各地方同各時代衣服的僕役。現在道哀爾斯頓博物院的旁邊空地，亦有一部分同樣的布置。這種布置比較大部分歷史教師視爲滿意的博物院，格外來得有興趣。不過現在博物院的院長大概統能注意到教室中的問題而且願意盡他們的力量同教師合作。往往祇要請求一聲，他們就將陳設的東西暫時排列過，甚至暫時從他處借了陳列品來擴充本地的博物院。而且學

校的本身亦可以做一個本地古物的儲藏所，或者至少做一個將來可以成爲古物的材料儲藏所。(註三)

在本地方真實史料的考證能够而且應該用本地方以外的考證來補充。這一點當然提起了旅行他方這件事，而且引出了許多困難，這種困難在許多美國教師的意見中，是無法解決的。利用純粹本地的資料，所費時間已經很大。要利用本地以外的資料，更要加上一層金錢的支出。在歐洲方面要直接研究本地方同鄰近的地方，近來很是容易，因爲學校旅行爲學校正式課程的一部分，利用各種假期，而且鐵道旅費較低。雷恩 (Rein) 教授所主張的長期學校旅行大家統以爲有價值，因爲可以實地去觀察地理、博物、歷史同其他各種科目，而且亦因爲這種旅行可以使學生得戶外的運動，使學生得創造的同自由的精神，而且貢獻一種社羣訓練的機會，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得到種種同學校體育上所得相同的利益。在美國方面，情形比較的不好，無論那種學校旅行亦比歐洲來得少。學年平均比歐洲方面短，假日同假期的原理同歐洲不同，同德國尤其不同，不能提倡有用的探究旅行，而且旅行費用亦比

較的大。而且我們對於旅行亦不能同歐洲一樣看得很有價值。不過參觀本地方同本地方以外博物院同名勝的舉動現在常常增加，學校短期旅行的習慣亦漸漸普通了。

還有一種幫助使我們去再造物質的過去，就是各種特別備學校應用的直覺上的幫助。包括鑄型，模型，圖畫，地圖，圖表，同圖式。這種幫助的必要自從十九世紀以來就已經有人明白表示出來，而且幾乎一直到如今還是非常注重。在歐洲方面這種主張的反應如此的大，所以現在幾乎無論那一種文明的方面統有相當的代表。在美國方面，一直到了近來，全靠地圖同圖畫，不過其他各種幫助亦慢慢的通行應用起來了。美國歷史協會於一九〇九年在紐約地方主持一個展覽會。一九一〇年二月份的歷史教師雜誌 (The History Teacher's Magazine) 把這個展覽會的情形記載下來，以餉全國各部的教師，而且這種向來僅歐洲歷史教師享有的消息亦因此傳布出去了。從此以後，有許多同樣的展覽會，就中較著的就是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 (New England History Teachers' Association) 所主持的展覽會，至今為波

士頓美術博物院中一個永久的特點。有二件重要的工作還沒有做。第一件，就是預備一本真正完備的指南說明美國學校中可以適用的各種幫助。第二件，就是預備一編說明的練習明白表出什麼時候同怎樣去利用各種幫助。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有許多學校好像浪費他們的精神去搜羅不適用的材料，而且浪費他們的時間去應用那種不適用的材料。

真正古物的鑄型同模型比較無論那種表示的形式可以格外使我們同原物接近；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我們利用了他們，無數較小的物件統能仿造出來，實際上處處與原物一樣；而且，除了純粹美學的目的以外，可以同原物一樣的可用。較大的物件亦能用縮小的比例一樣仿造起來，而且有時因此比原物還要便於使用。例如一個戰場，事實上可以如此的廣大而且如此的複雜，所以即使我們身臨其地亦不容易明白他的範圍。一個好模型可以將所有的要點表示出來，使我們一望而知。不過普通縮小的模型同原物比較起來一定要不很適用。有時他們如此的縮小所以流爲一種玩具。假使一個羅馬大戲場的模型所佔的地位同一個銀幣差不多，那

就不能印入我們的腦中。

現在各種模型中最有用的而且最容易得到的，莫過於德國的製造品。亨色爾（Hensel）的模型（計二十六種）說明希臘同羅馬史的，在美國大學的古文學系中偶然可以看見，但是在歷史教室中難得看見有人去利用他們。他們在小學校同中學校統是適用的。這組模型裏面最有興趣的就是一座羅馬人的住屋，希臘人同羅馬人衣服的樣子同一個表演穿着各種衣服的小人。在勞須（Rausch）同白倫那（Brunner）所造的模型裏面羅馬住屋的模型，較大而且較好，表演穿衣的人，亦同活人一樣的大。加爾（Gall）同來白亨（Reichmann）所造的古物模型同上古史有關係的亦非常優美。關於德國史方面，自從未有記載以前起到十九世紀止，有一種很好的模型，係勞須所造的，代表二百多種的古物，大部分並可用以說明歐洲的通史。所有上述的各種模型，仿造的時候，對於準確上非常注意。仿造較小物件的時候，物件的大小，形式同顏色完全同原物一樣，有時甚至仿造模型的材料亦同原物一樣。較大物件模型縮小的比例亦非常注意。不幸關於可以說明美國史的模型，實在指

不出同樣製造品來。

普通的圖畫比模型格外的抽象。他們不能同模型一樣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觀察點去觀察他們引各出種不同的背景。所以一張人或物的圖畫一定是不完全的。傳聞一個主張一氣呵成的圖畫家要用二十塊帆布，變更許多地位，而且從日出起到日落止變更所有的光線，纔能畫出一張圓滿的乾草堆的圖。（註四）畫一張圓滿的人像究竟要多少塊帆布，雖然沒有說明，但是照原理上說起來好像比畫乾草堆的圖應該多一點。有許多圖畫家爲應付這個條件起見在一塊帆布上畫一個人的各種不同的『體態』。有許多攝影的人聲明他們能够使我們『看我們自己好像他人看我們一樣』。現在願意將我們的影攝成三幅，而且甚至較三幅還要多。圖畫這種東西表面上好像是簡單的而且顯著的，實在不是如此，我們要研究如何去看圖畫並不是一種無謂的功夫。

圖畫在美國歷史教科書裏面早已成爲一個習見的特點。但是圖畫同本文往往缺少聯絡，而且普通不能提倡學生去利用圖畫。現在在教科書裏面仍舊難得見

到一種對於附圖的說明使閱者能够真正明白附圖的真意。一種很好的辦法，就是歐洲方面通行的那種歷史的圖冊。拉維斯 (Lavisse) 同巴門底哀 (Parmentier) 歷史圖畫集 (Album Historique) 共計四本，概括全部歐洲史，可以提出來做一個例。這部畫集的內容將各種東西集起來備比較之用。圖畫說明本文，本文亦說明圖畫。

關於掛諸牆壁使全班學生可以看見的圖畫，歐洲方面所製造亦比我們好。尤其著名的就是來曼 (Lehmann) 的學校教授用文明史掛圖 (Kulturgeschichtliche Bilder für den Schulunterricht) 同錫白爾斯基 (Cybulski) 的古代希臘同羅馬掛圖 (Tabulae quibus antiquitates Graecae et Romanae illustrantur)。這兩組掛圖對於細處的精確，異常注意，而且是五彩的。較差一點的，不過仍舊有用的就是拉維斯同巴門底哀的法國文明史掛圖 (Tableaux d'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 Française) 同郎曼 (Longman) 的英國史掛圖。

當我們提到普通圖畫明信片，照片，新聞紙，雜誌，同書本中的圖畫，影片，等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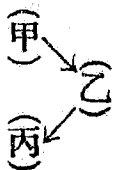
不多無論那國統覺得太多而且太雜。卽就幻燈影片而論，從前爲許多客廳中習見的東西，現在亦得了一種新的而且較廣的承認，而且如恩特吳 同恩特吳 (Underwood and Underwood) 等公司每用特別的力量去製造影片以備教室中講授之用。幻燈影片的優點就是能够表出三個方面同一個大小遠近的印像，我們所見的方面同印像完全同攝影者眼中所得的一樣。尤其重要的，就是活動的電影機，已經走進校門了，而且將來有希望可以將歷史上直覺的各方面加以革命。愛迪生 (Edison) 所發明的影戲機，現在市上廉價可得，就是一種先驅。

地圖，圖表，同圖式不能同模型及圖畫一樣將實在情形直接表示出來。他們普通表示實物的關係，不是表示實物。當我們對黑板上幾條線說『看來好像法蘭西』我們的意思就是說這幾條線同那與法蘭西有關係的幾條線相仿。一張法國的照片當然就要不同了。一個圖式可以完全是武斷的——一個藍的方塊去代表共和黨的當國，一個紅的方塊去代表民主黨的當國，一根短黃線去代表保護政策的勝利，一根短綠線去代表自由貿易的要求。他可以用直線，三角形，四方形，或者圓圈很

精確的去代表各國的人口同面積，製造品的多寡同價值，軍隊的力量，教育的費用，在位時代的久暫，觀念存在的久暫，同觀念所及的地域的廣狹。他可以部分的圖畫的。例如以一個穿軍服的法國人去代表法國的軍隊，以一個穿軍服的露西亞人去代表露西亞軍隊，露西亞的陸軍比法國的大，所以圖中露西亞人比法國人畫得大。再有人說某國農夫每人背上負了二個兵士。畫圖者要表示這個觀念，就畫了一個農夫而且放了二個穿軍服的兵士在他的背上。

地圖圖表同圖式，普通應該以簡單為目的，免去所有不必要的加工。例如除了備大眾參考的地圖集以外，一張地圖應該如此的製造起來使閱者的注意集中於與特種史事有關的特種事實上。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好是刪去其他無關的細點。在黑板上畫了幾條線往往就夠了，而且往往比畫一個複雜的地圖同圖式還要有觸腦的力量。最簡單的粉筆畫在『游耳』停止反應後，往往可以捉住『游目』。有經驗的教師明白了這一點，往往利用黑板去說明口頭所不能完全表明的狀況。例如王后加羅林 (Caroline) 為華爾波爾 (Walpole) 同喬支 (George) 第一二兩人中間

重要溝通的中介這句話，表示一件事實，似乎不必加以詳細的說明就能懂的。但是他不一定能激起全班的興味，而且很可以令人不去注意他。有了一個圖式一定可以促聽者的注意。假使（甲）代表華爾波爾，（乙）代表王后加羅林，（丙）代表喬支第。二、『同國王普通溝通的方法應該由國務員直接向國王說話；但是事實上，重要的交通普通統由箭的方向走去。』（註五）



有許多教師一定要以爲這種說明是無謂的，但是這個原理值得我們去考慮。學校中的歷史要使得他實在，而且要維持他的實在，應該從可以直接觀察的或者可以直接代表的實在入手，而且在學校歷史課程裏面應該始終預備種種可以供給這種材料的機會。不過話雖如此說，教師所研究的事實大部分祇有口頭的說明。兒童同我們一樣，即使對於過去生活外表的印象，大部分還是專賴文字。教師處處遇到許多困難，這種困難就是從文字到實在自然發生的，而且因爲這種困難

普通不十分明白的承認，所以學校中歷史的講授往往沒有效果。從教育的目的同兒童的能力看來，事實的選擇是重要的。但是以字句始同以字句終的事實斷沒有什麼效力。

我們講授歷史對於兒童最得罪的地方就是在此。我們在小學初年級裏面最初就用了許多模糊的形容詞同廣泛的概括的論調。我們用概括的觀念，抽象的論調，譬喻的文字，有時不知不覺的，尤其是罔想的以爲用短字造成的短句所造的短章的短題可以減少歷史講授的困難。我們同十歲或十一歲的兒童說『一個惡劣的國王約翰 (John Lackland) 』，『英國空前的最昏的王』，『英國的男爵在倫尼米提 (Runnymede) 地方強迫』昏王允許放棄所有他的惡行。』我們說羅倫梭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雖然名譽很好，但是不能增加福老倫斯 (Florence) 的富有，不過他當國了，使這個地方『格外隆盛而且格外著名』而且完成『那個福老倫斯共和國的傾覆，對於這一端他的父親同祖父曾經預備好了一條路。』我們就此在國王的昏庸同約翰這個人中間建設了一種聯帶的關係，我們就此暗示羅

倫梭有他的缺點。但是對於十歲或十一歲的兒童究竟什麼是君王的惡劣，而且在他們實現的能力中究竟什麼是羅倫梭的缺點？上面所引的成句是從現在教科書中撮出來的，這種課本的目的要使歷史對於兒童格外的簡單，而且這種課本並可以代表許多現在要達那個慈善目的的力量。

說到此地我們容易被興趣兩字所誤引。有種東西『在黑暗的玻璃裏面』看去可以發生興趣。興趣的程度甚至可以同了解的程度成反比例。有許多兒童同成年的人每特別歡喜無甚意義或毫無意義的字同句。君主的惡劣同共和的傾覆。因爲他們的意義模糊倒反可以激起兒童的興趣。有幾種模糊是必要的而且應有的。有許多事實兒童不應該明白的。亦有許多事實可以讓他們模糊，使學生他日去發見究竟從前教師或教科書中所說奇離的話是什麼意思。但是除了所有各種例外，兒童在他們歷史功課中所走過的那不實不盡的面積實在太大。他們對於過去的觀念太同下面所述這個學生的觀念一樣。教師問他能否說明亞力山大的外貌。他的回答是『我想他是不過歷史上大人物中的一個罷了。』就是在中學校裏面

歷史一科中『歷史上大人物』實在太多。

指明了缺點，就是要提出救濟的方法。在小學校中歷史這一科，始終應該有豐富的詳情使人物狀況，同事實，統能宛然在目。要應付這個條件，就是瑣碎的事實亦可收容。有種標準歷史家所棄斥的事實每能使歷史上雲霧中不朽的人物變爲真正的人類。拿破崙在來柏齊格所戴的帽在歷史上有一個地位，韋白斯他 (Daniel Webster) 回答海恩 (Hayne) 時所穿背心的顏色，亦是如此，甚至華盛頓在門毛斯 (Monmouth) 戰場上所騎的馬的顏色，亦是如此。這種主張並不是說這種瑣事在歷史上是重要的。有常識的教師斷不想將這種事實令學生記憶起來。這種事實暫時用起來去激起真實的觀念，用了之後就可放在一邊。圖畫淡下去了；真實的觀念始終存在。根據同樣的原理，同『歷史上大人物』的思想同感情有關係的瑣事，在歷史上亦應該有一個地位。

救濟的方法是簡單的，但是什麼地方去尋瑣事？有許多備兒童用的書本，根據正當原理編輯起來。書中的事實足夠的明白而且爲標準歷史家所棄斥的。不幸這

種事實爲歷史的良心起見，往往應該被教師棄斥的。備年齡較大的兒童用的普通教科書並不假裝能够以詳情給我們。對於真正適用的材料，做教師的人普通一定向到當代的文學尤其是信札、日記、同個人的回想；對於這一方面，在現在的狀況裏面，普通教師很少機會或誘導去研究；而且對於這一方面要想獲益，非有一點批評的能力不可。不過在普通史材選本裏面，可以尋出許多有用的節錄同參考的導線。

此外還有一種困難。假使教師已經精通搜集材料的技術，他怎樣有時間去利用他們？歷史的課程普通是有一定的。往往有一種指定的主題去概括他，而且有一定的時數去限制他。有時預定某一月或某一年的功課，祇有減到一種很簡單的大綱才能教得完。這種情形很足令人喪氣，但是並不絕對的無望。所有初級的歷史不一定要減到特種單獨的事情爲止。應有大綱，亦應有概論。但是這種大綱同概論有許多共同分子，而且可以如此的排列起來，可以使一種大綱或概論好好的根據於特種事實以後，對於其他的大綱同概論不必重複同樣的進程。他們可以不經過這種進程有一個足夠明白而且真確的意義。所以對於事實極擠的大綱，我們亦還有

相當的辦法可以使得他活起來。可以辦到的地方應該還有。平心計算起來，美國普通課程裏面所包括的主題，可以刪去了一半。再將其餘的一半加以詳細的研究。這個原理在法國已經應用起來，法國現在講授歷史的效力如此的顯著，這就是一個原因。我們如今還是保守我們那種習慣上概論的彙編，而且一旦創作者將對於兒童可以發生興趣的而且重要的幾件少數事實編爲一部較大的書，加以一種不同的研究，我們就覺得缺少習見的概論，而對於其餘的還要宣言一年的工夫斷不能教完這樣大的一本書。

對於瑣事的利用，在美國方面當然亦有種種特別的方法。在小學校中有許多歷史的表演。這種練習裏面最好的計畫，就是叫學生自己去編劇本而且去表演他。這種練習假使用正當的材料好好實行起來是有價值的，值得費時間去做的。這種練習因爲有劇場布景同化裝的要求的緣故，能够強迫學生去注意直覺上必要的材料。有一班學生正在預備一本阿爾佛來特大王（Alfred the Great）的戲劇，立刻就遇到了困難，因爲要尋出這個傳聞的君主每天所穿的那套『深紅色的絨服。』

這就引出一個對於真確的新觀念。我們統知道兒童喜歡表現紅印度土人的生活，而且我們裏面有許多人曾經看見過許多真正有趣的紅印度人生活的戲劇。但是一般的傾向往往以幻想爲這種戲劇的根據，不能以歷史的材料爲根據。亦有劇本是現成的，他們的效力當然減少。

對於『實現過去』另有一個普通的方法就是令學生寫信。例如讓他們想像他們自己當安德來 (Major André) 被虜的時候住在太利頓 (Tarrytown)。再讓他們將那件偶然的事情同他們所受的影響，寫了一封信寄給住在紐約的朋友。幾年以前有一個教師覺得這個方法如此的有效，所以他主張將小學第七年級的歷史課程完全用寫信的方法去講授。

此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叫兒童作日記。讓他們想像他們自己於一七七五年四月在波士頓地方。再讓他們將那個月中所見所聞的東西記載下來。這種練習對於小學第七年級或者第八年級的學生往往可以將乾燥無味的公文書變爲異常有趣的材料。

還有一種練習，在從前比現在通行，而且有點受舊式學校讀本的影響，就是讀而且背誦有名的演說。當教師將相當的歷史背景發表之後，一個第八年級學生出來表演海恩，另外一個出來表演韋白斯他。這是一件應該記得的事情。

上面所述的方法不過表明用普通歷史課本中所沒有的那類瑣事可以使過去變成真的。有許多，恐怕大部分教師，在此地要特別注重想像的材料——就是我們叫做歷史的小說同史詩。有一種小說同詩篇是同他們所描寫的那種狀況同事實同時的，又有一種是代表後人追想當時的，這兩種應該區別清楚。前一種往往很有價值，因為他們可以做當時精神同空氣的說明。後一種對於歷史的價值很容易言過其實。有一部分小說家的天才比歷史家來得多，但是歷史小說這一類東西難得能夠同書評或教師演講裏面所讚美的那樣好。他們能夠通行於學校歷史課程中的緣故，一部分因為向來的習慣視歷史為文學的一支，一部分因為普通對於這一種材料比對於顯然歷史的材料格外熟悉一點。

假使在小學時代，真實的觀念激起了之後——這是可以的而且應該激起的

——那末中學校的歷史根本上可以是概括的歷史。對於特別的事實有時還是必要，而且偶然之間不能不用到瑣事。不問訓練的性質如何，在學校各級教授上總有一種危險，這就是歷史是許多散漫行爲同情感穿合起來的那個印象。不過在中學校裏面，爲增加真實起見所引用的特別事實可以不失標準歷史著作中所引用的特別事實那種尊嚴。

要實現過去的無論那一方面，第一步先要明白困難的地方。雖然有地方環境的利益，有直覺上特種幫助的利益，同完全真確文字描寫的利益，即使物質過去的真實大部分仍舊要繼續逃避了學生同教師的目光。斯底文斯 (Morse Stephens) 教授說：『沒有東西比實現古代的生活來得難。一年一年過去的配景露出幾種特點來。同時將背景弄模糊了，唯有將一個心浸在當時的文學日記同信札裏面，才能造出一個對於過去時代普通生活的觀念。但是即使如此，要想將人家未曾住過的時代印入讀者腦中是困難的，不但如此——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無論如何，教師同歷史家一樣，非做『幾乎不可能』的事體不可。

〔註一〕英國民族小史，七十一頁。

〔註二〕有統系的去利用本地方的例，可參看威力克 (Weyrich) 觀察的歷史教授 (Anschaulicher Geschichtsunterricht) 地方爲維也納。

〔註三〕參看配其 (Page) 可用的歷史博物館，歷史教師雜誌，第五期，七十七頁到八十頁。

〔註四〕亞丹斯教授中的說明同表現，三百三十七頁。

〔註五〕同上，三百八十九頁。

第九章 模型同圖畫的使用

在講授歷史上，模型同圖畫原來的目的在於以正確給予視覺的幻像。驟然想起來，好像祇要將模型同圖畫陳列起來加以適當的標號同口頭的說明就能達到這個目的了。做教師的祇要再去仿博物院的，影戲館的，或者幻燈演講的各種方法就好了，做學生的祇要到班聽講就好了。往往就此為止。往往做教師的人好像並不知道他種方法的必要，或者應該希望有。他們的意思好像以為模型同圖畫是真實的直接代表而且直接可以印入閱者的腦中。

這種展覽的觀念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應用起來。有時祇令學生去注意課本中的圖畫，或者教室牆上的掛圖，或者參考書中附圖。有時勸他去參觀博物院。有時將全班上課的時間劃出相當的一部分備幻燈影片或傳觀圖畫之用。有時模型或圖畫在每次上課的時候令學生參觀以為原理上應該使學生目覩什麼他們所說的東西。

這種對於展覽效力的信仰有時很深。當二十年前在一個有名的美國學校裏

面——這個學校爲當時教育界參觀者的麥加 (Mecca)——這就是差不多一個主要的觀念。學校中人每逢參觀者到時一定很自負的樣子引導他們去參觀『圖解材料』的目錄。有明信片，廣告，照片，彩色畫，從新聞紙雜誌同書本中剪下的圖畫等。例如購了二套從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止的黑田 (Harper) 的週刊將內中的附圖統剪下來。搜集如此的廣，分類如此的精，所以對於無論那一個主題幾乎頃刻之間就可以得到相當的材料。當教師利用這類圖畫去講授無論何種科目的時候，他的重要義務的一種好像就是在相當的時間裏面，傳觀相當的圖畫。上課一次在教室中可以有許多複雜的東西往返傳觀，如蜘蛛，象，打麥機器同女帽等。偶然之間教師加以批評，偶然之間學生發生疑問。但是就大體而論，圖畫的存在好像就是因爲他們是圖畫的緣故。他們無非把大眾看了一回，再傳過去。將教室的講授變爲圖畫展覽會，這或者是一個極端的例，但是這最可以代表我們最進步的學校裏面的辦法。

我們現在實在住在一個圖畫的時代裏面。對於可用圖畫說明的科目，膽敢不

用幻燈向大眾演講的演講家，爲數已經很少了。有許多東西非用格外像生的活動影片不可。天然的無數進程同人類的無數活動，每天每晚在戲館中，教堂中，俱樂部中，甚至私人住宅中的白布上那裏活動。

這種展覽的方法有一個優點，就是簡單。無論那個教師統可以應用他。他在普通的狀況裏面可以供給一種娛樂。他在當時能够激起一種明白的想像。但是假使當作一種回想過去真實的方法看，他的價值就容易估得太多。究竟想像的性質是什麼？把一個羅馬人住室的模型給學生看，他所見的是一個模型還是一座羅馬人的住室？把一張華盛頓渡過特拉瓦（Delaware）河的圖畫給學生看，他所見的是一張圖畫，還是河上舟中的人？假使引起的肖像無非是模型同圖畫的肖像，難道視覺的作用就算完了麼？假定模型同圖畫是真實的直接代表，難道他們能够代替真實麼？

這種種問題，暗示他們自己的答案。模型同圖畫並不完全是具體的表示。事實上大部分是抽象的。他們是代表，不是再生。他們所包括的是選出的特性。從特種物，

地或者人的性質起到複雜的原物止。勞須所造的格頓堡 (Gutenbergs) 印字機模型，除體積外同真的很是相仿。這種抽象是以大小爲限的。亨色爾所造的羅馬住室模型，同真的爲一與五十之比，代表一般的羅馬人住室，而且這個模型的本身就是一個概括的作品。圖畫所表示的抽象程度亦是一樣的。所以模型同圖畫應該當作視覺作用的幫助，不能當作視覺作用的目的物。他們是尙待發展的材料。直接影入眼簾的作用大部分不過是一個開端。除了那類不但形式同顏色就是大小亦同原物一樣的模型之外，即使模型亦還留下積極的事業讓想像力去做。想像力要能夠達到模型同圖畫所代表的真實，包括一種心理的作用，比從眼簾得來的作用還要高。

第一步普通應該先造成一個大小的觀念。好的模型不管他們比他們所代表的原物來得小或者來得大，往往根據一定的比例造成，所以供給我們直接的材料。知道了比例以後，可令學生先去量模型，再去量想像所佔的空間。其結果最好用習見名詞去表示出來——如大約同一個便士，一枝鉛筆，一張教室椅子那樣大，同講

臺桌，教室，校舍，校園那樣大。對於代表鉅物難以想像的模型，經過計量以後，至少亦應該故意用習慣的名詞去約計他們一下——較校舍或校園大十二倍，較城中最高教堂的鐘樓高兩倍，較城中最長的街道短一半，同全城各段合起來一樣大。對於普通的圖畫另有一種辦法。站在圖前的人形看起來可以比背後五層的建築還要高。要用尺去量他們顯然不可以的。學生非從這問題的另一端入手不可。他應該先想像一個人同一座五層的建築，再用圖畫中所供給的材料參入想像裏面去。

要達到一個大小的觀念，其進程雖然顯明，非有教師的特別注意不可。芝加哥某學校中有一個兒童說，一隻牛是「一個動物同鼠子大小差不多」，這個結論是完全合理的。他在學校課本上曾經看見過一張牛的圖，同一張鼠的圖，事實上兩張圖中動物的大小差不多。他曾經看見過鼠，但是從來沒有見過牛，所以他就將他那個對於鼠的想像參到圖畫上面去。有許多兒童同一部分成年的人，習慣上將胸中所抱的大小觀念參入圖畫中，比牛鼠的例還要來得天真爛熳。即使用這種注意——如故意的而且聰明的去明定實在的比例——結果亦往往粗陋。一個影像能够大

致不差的把他擴大到同教室中某物的大小一樣大。或者同教室本身的大小一樣大。至於一個較校舍大十二倍的建築物的影像，當然不能十分正確了。甚至關於最簡單的單位，數目的比較亦往往表示一種很不明確的印象。對於普通的學生，我們隨便在黑板上畫了一條白線去代表一條十二倍長的線，已是一種困難的練習。幸而想像中數學的精確大致是不必要的。有必要的時候，我們只要實在去量影像所佔的空間，大致就可以得到數學的精確了。

學生既然得了一個大小的一般印象以後，就可以着手去研究細目了。將一個模型或者一張圖畫放在他面前，我們可以同他說，他應該設法去看『真實的東西』，不是模型或圖畫，而且他應該報告什麼他所見的。他不見得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工作，不管他在小學校或者在中學校。無論是第一次或者第一百次，他往往要有教師的指導問題去激起他。不過教師的目的應該在於發展學生的理想，使他自已將來對於模型同圖畫能夠發出問題。

視覺的作用弄明白以後，歷史功課中模型同圖畫的原來目的就達到了。但是

還有其他的目的。而且應該達到真實的感覺是重要的，但是真實的本身，無論如何，非解釋不可。這個感覺，假使真真要使他有用了，不但應該留下影像，而且應該留下各種觀念。模型同圖畫是視覺作用的幫助，他們亦可以做解釋的幫助。他們激起了想像力；他們亦可以激起了思想。觀察，解剖，比較，材料的分類，同概括的推論，應該而且可以並行不悖。

我們假使有一個亨色爾造的一座羅馬住室的模型，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知道製造的比例是一與五十。我們量一量模型而且將放大的影像的大小用校舍的大小表示出來。我們在上課時間中始終竭力保存那個放大的影像，而且將模型的大部分統適合那個影像。我們研究模型的全體。他代表城中的還是鄉間的住室？或者是一座城中的住室。我們何以想到他是城中的？門前凸出的部分顯出一條人行的邊路，同石砌的大道。他看起來好像是一座十字街上的住室。我們觀察他的牆，牆所代表的建築材料是那一種？第一層是沒有窗的，光線如何走進去？我們從大門看進去，裏面光線足否？我們再看看屋頂，材料是什麼？斜度如何？有兩個方形的口。我們從

一個看進去，看見一種水池在細嵌的地板上。我們再從另一個口看進去，看見一個花園四周圍繞以多利安式柱的走廊。我們將屋頂拿開，內部房間的排列是怎樣？內部好像分爲二部分，他們怎樣聯通？

我們繼續研究下去，當必要的時候並用尺量，一直到了我們得到一個完全的影像爲止。於是我們再去同我們自己的屋比較一下。羅馬的住室比我們的大還是小？小房的間數那種住室裏面來得多？羅馬人房間的大小同我們的比較大小何如？兩種住室中那一種房間的地位格外多？兩種中對於小城區那一種格外適宜？對於大城市區那一種格外適宜？什麼理由？兩種中那一種容易煖？那一種容易通氣？那一種光線較好？那一種外觀上較爲好看？內部那一種較美？那一種較爲舒適？羅馬的住室好像是向內的。我們的住室是向內的還是向外的？這種問題仍舊以觀察爲根據。假使我們對於一般的狀況已有一部分智識，我們可以轉向去研究另外一類的問題。羅馬的生活狀況中適合於羅馬住室的排列是什麼？我們的住室可以適合羅馬的狀況麼？什麼理由？由羅馬的住室在我們現在的地方上可以合用麼？什麼理由？現代羅

馬人所造的住室同古代羅馬人的一樣麼？在美國有這種住室沒有？

這種普通性質的練習，無論在小學校或者中學校的各級裏面，能够做一個歷史講授上的特點。在低年級裏面有一部分問題應該格外具體一點，而且觀察的暗示應該多給一點。但是在最初的時候，我們可以使得各種觀念流動起來而且尋得他們的表示。在中學校裏面，我們不必從模型入手，我們可以從教科書同參考書入手。關於羅馬的住室，我們可以指定約翰斯頓 (Johnston) 著的羅馬人的私人生活 (Private Life of the Romans) 裏面的一章。於是再以羅馬的名字給予住室的各部分。再去討論各部分的用途。比較，判斷，同概論的範圍可以擴充出去。中學的學生能够使他們明白怎樣羅馬人的需要，習慣，同觀察世界的方法，影響到他們的住室，同怎樣羅馬人住室影響到一部分羅馬人的風俗。

對於年齡較幼的學生，最好的圖畫就是能够說明一件故事的圖畫。來曼 (Leman) 所製的圖畫就是顯然屬於這一類。例如裏面有一張代表中古時代城市的內容。在我們面前為市場的一部分。我們一看就知道是石砌的。我們並知道這個

市場的位置是在城中重要的地方，因為上面有一座市政廳，四周圍統是大建築。市政廳附近有一個飲水的噴水池，上面有一個羅蘭（Roland）的雕像。圖的後面有一座大禮拜堂，遠遠又有一個城堡。中古生活的暗示甚多——商人同經紀人，裝貨的大車，旁邊有騎馬的武人；城中的公民同外來人的擁擠；豬，牛，鴨，鵝，同鷄，大致統布滿於由市場四射的狹巷中。這張圖畫一部分是不說自明的，而且除尺量不用外，可以用研究羅馬住室的方法去研究他。

模型同圖畫好好研究之後，固然可以供給一部分材料，為解釋他們自己之用，但是要有真正的效力，大部分不能沒有外面的消息。對於能讀法文同德文的教師，有許多便利的材料。亨色爾的模型附有說明書。來曼的圖畫亦附有海曼（Hermann）同烏哀白爾（Uebel）所著的詳盡說明書。有名的法文的同德文的歷史畫冊，不但圖畫有價值，就是說明亦有價值。但是範圍同目的統相同的畫冊，在英文方面如今還沒有。同這類材料最相近的恐怕要算皮特加（Baedeker）的各種指導書。這種書關於各國的最重要的地方同遺蹟——容易被我們拿來做模型或者圖畫

的——統有簡單明確的說明。我們如想他種消息我們應該參考各種專門研究各國生活的文章。

模型同圖畫尤其是後一種，往往計畫起來表現美學上的印象同消息。他們是美真的代表或者是真實的美夢，或至少是美的夢。注重在形容詞的上面。世界上有名的美術品本身，無論他們的形式是什麼，就是歷史應該描寫的真實。在這種地方一種美感成爲解釋進程中一個必要的部分，美感的培養成爲一個應該達到的目的。當開始的時候我們祇有讓感情自己去攝取食物以便長成。令兒童去看一部分美術上『最精的東西』的外表。至於形式，比例，顏色的調和同結構讓他們自己去賞識。據實驗上看來，兒童往往因爲常見最佳品的緣故，就知道愛最佳的作品。他們往往無意中早就認識美術表示中一部分最觸目的特性；而且將這種特性同某個美術家聯想起來。他們看見一張圖畫，他們要說『那好像是一張拉非爾（Raphael）的畫』對於另一張說『那好像是一張波底色利（Botticelli）的畫』能夠達到這一點而且能夠因爲一張圖畫像拉非爾的或者波底色利的畫就歡喜他，已

經不是一個小進步了。在小學裏面，歷史講授上關於美術的欣賞，達到這一步恐怕要算絕頂了，而且我們可以再加一句話，現在許多中學校中所走的路還沒有這樣遠。不過在小學校高年級中可以有一種有意的解剖，在中學校中應該有一種有意的解剖，應該用力超出學生的『我喜歡他』或者『我不喜歡他』。向到學問界所定的欣賞標準方面去，應該有一種暗示使學生明白最佳作品創造家的經驗，涵養同表情的方法。〔註一〕

有一部分同世界大事有關係的人，地，同物，以及人類公認為最高等最良好的。一部分建築雕像同繪畫，應該明確的印入學生腦中，以便將來用模型或圖畫來代表的時候，可以不用標號就能一望而知。學生一見就知道華盛頓的，雅典衛城的，西明斯他寺的，同美國國會的圖畫，而且以知道為樂。我們應該用一種不用標號認識圖畫的練習去擴充他們認識圖畫的名單。他們既然見過一座建築物的或者一張肖像的一方面，我們可以用一張方面不同的影片或者肖像去試驗他們。他們既然見過一張六十歲老人的肖像，我們可以用一張這個人二十歲或者十歲時的肖像

去試驗他們。後面這種試驗有了一次，往往實際上可以變更一般肖像的觀念。一般的趨向，即使在一部分成年的人方面，往往根據一種習見的圖畫去看一個歷史上人物的各期發展。將這種試驗的範圍推廣出去，我們可以令學生去搜集沒有標號的某種人的或物的或美術上創作的圖畫。再進一步，可以令他們去認明他們所集的圖畫是什麼。

模型同圖畫的研究不應該限於孤立的東西。他們所代表的東西是假定同課本中其他的東西有關係的。而且他們亦應該盡力的互相聯絡。所以我們對於模型同圖畫應該盡力的將他們分類起來備比較研究之用。我們不但用他們表示一種東西的印象，而且說明一種發達。

模型同圖畫給予製造家的知識試驗，比文字的描寫所給予的還要難，而且好好的利用起來，留下格外明確的印象。畫紫色的美術家一定要表出他所見到的紫色是什麼。他一定要有明確的觀念。假使他的觀念是錯誤的，知道紫色的人立刻看出他的錯誤來。著書的人可以描寫紫色為輝煌的或者冷淡的，晦暗的或者炫目的，

不致全部露出他的知識或者愚魯。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假使在教授歷史上表示明確是一個目的，那末批評模型同圖畫應該比批評課本中的文字還要謹嚴。這個條件往往沒有人遵守。凡課本本身沒有批評精神的，對於圖畫的表示當然不能有多大的希望。但是現在有許多有批評精神的課本附了許多幻想的同完全錯誤的圖畫。有許多掛圖同許多幻燈影片所描摹的風景完全同事實不合。許多錯誤的接合發生以後將來要避去了往往很難，有時至於無法。選擇圖畫時對於這種危險應該有相當的注意。純粹想像的代表，除了真正代表過去的真實以外當然有他種理由可以存在。他們自己的本身就是世界上真實的一部分。不過我們應該將他們當作想像的代表看。

假使利用模型同圖畫的時候，我們要想超出展覽作用以外，那末可用的圖畫數目立刻就要受了一種限制。我們要用圖畫去說明可用圖畫說明的東西，這個理想就可以令人反對。第一，可用圖畫表明的東西不必一定統要用圖畫去表明。第二，常常用許多不加選擇的模型同圖畫去表明，反而失去表明的功用。『如此許多的

觸目東西，反而使得沒有一件東西觸目。』爲表明起見，我們不但應該以可以跳到真實的爲限，而且應該以提倡跳到真實的爲限。

〔註一〕參看加分 (Gaffin)，怎樣去研究圖畫。

第十章 地圖的使用

各種地圖是地面全部或一部的代表。他們指明地位，方向，距離，範圍，面積，陸地同水的形狀。他們可以指明無數的其他狀況：高度，氣流或洋流，旅行的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管轄的面積，雨量同分配，農產的礦產的同製造業的多寡同分配，商業的大小同運動，教徒的，黨員的，選舉權的，本國人的同外國人的，不識字者的，普通學校的同專門學校的，讀好書者的，遊博物院者的數目同分配，以及無論何種可算可量並可以指定地位的現象的數目，大小，同分配。

我們知道歷史的事實是有地位的事實。他們屬於特別的時代同特別的地方。假使沒有這種關係事實就非歷史的了。地圖的原來目的在於幫助學生去了解地方的關係，或者，再概括的一點說，幫助學生將歷史保存在地面上。有時地方明定以後，或者地方明定同距離，範圍，同面積明了以後已够了。我們說一七八七年耶佛生 (Jefferson) 不在費拉特爾非亞 (Philadelphia) 而在法國，這句話已經足以表明這件事同制定美國憲法的關係，對於法國不必再加以視察的作用。又說要驅逐拿

破崙於歐洲政治界之外，赤道以南的一塊小島比較地中海中一塊小島還要有力，這句話亦能够明白的，不必一定去觀察這兩塊小島。但是有許多事實對於實在地理上的狀況往往要求明確的觀念。要想使事實成爲真確的，非明白地理的背景不可；而且有許多地方非用地理的背景去解釋事實不可。

在歷史講授上地圖的一般應用，看起來好像沒有討論的必要。我們要有一個對於掛圖的練習，第一我們拿一根樹膠尖的棒，將棒尖放在或放近一個小黑圈，我們口說這是『巴黎』。再將棒尖在一塊淡綠色的地上往來移動，口說這是『法國』。再跟了一條彎曲的黑線說，這是『色因 (Seine) 河』。還有比這種方法還要簡單的東西麼？恐怕不會有了，而且恐怕亦不會有比這種方法還要無用的了。學生往往用這種方法去指定地圖上的一個小黑圈，不是巴黎。你同他說巴黎，他所見的是一個圓圈。你同他說法國，他所見的是一塊淡綠色。你同他說色因河，他所見的是一條不規則的黑線。假使他不曾到過法國，他怎樣見得到別的東西？有一個非常聰明的教師聽到這段話以後，他就去研究他自己的同學生的對於地圖所遺下的印像，結

果大部分統是地圖；他非常失望，就此在教室中永遠不再用地圖，完全在空氣中保存他所抱的地理上的形勢同關係。他未免太走極端了，但是他的用意是對的。他要他的學生指定而且想像各種真實，而且他承認要將歷史保存在地圖上，可以將他保存在地球上，因為地圖的本身當然必須在地球上的！

這種手指地圖的練習，好像以二種一般的假定裏面的一種為根據。或者將地圖當作一個圖畫看，就是說，當作真實的直接代表；或者以為在地理講授上學生解釋地圖的習慣已經建設的很穩固，所以他們就自然而然的帶到歷史講授上去。這兩種假定至少有討論的餘地。地圖是有圖畫的特點的。對於一部分地理上的形式他們果然能夠給我們一種直接的印像。舊式的地圖往往畫有實物，陸地上的樹木同動物，海中的魚。但是我們知道即使圖畫亦必須加以解釋，一張地圖普通大部分並不是一張圖畫。地圖是一種習慣上通用的圖式，他在歷史講授上的價值全視解釋的方法而定。在現在文化昌明的時代，兒童在地理講授上能夠立刻明白地圖的內容，這是可以假定果然如此的；但是要說他們在歷史講授上有明白地圖的能力

或傾嚮，就往往沒有憑據。在小學校中地理同歷史兩種科目普通統由同一個教師擔任，歷史講授中的地理，至少應該同地理講授中的地理一樣好。但是普通不一定如此。有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很好教師，上地理班的時候同學生討論法國的山脈，後來對於同一班學生用同一張法國地圖上歷史班的時候，竟發見法國是一個平原的國家，而且因為地勢平坦所以建設中央集權的王政，很容易而且自然。

最簡單的問題同那類對於地圖所發出的問題，往往僅以方位為限。法國在世界上的那里？巴黎同色因河在法國的哪里？我們在地圖上指出巴黎。因此我們就明白巴黎的方位麼？假使我們有方向的觀念，同巴黎同我們自己所在地距離的觀念，就是說我們能夠以實在的巴黎補充我們的指點而且明白巴黎同我們相距的里數，那我們當然明白了。但是試問我們有多少人能夠習慣上去應付這個條件？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普通讀者對於自己加以幾次簡單的試驗就知道。

從學生自己地位去看的方向同距離，顯然統明白包括在方位的觀念裏面。他用地理上的名詞去想羅盤上的方向，說上面是北，右邊是東，這是不夠的。他應該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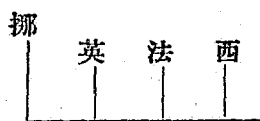
覺到實在的方向。而且地圖的上面不一定是北，右邊不一定是東。地圖上的方向當然用經緯線表明，而且一旦這種經緯線用曲線去表明的時候，方向的上面或右邊這種觀念很容易誤引。我們應該訓練學生去跟隨經緯線以便明白地圖上的方向，但是即使如此，當我們研究較大面積的時候，曲線這種東西往往非常混亂。假使經緯線統是用直線去表明，方向最容易明白。所以對於年齡較幼的學生有一個好的計畫，就是手邊常常備一張麥克他 (Mercator) 投影式的世界地圖同一個地球，以備看特種地圖時候的參考。程序是很簡單的。讓學生在麥克他式的地圖上先去注意自己的地位。再用一根指棒平放在地圖上讓學生將自己的地位同那個指明的地方聯接起來。又用另外一根指棒平放在地圖上，讓學生自己指明經過他那個地位的經線。如(甲)為學生自己的地位，(丙)為應該指明的地方，(甲)(丙)為第一根指棒的地位，(甲)(乙)為第二根的地位。將角度保存而且將兩根指棒移了，我們祇要指明(甲)(乙)線是向西的或者向東的，使平面上的角度同地面平行，而且使(甲)(丙)來表明(甲)(丙)線的實在的方向。假使(甲)(丙)所代表的距離非常的

遠，非有地球的曲面不可時，我們可以將(甲)(乙)線同(甲)(丙)線放在圓球上。無論如何，在研究特種地圖上的詳細情形以前，學生應該有一個方向的感覺而且要明白他自己所在地同(丙)相去的距離。然後近(丙)的地方再用(丙)的方向同距離去指明他們。

這種練習的目的，差不多不必說明，不是要將歷史上所有地方的同國家的方向同距離統印入學生的注意裏面去。常常提及的地方同國家，有少數是應該印入的；不過最要的目的，要使學生明白在歷史上他自己究竟在那裏。這種練習不必對於提及的地方同國家次次重複。什麼應該做的，就是要養成一種習慣能夠將真方向同真距離同地方聯接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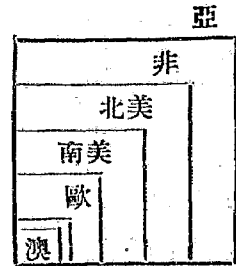
此外對於地圖所發出的問題，就是關於幅員及面積。在地圖上所表示的往往模糊不明。假使相差的地方是很顯著的，學生當然明白這一條海岸線比那一條長或者短，這一國的面積比那一國大或者小。但是比較的少數學生能夠明白下面這

種簡單的比例：如一與二，或三與四。能够明白一與四，五與六，或者七與八，更加是少。教師對於這點倘使懷疑，很容易去試驗一下。例如挪威，英國，法國，西班牙諸國南北的幅員，可用下面兩種線代表出來：



假定代表英國幅員的線爲一。有多少人能够不用尺量看出挪威爲一又二分之一，法國爲三分之二，西班牙爲六分之五？

再各大洲的面積，可用下面兩種方法代表出來：



假定歐洲的面積爲一。有多少人可以不用尺量看出亞洲爲四又二分之一，非洲爲三，北美爲二，南美爲一又六分之五，澳洲爲六分之五？

假使我們得到正確的比較，對於幅員應該用里數，對於面積應該用方里數。假使我們祇要一個概數，至少我們對於計算幅員應該求助於里數的比例，對於面積求助於地面的標準單位。對於美國的學生最顯著的地面單位，就是學生所住的那一州。假使他所住的是太克色斯 (Texas) 州，單位就太大了；假使是羅特哀蘭 (Rhode Island) 州，那又太小了。遇到這種情形的時候，非另選他州不可。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有一種單位，而且一定要明白單位的面積。對於曾經旅行過的學生雖然距離很短，要明白這一點並不困難。對於其他學生必以曾經經驗過的距離爲根

據。至少總要明白本地方的面積。將本地的面積同本區的比，再將本區的面積同本州的比。所以理想的辦法就是能夠將本州的地圖附在所有應用的地圖上，而且要使州的面積同其餘的地圖在同一比例裏面。有許多維特爾拉白拉須 (Vidal La-blache) 所製的地圖就應用這種方法，以法國爲單位。在美國以州爲單位，對於各州應該各制一種地圖，這當然不容易辦到。有一部分地圖以某一州爲單位，有一部分以另一州爲單位；有一部分對於各種地圖以各州爲單位。所以學生對於地圖上所附的單位不能不造成一個面積的觀念。

用普通的方法去看普通的地圖，對於各國面積的比較充其量是模糊的。有一個很聰明的教師知道這個情形，而且對於歐洲各國要想改良他，『就從掛圖上影下一張歐洲全圖，於是將各國塗以顏色，再將各國的圖剪開，並將露西亞黏在一張相當的紙上。他再用許多同樣大的紙，將歐洲其他各國的地圖分別黏起來。小國如丹麥同比利時所留出的白邊，實在可以顯出他們面積的狹小。』(註一) 一張美國的地圖，假使亦如此剪開來，對於各州一定要產出許多新的同有趣的印像。

在地面上各部分比較的地圖裏面，有一個永遠混亂的來源，就是各圖所用比例尺的不一致。例如新出版的世紀地圖（Century Atlas）以雙頁給康內克底克脫（Connecticut）同羅特愛蘭兩州，瑞士亦佔兩頁，露西亞亦佔兩頁。掛圖對於歐洲有一個比例尺，對於北美洲另有一個比例尺。假使我們有一種全世界一致的地圖，解釋地圖的全部問題就可以大大的簡單起來，這種地圖現在根據國際的協商正在製造中。

另外還有一個混亂的來源，就是各種地圖所用投影式的不同。例如在我們習見的麥克他投影式的地圖上，所有子午線統以平行的直線做代表。因此將離開赤道的經線統扭歪了。在緯線六十度的地方，地球上經線每一度祇有赤道上經線每一度的一半。不過在麥克他式的地圖上，數學的比例是始終保存起來，因為他將緯線弄歪去彌縫經線的損失，就是將赤道南北的緯線愈遠愈離得開一點。例如格林蘭（Greenland）這塊地方，在一張麥克他式的地圖上量他的度數固然無誤，但是看起來竟同非洲一樣大，實在非洲的面積比格林蘭大二十倍。至少我們應該使學

生明白地圖有各種投影式，而且當地面的大部分表示出來的時候，同一個國家的面積，甚至他的形式，亦隨各種投影式而變動的。〔註二〕

專對於位置的，距離的，幅員的，或者面積的，種種觀念可以造成，不必一定要見過真正的河流，湖沼，海洋，城市，或國家；而且，要達一部分的目的，已足够了。但是視覺的作用往往是必要的。要使歷史成爲實在的東西，或者要說明他統是非有物質的背景不可。

兒童在初年級的時候，往往用他們自己的地理環境去思索地圖。他們有種種機會同誘導使他們去應用旅行所得的經驗。他們在沙盤上工作。他們用泥塑成地理上的形式。他們的面前有模型同圖畫。所以他們在地圖上最初步的探索很可以實在的。但是當看圖的習慣沒有穩固建設以前，有許多教師對於使地圖變爲實在這個問題，好像不去注意。在小學高年級裏面至少關於歷史的功課方面，普通學生看見了一張地圖，所見的祇是一張地圖，沒有別的東西。在中學校中，普通對於地理講授的很少，或者一點也沒有，普通學生研究歷史的時候，仍舊在地圖上，所見的還

祇是一張地圖，沒有別的東西。在這種情形裏面，救濟的方法祇有求助於學生自己的地理環境，他的旅行經驗，模型，同圖畫。教師應該明白，無論在小學校中或中學校中，有許多沒有見過海洋或高山的學生，要叫他們從普通著作到較好讀本中去尋一個海港或者一條棧道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家住海濱的或山中的學生要明白同他們自己的環境不同的那種很簡單的地理狀況，亦非有特別的幫助不可。

近來地理狀況對於人類發達的關係頗引起一般的注意，而且有時以為這種關係是一件絕對的近世的發見。白來斯在一九〇八年的時候說：『三四十年以前，這差不多是一個未曾經人走過的地方。』(註三)再四十年以前在現代評論 (Contemporary Review) 裏面有一個著作家作一篇說明這個關係的文章，他亦回看四十年以前去尋那個『未曾經人走過的』時期。(註四)不過這個觀念並不是完全新的。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在他那本一七四八年出版的法意 (Spirit of the Laws) 裏面，曾經討論到文明中物質的原動力，對於氣候的影響一層尤為詳盡。實在說起來關於『地理的影響』一方面在十六世紀時已經被波丁 (Bodin) 發見

出來，很有研究而且很有識見。甚至一部分古代思想家，雖然是偶然的，亦承認這個地理的影響，歷史鼻祖自己亦未嘗不注意到這一點。不過一般人承認這一點爲歷史講授上的一個原動力，卻是很近世的，而對於這一點的研究如今還是不完全。普通的辦法往往先將一國的地勢描寫了一下，再用普通的名詞去說明他們在歷史上的重要，以便引到那一國的歷史，最後就去研究歷史不再提及地理了。這種辦法實在不能應付現狀的需要。地文上的特點，應該特別提出來，以便說明特別的狀況。同事蹟當必要時應該將他們參入歷史的敘述裏面去，不應僅將他們放在一個導言裏面。我們不但應該備一張普通的地文圖，而且應該備許多詳細的地文圖，將特別的形勢表明，以便遇到歷史上特種情形的時候，可以真正明白他。

還有許多別的複雜情形。各種地圖當然隨地理智識的狀況而異。古代希臘人同羅馬人所知道的祇有世界的一小部分，所以他們祇能表明世界的那一小部分。其他各部分的顯露是慢慢的出來的。當十五同十六兩個世紀時候有許多大進步，但是即使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時候，對於現在地圖上所載的許多事實，還是不知道。

而且有許多地理上事實的本身就是常常變動的。一種民族所定的山名、水名、湖名、城名、同國名，換了一個民族，所有的名字亦都變了。舊名往往移往新的地方。疆界亦同政治勢力同時移動。一片荒土變成有人居住的地方，新城新國發達起來。舊城舊國衰零了不見了，曾經種植的同居人的地方變為茂草了或者沙漠了。所以我們在歷史教室中所解釋的地圖，是一種變的地圖。我們要叫學生去明白不但我們現在所假定的物質世界，而且其他時代中人所假定的物質世界，要叫他們指明各種地圖上名字不同的這一部分地方或者那一部分地方，要叫他們將常常變動的形式同面積去同這個名字或者那個名字聯絡起來，總而言之，就是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地圖的本身，不但注意地理，亦且注意歷史的地理。

過去的地理狀況，可以用當時人所假定的去表示他們，或者用我們所知道的去表示他們。例如托利美 (Ptolemy) 時代的世界，可以用托利美的地圖去表示，或者用現今的地圖去表示。當時的地圖有時是重要的。要說明哥倫布 (Columbus) 的計畫同希望，必須用哥倫布所用的那種地圖。要說明十七世紀時英王給予英人在

美洲的領土，必須用十七世紀的地圖。歷史爲地圖所造成而且亦載在地圖上。不過地圖的目的大部分在於表示實在的地理狀況。哥倫布航行的海道，無論他怎樣受十五世紀地圖的影響，總是經過一個實在的大洋，而且顯然祇有在那種能表明實在大洋的地圖上去追跡那條海道。佛其尼亞 (Virginia) 的海到海的疆界，『西同西北』無論他怎樣受十七世紀地圖的影響，就佛其尼亞人實在應用而論，顯然祇有在能表示實在在北美洲形勢的地圖上去追蹤他。學校中歷史的地理，大部分關於實在政治的或其他力量的面積上種種變遷同一切有關係的名字上種種變更。所以過去的地理狀況，大部分表明在現代的地圖。例如歐洲的地勢圖，對於研究古代歐洲人或者近世歐洲人統具有同樣的方面。不同的地方祇在地圖的細分同名字。應該叫學生明白奧國 法國並不永遠在歐洲地圖上，而且並不永遠同現在地圖上所表示的形式一樣。地球實在的形式雖然再三劃分了，比較的永久而且在地圖上所表示的亦比較的永久。這個條件可以應用到無論那種包括在地圖中的史料的實在空間關係。古代的，中古時代的，同現代的通商大道統表明在現代的地圖上。

所以地圖解釋的一般問題對於過去的同現在的地理狀況，大致差不多。

在上面所討論的東西裏面，我們假定我們所解釋的地圖是普通的掛圖同教科書中或地圖冊中那類地圖。從歷史講授中所發生出來的大部分地理上問題祇要參考現成的地圖加以相當的解釋就足够了。但是我們亦應該叫學生做一點製圖的工作。單去摹畫現成的地圖，加以相當的解釋，可以將各種地理狀況的印象加深。能夠從記憶中默出地圖來，對於地圖的解釋更加可以明確。無論用那一種方法做學生的可以將地圖的全部畫出來，或者單在印好的或黑板上的空白地圖上填入細目。

從記憶中默畫地圖，從前很普通現在已不甚通行，並不難辦。所有這種工作能夠在上課時間中去做。第一步，叫全班學生走到黑板前照課本畫一個希臘的略圖。每次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做過二三次以後，再定出一個時間的限制。可以叫全班學生在五分鐘裏面畫一略圖，再二分鐘，再一分鐘。第二步，叫全班學生從記憶中畫出綱要來，愈詳愈好，遇必要時方得參考課本。這個練習可以繼續下去一直到個個

人統能在二分鐘以內的時間裏面，從記憶中畫出一張略圖爲止。此後對於各種地圖上的細目亦可用同樣的方法慢慢的引進去，一直到了全班人統能畫圖而且很快的，並且幾乎機械的能將規定的細目完全填上爲止。這類練習可以擴充到無論那一國，而且每天平均不過費了四五分鐘就一定可以得到一種地理狀況的知識，這種知識凡是歷史教師統認爲主要的。而且還有一種附帶的利益，就是上課時以這種練習開始可以預備將學生的注意集在功課上面。這種練習驟看好像乾燥無味，但是天天可以將細目變換一下，而且學生覺得自己精於畫圖自然發生快感。同樣的練習對於預備好的略圖當然是可能的。

除了摹畫或默畫以外，還有一種建設的工作，亦應該希望有的。不應該將歷史的地圖完全留在玄妙的同盲從的區域裏面。那種表示五世紀時蠻族遷徙的或十六世紀歐洲人到美洲探險的紅線或藍線或黑線不要看得太認真。學生對於製造歷史地圖的材料應該有點覺悟。

我們可以叫中學校一班學生去畫一張教科書中或普通地圖冊中所沒有的

地圖，例如八一七年路易 (Louis the Pious) 分給諸子的領土圖。正式的宣言如下：

『(一)我們主張比賓 (Pippin) 應該有阿基太尼亞 (Aquitania) 同加斯可尼 (Gascony) 同杜魯斯 (Toulouse) 邊防區域的全部，同另外四州；就是在色普丁馬尼亞 (Septimania) 的加加生 (Carcassone) 同在白根底 (Burgundy) 的奧頓 (Autun) 拉凡隆內 (L'Avallonnais) 及內凡 (Nevers)。』

『(二)同樣我們主張路易 (Louis) 應該有巴威利亞 (Bavaria) 同加林提亞 (Carinthia) 同居於巴威利亞東邊的波喜米亞 (Bohemia) 人，阿凡種 (Avar) 人及斯拉夫種人；而且在那脫高 (Nortgau) 勞他白利 (Lauterburg) 同印高爾斯太脫 (Ingolstadt) 各州中有二個主有的城市代他服務。』〔註五〕

此地的問題祇要去明定許多地名所表示的面積，而且將他們在一張空白的地圖上或學生自畫的略圖上畫出來。較大的區域容易在地圖本上如舍佛 (Shepherd) 所著的一類尋出來。至於州同城的搜尋就要發生種種問題，簡單的來表示地圖製造家所遇到的一種困難。

一班小學六年級或七年級的學生同教師合作的時候，或者一班中學高年級學生獨立研究的時候，我們可以叫他們根據哥倫布的日記去蹤跡他在一四九二年渡過大西洋那一條路。註六供給在下面的材料大綱裏面，日期後面的數目是用海里來表示距離，東西等字表示羅盤針方向。

八月三日——一五南，『後來南西同西南西，這是向加那利斯（Canaries）羣島的路程』。

四日——『他們指向南西及四分一的南』（距離未載）。

五日——四〇。（方向未載）。

六日——二九（方向未載）。

七日——二五。『在向蘭查羅脫（Lanzarote）島進行的路程上，這島是加那

利斯羣島之一』。

八日到九月二日——（方向同距離統沒有記載）賓太（Pinta）船在加那

利斯羣島中修理。『九月二日禮拜日，海軍提督到哥美拉（Gomera）

島，賓太船已修好。」

九月六日——『那天早晨他離開哥美拉島的海港，而且排定一個路程繼續他的海上旅行……日夜統是風平浪靜，到了早晨他覺得自己在哥美拉

同太內力夫 (Tenet) 兩島的中間。』

七日——『繼續的風平浪靜……』

八日——九。西。

九日——四九。『水手把舵很壞，讓船轉向北東。』

十日——六〇。(方向未載。)

十一日——四〇。西。

十二日——三三。『指向他們的路程。』

十三日——三三。西。

十四日——二〇。西。

十五日——二七。西。

十六日——三九。西。

十七日——五〇。西。

十八日——五五。(方向未載)。

十九日——二五。『提督繼續他的路程……』

二十日——七或八。『他今天向西同四分一北西而進……因爲風轉方向

同平靜的緣故。』

二十一日——一三。『方向未載。』

二十二日——三〇。西北西。

二十三日——二二。北西。

二十四日——一四。西。

二十五日——四。西，再一七。南西。

二十六日——三一。西，『直到下午；』再南西，『直到他明白什麼所說的陸

地實在是雲霧爲止。』

二十七日——二四。西。

二十八日——一四。西。

二十九日——二四。西。

三十日——一四。西。

十月一日——二五。西。

二日——三九。西。

三日——四七。西。

四日——六三。西。

五日——五七。『提督指向他的路程。』

六日——四〇。西。

七日——二三。西，再五。西南西。

八日——一二。西南西。

九日——五。南西，再四。西偏南。『日夜一共，他們日裏走十一海里，夜間走二

『十零半海里。』

十日——五九。西南西。

十一日——二七。西南西，再二二。『中夜後二小時的時候在兩海里的距離

間看見陸地。』〔註七〕

此地的問題就是要注意每天行駛的距離同方向，而且將八月三日到十月十二日早晨的路程全部照比例畫下來。假使要在黑板上切實做功夫，我們應該有八尺寬的空間。拿每寸來代表十二海里。學生的面前應該有課本中海程的地圖同一張現成的海程掛圖或圖表。假使有日記可以參考，那末海程上重要的事情可以指定而且畫在黑板上相當的地方。

這一種練習表示出歷史地圖的製造上另一種困難。學生會明白普通表示路程的地圖同日記上所載的不十分符合，而且日記上所不載的空缺好像是根據推想聯起來的。這兩種情形統要暗示種種問題同評論，而這種練習的結果應該使學生對於這次著名航行的地圖得一個格外明白的眼光。

再一班小學七年級的學生同教師合作的時候，或一班中學四年級學生獨立研究的時候，可以叫他們畫一張一六〇六年執照上所給予倫敦同普來毛斯（PLIMOUTH）兩公司領土的地圖。對於小學七年級的學生，執照上的重要部分應該很慢的讀給他們，而且一步一步的討論。

『奉天承運，英格蘭，蘇格蘭，法蘭西，同哀爾蘭之國王，宗教之防禦者，詹姆斯（James）。茲因我可愛且和善之國民（八人之姓名）及其他可愛之國民誠心懇求頒賜執照以便居住，種植，並移殖一部分國民於美洲之一部分地方。普通曰佛其尼亞者，及美洲領土其他各部分地方，或已屬於吾國或尙未爲基督教君主或人民所領有者，其位置在於而且全在於沿海岸一帶，在晝夜平分線北緯三十四度與四十五度之間，其在陸地亦在同樣度數之間，與附鄰諸島，或在離岸一百英里之內。』

『美洲之一部分地方普通曰佛其尼亞者』是什麼？提起這個地名的由來。給予拉來（Raleigh）的是什麼？當一五八四年女王哀利色白斯（Elizabeth）所頒予

拉來的執照『常常而且從此以後永遠給他自由同特權去發見，尋覓，探出，並觀察他以為應該發見，尋覓，探出並觀察的那種遙遠的，無教的，而且野蠻的地方，國家，同領土，尙未曾爲基督教國王所領有的，亦未曾爲基督教人民所居住的……而且佔有，保存，並享受他們……』怎樣拉來知道這就是美洲？爲他而『觀察』的或被他所『觀察』的是什麼地方？佔有的是什麼地方？這種問題，顯出當時所謂佛其尼亞非常模糊。我們再回去研究一六〇六年的執照，當時基督教國王同人民所領有的，是什麼地方？『晝夜平分線』是什麼？試在海邊找出『北緯三十四度』，『北緯四十五度』。在黑板上畫二條線去代表緯度三十四度同四十五度。在海上離岸一百英里地方再畫一條線。（註八）這樣有多少地方可以明白指定出來？執照上的引文再繼續的說：

『而且爲達目的起見，並爲速行種植及居住起見，希望若輩分爲二處殖民地與公司。其一包有倫敦城及其他各地之騎士，縉紳，與其他冒險家，互相聯合並應常常聯合……其一包有白力斯托爾（Bristol）與哀克色他（Exeter）諸城，

及普來毛斯 (Plymouth) 鎮，與其他各地市鎮之騎士、縉紳、商民，與其他冒險家，聯合而成殖民地……」

令一部分的學生以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明上述的辦法。爲什麼要希望有二個『殖民地同公司』？『冒險家』這個名詞，兒童或不十分明白。令本級一個學生到字典上去找出來而且說出來。其他幾個名詞或者亦有同樣辦法的必要。未曾研究下段以前，再回頭去讀『奉天承運國王詹姆斯』那段引文的全部。令全班學生做一個大綱。於是再繼續下面一段：

『吾人甚贊許且樂於承認若輩之希望……故特允許而且同意凡倫敦城及其他各地冒險家所組織而成之殖民地，應稱爲第一殖民地；而且若輩應即開始實行其種植與居住之事業，在佛其尼亞或美洲海岸緯度三十四度與四十一度之間，無論何地率聽若輩之便……』

這樣所允許的果然有實在地方麼？所給予的是什麼？對於這一點切須明瞭。再去黑板上畫一條代表四十一度的線。

『吾人亦給予而且同意……凡普來毛斯及其他諸城之地……應稱爲第二殖民地，若輩應即開始實行其種植與居住之事業，在佛其尼亞同美洲海岸緯度三十八度與四十五度之間，無論何地，率聽若輩之便……』

此處給予『第二殖民地』的有實在地方麼？所給予的是什麼？對於這一點切須明白。再在黑板上畫一條代表三十八度的線。全班學生至此已經預備好了去明白執照中的規定。各殖民地的條文是：

『……自第一處種植同居住之地起，凡沿佛其尼亞同美洲海岸向西同西南一帶五十英里之地及距海岸百英里以內之島嶼，所有陸地，森林，土壤，地面，海港，海口，河流，礦產，礦物，低地，水，漁業，貨物，及世襲產業，均應爲若輩所有；又自第一處種植同居住之地方起，凡沿佛其尼亞同美洲海岸向東及東北或向北一帶五十英里之地及距海岸百英里以內之島嶼，所有陸地，土壤等等……亦均應爲若輩所有；又自岸邊五十英里之地起直向內陸一百英里之地，所有陸地，森林等等……亦均應爲若輩所有。』〔註九〕

『唯吾人始終希望種植及居住較後之殖民地不應與種植較先之殖民地相去在一百英里之內。』〔註十〕

第一殖民地的第一種植區在什麼地方？在黑板上畫出他的領地。第二殖民地的第一種植區在什麼地方？劃出他的領地。假定第一殖民地最初在緯度三十九度地方，第二殖民地能在緯度四十度地方殖民麼？能在三十八度麼？什麼理由？教科書上所稱倫敦同普來毛斯兩公司是什麼意思？這次研究最後可將黑板上的略圖同課本上附圖或牆上掛圖比較一下。結果恐怕要發見很顯著的差異，這是因為在殖民史上的事蹟中，要以一六〇六年執照上疆界條文的研究為最不經意的緣故。

對於中學四年級學生，這種材料可以令學生自己去研究出來，不必由教師用問題去指導。〔註十一〕

〔註一〕亞丹斯，說明同表現，三百六十二頁。

〔註二〕關於投影式的討論，參看約翰生數學地理，一百九十頁到二百二十五頁。

〔註三〕中部諸州同馬利蘭歷史教師協會報告，一九〇八年，七頁。

〔註四〕現代評論，第五期，二十九頁到四十九頁。

〔註五〕亨特生 (Henderson) 中古時代的歷史公文書，二百零三頁。

〔註六〕哥倫布四次航行的本文同地圖，可參考斯克力白那出版的古初美國史原文。

〔註七〕同上，九十一頁到一百十頁。

〔註八〕由教師在黑板上畫出，可以節省時間。唯由學生自做，較為有效。

〔註九〕這是對於第一殖民地的話。對於第二殖民地的話大致相同。

〔註十〕普爾 (Poore) 憲章同憲法，第二部，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〇年。

〔註十一〕用這種方法去研究美國史材料很多，而且容易獲得。參看美國歷史小冊第六號，第十六號，第二十二號，第三十二號。並參看加內脫 (Gannett) 美國的疆界報告第二百二十六號，美國地質調查所。加內脫供給研究美國全國疆界的材料，同各州疆界的材料。報告每號美金三甲，可向華盛頓文書管理局長購買。

第十一章 歷史教科書

就美國的各種狀況方面看起來，講授歷史的最重要幫助莫過於教科書。實在說起來，教科書不僅是幫助。在大部分美國學校裏面，教科書決定講授的事實同教授的方法。一個教師請他教小學三年級以上的無論何級學生幾乎一定要求一本教科書備學生之用。從這一點起到中學歷史課程完了為止，所謂歷史的研究，在我們大部分學校裏面，根本上就是課本中功課的預備，所謂歷史的講授，根本上就是課本中功課的討論。在歐洲方面，教科書就不是這樣重要了。小學裏面歷史的講授差不多完全是口授的，就是在中學校裏面，正式課本的功課亦比較的少。

教科書有時影響編訂歷史課程的人的觀念，有時依照他們的觀念。無論怎樣，他們的歷史同歷史課程表的關係如此的密切，所以教科書中所備事實的普通性質可以從歷史課程表的普通性質裏面看出來。本書前面幾章所討論的各種理論統在教科書中產出他們的結果。所以事實同事實的排列很是不同。當教師選擇教科書的時候，他當然立刻受他所最相信那個原理的指導。但是此外我們還有一種

有用的分類，這種分類以事實豐富的程度爲根據。有二類教科書可以分別出來：

(一) 有一類教科書，其目的在於表示一種事實的骨格，同大綱或綱要差不多。這種書本，在德國叫作 *Leitfaden*，在法國叫作 *Précis*。

(二) 有一類書將大綱擴充一下成爲比較完備可讀的故事，同時仍故意留下將來發展的餘地。這類書可用法文中便覽 (*Manuel*) 這個名字稱他們，很是適當。

(三) 有一類書以自足爲目的，各事本末述得如此詳盡，所以不必再加發展，就可以明白。這類書可用法文中課本 (*colles*) 這個名字稱他們，很爲適當。(註1)

各類教科書的好壞我們應該根據各類教科書的目的去批評他們。假使我們對於顯然作便覽用的教科書，責備他太簡單而且太乾燥，而且採用他的人非用口頭的演講或課外的參考去補充不可，這是不公允的批評。假使我們對於顯然作課本用的教科書，責備他太詳細，使教師除聽學生背誦外別無發展的餘地，而且減少課外參考的刺激，這亦是不公允的批評。對於這種地方，當我們選擇教科書以前，統

應加以考慮。但是在美國方面，比較少數的著作家能够十分明白這種著作的不同。我們的教科書大部分屬於便覽的一類。有一部分著作家故意留下餘地使教師去解釋同課外的參考。但是相信「短就是簡」的著作家如此的多，相信「短就是簡」的教師亦如此的多，所以我們教科書普通祇能當作一種授予功課同背誦功課的工具看。

備小學中年級用的教科書往往果然能够達到短而且簡的目的。但是在這種地方，著作者往往覺得他自己不負一篇完全故事的責任，或者甚至不負一篇連續故事的責任。要想使教科書簡單，往往將不能簡單明白敘述的事實盡情刪去。書中所包括的故事大部分統是非明白敘述不可的故事。在平常的著作者同平常的教師的手中，斯密斯 (Captain John Smith) 這段故事同華盛頓同他的斧這段故事，當然很穩當的。

在小學高年級中教授歷史的情形格外不容易對付。所教的東西普通是美國史，而且習慣上又要求著作者一篇完全的故事。不但要敘述一篇完全的故事，而且

一定要有四百頁的書去敘述他。普通對付這種困難的方法，就是將本來簡單有趣的事實擴充起來，將其他的事實忽略過去。如遷往美洲的清真教徒同普來毛斯殖民這段故事可以佔了三四頁，甚至詳詳細細的敘述起來。至於麥塞鳩色茲海灣殖民地可以用一小段概括起來。教科書平均的結果就是祇有一部分是容易明了的。在一個有資格而且有名的歷史家所編的一本初級中學教科書裏面，對於新英倫的歷史有下述的開宗明義一段文字：

清真教徒。——新英倫諸殖民地爲英國清真教徒所建設，若輩之所以離開英國，因在母國不能如意行事之故。所有清真教徒均一致希望得一較斯杜亞脫 (Stuart) 王朝時代之英國尤爲自由之政府，至對於國家大事方面，清真教徒實爲當時之『自由黨』。唯對於宗教，若輩殊不同心。有祇願以少數改革加諸教會者。此種人世稱爲不遵國教之教徒。亦有主張教會應大加改革者，改革之事太多，故爲英國國教所不容。此種人世稱爲分離派教徒。普來毛斯之殖民者爲分離派，波士頓及其附近諸鎮之殖民者爲不遵國教之教徒。

那本書的著者照上面敘述了以後，於是叫學生繼續去研究大約三頁半的美洲的清真教徒的那段故事。再下面一段是『麥塞鳩色茲之建設，一六二九年至一六三〇年。』對於這件事，他述：

麥塞鳩色茲之建設者與貧苦微賤之清真教徒不同。若輩爲富人且在社會上有地位者，如文斯羅普 (John Winthrop) 及色爾頓斯太爾 (Sir Richard Saltonstall) 卽其例也。若輩離其在英國安適之家庭往美國建設一清真教之國家。若輩得一片大地自美利麥克 (Merrimac) 以至查爾 (Charles)，並西向橫斷大陸。在一六二九年至一六三〇年間，殖民者之來數以百計。多殖民於波士頓，色倫 (Salem)，及其附近諸鎮。此後十年間，來者以千計。麥塞鳩色茲自始卽強盛而且富庶。就中亦有與殖民地之統治者不甚相得之人也。

字句很簡單，卽使在第六年級中的兒童亦能够讀他們，而且能在教室中背誦。因循苟且的教師，不求上進，一定要以爲這本書很好而且或者要替出版者作一篇證明書。那種習於『完全去說明課本』的教師，亦或者以爲這是一種很便當的大

綱。但是後面這一類的教師實居少數。照例的結果一定是很顯著的。有思想的觀察者，見到了這種地方，就要問究竟兒童所見到的或所覺得的除文字以外有什麼東西。他們果然看見清真教徒麼？他們果然看見清真教徒可以改革的東西或改革的理由麼？他們果然看見在美國所遇的事情麼？斯杜亞脫（Stuart）王朝的君主，同國家大事上的自由黨，對於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人是什麼東西？什麼是安適的家庭，富有，同社會上的地位？對於兒童在紐約下城擁擠不堪的那種貧民居處是一件東西，第五大道上的宏大居室另是一件東西，在十字街上美金八元一月的『安適的房租同膳費』又另是一件東西。但是書中所述清真教徒的景況究竟是什麼？對於文斯羅普同色爾頓斯太爾二人書中並沒有加以詳細的說明，單單提他們兩人的名字，究竟得什麼好處？他們『所以離開英國，因在母國不能如意行事之故』或者『對於宗教若輩殊不同心』或者『就中亦有與殖民地之統治者不甚相得之人』這是清真教徒的特點麼？這種論調，無論單獨的或者集合的，能夠將清真教徒同現在因不能如意做事，在宗教上不能同心，且與某處統治者不相得，而離開美國的人辨

別清楚麼？

在一本美國史的通俗著作家所著的初級中學教科書中，我們得下面所述的一段文字：

清真教徒——其時宗教之虐殺，在英國甚為風行，頗有人以英國國教教會為腐敗，故退出教外。此輩世稱為分離派教徒或獨立派教徒，至於以教會內部改革為目的者，世稱為清真教徒。

下面繼續述了四頁的清真教徒赴美洲的故事。再接述麥塞鳩色茲海灣殖民地。

麥塞鳩色茲海灣殖民地為清真教徒所建設，教徒中亦有富有資產者，而且皆具有高尚之性質。若輩於一六二八年在色倫附近建設殖民地。波士頓在後二二年為省長文斯羅普所建設，當一六三〇年至一六四〇年間，殖民於麥塞鳩色。茲者有二萬人，分布省中各處之殖民地，似均在富庶隆盛之途上也。

即使專門的教育家對於一種情形每加以攻擊，不去改良他。有一個城市學

校的督察者，覺得對於清真教徒同分離派教徒的背景應該增加一點，插入一段六行的文字，標題爲『普來毛斯公司』同一段十五行的文字標題爲『清真教徒爲何分離派教徒爲何？』赴美洲之清真教徒爲何？如下：

十六世紀之宗教中興。——假使時機已到，無論何種改革當進行之時每能得內外援助之力。一五一七年路德之抗議，爲宗教上一大中興，日後變更舊日建設之宗教思想。其時教育上，科學上，及其他方面之思想正在進步，故其成功益鉅。其在英國，此種運動之結果爲英國國教之建設，其儀節頗多，仍舊教昔日所用崇拜方法之舊。

編著中學校用舊式的通史亦受同樣的限制。著書的人多了一百五十頁或者二百頁的空間，但是此種空間的擴充難得同科目的擴充成正比例。有了同樣遺漏的恐慌，所以在通史裏面要找出空間去多述一點東西，一定要比在美國裏面找出空間的機會來得少。七人委員會所主張的『分類』制度，將這種情形救濟了一部分，而且使得格外詳盡的敘述能够辦到。段擴充爲頁，頁擴充爲章。現在照七人委員

會所規定的四個範圍裏面，已經有一種近於法國課本的一類書。但是編書的大顯然還是覺得他們負有一種維持學校習慣相傳下來的那種事實的責任。新增的固然不少，但是減去的比較並不很多。有幾種上古史同中古近世史的編訂，差不多同從前那種大綱式的通史一樣。現在仍舊有許多著作家同教師好像還是以讀物分量的多少來計算一個主題的難易，所以即使沒有別的情形來逼迫，他們還是贊成大綱式的辦法。

一本教科書，不管他的範圍怎樣，亦不管他是備那一級用的，他的目的至少應該向到明顯同切實兩個方面去。不一定因爲一本書太短了，他就一定要模糊。明顯同切實這兩種特性，不一定要將字數大大的增加，亦可以得到的。無論如何，將少數特別的事實同必要的大事混合起來；採用特定的形容詞，不用聲音悅耳的形容詞；在最上級的形容詞同譬喻的文字上加一點可以比較的材料；總不是不可能的。

在一本預備中學一年級用的，而且得許多教師讚美的教科書裏面，我們得一個主題叫做『埃及史的時期』內容如下：

『當舊帝國的時候，最重要的朝代是第四朝，當時在基色（Gizeh）地方造了幾座大金字塔同人首獅身的像。而且在門非斯（Memphis）附近塞克拉（Sakkarah）地方規劃了一個大墓地。』

再過去五頁，我們遇到一個主題，叫作『埃及的建築同石碑：』

『埃及人的宗教精神很強的印在他們的建築物上，大部分包括墳墓同神廟。對於死人的建築我們可以在尼羅河兩岸山崖上鑿成的岩墳上看出來——例如色克拉（在門非斯附近）地方的大墓地。各個紀念的墳墓取金字塔的形式。而且在基色地方，達到最大的規模。國王的遺骸就安放在這種人造的石山裏面。』

『大墓地』、『大規模』同『人造的石山』——這統是好句子，但是他們果然能夠達到明顯的地位麼？我們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在法國公立中學所用的初學教科書裏面關於同一主題的敘述。

『埃及的諸王頗以建築大紀念碑自豪，尤其是神廟同他們自己的墳墓。埃及

人繼續建築墳墓同神廟，凡三千年的工夫。有許多如今還是存在而且激起遊人的驚異。

『這種建築物中最古的同最著名的就是三座有名的金字塔，他們是三座國王的墓。

『他們站在下埃及（離開羅（Oatho）有幾個二英里）一個高原的上面，這個高原當作一塊墓地用的，因為處處有石碑同小金字塔鑿在上面，每一個塔是一個墳墓。

『這種金字塔驟然看去好像不過是大堆的石塊，看不見有門口。他們原來是用磨光的石塊疊成的，如此的光滑所以我們爬不上去，而且覺得如此合縫所以即使一根頭髮亦插不進無論那兩塊石塊的中間去。但是當這個外層穿通的時候，就有一連的小房子發見出來，他們的中間有狹廊連絡。國王就埋在這種小房子裏面的一間。有一個國王的棺發見出來；另外兩王的棺不見了，——這幾個墳墓曾經受人的侵犯過。這是因為要免去這一類的褻瀆，所以建築的

人如此謹慎的將墓道隱藏起來。

『金字塔外層光細的石塊曾經剝蝕，而且石塊的結構亦已經顯露出來。因此大金字塔的高度減低了七米突以上。他從前高一百四十四米突，現在不過一百三十七米突了；他仍舊爲世界上最高建築物之一。』

『離金字塔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偉大的石造的頭，從沙漠裏伸出來。這就是人首獅身的像，海那克喜斯 (Harmakhis) 神的像，代表上昇的太陽。身體其餘的部分現在埋在沙裏，但是掘開以後顯出他的形式。這是一個蹲在地上的獅，由岩石鑿成的。這個石刻高十九米突，就是五層房子的高度；耳朵長一米突。』〔註

二〕

在美國的情形下面，明顯同切實這兩個特點是審查課本的第一步試驗，而且是最重要的，因爲這個試驗普通可以決定對於常常發生的那個問題的答案：『這本書是否可以得到功課的？』但是還有許多別的問題要發生。這本書切實麼？他的特別觀察點是什麼？圖畫，地圖，同其他幫助直覺的東西的性質是什麼？預備課外

自修的參考書是不是適當？假使書中包有問題，大綱，總結，同其他教學上的幫助，他們是否有用？有沒有一篇好的目錄？有沒有一個完全的索引？他果能供給一個英文的好模範麼？他是有趣麼？

對於切實這種特點，第一步的試驗就是著作這本書的人。他是什麼人？做過什麼事體？從前幾乎無論什麼人祇要能寫字就能夠編著一本無論那種科目的教科書。一個人可以不必聲明他的資格如何，在六七種不同的科目裏面，編起書本來，而且或者編了一本字典去完成他的事業。專就歷史而論，沒有歷史訓練的著作家仍舊可以冒險來供獻他們的著作，但是同他們競爭的人裏面現在已經有專門研究歷史的人，至於愛美的力量現在大部分統限於小學的教科書方面。近來中學校的歷史教科書大部分統已從專門家的手中編出來。因此我們可以假定他們是切實的。不過我們要記得專門學者往往是專長一門的。他有他的時期，或者他的科目。當他負起一種課本的較大範圍的時候，他不能不部分的變做一個編輯的人，而且我們一定要將他當作一個編輯的人去批評他。從前有一個著名的歷史家，著了一本

有名的美國史教科書，第一次出版的時候，因為他不是內行，竟將一八六〇年大維斯 (Davis) 派民主黨的黨綱同杜格拉斯 (Douglas) 派的民主黨綱掉錯了。又有一個著名的歷史家亦著了一本有名的美國史教科書，亦因為他不是內行，所以將一八六七年善後議案 (Reconstruction Act) 同另外一件議案混錯。對於教師，幸而專門家的教科書普通統由專門家去校閱，顯著的錯謬容易指出來。不過做教師的人自己應該有一點獨立的測驗。

一個著作家的觀察點有時在他的序文或導言裏面明明白白表示出來，有時讓讀者從他選的事實，解釋事實的方法，同輕重的分配裏面去推想出來。各國所產的書本觀察點大不相同。一種民族的偏心往往顯然表示出來。就事實而論，將各國的教科書比較一下，有時給我們一種驚人的實例，來證明歷史的主觀主義。奧大利的教科書顯然自有一個歐洲，普魯士的一個，法國的一個，美國的一個，各有各的特別色彩。單就美國而論，當我們從一本新英倫諸州人所編的書讀到一本朋息爾文尼亞人所編的書，再讀到一本佛其尼亞人所編的書，我們可以得到某種狀況同事

情的不同的圖畫。做教師的人至少應該注意在書的一般比例裏面表示出來的觀察點的異同。這是一本上古史麼？有多少空間去專述南希臘戰爭？亞歷山大以後時代？社會狀況？美術問題？著書的人詳述羅馬的共和時代，還是羅馬的帝國時代？單就頁數的多少看，當然不一定能够表明各主題的重要或不重要。近來有人研究由力比提斯（Euripides）同梭福克利斯（Sophocles）的名譽，究竟那一個來得大，結果由力比提斯在歷史上所得的空間較梭福克利斯來得多，但是梭福克利斯所得的形容詞，比由力比提斯來得多，所以就斷定他的名譽較大。編教科書的人可以用形容詞去表示他的抑揚輕重。不過頁數的多寡還不失為一種大略的測驗。一個希望得一本十九世紀詳史的教師，決不會選一本將法國革命以前的事實佔了六分之五空間的中古近世歐洲史。一個以為十九世紀以前的一千年較為重要的教師，難得會選一本將十九世紀史佔了一半地位的教科書。就現在的輕重而論，教師對於這兩本書，其他各方面統是相等，當然要選那詳述工業的同社會的狀況一本。

圖畫，地圖，同其他幫助視覺的東西統暗示他們自己特別的問題。抉擇的原理

是什麼？課本同圖畫有沒有明顯的關係？各種圖畫是否明白而且印得好？著作者有沒有說明他的地圖同圖畫的來源？地圖正確麼？各種圖畫代表實物麼？還是實物的觀念？在小學教科書裏面，純粹想像的圖畫還是很普通，在中學教科書裏面亦並不是絕對的沒有。地圖仍舊是壞的。有的太詳，有的不清楚，有的不很正確。我們假使能够強迫著作者說明他們圖畫的地圖的來歷，我們一定可以得一種利益。這個辦法的本身恐怕就可以使他們對於選擇格外謹慎，對於內容格外注意。沒有這種消息，教師要去計算書中各種附圖的歷史上價值，往往困難。

現在美國的教科書，幾乎沒有例外，統包有參考書備課外的自修。做教師的人當然要將他們的一般性質同排列研究一下。各種參考書的性質是普通的還是特殊的？他們僅僅表明書名麼？或者章同頁？他們有沒有分類？有沒有使學生覺悟到他應該參考的材料？有沒有參考別種教科書？歷史小說同詩篇？所提的參考書是不是在普通圖書館統備的？教科書往往不是一個參考書的安全指導，雖然他應該做一個安全的指導。普通所用的測驗，好像就是參考書同書中所討論的有沒有關係。

普通的目錄祇包括各章的題目。但是有一部分著作包括一篇分解全書的大綱。有一部分索引是草率的，不明顯的，而且不完全的。有的是完備的而且明細的。對於不去利用目錄同索引的教師，上面所討論的東西沒有什麼重要。對於另外的人，這種討論暗示一種適當的測驗。

各種教學上的幫助，假使教科書裏有了他們，有時是有用的，有時無非白費了空間。他們有時如此的不好，所以不能不警告學生不去用他們。所用的測驗要看教師所指定的功課同複講的種類而定。

教科書往往缺少文學上的特色。他們不能十分自命為文學的作品。不過我們有權利可以要求合於文法的英文，明白同切實的述敘，同一個聯續的故事。我們亦有權利可以要求一本書應該有趣。不過我們應該將興趣的性質解剖一下。一種使書有趣的方法就是將著者個人的意見繼續貫徹下去。假使他讚美或者責備稍稍過分一點，假使他對於假使沒有別的情形就要容或有之的事體加以大膽的推測，假使他偶然之間用了一種輕率的話，假使他將歷史上的人物變成他個人的朋友

同敵人，他的著作對於青年的讀者一定很有趣味。另外一種使書有趣的方法就是去擴大動情的事實，引入內室的閑話，引用不重要而有趣味的演說或公文。興趣可以得到的，不過成本太大了。一本使人尊重的書不一定要乾燥無味的，但是沒有一本很可尊重的書能夠處處使讀者有趣。

〔註一〕在法國對於這種名詞的使用，參看中等教育，一九〇九年，二月十五日，六十三頁。

〔註二〕塞諾波，古代史，十六頁到十七頁。

第十二章 教科書的使用

在小學最低級中，歷史的講授當然以口授為主。做教師的人或者將一段故事讀給學生聽，或者講給學生聽，或者合用讀講問三種方法來發展一段故事。但是在美國方面，當兒童自己能夠讀書的時候，就往往從口授的方法轉到書本的講授了。在八學年統有歷史科目的小學裏面，中間往往有一個過渡時代，將歷史的故事當做一種誦讀的材料看。這個時代，長短不同。有的在四年級的時候就開始指定正式的功課同背誦。有的延到第六學年或者第七學年方才開始。在第六學年或第七學年才有歷史科目的學校裏面，歷史的講授往往自始就用教科書。在中學校裏面幾乎全用教科書。所以對於大部分教師，怎樣去使用教科書這個問題是一個歷史講授的根本問題，而且對於他們恐怕就是歷史講授的全部問題罷！

讀教科書同背教科書，在歐洲方面往往叫做美國式的歷史教授法。在歐洲方面，教科書的通行同種類的複雜，同美國差不多，而且在學校的歷史講授上自始就佔一個地位。教科書中所包的事實在歐洲方面研究得格外澈底。不過正式的課本

功課既不指定，亦不背誦。不問教科書的性質怎樣，教授的方法普通總是口授。在低年級裏面做教師的人同學生談談並向學生問問。學生達到有能力的時候，立刻就
要筆記。普通所用的方法有時是發展的，有時是純粹消息的。用前一法的時候，教師
先以基本的材料供給學生，於是提出種種問題，引導學生去同他種已知的材料比
較一下，推理一番，再根據各種材料造成新的事實。所習的功課是師生合作的。這個
方法在德國方面用得最多。用後一法的時候，建設的工作差不多完全由教師負擔，
而發問的目的大部分無非要使學生明白領會歷史的事實。這個方法在法國方面
用得最多。無論用那一個方法，作學生的人大概都明白教科書是有用的，因為他可
以幫助他們的記憶，而且誦讀教科書就是明白教室中的討論。有時教科書的位置
格外重要。有時功課有一定的指定同背誦。但是這種方法在歐洲方面大部分的教
師都不贊同。在比利時，宣言這種辦法是教育邪說中最惡劣的東西。（註一）就是法
國人，雖然能夠將教科書做得比誰也明白可解，大體還是維持口授的習慣。

在高年級裏面，教師講得較多，問得較少。有時他專門的講，絕對的不問。這種情

形有時就是在低年級裏亦是如此。因此口授的方法回返到他的古式了，就是講演式；這種方法曾經在所有各級歷史教授的裏面風行過一時。例如在法國當一九〇二年課程規定以前，在國立文科中學最低級以上，教室中難得聽見學生的聲音。上課的時候完全由教師講演，學生筆記下去，再去讀教科書。雖然現在的規則禁阻正式的講演而且指導教師去問學生，但是有許多服務很久的教師覺得舊習難改，仍照舊法演講下去。不過年輕的教師很受新精神的浸潤；而且他們被講演的習慣所引誘，也並不比他國教師爲快。

歐洲的口授方法同什麼留下的講演方法將教科書的地位弄得完全明定。教科書並不是起點。假使教科書是大綱式，那末他不過是一種事實的綱要，經過教師格外完備的表示或發展。假使他是便覽式，他可以是一種已經教師表示過或發展過的事實的複雜敘述。用後一種教科書，普通在教室中向學生提出對於事實的問題，不是對於教科書的問題。教師是教的；教科書是撮其要的，或者補充事實的，整理記憶的，確定名字同時期的，而且普通幫助學生的記憶的。

對於美國舊式的教師，教科書的位置亦一樣明白。教師的責任就是指定某幾段或某幾頁，再聽他們的背誦。『既戰之後，國王乃去，——約翰，你可以讀下去。』約翰讀了幾分鐘以後，被『下一個』救出去了；而『下一個』又被『下一個』救出去了；如此下去一直到全課讀完爲止。這個方法的目的就是要叫學生將書中的文字個個背得出來；而且對於記憶力較弱的學生才有一種讓步，這就是准他用自已的話將書中事實複述出來。不料這個讓步實行以後，竟是對於那個方法的一種致命傷。第一個發見，就是用自己的話來複述書中事實的學生，比專靠記憶用口背誦的學生成績來得好；第二個發見，就是提出問題原來亦是對於記憶力較弱的學生一種讓步，竟能激起有用的比較同推想。記憶背誦的方法並沒有完全過去。這個方法如今不但沒有完全銷滅，而且還有竭力辯護的人。現在受這個方法的恩惠的人有的已經日薄西山，有的方在大學畢業，他們統來證明他們所記得的歷史同他們所應用的歷史，統是在好學校中教科書上記得來的歷史，不是後來在大學中所習得來的歷史。這種結果並不是全壞的，而且在可以獲得這種結果的範圍以內，我們

對於那班反對革新的人——他們以爲革新一次就要將教授標準低落一次——當然可表同情。記憶背誦制度的最壞處有幾方面並不比他種制度的最壞處來得壞。假使有時學生習得事實，不過同時他亦往往習得去厭惡歷史，那末有時他可以連事實亦沒有習得，而厭惡歷史的心理倒是一樣的習得了。不過變化是免不了的，一部分因爲歷史的講授風行以來，記憶力薄弱的學生異常的增多，一部分因爲應用舊法的時候，我們覺得對於教科書沒有必要的解剖，關於事實的選擇同組織沒有練習的機會，甚至往往對於教科書的本身亦沒有了解的必要。

我們假使以爲教科書這種東西，不單單是一種記憶的資料，那末教科書這個問題就要格外複雜了。教科書的使用第一要看教科書屬於那一類。他是不是大綱的一類？假使是的，那末教師一定不會再去預先指定功課，亦不會再在教室中叫學生背誦。假使果然要研究這種教科書，那末每一課或者當指定功課的時候由教師做一番預備的工夫，或者指定參考書去補充他。在小學第七年級以下的學生了解的能力平均遠比誦習的能力來得大，所以由教師供給必要的資料最爲經濟，最有

效力。可將教科書向全班讀一遍當一種發展一個完全故事的指導，或者在一段故事講完之後再用教科書來做一個總綱。無論如何，學生自己的步驟應該將教科書放在講完故事以後去讀他，不應該放在前面。一段故事發展了，學生複述了，而且完全了解了以後，再叫他們去翻開教科書（好像在歐洲諸國學校中一樣）去尋出那段事實，在書中的位置，去明定名字同日期，去看明這段事實同他段事實的關係，去得到什麼應該記着的暗示。自從第七年級起，課外的參考書可以常常的增加去代替教師的供給，對於學生應該讓他們自己去想方法將教科書同參考的資料聯合起來。『清真教徒所以離開英國，因為他們在母國不能如意做事的緣故。』這句話對於學生差不多毫無意義。這句話或者可以暗示學生應該知道清真教徒在母國想做的而不能做的是什麼一種事體。無論如何，當學生明白他們想做的事體以後，這句話所說的就很是足夠值得記憶了。根據這個原理去用教科書，那教科書就值得記憶了。但是教科書並不是功課。他不過是尋求智識的一個指導，同得着這種智識以後的一個大綱。

大綱式的教科書，就他本身而論，亦有幾個長處。在低年級裏面，用口頭的講授去補充課本可以將歷史科的平面提高。美國人對於兒童應付歷史的能力的估計，何以比較歐洲人的估計來得低，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的習慣往往以歷史當作兒童誦習的讀本看。在小學高年級同中學校裏面，大綱式的教科書所留下的時間，比較詳盡教科書所留下的來得多。現在有許多教師往往能夠利用這幾個長處，而且覺得用詳細的教科書頗有妨礙。但是亦有許多教師以為教科書是教科書，教室的背誦是教科書的背誦。在許多教室裏面，對於記得『清真教徒所以離開英國因為他們在母國不能如意做事的緣故』這句話的學生，就很滿意了，不再叫他前進了。因此歷史的功課退化而成為一個文字的練習。在小學低年級中的教師，沒有受過口授方法的訓練同歷史的專門智識，在小學高年級同中學校中的教師，沒有一個好的圖書館，假使他們不用大綱式的教科書而用詳細的課本，那就妥當得多。

假使用一種便覽式的教科書——就是敘述得明白而且詳盡的書，學生能夠真正了解的書——那末僅僅指定課本上的功課同在教室中所費背誦及應用的

時間，至少有一部分理由。大體以學習功課的方法同背誦的方法爲標準。在一部分學校中，歷史的功課在上課以前看得很重，習得很勤，同預備拉丁文或數學一樣。在另一部分學校中，所謂指定功課，差不多是一句空話。做學生的已經將教師訓練好，叫他自已負大部分背誦的責任。在另一部分學校中，課程表所留給課外預備的時間，或者很少，或者沒有。教師祇有當上課的時候叫全班學生做一點能做的工夫。有一部分教師贊成這個方法，這或者因爲他們勸學生自習歷史的經驗，覺得結果不很滿意；或者因爲他們覺得在教師直接的監督下面所得的結果比較學生獨立研究好一點。因此我們知道教室背誦的性質一定要隨預備的性質而不同。

對於現代教科書中的功課，主要的困難就是學生往往不知道如何去研究。教師仍照舊式的去指定從八十八頁到九十五頁，或者六十五段到七十四段。假使我們相信學生自己的話，他們讀了五遍或六遍，十遍，甚至二十遍，亦沒有明白功課的內容是什麼。這種情形當存在的時候，如此的顯著，所以無論那個教師統可以發見他而且明白這種情形所提示的責任。但是現在有許多教師並沒有發見這種情形。

所以對於所有教師當一學年或一學期功課開始的時候，最好先去試一試學生誦習教科書的能力。讓一個學生翻開課本大聲讀了一段，再叫其他學生接下去。叫讀書的學生用他自己的話將所讀的書口述一遍。叫其他學生批評他而且補充他。將那段書再叫他們讀一遍，口述一遍。將這個方法繼續下去一直到得着一定的結果爲止，而且仔細注意學生所述的大綱性質怎樣變遷。用這種方法費了一小時上課的時間，可以將教師所抱獲得功課的觀念革命一下。在一個中學校四年級中，對於下面這段文字翻開書本讀了三遍之後，學生複述的時候還覺得有點困難：

『古代地理的觀念——地理形式圓而不平的觀念，荷馬詩中曾經主張過，在古人中有許多學者統很相信。例如紀元前四世紀時希臘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曾經爲滿足他自己起見，當日月蝕的時候及其他方面，用觀察的方法證明地球是圓的。這個理論在亞里斯多德以前亦有人主張；不過這個觀念當他寫出來的時候，好像統覺得新奇。對於這一點又有一個生在紀元前三世紀的人伊雷多斯梯尼斯(Eratosthenes)說了幾句最有名的話。他的著作已經不傳了，

但是據羅馬地理學家司脫拉波 (Strabo) (紀元前四〇年到紀元後六〇年) 所述，他曾說過下面這句話：「假使大西洋的廣大不是一個障礙物，我們很容易從伊伯利亞 (Iberia) 起由海道而到印度，仍舊維持同一的緯度，至於其餘的部分佔全圈三分之一以上。不過在溫帶裏面有二個或者二個以上可以住人的地球，亦說不定。」

當第一遍讀過之後，教師要學生做一個大綱，而全班學生竟不懂得教師要什麼東西。有一學生說：「我們對於歷史並不這樣辦的。」另一個說：「給我們幾個問題罷。」到了後來，教師不能不提問題去問學生，就是說，不能不幫助學生去解剖那一段文字。教師有了這樣一次經驗以後，還會去指定教科書或他種書本的頁數，不加以幫助，讓學生自己去自習麼？

這種情形可以用下述兩個方法的一個去應付他：(一)明白說明學生應該研究的東西，或者(二)教他讀書的方法，使他自已能够尋出他應該研究的東西。第一個方法比第二個簡單得許多，普通明白學生需要的教師多用第一個方法。

有許多教科書往往備有指導的問題。例如有一本小學教科書關於『法國的最初殖民者』一章書，先有下面一段的引論：

『漁業與法國人。最初從法國到新世界的水手爲白來頓 (Breton) 同諾曼底 (Normandy) 的漁人。當一四九七年的時候，加波脫約翰 (John Cabot) 曾經注意過而且報告過紐芬蘭沙洲上鱉魚的繁盛。各國的漁船不久就統駛向那個地方去。在美洲法國人所取的最古的地名就是白來頓角 (Cape Breton)，恐怕遠在一五〇四年，至於從諾曼底同白力頓尼 (Britany) 赴美洲的船在那個地方繼續他們的漁業一直到了現在。亦有船從葡萄牙同比斯開 (Biscay) 來，但是最初從英國來的不很多，因爲英國人向來在埃斯蘭 (Iceland) 四圍海上捕鱉魚的。不過英國人到紐芬蘭來的慢慢多起來，到了十六世紀的末年，所有漁業差不多爲法國人同英國人所獨佔了。

『當那個世紀，法國同北美洲海岸的聯絡差不多專靠漁業。一五一八年來利男爵 (Baron de Lery) 想在色白爾島 (Sable Island) 上建設一個殖民地，但

是幾乎餓死了，所以趕快離去。法郎西斯第一 (Francis I) 於一五一五年即法國王位的時候，對於西班牙同葡萄牙兩國國王獨佔所有東西各方面的新地，以爲這是笑話。難道亞當老祖 (Father Adam) 叫他們做他的唯一的承繼人麼？假使是的，他們還是將那張遺囑印出來的好……」

這章書的後面爲『主題同問題』關於上述那段事情的問題是：

(一) 什麼東西引起法國的水手到新世界去？

(二) 在紐芬蘭的沙洲上，英國人最初爲什麼這樣少？

(三) 對於西班牙同葡萄牙新地的要求，法國王的意見怎樣？

除了這種問題以外，教科書中往往包有『提示的問題同指導』上面所舉的那本書，關於紐芬蘭漁業，有下述的這段文字：

『紐芬蘭的沙洲在那裏在此地所捕的是何種魚？何以此地的魚這樣的多？沙洲的面積如何？到此地的漁人從何國來？此種沙洲爲何人所主？有海洋中的魚，是否屬於某一人或某一國？港中河中溪中及內地水中的魚是否屬於一國人？

使他國人捕他們變爲非法紐芬蘭的沙洲同歷史有關係麼？如果是的，說明怎樣。在地圖上指出書中所提到沙洲來的漁人的故鄉。』

有了這種性質的幫助同段題及節題所供給的幫助，一個學生假使我們叫他去注意他們而且明白叫他當預備功課的時候利用他們，那末我們很可以希望他有一點進步。假使書中的問題覺得不大合式，教師可用別的去代替他們。無論如何，問題這類東西可以構成指定功課的實質。

另有一種性質稍稍不同的幫助，就是預備好大綱，這種大綱同問題一樣，或者在書中預備好，或者由教師供給他們。大綱普通分二種：（1）一種是傳達消息的。（2）一種是僅僅暗示什麼學生應該研究的。這二種大綱的性質統是解剖的，他們的目的統是在於表示什麼是最重要的而且供給一種便利的關係的表明。一個消息式的大綱可用下述的東西去引導美國的革命：

（一）英國憲法見解的衝突。

（A）殖民地的見解。

(1) 由英國王統一。

(2) 在殖民地立法機關中應有代表。

(B) 英國的見解。

(1) 由國會統一。

(2) 在不列顛帝國中國會獨尊。

一種指導式的大綱，對於同一件事情可以用下述的說法：

(一) 英國憲法的性質。

(1) 殖民地的見解。

(2) 英國的見解。

(二) 英國政策的變化。

(1) 英國的國債。

(2) 貿易議案。

(3) 軍隊。

一種消息式的現成大綱，將歷史上的要點總括起來，能夠完全記得，很可以得

益。照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 (The New England History Teachers' Association) 委員會的意見，這種大綱不但可以而且必要記得。這種大綱「必須爲各新主題的 A, B, C; 必須不可磨滅的印在學生的心上; 必須抄了又抄，說了又說。……學生的智識就造在這個中心上。他將書中，史料中同教室談話中所記得的東西集合在這個中心的四周圍。」〔註二〕至於指導式的大綱就很不必有這種記憶。

根據現成大綱的功課當然以大綱作指定功課的標準。指定主題或主題的數目，學生知道從他們的教科書裏面去補滿他們。如此對教科書中不十分重要的東西同對於參考書，要略去他們，很是容易。學生知道應該研究的是什麼，當他研究的時候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麼地方，而且知道這件事實同一般計畫的關係。教室中的背誦亦可用大綱做根據。或者從大綱中提出主題，或者根據大綱提出問題，統是可以。

有一部分批評教科書功課的人看起來好像有一種傾向，要將對於教科書甚

而至於參考書的各種正式解剖同背誦完全排斥，專門注意於問題的解決。『讀教科書中的下面十頁；並下面參考書的一種……帶一張你自己畫的地圖來，明示這個時候兩軍的地位。』對於這種指定功課的方法，曾經有人提出三個很利害的反對理由。第一，教科書『倘使對於各種事實不加解剖，並不是適合於全體學生。這種方法從前普通得很。他對於材料的排列雖然合理，雖然很好的讀本，但是不一定適合於學生個人或者各個功課的單位。』第二，教師所受的影響很是不好。『在這種情形下面，真正講授，就要很快的腐敗下去。假使世界上果然有一種勢力使講授變為機械的同空洞的，這就是單以功課的指定當作一件事業，目的並不在於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第三，影響於學生的態度很不健全。學生『往往以為這種指定不過是學校苦工中一件武斷的事情。為什麼要習這十頁書中所述的事實……心中抱了這種意見，怎樣能够激起努力求學的興趣呢？』

那末，指定功課究竟應該怎樣？照上面所提那個批評家的意思，第一先要有一種『真正教室的研究。』這件事情做完之後，應該叫學生去解決某種一定的問題。

不是去讀某幾頁的書。可用阿爾巴尼公會 (Albany Congress) 作一個例，在教室中將這個主題研究之後，可提出下述的作為適當的指定：

- (一) 試覓出他種證據來證明殖民地人有格外密切聯絡的必要。
- (二) 將這種證據整理起來成爲一種令人心服的理由。
- (三) 在現代生活某方面裏至少尋出一個著例，說明聯絡的努力來證實教科書中所說的話。

(四) 讀教科書中一一二頁至一一六頁及一二〇頁至一二六頁，尋出阿爾巴尼公會以後殖民地人的態度。(這是預備下次上課的時候『教室研究』用的。〔註三〕)

什麼此地所提議的，基本上仍舊在於幫助學生在教科書中去尋出一條路來。教科書中『材料的合理排列』不一定適合於學生個人或者各個功課的單位。這是根本上的假定。但是這個地位另有二個假定去維持他：(一) 學校中『單單是一種談話』是不對的，(二) 『日常苦工裏面武斷的事業』變成一種不是武斷的

事業，就是因爲同學生說明他應該研究什麼，同應該思索什麼。

我們曾經說過，一種教科書是否『很合於參考之用』或別的用處，全看這種書是屬於那一類。我們假使『對於各本教科書沒有一種解剖』我們不能將他們分起類來，而且不能批評他們。假使因爲一種功課的指定，看起來好像不過是一種『事業』就廢止了他，這是很危險的。即使『事業』的觀念是不對的，難道我們所提的種種問題能夠將這個觀念完全排除了麼？學生不可以問教師何以要這樣辦麼？爲什麼要再尋證據去證明『殖民地人有格外密切聯絡的必要』？將這種證據整理起來成爲一種令人心服的理由？於學生有什麼用處？爲什麼他應該讀『書中一二頁到一一六頁同一二〇頁到一二六頁，尋出阿爾巴尼公會以後殖民地人的態度？』難道學生在這種問題裏面不會發覺這種『事業』麼？

問題，大綱，同研究的題目在歷史功課的預備裏面統有一種共同的優點，這就是給學生以一定的東西去研究同思索。他們果然能够使功課的學習簡單起來。但是假使這是必要的同希望的目的，那末我們有理由可以斷定，假使我們給學生以

較多的幫助，他們的成就還可以增多。對於抱這種意見的人，法國中學裏面所通行的方法很值得注意。

教師引出一個新主題的時候，先口授了一個短的大綱，由學生筆錄下去。大綱中明明白白說明主題中的要點。大綱記好了以後，令學生將教科書放在一邊，於是教師立起來將大綱「講解」一下。他加入詳細的情形，說明各種觀念，他加以詳細的表明，加以解釋，將全部情形弄得真正確切。他的講解常常明白，每每有趣，有時雄辯滔滔。講解以後，於是再坐下來。學生再翻起劄記本子，再記一篇大綱，再隨以教師的講解。平均每上課一次總有二三個大綱，同二三次講解。第二次上課的時候，先有問答。被派的學生走到講臺上，立在教師旁邊，手拿劄記簿，面向全班的同學。教師提出問題，當學生回答的時候，他並檢查他的劄記簿。這種計畫在於先去測驗學生的記憶，再去測驗他的領會。對於領會這一層，尤為注意。教師費了大部分的時間去尋出學生是否真正了解他自己所說的話。他不許學生用模糊影響的話來敷衍。學生說的話亦必須明白確切，他亦必須「講解」。法國的教師常常用他的態度，他的

問題，同他的批評，向學生說：『諸君，你們的觀念非明確不可的。』每一次上課的時候，被派的學生不過二三個，但是這種方法用得得法的時候，一定能够引起全班的注意，而且往往引起全班的討論。

幫助學生的方法內容如何，姑置不論，普通美國個人創造同個人獨立的原理好像是一種對於學生能否自己尋出一條路來的一種有力的試驗。無論如何，教科書是一本書，讀書能力的重要當然比預知書的內容同解決預定的問題來得大。上面所述種種幫助學生利用教科書的計畫，能否使學生自動的去研究，我們不敢斷定。一步一步的幫助學生去解剖，去選擇，去組織教科書中材料的習慣一旦建設以後，現在的趨向就是始終給以同樣的幫助。所得的東西就是上面曾經說過的那種四年級的經驗。這班學生或者是特別的愚笨，但是在他們那種茫無所得的下面，有六七年根據現成大綱同指導問題的歷史的研究。而且小學第六年級到中學各班曾經有這種大綱同問題的經驗，他們亦是一樣的茫無所得。我們還有一件可以注意的事情，就是在專門學校裏面，學生對於指導的大綱還是當作一種領會課程的

天然權利，教師還是當他爲一種教授上不可少的條件。

無論如何，假使有詳盡明白的教科書，那末當開始用教科書的時候，就可以用獨立研究的習慣去訓練獨立的研究，而且可以始終的如此辦下去。普通有三種普通的方法：

(一) 令學生去讀教科書不加以預先的指導同暗示。他去讀教科書，到了上課的時候，問他所讀的東西。『什麼東西引起法國的水手到新世界去？在紐芬蘭沙洲？最初英國人何以這樣的少？法國君主對於西班牙同葡萄牙的新地要求，有什麼意見？』這種問答的方法對於讀過課本以後的學生，同指導問題，現成大綱，或研究主題對於正在誦讀課本的學生一樣。外表上，結果往往是好的。學生能夠回答問題。這個方法果然供給獨立研究的機會。但是我們不能說他能夠提倡獨立的研究。在教室中有了指導的問題可靠，很少數的學生能夠被我們激起來去做誦讀課本以外的的工作，而且對於第一課讀得明白，同第一百課一樣。

(二) 令學生去解剖功課而且帶一個大綱到教室裏來。當上課的時候，令一個

學生將他的大綱抄在黑板上。其他學生一步一步的批評他，發出問題，提出意見。教師發出別種問題而且增上別種批評同意見。目的在於發見特點的最好的選擇，特點的最好的組織，各組的最好的名稱，小組成最好的大組，大組的最好的名稱，及其他等等，一直到得一個完全功課的大綱爲止。根據這個方法造成的而且大家同意視爲最好的大綱，令學生抄到劄記簿上去而且做將來研究功課的根據。就功課的解剖而論，結果往往很好。學生知道怎樣去自動的發明什麼是真正重要的而且何以是重要的。不過有一種困難，這就是在教室裏面除大綱以外沒有討論別的東西的機會。要應付這種困難，有一部分教師免去大綱的討論，單令學生編大綱備自己複習的指導之用。

(二)預先教學生去習功課，在教室中教師指導之下，去想出怎樣研究同怎樣學習功課的方法。翻開一本書，對於如上面所提及的那漁業同法國人一段，可用下面所述的指導同問題去做小學七年級學生的練習。

注意本段的題目。你們自己去讀那段書。段題果然能够說明段中所述的事情

麼？再讀那段書，而且尋出所提的各種不同的事情。將各種不同的事情用三四個字說明他們，記入你們的劄記簿中。你們希望有多少事情應該在段題『漁業同法國人』裏面提及？在這個段題下面，檢出你們不希望提及的事情。將他們集合起來，而且想出一個你們希望提及他們的題目。本章的題目是什麼？本段中什麼事情是直接同本章題目有關係的？其他事情同本章題目有什麼關係？他們對於本章題目的觀念是必要的麼？什麼東西是必要的那末，對於本章題目什麼是最重要的？最不重要的？令學生解剖這段文字，對於各部分加以名稱，尋出關係，根據這種關係的觀察點去研究什麼是重要的，選擇而且分類所有的材料。當他做完他的工作之後，他有本段的大綱在他的面前。從這個大綱，他再用他自己的話總起這段文字，於是再放開大綱，再總起這段文字。當用同樣方法解剖下一段的時候，他將材料同前面一段聯絡起來，於是再綜合一下，先根據大綱，再將大綱放在一邊，如此做下去到功課完了爲止。他有了全課的大綱在他的面前，他用自己的話將全課綜合一下，於是再將大綱放在一邊，將全課綜合一下。這種方法所注重的不在大綱的本身，而在大綱的

用途。這種方法有沒有價值就看學生能不能將一段或一課的內容成一個相聯的紀載。

普通一班學生經過這種功課的練習八次或十次以後，就可以不要指導不要問題，能夠知道怎樣去應用這個方法，而功課的複習就可以一部分變爲「聽誦」。教師宣布一個討論的主題，停一停使全班開始去思索一下，於是叫到甲。於是甲有完全的發言權。所有的時間統是他的，而且他可以任意用自己的方法去發展那個主題，沒有什麼阻止。甲有了貢獻之後，其他同學提出批評或發出問題。假使甲所陳述的不能滿意，可以令乙去再做一回，或者再令丙去做一回。於是再輪到教師自己。先問學生是否實在已經明白他們自己所討論的東西。假使還沒有明白，教師再引導他們去研究主題，而且當必要的時候，加以解釋。所有這種手續，目的無非將材料明明白白放在全班學生的面前。第二步就是引學生去同其他已知的材料作種種比較，認明異同的地方，推出理論，同追溯關係。

這種功課練習的目的，就是要使學生能夠如此聰明的去利用教科書，所以一

讀之後，不必正式去做大綱，就知道他應該研究的是什麼。對於這種功課一種理想上的複習，就是教科書所供給的材料能够在十五分或二十分鐘裏面處置下去，使得其餘的時間可以用起來去敷陳同應用這種材料，對於應用這一層應該特別注重。

應付教科書還有其他種種方法。學生可以有特種指導或者沒有特種指導，去預備功課而不必複背他們。在這種情形下面，上課的時間可以完全費諸討論的方面，去補充教科書中所供給的資料或者用那種資料去做比較，去推出因果的關係，去建設概括的論調。或者不必要課外的預備。可以用上課的時間去讀教科書，去做大綱或總結，或用一種方法去綜合要點。教師可以很快的加以說明，而且提出問題使學生對於所讀的東西加以思索，不一定要叫他負一種記得什麼東西的責任。或者將書本翻開，令全班約略看過去，教師可以談談『大的事情』，偶然提出問題以激起思想。

有一部分教師主張用一本以上的教科書。這是麥迪生會議所提出的。會議說：

「我們主張在學校裏面應該建設同時用二種，三種，或四種教科書的習慣。用各種不同的書預備功課，或者對於一個功課用一種以上的書本，學生可以得一種比較的習慣，而且可以得一種懷疑某本書是否包括一切的習慣。」〔註四〕用一種以上教科書的習慣，遠在麥迪生會議以前。但是這種習慣與某種地方有關，這種地方的學生往往將家中所有書本帶來，而教師往往不知道會議中所提的利益。一八三七年曼好雷斯 (Horace Mann) 說：『八個或十個學生……有時有八種或十種不同的書，複習的時候，不用一種，而不能不用八種或十種。教師的時間因此分碎了而且虛費了。向十個學生的一班提出一個問題，停一停，等每人心中所預備的答案，於是令一個學生回答，同時有十個心理作用在那裏進行；十個學生每個從羣衆複習中所得的結果一定要比各個孤立所得的好。但是倘使有十個複習，那末教師好像分裂爲十個，變成一個教師的十分之一的部分。他的效用的十分之九統消滅了。』〔註五〕在比較不開明的地方如今還有許多教師在那裏同曼好雷斯所描寫的困難奮鬥，而且明白他所說的困難。有一部分教師故意造成這種狀況，而且從這種狀況得

到利益，這是無疑的。但是普通如果能够將讀一本以上教科書的時間去讀教科書以外的參考書，所得的結果恐怕要比較的有價值。

在無論何種複習功課的方法裏面，發問這件事體總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問題第一應該明白，一定，而且切實。他們應該如此的編製可以不必重複或重新構造就可以令人明白。學生雖然慢慢的會明白教師所發模糊不明的問題是什麼意思，但是所有答案往往是不應該有的。學生的回答並不根據問題，但是揣摩教師的意思。這是對於教師同學生統不好的。與其如此，不如多幾個俄亥俄（Ohio）故事中的兒童來得好。教師說：『約翰，你知道我要你說的是什麼？你爲什麼不說？』約翰回答說：『我知道你所要的是什麼，不過你沒有提起那個問題。』（註六）

問題普通有兩種：一種注重事實，同一種注重事實的用。關於前一種，包括所有直接根據教科書可以回答的問題。後一種所包括的問題要有獨立的選擇，組織，比較，推理，同應用。第一類問題是記憶的問題。第二類問題是思想的問題。無論那一類問題統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他們可以用是與否兩字去回答的。庇脫（Pitt）同

一七七四年的殖民地是否表同情？庇脫對於美國革命的發生有什麼關係？他們亦可以屬於彼此互換的問題。佛蘭克林對於印花稅議案贊成的還是不贊成的？佛蘭克林對於印花稅的態度是對的還是不對的？他們亦可以屬於引導的問題。英國政府用什麼法令去阻止偷運？漢考克（Hancock）以波士頓巨商的資格去反對英國的政策，用什麼理由？他們可以提出一個題目或者表明一條思想的線索，讓學生自己去發展他。美國革命的原因是什麼？華盛頓被選為總司令是什麼原因？他們亦可以如本章前面所述，解剖一個主題。

可用是否兩字回答的問題同彼此互換的問題，我們不應該武斷的批評他們不好。他們可以如此的編製去訓練兒童的記憶同反想的能力。但是他們主要的用途在於將學生的成績紀下來，定下一個標準去批評從前的陳述或進一步的發展。引導的問題多用於發展的功課，此等地方往往得一種印象以為學生所建築的知識實在是教師代他建築的。這種辦法是不對的。但是引導的問題亦有他的用處。他可以同是否問題一樣，使學生有進一步討論的根據。有時他因為要測驗學生的注

意亦可以引到錯的方向。但是大體說起來，教師應該提出問題表明主題或指明思想的線索，而且必要的時候，應該提出指導解剖的問題。

指明主題的問題往往包括一種字的虛費。討論配力克利斯 (Pericles)，說明你對於配力克利斯所知道的東西，你對於配力克利斯能述的是什麼？你對於配力克利斯所知道的是什麼東西？——這種宣布配力克利斯主題的方法是難看的，而且在幾點看起來是可以反對的。有一個中學校的學生，問他對於亞力山大所知道的是什麼。他說：『亞力山大年輕的時候騎一匹快馬，酒醉而死。』教師很兇的同他說：『你的答案是零分。』學生堅持的說：『但是我對於你所問的已經辦了。我已告訴你什麼我所知道的東西了。』這個簡單的主題，亞力山大，很可以引起同樣的答案，不過教師要記他零分或者要有較好的理由罷。

無論那一種問題，應該應付可以駕馭的單位。有一個教師在近來一個功課裏面問一個中學一年級的學生說：『古代雅典的文學同哲學，對於我們自己的文字有什麼影響？』另一個教師叫一個小學六年級學生去：『比較伊利色 白斯的勞工

法律同我們自己國家的勞工法律。」另有一個教師恐怕達到最高點了，他叫一個小學六年級學生去『比較雅典的文明同美國的文明。』這種問題除非在教科書中特別提出過或者討論過，或者在教室中曾經綜合過，當然是不可能的。比較應該從特種行為或者特種人特種的信仰，或者特種狀況或者特種事情入手。後來，一個歷史的人物可以同另一個歷史的人物比較一下，一個戰爭同另一個戰爭比較一下，一個政治的運動同另一個政治的運動比較一下，一種實業同另一種實業比較一下。

司帝文斯女士 (Miss Stevens) 說：『做教師的難得不會提出問題——就事業上說，好像許多教師第一步應該考慮的就是能不能問得快。自從我對於這一點加以研究之後，我所見的情形使我賞識一個年輕歷史教員的態度，他承受第一個位置的時，他切實的說：「啊！我將發問如此的快，所以使得學生沒有思索的機會。」』
〔註七〕 這個目的在實施方面好像往往是實在達到的。在司帝文斯女士所觀察的歷史複習裏面，當四十五分鐘上課的時期裏面，問題的數目從四十一個到一百四

十二個；就是說，從一分鐘一個到一分鐘大約三個。（註八）這種速度顯然足以致真正思索的死亡，而且除了測驗記憶外差不多沒有別的意義。

急發的記憶問題固然有一個相當的地位。爲練習同複習起見，他們是有用的。他們對於學生反應的時間是公平的而且正當的試驗。但是大部分教師至少理論上統一致的，以爲提出問題應該注重思想的激起。

功課的複習無論用那一式，可以用口頭的或者筆寫的兩種。假使沒有無暇看試卷的困難，那末複習的時候總以筆寫爲較好。這個困難不能完全除去的。但是大部分的試卷可以使他們做得很短。每天當開始複習的時候，對於某幾問題可以宣布五分鐘的練習。每星期對於某一問題，或對於可用簡單回答的一串問題，作十五分鐘的練習。偶然之間作一全部上課時間的練習。有許多試卷可以在教室中交換或評定，教師供給答案，學生加以評定。而且不問對於試卷的全部分去不去讀他們，學生總可以得一種作文的訓練。在中學校裏面，一個對於一百個學生負有責任的教師，當然不能望他每天看一百本試卷。他能够看一百本中的十本。他能够選出十

本卷中幾部分備教室中討論的用，而且能够達到批評或讚美的條件的大部分。

要提出一個最好的解決教科書問題的方法，使他隨地可以應用，這是一件無謂的事情。這件事情可以讓那班相信萬應藥的熱心家去做。不過學生自動這個主張，在美國教育的討論裏面佔據如此一個重要的位置，所以教學生獨立去研究教科書，而且不用指導問題的幫助，在教室中綜起什麼他所習得的東西那個計畫，值得我們特別去討論一下。

我們可以反對的說，這個計畫是不可能的，他要學生所用的精力太大，或者這個計畫將興趣破壞了。對於這種反對，我們有一個概括的回答，就是這個計畫無論在那一個學校裏面統能够費了很少的時間去試驗他一下。怕失去興趣的教師沒有十分想到學生自己作主那種觀念所發生的快樂。實在說起來，給學生一個自己作主的觀念，就是使歷史發生興趣的一個祕訣。要討論他所不知道的東西，或者甚至要應用他所不知道的東西去解決問題，他決不能抱許多的熱忱。而且我們還可以說，解剖功課這件事情的本身就貢獻一個很可尊重的問題。

我們可以反對的說，這個計畫裏面那種學習同背誦的特點，無非回返到講授歷史的黑暗時代裏面去。但是說這句話的人，對於預備功課的方法上，測驗結果的目的上，同在一般複習計畫中對於這種結果所指定的地位上，統沒有明白他們根本上的區別。學習同背誦不過構成功課的一部分。其他較重要的部分包括將什麼從教科書中習得的東西應用起來。

我們可以反對的說，一旦將一個責任放在學生身上，叫他自主的用自己的方法去發展一個主題，這就是顯然請全班學生不要注意。這種不注意的可能，我們當然不能不承認，但是這並不是這種複習的方法所獨有。所有各班學生中最不注意的幾班，就是那常常在『簡單銳利問題』火線下的幾班。假使複習這件事變成了一種教師同單獨學生兩人間的一種事情，那末這種壞處有許多地方要大大的增加。教師說：『告訴我關於亞力山大的東西。』『告訴我斯巴達人（Spartans）在德莫比利（Thermopylae）戰役以後做的是什麼事體。』『告訴我反對愷撒（Julius Caesar）的是在那方面。』有一部分人格甚強，甚可愛的教師，可以覺得用這種『可

愛的個人的原質』作引導，是很有效力的。大部分對於功課要提倡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向學生說：『你不是將這件事情告訴我。你是將他告訴全班的學生。當他是一件大家從來沒有聽見過的事情。要如此的告訴出來，使得從來沒有聽見這件事情過的人明白這件事情的全部。說得如此的好，要使我们統生出興趣來。』用這種方法，要使學生對於自己的貢獻生出一種不同的觀念，要使他覺得假使他不能維持全班的興趣，這是他的過失，不是教師的過失，要使他明白他自己的地位是傳道師或者演講者的地位常常恐怕他的聽眾睡去——這統是辦得到的。經驗曾經證明假使將複講當作一件客氣同互讓的事體，往往可以引起注意。約翰假使知道輪到他講的時候，查爾斯同詹姆斯會聽他，他一定要聽查爾斯同詹姆斯所講的話。

真正的困難與其說在於全班注意的缺少，不如說在於教師的缺少自制心同忍耐心。有一部分人想到三十秒鐘的靜寂是一件難受的事情。有一部分人對於一個字的音讀錯了，一點文法上的不留意，一個名字說錯了，或者一個時期弄錯了，就要立刻去干涉。緩慢學生的反應時間當然應該加快的。錯誤當然應該改正的。各個

學生有知道究竟他所做的是對的或者是不對的權利。讓一個學生說了半句話就過去，或者說半真的話就過去，這是不得其當的仁慈。有一部分教師對於無論什麼東西統說『很好』或者改正學生的謬誤如此的和氣，所以學生不明白究竟他的謬誤有沒有改正，這種習慣是很可悲的。在教室中公然實在說明學生的等第，亦不一定是完全對的。一個法國教師有一天向一個學生說：『你是我們總理的孫，但是在你的班裏面你是最後一個人。』這個學生立刻承認這件事實。另一個法國教師公然向一個參觀的人說：『我們最好的學生今天沒有來。』全班統點頭贊成。這是另外一個極端，但是大體說起來，爲學生知識的救濟起見應該使他不舒適的時候，我們還不如使他完全舒適的好。批評應該提倡的，不應該壓制的。教師的貢獻應該提倡的，不應該壓制的。但是慢的同快的，錯的同不錯的，在判決書沒有決定以前或者學生沒有複講以前，統應該有受人審問的權利。假使叫學生做他那一部分的事體，他應該有一個相當的機會，而且假使他應該有一個相當的機會，教師一定應該培養那個黃金的而又忘卻的術——這就是什麼時候應該鎮靜一點。

〔註一〕內務同教育部，一九〇五年，十六頁。

〔註二〕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出版物第一號，十四頁。

〔註三〕學校評論，第十八卷，六百二十七頁到六百三十三頁。

〔註四〕十八委員會報告，一百八十九頁。

〔註五〕對於麥色鳩塞茲教育部的報告，一八三七年，三十四頁。

〔註六〕司帝文斯 (Stevens) 問題爲測量教授效能的標準，四頁。

〔註七〕同上，二頁。

〔註八〕同上，十一頁到十五頁。

第十三章 參考書的選擇同處置

教科書在美國雖然是學校中講授歷史的重要工具，近來有一種見解發展起來，尤其是二十年以來，以為教科書應該有參考書的補充。麥迪生會議很注重參考書的必要。他們宣言：『僅有複習，不能構成歷史正當的講授。從最早的年級到最後的年級應該有一種平行的讀本，這是絕對必要的。』〔註一〕在一八九二年以前，應付這種情形曾經有一種進步。會議所搜集的材料好像表明得有報告的小學五分之一同中學的二分之一於教科書以外，統規定一種課外的工作。但是這種工作，即使在規定這種工作的教師眼光中看起來，還是當作一種希望他有的，不是『絕對必要的。』會議竭力主張的說：『最要緊的地方，就是教師心中應該牢記得講授歷史沒有參考書是不可能的，好像講授化學沒有玻璃管同樹膠管一樣。』〔註二〕就中學校而論，『這個要緊的地方』應付得很迅速而且很有力。一八九九年七人委員會『對於用一種課外的讀本去補充教科書的問題，』意見上不同的地方很少。『據委員會所知道的，祇有一個校長』主張『多用教科書，稍用或者不用參考書。』

但是在理論同事實的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缺陷。委員會說：『我們看看學校對於第二等標準著述——或者合於誦讀的，或者合於著述用的——的搜集，如此的少，真是令人驚異。』我們看看材料的缺少，無怪四分之三的學校沒有特別課外參考的規定，無怪讓學生自己去求食而沒有強迫參考的制度。委員會根據所得的回信，提出保守的結論，斷定各學校如今還沒有『完全引用參考書的制度』而且他們大部分沒有必要的圖書館。〔註三〕

近十五年來，事實上有許多進步。現在有許多學校有好的圖書館，而且好好利用他們。但是一八九九年七人委員會所說的話大部分仍舊可以應用。指定的許多工作仍舊全然隨意的。特別規定的制度仍舊非常的少見。有許多地方仍舊缺少必要的圖書館。

這種困難一部分在於教科書以外工作的時間缺少，一部分在於購買書籍的經費不足。或者大部分在於分級的原理上，目的的規定上，選擇同管理圖書館的材料上，缺少一定的見解。有許多很明定的參考書目曾經有人編訂起來。在教授法的

著作裏面，在研究歷史的課程裏面，在特種歷史材料的指導裏面，同在普通教科書裏面，統可以尋出例來。有一種書目很保守的將教科書以外的工作大部分限於他種教科書的誦讀，有一種書目大部分關於特別預備好的補充材料，有一種書目特別注重歷史的小說同史詩，有一種書目大部分關於標準的著作同標準的材料，有一種書目沒有好惡包括教科書，簡單的補充材料，小說同詩，標準著作同標準材料。志趣，興味，智慧的步驟同經濟的狀況，顯然統沒有不顧到的地方。但是這種書目我們解剖他們一下，對於材料的選擇，特別目的的明定同怎樣去達到目的，很少能够提出程度很高的辨別。

例如對於其他教科書的誦習，我們希望能得到的是什麼？這種材料的好處在於不很費錢而且容易得到。他們可以稍稍使學生明白所有的歷史不盡在一本書裏面。他們可以稍稍表明觀察點的不同，而且偶然可以使學生注意事實的差異。但是當作一個真正補充教室教科書的計畫看，他們已走近了無益的極端。對於簡單的補充材料，我們希望能得到的是什麼？此地的好處亦是材料不很費錢而且容易

得到有一部分當作讀本或當作歷史是很好的。但是有許多同普通的教科書一樣，無非根據我們所熟知的那個原理編訂的——就是將一個長章縮成一個短段，就算達到簡單的目的了。亦有許多因為太不是歷史的，所以更不適用。

對於其他教科書同簡單的補充材料的參考，至少承認我們有一個歷史分等的問題。對於一種沒有歷史分等觀念的書目，我們希望得到的是什麼？有一種對於小學而定的書目，大部分同中學校用的差不多，甚至同專門學校歷史課程所用的差不多。實在說起來，有時重要的不同就在於讀物的多少，而且這種不同不常常有利於小學。有一本最簡單最通行的小學歷史教科對於美國革命的參考書目中有下列的幾種：赫德的聯邦之組織 (Hart: Formation of the Union)，第三章至第四章；荷華特的革命之初步 (Howard: Preliminaries of the Revolution)，第三章至第十三章；凡坦的美國革命 (Van Tyne: American Revolution)，第一章至第十七章；赫德的當代人所述之美國史 (Hart: American History Told by Contemporaries)，第二卷，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五章及其他同等程度的著作六七種。有一本中學中年

級用的高等歷史教科書關於美國革命所附的參考書目同上面所述的完全一樣，而頁數的分量反而較少。例如讀荷華特第一章至第五章，同第十五章至第十七章，凡坦第四章至第六章，同第七章至十七章。此地所述的書至少是很容易得到的。有一種書目不但表示分等辨別力的缺少，而且對於普通圖書館的財力亦有一種奇怪的漠視。有一本中學校用的美國史，由國內一個很好的書店出版的，提及金斯福的十卷坎拿大史 (Kingstford: History of Canada)，亞丹斯，耶弗生，佛蘭克林同迭根生 (Adams, Jefferson, Franklin, Dickinson) 諸人的著作，福斯的美國檔案 (Force: American Archives)，紐約州的公文書，同一七六五年的年錄 (Annual Register) 這類書，好像他們是各學校圖書館中所不可缺的一部分！

當承受無論何種現成的書目，或想編訂一種獨立的書目以前，做教師的人應該明白提出而且應該明白回答幾個根本的問題。參考書何以必要？應該達到的重要目的是什麼？那種讀本是適當的？那種讀本是必修的？那種是隨意的？對於全班學生的讀本應該一樣的，還是應該分別的？讀本應該限於少數的書本，還是應該引導

學生盡量去讀許多本多少本書可以合理的希望他們去讀？讀本怎樣去指定？怎樣報告？對於一個小的圖書館，收集材料應該根據那一種原理或者那幾種原理？對於一個大的圖書館？一個好的有用的圖書館如何構成？

對於參考書的要求有時或者不免言過其實。教授化學「沒有玻璃管同樹膠管」不一定絕對的不可能。教授歷史「沒有參考書」不一定絕對的不可能。一本好的教科書在教室中好好的研究，好好的討論，至少可以產出可尊的結果。這種可能的地方不應該忽略過去。就事實上說起來，假使如一部分教師所想的一樣，我們的選擇在於精讀一本書或者涉獵幾本書的中間，那末我們很有理由去贊成一本書。同時，就教科書的全體而論，不是可以使個個學生統能了解的。大部分非常加工不可。假使我們所知道的不能比一本書所表示的來得多，我們決不能精通那一本書。所以我們的選擇，不在於一本書同一本以上的書；這是在於教師的加工，同用參考書去加工。歐洲的情形普通利於先一種；美國的情形普通利於後一種。這並不是說全部加工的責任可以而且能够移到參考書的身上。在無論那種正當的歷史

講授上，教師必須有所貢獻。但是美國的理論同美國的情形統不利於多量的口授，而且統逼教師不能不將主要的責任移到參考書的身上。

參考書必要使得教科書本身明白。這句話提出(一)可以增加實情的材料，同(二)可以增加重要消息的材料。此外還有他種顯著的必要。美國的狀況對於歷史講授所要求的，不單是空氣同事實。志趣要培養的，興味要激起的，各種眼光要發達的，習慣要養成的，因為有這種種東西所以不能不於教科書以外另開一個範圍。這種需要更提出(三)使歷史變為有興趣能動人的材料；(四)使學生可以親近史學著作的材料；(五)可以說明歷史研究法的材料。無論在那種參考書的計畫裏面，假使要自稱圓滿的，那末對於上面所述的需要統不能不承認。他們不一定統是要各種不同的材料。同一樣的材料有時可以用以達一種以上的目的，而且應該盡力的使之適合一種以上的目的。但是往往有種種情形不能沒有各種不同的材料。無論如何，各種目的本身應該加以分別，因為各種目的對於材料的研究，各有特殊的方法。

使得過去能够活現的重要同一般的條件；對於這個目的可用的材料，同他們的限制；在前面幾章中已經研究過了。參考書原來或者大部分爲這個目的指定的，不應該當作誦習同背誦的材料。上面曾經說過，極詳細的情形，爲激起真實的感覺固然有用，往往屬於一種詳細情形，沒有歷史家願意尊重他們爲歷史的，亦沒有教師應該尊重他們當作記憶的材料，或者甚至當作劄記的材料。當作戲劇的材料，當作想像書札同日記的材料，同當作故意實現古代的練習的材料，他們是可以有用的。他們亦可以單爲印像同空氣去讀的。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他們應該留下一種對於過去同關於過去的感情。

參考書原來或者大部分爲增加重要消息而指定的，那就提出一個不同的問題了。這種讀本當然應該包括誦習的同背誦的材料。所以根本上應該用應付教科書的方法去應付他。我們可用現成的大綱，問題，研究的主題，或者其他指導的方法去幫助學生。或者可以讓他自己去自動的去尋出他應該尋出的東西，而且在教室中報告他自己獨立的綱要。我們可以叫他將重要事實記入劄記簿。所以這種讀本應

該屬於這一種性質，便於解剖同提綱。一段文字單是可靠而且不很長，是不夠的。單是容易讀，亦不夠的。有許多具有這種條件的文字不受我們的解剖，而且僅僅留下一種模糊的印象——有一種很重要的或者非常美的，或者非常醜的事情——那樣的過去。』這一種形容詞的全景在一般參考書的計畫裏面有他們的地位，但是他們的地位不是供給消息的。假使有解剖的必要，那末一定要有明白顯著的狀況或事實來備解剖之用。

參考書原來或者大部分為使得歷史有趣或動人起見指定的，應該單是當作好的讀本看。不應強迫學生去解剖或提綱。不應該有必須回答的問題，必須解決的難題，必須正式報告的預備，學生喜歡他的時候應該有完全的自由，不喜歡的時候就不要讀他。不過我們應該提倡學生很忠實的代表他對於這種讀本的意見。假使他在指定讀本的末頁忘記停止。假使祇指定一頁的時候他讀了一章，或者假使祇指定一章的時候他讀了一本，這是往往如此的，那末他一定要想說明他的意見，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機會。我們應該提倡叫他將可以激起他的熱忱的文字，無論為什

麼理由，抄入他的劄記簿，而且應該記得他們。另一方面說，假使他在指定的末頁未了以前就停下來，或者他的唯一的印象是「我不喜歡他」，或者「我希望不再看見那本書」，這亦是往往如此的，我們亦仍舊應該給他一個表示意見的機會，至少當作一種因指定得不對而發生厭惡的賠償。成功的測驗就是從誦讀得來的快樂，多讀的希望，同因讀好書而發生的激動同努力。

參考書原來或者大部分為親近史學著作起見指定的，應該如此的應付使讀者去注重著述同著作家而不注重紀載的內容。歷史家著作的本身就是一種事業，有時可以同他們所記述的最著名的事業同等重要，所以歷史家的本身就是重要的歷史上人物。無論如何，紀載的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事業，而且既然當作事業看，可以完全離開著作家去研究他。所以所讀的東西，除著述中的文字以外，應該包括一點關於著作家的一生，他所受歷史研究的訓練，他著書的目的，他所用的材料的種類，他對於材料的抉擇，謹慎同不謹慎，他個人的偏心，他著述所費的時間。從書中選出的材料應該以能說明該書的範圍同一一般的特點為目的。該書所包的是那一

個時代？什麼民族或者國家？他是大概說書式的，教訓式的，還是科學式的？他的主要線索是政治的事情還是以別的事情爲線索？他是單單述明而且解釋事實，還是加以倫理的同其他的批評？他是不是顯然偏於一國，或者一種民族，或者一種宗教，或者一種政治制度？他是容易讀的還是難讀的？他是有趣的還是無味的？這一類問題應該在教室中提出來作簡單的討論。最後應該根據現代的意見對於這種紀載當作史學著作看的時候，稍稍加以說明。

參考書原來或者大部分爲表明歷史研究法起見指定的，可以當作教室中口頭討論的材料，或者當作課外自修的材料將筆述的東西交出。普通的目的當然在於得一種歷史如何編著的印象。這個目的的一部分可用上段所討論那個對於記載同著作家的研究去達到他。對於歷史的批評同構造果然有實在的練習，這個目的格外可以明白的達到。這種練習要有謹慎的配合。開始的時候應該以簡單的同特別的問題或主題給學生去研究，這種問題應該如此的計畫，要使學生明白歷史研究法的某特別方面。一個練習可以單單包括一種第一等同第二等材料的分類。

另一個練習可以提出『這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另一個可以提出『這是真的麼』這個問題。到了最後，學生至少應該明白知道歷史材料的不同，有一定批評的程序，建設起來的事實可靠的程度不同，選擇事實同綜合事實的方法不同，同研究歷史有一種特別的器械，如目錄，索引，註腳，同有系統的書目，幫助他去迅速的尋出一本書中所述的是什麼，對於這一點或那一點他所說的是什麼，他的重要材料是什麼，同對於教師叫他所研究的或者他自己喜歡的一件歷史事實，曾經有過什麼幾種書同什麼幾篇文章。

兒童在小學中最初五六年級能讀的材料當然有限。所以大部分的參考材料應該讀給全班學生，不應該由全班學生自己去讀。低年級的參考書當然應該注重那種可以使歷史活現的同有趣的材料。但是自從五六年級以上，可以由教師供給材料去提倡上面所述的各種目的。可以選擇的範圍比一部分教師所推想的來得大。有一個有大功於供給補充教科書材料的著作家說：『我們有研究的同比較詳盡的歷史著作不是大部分忙碌的人所能讀的，他們在學校中亦不適用。在這兩個

極端的中間，就是簡單教科書同歷史家宏篇鉅製的中間，我們有許多很有價值的書——傳記，劄記，某期或某地的歷史——但是據著者所知道的而論，沒有一本是合於學校之用的，或者是根據那個目的著作的。」〔註四〕此地所縷述的各式著作，當可以接近的時候，就是最能使歷史成爲真實，明瞭，同有趣的材料的著作。有許多著作的明白簡單，同預備學校用的最好著作差不多一樣。有許多著作比普通簡單的教科書還要明白，還要簡單。假使以明白與否爲適用與否的標準，那末有許多教師主張學校中歷史材料的有用與否同他的多量同歷史重要成反比例的話是錯誤的。但是在學校教授的各時期中，任意去參考『歷史家的宏篇鉅製』同『傳記，劄記，某期或某地的歷史』那更錯誤了。所選的文字一定要適合各年級必要的條件，而著作的本身一定要容易接近的才對。

亦有許多書是不應該隨意刪訂的。幾年以前，對於文學研究的這種趨向，有一種抗議，亦可以應用到歷史。『大著作的名貴遺產，等待有學問的人的，每每被人家割成碎塊，碎片，無用的碎團，同浮薄的撮要。發行家的書目充滿了書名，這個名著的

故事，那個名著的兒童本，另一個名著的導言……所有使得一本書有趣的東西統遺棄了，個人的平衡，存在他不朽文字中的著者精神，因為這種東西統用兩音段字的模仿去代替他們了。神妙的火星被他們消滅了。而且實在沒有止境。新的作者天天增加起來，又要有新的侵略。我們可以有兒童自己的福斯脫 (The Child's Own Faust)，兒童用的馬基阿佛利 (Machiavelli for Little Tots)，簡明的拉白來 (Rabelais in Simple Words)，伊斯基拉斯的小劇本 (Little Dramas from Aeschylus) [註五]。歷史同文學一樣，假使將他變成兒童不解就可懂的東西，亦就要破壞下去。當兒童自己能够讀書以前，教師可以讀給他們的，同教師可以規正他們的志趣的，比普通人所想得到的來得多。倘使小學四年級的學生能夠讀巴克曼 (Francis Parkman) 的著作很容易而且很明白，那就是反常；但是無論什麼人，曾經試驗過這件事體，統知道普通不是反常的。四年級學生對於教師讀給他們聽的巴克曼著作，一定要聽得很有趣。假使這種辦法做不到的時候，那末與其將這種材料交給笨手去改作，不如延到後來再用的好。

由教師讀給學生這種方法，在歷史教學上始終有一個位置。那種以激起興趣同熱心爲目的的讀本尤其如此。教師假使讀得很好，那末有許多材料普通即使中學四年級學生自己讀的時候所不注意的同忽略的文章，亦可以使得他們很有效力。這種讀本的材料往往由教室討論的時候發生出來，而且這種讀本往往比預先好好計畫出來的讀本還要有效力。有一次在一班不很熱心的學生裏面，有一種關於拿破崙在金字塔戰役以前的演說的好奇心引起教師由桌上檢起一本書將那篇演說讀給學生。那篇演說文激起了全班的注意，而且恐怕第一次將各個學生從疲倦裏面提了出來。有一個學生大聲的說：『很好，是不是？』這位教師很能利用這個發見，到了年終的時候有了一班出於意外的負責的學生。

但是學生自己去讀參考書應該從第六年級起，而且自從第七年級起很可得益的當作每天功課預備的一部分。此地亦是如此，有一部分最有效力的指定，自始至終，就是那種由教室討論直接提出的東西。聰明的教師可以屢次中斷討論，提出一種讀本當作下次上課時候討論的根據。但是同時亦應該有預先仔細計畫好的

讀本。這種讀本的一部分應該當作消息看，由指定的學生在教室中報告出來。另一部分備學生的團體或全班誦讀之用。普通爲鋪陳教科書同說明歷史研究法起見的讀本對於全班學生應該一樣，而且應該必修。爲激動起見的讀本，先可以必修的。不過假使果然有成績，後來大部分可以當作隨意的。爲熟悉史學著作起見的讀本第一次引進之後，可以必修的。後來同一類的讀本可以當作隨意的。

欲達到參考書的各種目的，其程度大致以教科書的性質爲標準。對於一部分教科書，差不多每頁統有加工的必要，才能使教科書明白。其他各種讀本就比較的限制。不過教師應該竭力使學生對於各部分得一種印象。對於一部分教科書，僅在某幾種主題裏面，覺得有加工的必要。於是讀本可以大部分專重激動，說明史學名著同歷史研究法方面。參考書的制度，無論如何，應該有必修的同隨意的選擇餘地，以便可以輪流包括各式的讀本。

關於參考書的指定，第一個原則就是當指定的時候，應該免去時間的虛費。一星期用的或者兩星期用的參考書單，應該油印出來分給學生或者貼在相當的地

方。第二個原則就是對於尋書應該免去時間的虛費。應該盡力設法使各班有一架參考的書籍，不必用借書的手續而且容易接近。讀書的時間應該如此的排列起來可以免去用書的衝突。圖書館愈小，這種適應的辦法愈是必要。例如一班可以分作甲乙兩組。每組再分爲一、二、三、四等小組。各小組至少應該代表學生程度的大概，第一小組包括最好的學生，第四小組包括那班受不起大風吹激的學生。甲組可以以星期一同星期三爲讀參考書的日期，乙組以星期二同星期四爲讀參考書的日期，以星期五爲兩組結束讀書的日期。將讀本排成小組之後，各個學生各自尋出他屬於那一小組，而且知道屬於那一大組之後，就知道那一天是他的讀書日期。假使學校中每天有規定的自修時間，那末這種時間，應該盡力利用起來去讀參考書。假使沒有這種規定的時間，那末一定要有一種規定叫學生當讀書的日期將書帶回家中去，因此對於一個小的圖書館或者將全班學生再分爲小組的必要。要測驗學生的興趣達到如何程度，可以在結束那一天叫他們交出他們所讀的東西。

在無論那一方面中所指定的參考書，倘使那一方面是新的，應該表明一定的

頁數而且往往應該表明書中特別的篇幅；不過自始就應該提倡學生獨立去搜集材料。假使圖書館的設備是完備的，那末普通對於每一小組應該有三四種不同的參考書，表明不同的材料，叫學生去讀第一種同其他的一種或一種以上。獨立的去搜集材料最初應該限於規定在參考書單中的書。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以一個問題給全班學生，他的答案可以在各小組的書中尋出來。學生既然得到利用索引目錄的能力以後，參考書的頁數可以不必說明，祇要提出主題，叫他們在一種或一種以上參考書中去尋出來。再後來，祇要提出主題，不必提及特種的材料，讓學生自己去尋書本同書中的位置。

自從小學第七年級起各學生應該記明他所讀的書。至少應該記明：

- (一) 著作家的姓名。
- (二) 書名的全部分。
- (三) 卷數，出版者，出版的地方同日期。
- (四) 讀過的頁數。

(五)個人的印象。

關於個人的印象一項，學生應該將動人的文字，同教科書不同的地方，同教室中所說不同的地方，從讀本中得來的問題他想知道一點的，以及其他。有直接個人興趣的事情，統記下來。我們所希望記下來的東西，往往祇有『有趣』或者『乾燥』『我不喜歡這本書』或者『我很喜歡他』這類話。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叫他們老實的記一點下來。這種記載對於學生同教師統有價值。他可以供給一種明白的說明究竟各級適當的東西是什麼，學生讀書能力發展的步驟是什麼，同學生讀書的志趣是什麼。

學生能讀的東西是什麼，他們願意讀的是什麼，他們應該讀多少，這種問題統要用經驗來回答他們。做教師的人最初可以根據教科書所提示的去選擇參考書。假使所選的東西是不同類的，——標準的歷史著作，歷史資料，同特別預備兒童用的書籍——他可以在每一類裏面，包括一個例叫全班學生去讀各類裏面的例。如小學第七年級的學生對於清真教徒的參禮者 (Pilgrims) 我們可以給他們下

列的參考書：

- (一) 愛格爾斯頓的一個民族的開創者 (Eggleston: *Beginners of a Nation*) 一五九——一八一。
- 黑金生的美洲的探險家 (Higginson: *American Explorers*) 二二一——二三七。
- 高第的領袖同英雄 (Gordy: *Leaders and Heroes*) 六四——七九。
- (二) 斯克力白那的通俗歷史 (Scriber's *Popular History*) 第一卷, 二八五——三九九。
- 黑金生的美洲的探險家, 二二一——二二七。
- 雷脫的美國史的故事 (Wright: *Stories of American History*) 二〇〇——三一五。
- (三) 費斯克的新英格蘭的發端 (Beginnings of New England) 七三——八六。
- 黑金生的美洲的探險家, 二二一——二二七。

可芬的殖民地的舊時代 (Coffin: Old Times in the Colonies) 111——
一二六。

(四) 黑金生的大歷史 (Larger History) 153——158。

黑金生的美洲的探險家 311——337。

道其的美國史的故事 (Dodge: Stories of American History) 18——25。

對於全班的特別問題：為什麼參禮者離開荷蘭？

關於這種讀本，第一次的討論應該關於學生個人的印像。假使教師知道七年級的學生不懂得愛格爾斯頓，而且對於這一本參考書所有第一小組的學生統說『很難』，這是往往如此的，那末他可以很有趣的去解剖那本書去尋出他何以很難讀。假使他知道黑金生的美洲的探險家為書單中最受學生歡迎的書，而且有一本兒童的書本被人責備了因為『他太是講道的樣子』，那末教師亦可以很有趣的去仔細研究他們一下。用這種方法，無論那個平常勤學的教師一定會慢慢的知道什麼是最適當的，同什麼是最不適當的。

除非指定的參考書是爲消息起見的，在教室中不應該叫學生報告個人印象以外的東西。許多教師的最大的錯誤，就是將參考書差不多限於消息一方面，或者至少對於參考書好像消息是最重要的東西。關於消息的參考書當然應該有的。注重事實是完全應該的。但是大部分的參考書應該爲激動起見，爲培養志趣起見，爲眼光起見，爲養成習慣起見。無論如何，事實是過眼的雲煙。志趣，眼光同習慣是永遠存在的。

對於圖書館的用途既然明白決定之後，教師應該研究那一類圖書館是必要的。假使圖書費是少的，關於第一步材料的選擇往往就錯。祇有美金五元或十元的時候，普通的辦法就是購買教科書，或者別種簡單普通的著作，同賤價的歷史材料。這種辦法，固然可以概括全部的範圍，但是對於無論何種主題的課外讀本一定很貧乏。當這種時候，所抱的原理是先去辦一個圖書館，再去怎樣去利用他。對於購書費很少的教師，較好的原理是先去決定什麼主題有特別加工的必要，什麼一種感動，什麼一種史學著作，同什麼一種歷史研究法的說明是必要的，再去設備圖

書館來應付這種條件。教師從他自己所知道的主題入手，是可以的；或者假使他對於各種主題統知道一點，他可以從少數有特別興趣的主題入手。我們假定以孟羅主義（The Monroe Doctrine）為主題的一個。教師可用美金五分買得古代南方小冊（Old South Leaflet）第五十六一本，包括孟羅的宣言同歷史家的評論。再用美金一甲可得美國史小冊（American History Leaflet）第四一本。這本書包括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一年間關於這個主義的各種公文書的撮要。再用美金一元二甲五分，可得吉爾門（Gilman）的孟羅一冊。根據這個原理，教師有了美金十元或十二元就能够買到關於美國史上十餘個主題的資料，比詳細歷史所供給的還要好，或者用同樣數目的經費能够買到真正關於特別主題的材料，概括歷史課程的全部。

假使財力比較充裕，教師可以先考慮那幾種普通歷史的著作是必要有的。例如他希望有歷史材料上的各種例本。雖然選擇的時候注重關於特別主題的材料，他仍舊可以決定要：（一）傳記；（二）歷史的地理；（三）各地方的歷史；（四）標準的詳

史；(五)關於特種主題或者特別時代的特種著作；(七)材料，包括撮要的彙編同較詳的著作，如日記，劄記，自傳，同書札等。對於此地所述的各種材料的選擇，同對於其他各種材料的選擇，有一本很有用的分類書目，計價美金六甲：安特留斯，岡白力爾，同太爾的學校同圖書館的歷史書目 (Andrews, Gambrell, and Tall: A Bibliography of History for Schools and Libraries)。而且可以說：要買到上面所述的所有各種材料的代表，包括歐洲史同美國史，有美金二十五元，就足够了。

要絕對根據預先決定的需要去設備一個圖書館，不管用上面所提的方法或者他種方法去利用他，當選擇的時候，最初就應該注意材料副本的必要。普通那種盡力購買各種不同著作的辦法，對於普通的學校是否有價值，很是可以懷疑。我們要多買幾本書，與其買六本不同的著作，不如買六份有用的同一著作來得好。在一個較大的圖書館，有五百卷以上的書，就是對於詳盡的歷史著作亦應多幾部副本。例如關於美國史方面，至少應該備三四部叔拉亞丹斯，麥克馬斯他，同羅茲 (Schouler, Henry Adams, McMaster, Rhodes) 諸人的著作。祇有最大的圖書館才可盡量

的將書單任意的擴充。

一個小的圖書館，爲一定的用途選擇起來而且能够一定的去利用他，就是向學務局要求增加經費的一個最好理由。從前的歷史教師實在太平了。他們對於那種——將貴重儀器裝滿了生物學，化學，物理各部，使歷史的書架非常的不完全——情形，太是淡泊了。他們太容易同教科書的教授調和起來。這種過失大部分是他們自己的過失。他們不明白參考書的需要同可能，所以他們讓一種習慣發達起來，到如今即使對於最好的教師亦成爲一種很利害的障礙。不過要同一種壞習慣奮鬥，決不是太遲。現在大部分教師統以圖書館爲不可少的東西。但是要使學校當局的人知道圖書館的不可少，還是沒有辦到。一般攻擊的方法是明白的。這就是用已有的材料如此的有效力，再去根據顯著的結果要求書籍的增加。

〔註一〕十人委員會報告，一九九十二頁。

〔註二〕同上，一九九十三頁。

〔註三〕七人委員會報告，一百四十四頁，一百四十五頁。

〔註四〕哀爾生 (Eaton) 美國史的旁光，第一卷，七頁。

〔註五〕教育二月刊，一九〇八年，二月，二百二十五頁。

第十四章 學校的歷史同歷史研究法

對於大部分的教師，大部分的時間，學校中的歷史所表示的無非一種確定的知識，對於選出來的那幾部分該應加以解釋，加以研究，而且應該盡力的應用到現在生活上。有一部分教師好像深信歷史可以真正敘述真正的事實，除真正的事實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對於這一點，我們有一個很著名的先例。據麥考來（Macaulay）說，十八世紀的約翰生（Johnson），抱了一種文學批評家對於歷史家的藐視，簡捷了當的說：『歷史家所說的話，或者什麼是真的東西，或者什麼是真的東西；假使假的，他不是歷史家；假使真的，他沒有機會表示他的能力；因為真的東西祇有一個：凡是說真話的人所說的東西一定相同。』（註一）同上面的脈絡差不多的，就是關於十九世紀批評的歷史家，古朗須（Fustel de Coulanges）的故事，相傳有一天他正在演講的時候，學生拍起掌來，他停止他們說：『不要讚美我，同你們演講的人不是我；這是由我代講的歷史。』（註二）

我們說普通歷史有一部分真確的知識，這句話當然不能反對的。假使沒有這

一部分，那末歷史就同小說無異了。事實上這一部分的知識如此的大，所以學校的歷史全然取材於他好像是完全可以辦得到。但是在事實上，這個觀念卻未曾實現。假是許多學校教科書同一部分通俗的歷史給我們一種不同的印像，假使他們普通充滿了一種真確事實的空氣，那末這種結果大部分是用一種勉强的方法得來，——就是將根據不完全的材料得來的意見升到確鑿有據的地位裏面去。在學校教學上，有一部分最常見的人物，狀況同事實，能够退出爭論的範圍，就是原於這個方法的使用。例如哥倫布，在一本有名的而且值得大眾歡迎的教科書裏面，我們有下面一段文字：

『哥倫布爲大發見家，約在一四三六年生於伊大利的畿那亞。他費他的大部分幼年時代於海上，成一有經驗的航海家。他讀書很多而且很有心得。當在陸地的時候，他的職業爲計畫地圖同繪畫地圖。這種職業引起他去想到地球的形狀，他後來就同那班主張地圖如球的人抱同樣的意見。這種主張引起他去斷定向西航行能够達到亞洲，而且一條到印度的新路能够開通。』

這段文字的旁邊附一個肖像，上題『哥倫布』三個字。

所舉事實很能代表我們小學校中的哥倫布，而且照上面所引，很能成一種很簡單很合理的歷史。知道哥倫布的面貌怎樣，他從什麼地方來，怎樣使得他斷定西航能夠達到印度，這是很有趣的。但是所說的話統可靠麼？有一本較大的較批評的歷史同我們說，雖然我們有許多肖像，自己統以為可以代表哥倫布，但是『沒有一張是沒有爭辯的。』〔註三〕關於他的生日同引起他去發見美洲那種種觀念的發生，另一個批評的歷史家說：

『哥倫布大概生於一四三〇年到一四五六年之間，這件事情的確期現在已經不很重要，除了那班尋出那個一四九二年十月某吉日晚上在聖色爾佛多 (San Salvador) 海外旗船面上踱來踱去的那個大航海家的肖像。哈利斯 (Henry Harisse) 同文梭 (Justin Winsor) 統主張一四四六年到四七年，這兩個人既然同意，我們儘可以跟了他們，不必再紛擾了。有十八個地方自稱哥倫布為他們同鄉，但是學者一致將這個榮譽給予畿那亞或者他的附近地方。

幼年的時候他第一次上了船，在海上航行，直到幾年以後，他才到了葡萄牙，這是十五世紀時冒險的同科學的航海家薈萃的地方。

「究竟怎樣而且什麼時候哥倫布決定地球的形狀，同西航可達印度而且決定去做這件事體，我們不明白。例如哥倫布費地南特 (Ferdinand Columbus) 同我們說海軍提督受亞拉伯天文家的著作，同托利美 (Ptolemy) 同古人的影響。但是這句話應不應該有普通以上的意義，很可懷疑。另一種理論以為哥倫布讀了坎白雷 (Cambrai) 主教比爾德伊 (Pierre D'Ailly) 所著的世界的描寫 (Imago Mundi) 以後，得了許多舊觀念，這是編那本書的人從培根羅及 (Roger Bacon) 得來的。世界的描寫這本書第一次在盧凡 (Louvain) 出版的的時候並不在一四八〇年以前；但是哥倫布在那年以前已經主張地球是圓的，而且我們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曾經讀過坎白雷主教著作原稿。他雖然在他第三次航行報告中從這本書裏面引用一句話，而且報告原本如今還在，上面有他親筆的旁註，或者他的弟巴托羅茂 (Bartholomew) 的筆跡，因為

他們兩人的手筆很像的。但是這種事實統不能證明他曾經讀過那本書的原稿，而且我們亦沒有理由可以斷定古人的原理對於他有許多直接的影響。假使他在一四九二年以前知道坎白雷主教的書，那末他差不多一定會將這本書當作一種權力去增加他所抱的觀念的力量；但是我們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他曾經如此辦過。另外一個對於哥倫布意見的研究，就是歸功於福勞倫斯 (Florence) 托斯干內利 (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 的書札的大影響。馬根 (Sir Clements R. Markham) 甚至將他們印起來當作「哥倫布的航海指南」較近的一個著作家維堯 (Henry Vignaud) 曾經走到另一個極端，反對這種書札的存在。」〔註四〕

有許多教師，雖然習慣上在學校中將歷史當作確定的知識，當然知道不但單獨的事實後面有可疑的地方，就在事實的選擇同組織後面亦有可疑的地方。他們知道當各種事實分開的時候，很是真確，一旦合起來，不一定能够以真情給予我們。我們可以同麥考來的意見一樣，以為一個著作家因為他所說的話比他人格外確

實，所以他的話反而比他人不確實。但是在他們的眼中看起來，學校狀況使得他們不能不獨斷而且是應該獨斷。第一，有一個什麼是可能的問題。有一種歷史的著作家自以為真正知道了各種事實，所以將他們敘述下來，這種歷史很有困難表示出來。又有一種歷史的著作家所敘述的事實好像沒有一個人真正知道他們，這類歷史引起了種種混亂，這種混亂有許多教師以為對於兒童，甚至對於普通成年的人亦不適用，因為軼出他們的興趣範圍以外的緣故。實實在在同學生說，從前有一個人名叫哥倫布，他斷定向西航行可達印度；又同他們說，有許多沒有結果的精力費了去尋出他生在什麼時候同什麼地方，而且怎樣他得到那個開一新紀元的斷語，這種說法對於歷史的專家或者可以滿意；但是對於別的人不能而且不應該以這種說法去滿足他們。對於兒童同對於普通的一般讀者，假使歷史是應該讀的書，那末對於過去一定要有一點明確東西去相信，不應該叫他們去懷疑或者去辯論。所以假使有爭辯的地方，非竭力壓抑下去不可。

第二，常常有人主張，講授歷史，應該注重他的效用，所以無論如何，應該將歷史

的材料去服從歷史的效用。斟酌盡善的意見，引起懷疑的辯論，即使容易應付，充其量是不能激動人心的，而且用得當的時候，很有害於兒童同青年。所以這類東西應該避去的，而且甚至應該反對的。歐文（Washington Irving）在他那篇哥倫布幼年時代同西航觀念發生的文章後面說：『現在有一種好管閒事的精神，穿了研究學問的假裝，去扛動歷史的遺跡，推倒他的紀念碑，毀壞他的最美的戰利品。我們應該注意去保護大人物，使他們不受着這種惡毒的研究所摧殘。這種研究打破了歷史上一個最健全的目的，這就是供給什麼人類天才同偉大事業所能做到的模範。』〔註五〕有許多教師在『歷史的健全目的』裏面，尋出理由來排斥歷史上的爭論。

第三，現在有一種感想以為用了武斷方法對於歷史上可疑的地方，過度的決定下來，亦沒有什麼特別不對的地方。他們以為學校中所講的歷史大部分不久就要忘卻了的，而且假使有時記得了一點，那末與其懷疑歷史或者是這樣的，或者是那樣的，而且或者兩樣統不是的，反不如將一定的錯誤始終記得的好。有一個論

文家代表『溫文的讀者』對於批評的歷史家提出抗議說：『你儘可以實實在在的說出來，好像一個文人在好友家中同另一個人說話一樣，你的意見究竟是怎樣。你說錯了一兩句話那是無害的，我始終要忘卻了你所說的大部分。』〔註六〕

照上面的說起來，那末懷疑的地方應該壓抑下去麼？個人的意見，個人的憶度，同有時個人的幻想，統應該同完全真確的事實絕對平等的看待麼？研究歷史應該單單研究著作者的意思麼？在『他的故事』同『歷史』的中間不應該有區別麼？在歐洲同美國的少數歷史教師的意見裏面，要提出這種問題，事實上就是提出下面這個問題——究竟學校的歷史應該明瞭的，還是模糊的。

在學校中所讀得的歷史當然是最容易忘卻的東西。但是亦有一部分永遠存在的結果。我們以歷史爲一種確定的知識去應付他，就是預備學生以歷史爲一種確定的知識去應付他。學生在學校裏面假使習慣了一種趨向不加辨別去承受歷史的事實，那末他將來一定要繼續的不加辨別去承受事實同應用事實。學生在學校裏面假使習慣了一種趨向以印刷的書本爲書中事實真確的證據，那末他將來

一定要繼續的受刷印書本的苛虐的壓制。這種趨向如此的自然而且如此的根深蒂固，所以有時即使受過大學校歷史課程訓練的人亦尚保存他們。這是一個大學畢業生，數年以前，問一個歷史教授，假使林肯 (Lincoln) 還在，總統同國會還會不會有衝突；那個教授回答的說或者是不會的，那個學生就請那個教授提出根據的參考書來，他的意思好像問『林肯什麼時候死的』一樣。後來那個教授再三同他說明，要尋出真正過去的事情，同要尋出在某種情形之下會發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那個學生始終不相信。次日那個學生很得意的樣子回來了。他向那個教授說：『我想你昨天對於林肯所說的話一定是錯的，』於是他就從一本通俗的歷史中讀出一段文章，說明假使林肯能够提出善後計畫於國會一定沒有什麼困難，在約翰生 (Andrew Johnson) 手中乃遇到了很大的失敗。

即使在假定的歷史事實裏面，可信的程度亦不一樣。關於上面所述的林肯那件事，當然比其他同樣的事件容易斷定。在下面兩種消息中間——一種是學生辯論所供給的，就是假使我們沒有華盛頓這個人，美國又將怎樣；一種是政治家所供

給的，就是華盛頓假使還在，他對於菲律賓羣島如何處置——我們當然可以有合理的抉擇。但是對於什麼會有的懸擬，無論如何，總是懸擬。他們如此的普通而且如此的容易發現，所以我們可以希望最平常的讀者將他們放在同真正遇到過的歷史事情不同的一類裏面去。我們假使叫小學學生去注意這種區別，他們一定能够明白。我們屢次試驗的結果，知道小學學生同平常的讀者即使對於這個簡單的區別，普通亦想不到，那末他們對於較精深的辨別的一般態度如何，更不必加以說明，就可明白了。

研究歷史材料應加辨別，理由很是顯著，不必多說了。我們雖然不是人人統要讀歷史，但是我們自從有知識以後，我們就統用事實，這種事實統是歷史上得來的，不是我們自己直接得到的。我們的談話大部分是敘述的同歷史的，不管我們所談的東西是我們自己，我們的朋友，或者別人，在今天早晨所說的或所做的，或者什麼一百年前或一千年前的人所說的或所做的，——這是人人知道的。我們自幼至老，大部分的思想同計畫裏面，統有歷史性質的材料走進去，這亦是人人知道的。學校

中的歷史應該使學生覺悟到歷史的智識是什麼，而且應該使他們有一種訓練知道建設歷史事實的方法是什麼，——這是人人應該知道的。我們應該將歷史當做一種決定，選擇，同排列事實的進程去達到『健全的目的』這種目的的重要同那種用組織好的歷史去達到的一樣，——這亦是人人應該知道的。

關於歷史研究法的訓練這句話，頗像一種誇大的表示，很難同大學的課程分開。但是教師切不可被那外表好像誇大的話所恫嚇了。我們提及小學校中的歷史同大學校中的歷史，對於兩方面統無成見。那末我們要毫無成見的提及兩方面的歷史研究法，是便利的，而且應該是可能的。上面所述的進程——材料的搜集，材料的分類同批評，特種事實的決定，事實的抉擇同排列——顯然統是初步的方面。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可以使他們明白他們對於紅印度人所知道的，是從地下掘出來的東西上面得來的，一部分從白人報告所見的著作裏面得來的，一部分從紅印度人自己所談後來白人代為報告的故事中得來的。第一年級的學生往往自己就會指出紅印度人不曾著書。小學四年級的學生可以使他們明白要知道一個民族，方

法不止一個，同各種方法的優劣。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可以教他們去利用索引同目錄，而且使他們明白參考書的重要。小學七年級學生可以叫他們去解決一部分關於批評的簡單問題。自從第一年級起就可以有組織事實的種種練習，到了第七年級以上，可以有種種練習包括歷史研究中主要的方面，從材料的搜集起到事實的組織同敘述止。

那班明白這種種可能的人，有時甚至宣言歷史這種科目，至少從中學校起，應該習慣的，而且幾乎完全的，當作一種建設，選擇，同組織事實的進程看。這是一種極端的『材料的教授法』(source method)的主張。比較保守的主張，亦就是此地所主張的，是學校歷史的大部分應該當作現成的消息看，不過同時應該有一種對於歷史研究法的說明，足夠指出在組織好的歷史後面那種種問題的一般性質，而且足夠可以使學生對於這種問題的解決得一部分確定的訓練。要辦到這層的方法如何？

我們假定有一個小學四年級或五年級的教師在上課的時候同學生討論古

代某種民族。他發現了希羅多德對於某種事情好像一個消息的泉源，而且覺得他敘述故事的能力實在很大，所以即使一本譯本亦很有趣。我們可以用希羅多德大部爲消息起見，但是教師可以主張偶然提出希羅多德怎樣搜集他的材料的問題時候，兒童的興趣不致於減少。這個歷史鼻祖的地位，他佔據的這樣長久，很可以引起一種適當的觀念先去對他提出問題來。教師先用幾個初步的問題入手：除了美國人以外，世界上還有什麼民族？你怎樣知道世界上最古的民族是誰？

有一次一個女學生說他知道世界上有德國人，因爲他曾經聽見他的母親提及過一個德國的女人。教師在黑板上寫道：『我們可以因聽見人家提及世界上的民族而知道他們。』有一個學生說他知道世界上有紅印度人，因爲他曾經在書本中讀到過。教師再寫：『我們可以從讀書而知道他們。』另一個學生說他知道世界上有中國人，因爲他曾經看見過一個。他說話的時候覺得很得意，好像他不贊成以耳聞同書本爲證據的樣子，全班學生統驚動起來。他們統看見過一個中國人。教師再寫：『我們可以因目睹而知道他們。』當這句話還沒有寫在黑板上以前，兒童已

在那裏討論上面所提出的三個方法究竟那一個比較的好。他們一致主張紅印度人爲世界上最古的民族，因爲有一個學生說：『我們在學校最先所讀到的就是他們。』這是在教室中發達出來的一個最簡陋的理想。教師於是同他們說這個問題好像從前在埃及的時候，已經有人提起過，因爲有一個到埃及旅行的人曾經同我們談及這件故事。在黑板上畫一條線代表十年，這是學生平均的年紀。將這條線當一個單位，再繼續的畫下去，代表一個世紀。於是在教室三面的黑板上一直畫下去，直到二十五世紀以前希羅多德時爲止。如此兒童至少明白希羅多德的時代雖現在很遠。他們曾經聽見過埃及而且對埃及在什麼地方，亦有了一點印像。於是將希羅多德所述的故事讀給他們。

『埃及人當他們的國王撒美底格斯 (Psammetichus) 在位以前，自己以爲是人類中最古的人民。但是撒美底格斯要想尋出這句話究竟確不確。所以他就選出兩個普通兒童交給一個牧童去養起來，叫他不許讓一個人在他們面前說話，將他們關在一間小屋裏面，給他們食物，同關於其他各方面照顧他們。』

此地的目的就是要知道當他們喃喃之後，第一次所說的是什麼話。這牧人照所說的話辦了兩年，兩年以後，當他開了房門走進去的時候，兩個兒童一齊伸臂跑向他的面前，口叫「培哥斯」(Beccs)。當第一次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牧人不注意他；但是後來當他覺得走近他們的時候，那句話往往在他們的口頭，他就告訴國王，而且受國王的命令將兩個小孩帶到國王的面前。於是撒美底格斯自己聽見他們說那句話，他就問世界上有什麼民族有一種叫作「培哥斯」的東西。後來他知道「培哥斯」是佛來基亞(Phrygia)的字，意思就是麪包。從此埃及人不再要求自己為世界上最古的民族，而且贊成佛來基亞人比他們還要古。』

假使給予機會，即使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亦立刻可以預料到這個故事的後半段。在五六年級中，他們對於埃及人從這種試驗中提出的斷語，幾乎一定要自動的提出反對來。討論的結果幾乎一定要引起一部分人提出這個故事或者不真確的，而且要問究竟希羅多德是否以此事為真確的，或者希望人家去相信他是真確的。

因此天然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希羅多德在什麼地方得到這個故事。於是我們再讀下去：

『我在門非斯 (Memphis) 從佛爾甘 (Vulcan) 諸僧侶方面得來，這是真確的事實。希臘人對於兒童如何養大來，有種種別的故事，但是僧侶說兒童養大的情形就是同我所述的一樣。當我在門非斯的時候，我從這班僧侶的談話裏面得到許多別的消息，而且我甚至到海利奧波利斯 (Heliopolis) 同提白斯 (Thebes) 兩地方故意去尋出究竟這幾個地方僧侶對於這件事情所說的話，是否同門非斯的僧侶一樣。』〔註七〕

兒童因此可以即刻看出希羅多德祇是根據『耳聞』知道撒美底格斯的試驗。既然有這種引導之後，有運氣的學生假使能够跟希羅多德去旅行幾個星期，他們一定能够留心發見什麼時候他所說的是親眼看得來的，同什麼時候他所說的是純然聽得來的，或者讀得來的。這種從希羅多德入手的工作，將來研究希臘人同羅馬人的時候，很容易擴充起來去包括一部分對於都錯迪提斯，塞諾芬，普魯他克，

利凡，同太惜都斯 (Thucydides, Xenophon, Plutarch, Livy, Tacitus) 諸人的印像。

對於美國史方面一種初步的練習，要提出一個我們怎樣知道的問題，白來德福德 (Bradford) 的普來毛斯殖民史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原稿中的冒險事情供給同等程度的材料去引進白來德福德的著作，再用上面對於希羅多德所用的方法接續下去。原稿中的故事在麥塞鳩色茲州出版的本中述敘下來；比較簡單的在斯克力白那父子公司 (Scribner's Sons) 所出版的原本的載紀 (Original Narratives) 叢書中述敘下來。假使要擴充到殖民時代其他著作家，我們可以在黑金生的美洲探險家的少年本 (Young Folks' Book of American Explorers) 中求材料。

當兒童達到開始正式用教科書的時候，這種材料可以偶然間當作編著歷史方法的說明。指出明白的錯誤是教師的義務。有時這亦可以利用起來去表明關於歷史的事實，用什麼方法去決定他的真偽。在小學七年級裏面，第一次研究殖民地時代的時候，普通很有點嚴重。在那個時代中間，恐怕沒有同樣重要的事情被編輯

教科書的人如此不經意的敘述起來，如那件殖民地的疆界一樣。這件事情同其他無論什麼事情一樣，很可以供給一種根據教師清理之用。所以我們此地可以提出作一個例。

有一本很有名的教科書對於一六〇六年執照中疆界的條文，有下面一段文字：

『國王以北美洲沿岸的地方從費挨角 (Cape Fear) 到波多馬克河 (Potomac) 口爲止，給予倫敦公司 (London Company)；他以沿岸的地方大約從郎島 (Long Island) 起到諾凡斯哥底亞 (Nova Scotia) 止，給予普來毛斯公司 (Plymouth Company)。此種特許是直線的，或直帶的，從大西洋橫過大陸到太平洋。(因爲關於北美洲的地理知道的如此的少，所以許多人以為此地的大陸並不比墨西哥爲廣)。至於中部一帶從波多馬克河口起到哈得生河口爲止沿岸地方起，爲兩公司所公有，不過兩公司不准在他公司已經開始殖民的地方一百哩以內再建設殖民地。事實上無非說那個先去建設殖民地的公

司就可以管理那一區。這使得各公司值得去立刻進行。』

一個普通七年級的學生能够讀這段文字而且解釋他。有幾本教科書附有地圖表出橫過大陸的平行區域。假使所用的教科書沒有地圖，學生很容易得教師的幫助在黑板上畫起來。這段文章的作者怎樣知道當時的疆界是同他所描寫的一樣？讓學生提出意見來。稍稍討論之後，就可預備去參考執照的本身。於是可用上面關於地圖的使用那一章的方法去研究那張執照。

這種研究當然最後要將兩種地圖比較一下。兩種地圖統對的麼？那一種是錯的？將他同手邊教科書中的地圖比較一下。我們還可以說上面所引的那本教科書有一個註腳說明由海到海的條文是一六〇八年的執照所加上去的。但是即使那張執照亦並沒有規定『直線或直帶。』

不管一本教科書對於這件事情是對的或者錯的，教科書中現成的結論同我們自己從執照中研究得來的結論兩種不同的地方，就是研究一個問題的答案同研究一個問題的本身兩種不同的地方。這種練習，有了一次，以問題性質的印象給

予學生，可以使得以後對於殖民地疆界的問題格外明白。

對於執照所發生的問題不過是『這有什麼意義？』我們當這種材料爲可信的。其他材料再提出一個問題『這是真確的麼？』關於後一問題的練習，可以叫小學第七年級的學生去尋出究竟波坎洪太斯（Pocahontas）有沒有救出斯密斯（Captain John Smith）的性命。教師可以先讀下面從斯密斯的真正的關係（True Relation）那本書中撮出的一段文字，這是一六〇七年時所作的。

『到了威拉摩哥摩哥（Weramocomoco）他們的皇帝傲然倚在牀上，一呎的高，在十條或十二條席上，項上很美麗的掛了許多大珠的練條，而且蓋了一條拉好格根斯（Rahaugheems）的大被。他的頭邊坐一個女子，他的足邊，坐另一個女子，坐在兩旁地上席上的，在火的兩旁，排有他的要人，每排十個，他們的後面有同數的青年女子，他們的肩上均掛一條白珠的大練條，他們的額上塗成紅色。這樣一種嚴重尊貴的氣象在一個裸體野蠻人裏面，使得我不禁驚歎，他用好話和靄的歡迎我，同大盤的食品，聲明他的友誼，並在四天以內給我們自

由。』(註八)

隨後再去讀斯密斯關於同樣情形的後來描寫，這是一六二四年第一次出版的。

『最後他們將他帶到美羅諾哥摩 (Meronocono)，他們的皇帝保赫丹 (Pohatan) 就在那邊。此地有二百多個兇惡的廷臣站在那邊驚看他，好像他是一個怪物；一直到了保赫丹同他的從人極威嚴的將他們自己排起來。在火堆面前一個像牀的座上，他披了一件大袍坐起來，這是拉羅肯 (Rarowchin) 的皮做成的，旁邊掛了許多尾。兩旁坐了兩個十六歲或者十八歲的青年女子，房的兩旁有兩排人，他們的後面有同數的女人，所有他們的額同肩統塗紅色；有許多頭上裝有白的鳥毛；但是個個統有一點東西；他們的項上統有一條白珠的大練條。當他走到王的面前時候，所有的人大呼了一聲。阿巴馬脫克王后 (Queen of Appanahuck) 被派拿水去洗他的手，另一人給他一束鳥毛，不用手巾，去拭乾他們；用他們的最豐盛的方法宴請他之後，於是有長時間的商議，但是最後的決定是將兩塊大石帶到保赫丹的面前；於是他們用了許多手放在他的身

上將他拉到石的旁邊，並將他的頭放在石上，預備用他們的棒將他的腦打出來，波坎洪太斯王的最親愛的女兒，當無法懇求的時候，將他的頭放在自己的臂上，而且將他自己的頭放在上面去救他的性命；於是皇帝滿意去代他自己造斧，代他女兒造鐘，珠，同銅爲生了。〔註九〕

上面兩篇記載統真麼？真正的關係那部書的出版者在序文中說：『他所說的比較稍稍多一點，我以為這種東西（應該祕密的）所以我不願冒險將他公開。』〔註十〕這或者包括死刑判決同波坎洪太斯救援兩事在內麼？一六一六年波坎洪太斯，已嫁羅爾夫（John Rolfe）爲妻，到英國去，激起了許多注意。斯密斯那時或者記起他自己的性命是被他救起來的麼？波坎洪太斯死於一六一七年。一六〇九年的時候有一個用英文述的故事發見出來，內容同斯密斯的故事差不多，這是提梭托（De Soto）遠征的故事。奧底茲（Juan Ortiz）同斯密斯一樣，被紅印度人所捕，帶到他們的酋長面前。『由錫太（Cofa）下令將奧底茲的手足縛在四根樁上，……預備燒死他；但是酋長的一個女兒請求饒赦他。他說雖然一個基督教徒不能爲善，

但是亦決不致爲惡，而且有了一個基督教徒做俘虜是榮譽的事情；對於這種請求，父親答應了，叫人醫治他的損傷。〔註十一〕或者斯密斯曾經讀過這段故事，所以當他重述他自己的冒險事情，他就記起了麼？他所說的怎樣波坎洪太斯救了他的性命，是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的唯一材料。

當作這種練習的時候，當然要有點手段，但是辦理的得法，很可以激起思想同高程度的興趣。有一班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叫他們去尋出在克雷西（Crécy）戰役裏面，究竟有沒有用火藥，他們對於這個問題如此的發奮，所以那個教師原來是反對叫『可憐弱小的腦筋』去做這種工作的，過了幾天說同是這班『可憐弱小的腦筋』因爲熱心於火藥問題的緣故，竟將比較重要的功課亦忘掉了。有一班小學七年級的學生在上課最後一點鐘討論波坎洪太斯故事的證據，要求將時間延長。教師答應了，竟討論到四點鐘，——課後學生自願多延長二十分鐘。

但是難道沒有使學生過於懷疑，過度的聰明，而且甚至『誇大』的危險麼？然不會有的。他們所得的教訓普通好像就是要尋出過去的確實情形非很用苦功

不可而且不一定件件事統有爭辯的必要。就事實而論，一部分故事應該是完全真確的。要研究我們怎樣知道的這個問題，應該說明我們真正知道的是什麼東西，同我們真正應該懷疑的是什麼東西。

第一等同第二等材料普通的區別，很容易辨明。學生祇要問：『著者對於這件事情是親見的麼，或者是讀得來的或聽得來的？』這個問題很簡單的使學生明白，現在第二等材料的著作家普通統說明他們的來歷。兒童早早就表示一種興味要知道一點歷史的著作家同他們著述的方法。這是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女學生，當他在安哈的沙立曼 (Einhard: Charlemagne) 同愛馬頓的中古時代入門 (Eme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Middle Ages) 裏面研究幾件事實之後，要想知道安哈同愛馬頓是否生在同時。一班小學七年級的學生可以將他們引到研究第二等材料著作者的奧妙裏面去。教師可以從費斯克的美洲的發見中檢出一段讀給他們聽：

『我們所述文蘭 (Vinland) 航行大部分所根據的記載屬於歷史古事的一類。這是愛力克的故事 (Saga of Eric the Red)，有二種本子，就中有一本好像

是哀斯蘭 (Iceland) 北部的，另一本是哀斯蘭西部的。西方本較舊一點，而且一部分較好一點。這是在兩種牛皮紙本裏面，一種是有名的彙編叫作好克斯波克 (Hauksbók) (A, m, 五四四)，一種單單叫作 A, M, 五五七，這是編目的數目。……就中前一種保存得最好，爲歐倫特生 (Hauk Erlendsson) 於一三〇五年同一三三四年間所手錄，抄得很好，一三三四年爲他的死年。這西方本普通印刷起來叫作卡爾塞夫尼故事 (Saga of Thorfinn Karlsefni)。這一本就是我在本章中引用最多的。

『北方本是一三八七年教士托德哈生 (Jón Thórhásson) 所編，包在有名的彙編福來脫耶波克 (Flateyjar-bók) 或平島書 (Flat Island Book) 裏面。這個教士正在編訂王奧拉夫脫力格維生 (Olaf Trygvesson) 的故事，就是包括在那個彙編裏面，而且因爲來夫愛力克生 (Leif Ericsson) 在奧拉夫宮中同基督教傳入格林蘭 (Greenland) 及文蘭的發見統有關係，所以約翰仿中古時代編年史家的成例，停下來加入他對於愛力克及來夫，及托芬 (Thorfinn)

諸人所知道的東西……約翰的本子……普通印刷起來叫作愛力克故事。』

〔註十二〕

教師可以再讀：

『伴愛力克到格林蘭去的人裏面有一個叫作黑由爾夫 (Horge) 他的兒子皮挨尼 (Paien) 在海上漂泊了幾年，於九八六年回到哀斯蘭去同他的父親吃耶穌聖誕的皮酒。後來知道他走了，他就收起錨動身向格林蘭去追他，但是遇到霧，憶度的航駛了好幾天，沒有看見太陽同星。到了後來他看見陸地的時候，這是一帶無山的海岸，祇有小丘上蓋叢林。這顯然不是皮挨尼所要尋的有深灣同冰川的地方。所以他不停下來去探險，就向北方而進。現在天氣好了，而且順風走了九天或十天之後，皮挨尼看見格林蘭的冰岩高聳在他的面前，而且經過尋覓之後他竟走到他父親的新居。在途中的時候，他屢次在左舷看見陸地。』

於是再述怎樣愛力克的兒子來夫『因為聽見皮挨尼的經驗，激動起來』去探

險皮挨尼所看見過的陸地，因此走到什麼我們現在以爲是我們的大陸。〔註十三〕

此地所根據的是那一本教師再讀卡爾色夫尼的故事？

「來夫走到王奧拉夫脫力格維生宮中。他受王的歡迎，王覺得他能够見到來夫是一個大有才幹的人。有一次王同來夫談話，而且問他：「在夏天航向格林蘭，這是你的目的麼？」來夫，「假使你願意，這是我的目的。」王回答說：「我想這是好的，我就命你到那邊去，宣布基督教。」來夫回答請王決定，不過他說他以為要在格林蘭實行這個使命恐怕困難。王回答說他所知道的人，對於這件事情，沒有一個比他再適當的，「而且在你的手中這件事一定會成功。」來夫說：「祇有我享着你的保護的恩惠，這件事纔能成功。」來夫等船預備好了就入海去。經過許多時候他在海上漂泊，後來走到他從前所不知道的陸地。有自生的麥地同葡萄的長成。亦有樹叫作「毛蘇」(mausu)，所有這種東西，他們統拿了標本去。」

來夫最後到了格林蘭而且宣布基督教。而且有「許多談話談到一種航行去

探險來夫所發見的那塊陸地，』而愛力克生 (Thorstein Eriksen) 帶了一個探險隊去探險地。但是這次遠征隊沒有成功。後來『卡爾色夫尼同斯諾利 (Karlsefni) 在春季預備了船去探險那個地方。皮挨尼同托好爾 (Thorhall) 將他們的船加入遠征隊。』這次遠征成功了，而文蘭於是明白表見了。〔註十四〕

這個故事並不是費斯克所引的故事，這是一望而知的。教師可再向別一本：

『皮挨尼於同年的夏天同他的船到了哀斯蘭的愛拉 (Eyrafi)，同年的春天他的父親已駛走(格林蘭去)。當皮挨尼聽到這個消息，很是驚異，不願卸去他所裝的貨色。他的船上夥伴問他什麼意思，他回答說他的意思要照他的習慣同他的父親一同過冬；「而且假使你們伴我，我將駛向格林蘭去。」他們統回答說願遵他的主張。於是皮挨尼說：「我們的航行一定要當作有勇無謀看的，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曾經在格林蘭海上過。」話雖如此說，當他們布置好了以後，他們仍舊入海，而且航了三天，一直到了陸地看不見，順風漸漸消滅了，北風起來了，而且有霧，他們不知道是向那方走，如此凡好幾天。」過後他們又看

見太陽，而且能够決定天的方位；他們張了帆，而且航了那「天」纔看見陸地。他們自己討論那塊陸地是什麼地方，皮挨尼說他不信這是格林蘭。他們問他願意駛向這個地方或者不願意。（他說）「我的意思是航近這塊陸地。」他們照辦了，不久看見這塊陸地是平坦的而且有叢林遮蓋的，而且有小丘在上面的。」

當他們如此向前航駛的時候，他們第二次第三次看見陸地，但是沒有上岸。當最後他們到了格林蘭而皮挨尼說出他所看見的陸地的時候，「當時人以爲他缺少冒險的性質，因爲他對於這種地方沒有報告，很受責備。」愛力克的兒子，來夫，拜會皮挨尼，向他買了一隻船，去探險皮挨尼所看見的陸地。（註十五）

這是顯然費斯克所根據的本子。另外一本，而且較舊的一本，照批評家說格外可信一點。費斯克自己說這是他「引用最多的。」那末他何以用平島書本呢？

教師要想再去試驗費斯克對於材料的使用，可以去讀他對於愛力克缺少基督教興味所說的話，而且同故事中的材料比較一下。費斯克說：「據說愛力克願意

照他的祖先那條路上走去，而且覺得熱鬧的佛爾哈拉 (Valhalla) 這個地方，有一杯一杯的葡萄酒，比新耶路色冷有黃金街道還要好。」(註十六) 故事中並沒有提及『熱鬧的佛爾哈拉』或『新耶路色冷』在一個地方說，『愛力克決定放棄他的舊日信仰很慢，』另一個地方說，他死於基督教傳入以前，而又一地方說他曾經受過洗禮。(註十七)

組織事實的初步訓練，普通可以分爲兩種。我們可叫學生從提出的事實裏面選出那種可以屬於一個題目的東西。或者給他一類事實，叫他供給一個適當的題目。這兩種練習的計畫應該同教室中或教科書中曾經提出過的不同。一班小學七年級學生，研究美洲名字的來歷以後，可以叫他們尋出發見美洲的人。他們普通祇想到一個發見的人。我們出一個題目『美洲諸發見者』一定要引起北蠻，哥倫布，加波脫父子 (Cabot)，同維斯普西阿斯 (Vesputius)，而且對於各人的事業給以不同的關係。這種練習可以反轉來作。將事實集合起來，叫學生給以一個總題目。這種練習可以從小學第四年級開始，到了第七或第八年級可以將主題的範圍擴大，表

明組織年代的，地理的，同論理的三種合併的不同。我們可以叫學生預備一張發見同探險美洲的年表，從一〇〇〇年起，到一五六五年止，根據種族、國家，同所發見或探險的區域，將發見家同探險家類別起來，而且將說明白人同紅印度人關係的事實類別起來。

在小學高年級裏面，亦可以叫學生開始故意自動的去練習選擇材料同組織材料原理的應用。方法可以讀一篇短小的記載，或者幾篇記載的一部分，將重要的事實撮出來，聯成一篇繼續的故事。學生假使曾經受過上面教科書的使用那章中所述解剖同排列讀物的方法的訓練，對於選擇得當的讀本，很可以希望他們做出很可觀的報告。

所有上面所提及的材料在中學校中亦統可以應用起來。假使兒童在小學校中已經研究過的問題，他們當然不適用。不同的地方在於方法。在小學校中，大部分由教師讀給他們，而且用發問的方法叫學生去注意主題。在中學校中大部分可以由學生自己去讀，而且不必十分指導去得到他自己的結論。

中學校中的功課應該包括書面的練習，叫學生將他的材料分類起來對於所討論的主題，決定這種材料的價值，而且說明特別的參考書。這種種目的最好是根據一個一定的計畫。一種正式印好的紙備有必讀的材料的空间，很是便當，而且容易向印刷家定做。可以一張一張分開，或者印在摺紙的第一頁，紙的大小可以隨意。下面是一個例：

歷史的研究

姓名(學生的姓名)

題目.....

指定(日期)

報告(日期).....

頁數

所費時間.....

參考書

材料.....

第二等著作.....

個人對於著作家的印象.....

最好的參考書的一種……

教師當指定功課的時候，應寫明學生的姓名，題目，指定的日期，同交進報告的日期。對於一部分的練習，教師並應說明應該參考的書。假使備全班共同討論，題目應該全班一樣，而且應該簡單。報告紙的旁邊或底下應該留一點空間預備註明報告中參考書之用。一學年中有兩三次短篇的報告，參考書由教師指明，兩三次短篇的報告同一次較長的報告，參考書由學生自己去尋出來，普通就夠了。

這種報告的題目應該如此的提出，以能够引起確定的結論爲主。一六〇九年執照上所指定佛其尼亞的疆界是什麼？威廉斯 (Roger Williams) 何以被逐於麥塞鳩色茲以外？孟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的創始人是誰？什麼時候同什麼地方，克來 (Henry Clay) 說與其做總統，不如做正人？最初叫學生獨立搜集材料的時候，有時很便的從標準著作中指定簡單的小段，叫學生去尋出書中自稱根據第一等材料的事實，決定在指定著作中所述的話是否正確，而且說明他怎樣應用他所尋得的材料。下面幾段文字就是曾經用這個方法試驗過的：

『有一天，配錫斯脫拉都斯 (Pleistatus) 乘了馬車走到公民會議，滿身是血，告訴他已經受人攻擊而且受傷了。於是根據亞力斯頓 (Ariston) 的提議，公民議決得參議會同意以後，給他五十個執棒的衛兵。他得了五十個以上的人，佔據了衛城。』

『最後受了許多困難同苦痛，漢尼巴爾 (Hannibal) 到了山頂，在此地他停下他的軍隊，用下面的話去激起他們：「此地在阿爾伯斯山頂，我們握有意大利的衛城了；在我們下面南方是我們的朋友高爾人 (Gaul)，他們會從他們豐富的土地上供給我們的食物，而且會幫助我們去打他們的死仇；那遠遠的地方就是羅馬。」』

『阿拉力克 (Alaric) 的去世同安葬。』現在他們的領袖死在敵境裏面，他們(日耳曼人)竭力的去尊崇他。他們強迫羅馬的俘虜將葡生托 (Prasinos) 河的水道移去，使得他的墓不致受害。他們將他葬在河底，圍以許多寶物。再將河水移回，將工人殺死了，因為恐怕他們洩漏秘密。』

『威廉斯 (Roger Williams) 約在一六〇〇年生於衛爾斯 (Wales)』於一六八四年三月或者四月死於羅特哀蘭 (Rhode Island)』

『克雷西戰役』一條小溝保護英國的軍隊的前線，溝的後面弓箭兵排成「同耙一樣」中間有小白礮「火點了射出小鐵球去嚇馬匹」——此為戰場上用礮兵第一個例。』

『耶佛生 (Jefferson) 就任總統，一八〇一年。』耶佛生決定不事鋪張以礙他的民主的原理，所以他就騎了馬，穿了很平常的衣服，不用侍從，到國會議場去，下了馬，將他的馬繫在籬笆上，隨便走進了上議院議場。』

於正式教學生去練習應用索引，目錄，書目片，註腳，參考書單，百科全書中所舉的參考書目，同特種歷史書目以前，先去指定上述那種功課，有時是有用的。結果往往可以使學生明白這類幫助的效用。但是教導的時候有時應該明確，而且同時要有充分的練習使他們得相當的熟練。關於書目一方面，應該有一種特別的練習，每年至少應該有一次關於這種東西的短篇報告。所出的題目當然以沒有許多著作

提到他的爲主。可以給學生一個關於佛蘭克林或者漢密爾頓 (Hamilton) 的參考書；但是我們不能希望他能編一個。所出的題目普通一定要各地方的名人而又不是太有名的，同各地方的事情同問題，而又不是太著名的；或者在一般的範圍裏面比較晦暗的人物，事實同問題。

在中學校裏面，無論何種功課，凡關於各種不同記載的比較，應該使他有一種一定的系統。學生除讀書並報告他的一般印像以外，應該多作一點事體。他應該仔細細用平行的兩行，或者用分開的紙片，將讀本中各件事實或意見一點一點畫起表來，再將他們比較一下。唯有經過仔細的訓練，纔可以使從書中得來的印像可靠。有許多聰明的人即使研究很習見的材料亦看不出顯著的異點。有許多教師對於申命記 (Deuteronomy) 第五章，第十二節到第十六節同埃及記 (Exodus) 第二十章，第八節到第十二節中關於安息日的遵守，雖然有一定的材料在他們的面前，除了文句以外，亦屢次看不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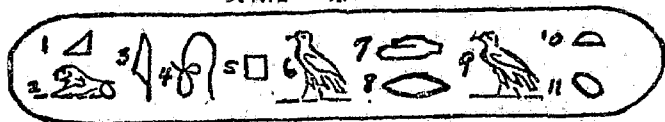
對於一種問題，目的在於使學生明白怎樣去達到關於過去的真理，要使學生

生出興味來，應該常常提及歷史批評的特種成功。怎樣佛拉 (Lorenzo Valla) 證明康斯坦丁 (Constantine) 的贈予是假的？(註十八) 香波利翁 (Champollion) 怎樣解釋埃及的象形文字？(註十九) 用什麼方法證明這個有名故事『我們紀元的最初一千年完了的時候，歐洲各地方的人民統以為世界一定要破壞了，』不過是一種神話？(註二十) 頓寧 (Dunning) 教授怎樣證明班克羅夫脫 (George Baneroff) 代約翰生 (Johnson) 總統作第一篇每年大政方針的宣言書？(註二十一) 不但關於一個問題同他的解決的文章可以提出來，就是一部分解決的步驟亦偶然之間可以在教室中提出來。中學校中第一年級的學生既然知道香波利翁怎樣決定那幾個字是托利美 (Ptolemy) 的名字，那幾個字是克里奧巴脫拉 (Cleopatra) 的名字，當這個名字寫在黑板上的時候，他們自己一定會做一點解釋的工作。這兩個名字的象形文字如下：

在這兩個名字裏面，可以叫學生去檢出相同的符號，並在各名字裏面比較各字的地位。如第一個名字中的(一)同第二個名字中的(五)是一樣的。第一個名字



美利托 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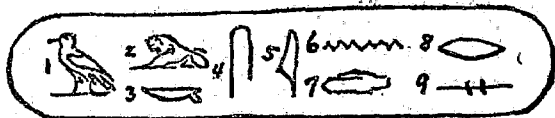


拉脫巴奧里克 二第

的(一)是(P)，第二個名字中的(五)亦是(P)。我們當然的推理是什麼？當比較的工作沒有完了以前，應該同學生說明第二個名字中的(十)同(十一)是表示女性的字尾。

學生既然知道了上兩個名字，於是可以去研究第三個名字：

學生既然知道了第一個第二個名字裏面的(一)，(二)，(四)，(五)，(七)，同(八)，可以將他們用我們自己的字母寫出來，其餘不知道的字留下一個空間。他們於是立刻可以看出第三個名字就是亞歷山大(Alexander)，而且其餘的三個字亦發見出來了。假使經過這樣一個功課以後，學生要求有足夠的符號去用象形文字寫他們自己的名字，做教



大山歷亞 三第

師的人不必驚異。(註二十二)這種練習在比較簡單的形式裏面，即使在小學第六年級裏面，亦曾經試出有成效來。

上面所提那種對於小學校歷史組織的練習，在中學校中亦可以繼續下去，再加一點歷史家對於歷史組織的說明。將事實根據種類組織起來，而且將各類事實依年代次序排列起來，很可有利益的擴充起來，而且拿來作練習同複習的根據。美國紅印度人的問題，關稅，內政改良，奴隸制度，美國幣制，同其他同樣的主題，用這種方法研究起來，每一個主題立刻可以引起許多時期，隨以種種聯想，將各主題有關係的主要事實明白白看出來。這個計畫能夠對於一類中各種事實的互相關係，同對於別類中各種事實的互相關係，有一種興味不同的研究，這種研究可以使歷史中的原因同結果發生一個意義，同普通現象原因同結果的縷述很不相同。

假使我們以為學生所記的時期，負擔太重，那末我們可以用性質相同的東西去達到目的，這就是主題的分配。在學年開始的時候，同(甲)說：『我要你做一個關於美洲奴制的專門家。當你讀書的時候，希望你將所有關於奴制的東西記入劄記

簿中。你應知道日期，情形同與其他情形的關係。我們對於奴制發生疑問的時候，我們要問你得消息的。」同(乙)說：「我要你做一個關於關稅的專門家。」再將同奴制的一樣的指導重述一遍。用這個方法，很容易以特別的主題指給各學生，叫他對於該主題全年負責任。叫全班將編好的題目統抄下去，不過並不叫他們負全部題目的責任。當每課複習時候並應問學生在劄記簿中有沒有應該增加的東西。假使是有的，叫他們立即抄下去。學生統會覺得這種題目當一般複習的時候是有用的，假使我們果然有一般的複習。學生對於各種事實互相的關係，統會得到一種新的光明。這個方法對於無論那國歷史的發展，統可應用。

要使學生在中學修業完了的時候，得一種明白的印象，以為歷史是一種建設真確事實同組織真確事實的進程，亦是一種有組織的真確事實的團體，這是很可以做得到的。我們當然不能希望學生能夠有一種研究的習慣，如此的固定，而且如此的虛心，可以使他將來能夠常常用歷史的方法去研究歷史的材料。現在即使很專門的歷史家亦往往不能應用史學的原理，使我們不必再有這種誠心希望的餘

地。但是要發展一種趨向，對於普通帶有歷史性質的材料，能够加一點辨別，這是可以希望的。對於歷史的相當賞識，建設了一個根基，這亦是希望的。我們對於那種鍍金的歷史廢物，在雜誌中同特種小冊中登了許多廣告，而且常常由一班書局經理人所稱爲『最著名的人』的去贊美他們，我們應該自衛的。『最著名的人』可以買了十卷世界史，覺得這部書的淵博，就用大字宣言這是『當代最有研究的作品』。這是當然如此的，因爲著者費了三年的苦工才編好。不過一個中學畢業生應該知道十卷書的著作，包了如此一個範圍，同三年的預備，是完全不相容的。

〔註一〕論文，三卷版，第一卷，二百七十六頁。

〔註二〕藝術會，聖路易，一九〇四年，第二期，一百五十八頁。

〔註三〕文檢 (Winsor)，美洲，第二卷，六十九頁。

〔註四〕且寧 (Channing)，美國史，第一卷，十四頁到十五頁。

〔註五〕哥倫布，第一卷，第五章末段。

〔註六〕克羅太斯 (Crotchers)，溫文的讀者，一百七十三頁。

〔註七〕希羅多德，第二卷，二頁，三頁。

〔註八〕古初佛其尼亞史，四十八頁。

〔註九〕佛其尼亞通史，在斯密斯游記中，格拉斯高，一九〇七年，第一卷，一百零一頁。

〔註十〕古初佛其尼亞史，三十一頁。

〔註十一〕美國南部的西班牙探險家，原文，一百五十頁。

〔註十二〕費斯克，美洲的發現，第一卷，一百九十八頁到一百九十九頁。

〔註十三〕同上，一百六十二頁到一百六十四頁。

〔註十四〕原文，二十五頁，二十六頁，三十一頁到四十四頁。

〔註十五〕同上，四十八頁到五十頁。

〔註十六〕費斯克，美洲的發現，第一卷，一百六十三頁。

〔註十七〕理夫斯 (Reeves)，文蘭的尋覓，三十六頁，五十七頁，六十九頁。

〔註十八〕可爾曼 (Coleman)，康斯坦丁同基督教，一百九十一頁到一百九十九頁。

〔註十九〕白其 (Ridge)，埃及的裹尸，一百二十九頁到一百四十七頁。

〔註二十〕美國歷史評論，第六期，四百二十九頁到四百三十九頁。

〔註二十一〕同上，第十一期，五百七十四頁到五百八十三頁。

〔註二十二〕可從白其的埃及的囊尸三百六十六頁到三百七十五頁中取得材料。

第十五章 歷史同課程表中其他各種科目的互相關係

所謂學校中各種科目的互相關係，就是要使得從一種科目中得來的知識同訓練，能夠同從其他各種科目中得來的知識同訓練聯絡起來。這種關係普通可分兩類：（一）偶然的互相關係，這是從無論何種科目的擴大眼光中發生出來，而且提出來為說明那個科目本身起見，同（二）有統系的互相關係，這是要將課程表劃一起來。

偶然的互相關係，就是七人委員會所描寫的那種互相關係。委員會說：「理想的狀況將來一定可以達到，那時在一種功課中的教師能夠好好的利用什麼學生在他方面所做的東西；那時拉丁文或希臘文的教師，當學生讀愷撒或色諾芬的時候，能夠叫學生注意從歷史功課中得來的事實；那時法文、德文、同英文的教師亦能夠這樣做；那時地文地理的教師能夠記得地理是人類居住的地方，或者格外正當的說，是人類生長的地方，而且能夠將他所講的山海、潮汐等同人類的生長同進步聯絡起來；那時他會記得馬可波羅（Marco Polo），亨利、同留威斯（Merivether）

Lewis) 在那裏發展地理而且製造歷史，而且記得斐得角 (Cape Verde) 不單是大西洋中一塊突出的地方，亦是人類歷史中一個突出的海角。將萬人軍遠征那件事情不單單當作一種希望的同假定的進行看，要當作一種希臘人的能力，訓練，同智慧戰勝東方的混亂看，這個時候難道很遠麼？對於愷撒還會當作一種客觀的絕對名詞同間接的敘述文章看，不當作歷史上一個大人物所述的故事——怎樣我們條頓的祖先同羅馬勢力相遇，怎樣高盧人 (Gaul) 屈服於羅馬的藝術同武力之下，使他受南方文明同南方法律的束縛——看麼？歷史教師，假使懂得學生所習的外國文，可以將他們所習得的文字同具體的事實聯絡起來；而且他一定要盡力幫助讀外國文的學生，使他們對於一種民族的性情，趨向，同精神，得一種賞識，文字而沒有性情，趨向，同精神，是空的而且無性的。』〔註一〕

偶然的互相關係或者由第一個好教師引用起來的，而且從此以後在好教師的工作裏面，或者可以尋出一部分的說明。從這種方法中得來的利益同快樂，真是不必再加說明了。不過我們要明白當七人委員會討論這個原理的時候，他們統指

將來說的。在一八九九年的時候已顯然有指導一般教師去注意顯然可能的必要。即使到現在，我們亦仍舊覺得有特別注意的必要。

有統系的互相關係，不但希望各個教師在各方面裏面利用學生在其他方面所作的東西，而且預先有一定的計畫使學生在各方面裏面去研究同其他方面有關係的材料。可美尼厄斯有這個觀念。耶卡托脫 (Tractot) 說：『一切在一切裏面』又說：『完完全全明白了一件東西，再將其餘一切東西同那一件東西聯絡起來。』海爾巴脫 (Herbart) 在他的自覺觀念裏面，將這個觀念當作心中已有的觀念同新觀念的同化。這個原理大約在四十年以前，受了海爾巴脫派中人的影響，開始在美國應用起來，到了一八九〇年已經在教育討論裏面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那時就有了互相關係的實例。有一個小學教育監督以爲叫學生計算在朋加山 (Punker) 的日三 英人同殖民地人死傷的人數，可以將歷史引到算學中去，算學亦可以引到歷史中去。有一個學務局長以爲鄰郡絞死兩個人同學校課程表中科目亦有密切的關係。他說新聞紙的社評可以當作一個功課讀。公民學的班可以討論死刑的問

題。歷史的班可以將十七世紀英國的死刑同十九世紀末年美國的死刑比較一下。算學的班可以計算斷頭臺木頭的尺數。物理學的班可以計算絞繩緊張的程度。這個原理的應用好像是無限的。今天的算學功課不但由昨天的算學功課發生出來，引到明天的算學功課裏面去；而且應該由昨天的算學、地理、博物、圖畫、時事、同歷史同文學等的功課發生出來，引到明天的各種功課裏面去——這難道不可以做到麼？難道各科目不可以用這種方法計畫起來使得他同其他各科目的功課聯絡起來麼？

這種理想看起來很動人，但是實行起來有很大的困難。普通學校中所備的特別科目對於必要的聯絡之點，爲數並不充足。要勉強使他們發生關係，往往發展了許多膚淺的而且有時怪異的眼光。高度的有統系的互相關係好像有兩個方法：或者將所有學校中應有知識統放到一個團體裏面去，不管因特別科目而發生的那種『人爲的界線』或者選定一種科目或有興味的東西爲中心或線索，將他種科目的材料附麗上去。互相關係上最著的成績普通屬於後一種。海爾巴脫的同志齊

拉 (Ziller) 選定歷史爲中心科目，而且根據文化分期的原理爲小學校編定一種課程附麗上去。其他科目同有興味的東西曾經被人家當作線索的，就是普通科學、地理、同學校中社會的生活。這是什麼普通叫做集中。對於這種關於互相關係的大規模的計畫，我們此地不必詳細去研究他。我們祇要簡單的去研究歷史同地理的關係，歷史同文學的關係，同歷史同政治學的關係，就可以明白其他一切情形了。

事實的所在地爲事實真確的必要一部分。他在許多地方爲產生事實的原因。一個人造成他的物質環境。他亦受物質環境的支配。人類生活的歷史，無論在什麼地方，統不能同他的物質環境離開。地理學就是描寫這個環境的學問。他描寫的時候非包括人類的事業不可。歷史沒有地理同地理沒有歷史統是辦不到的東西。所以學校中這兩方面的課程好像天然有互相的關係。

當歐洲小學校編訂課程的時候，對於這種情形認得很明白，而且存心去應付一下。德國的學生普通從實物的教授入手，一種地理、歷史、同普通科學的混合。他從語言講授的實物功課方面慢慢的引到本國地理、本地風土、同博物、地理同歷史自

從變爲分離的科目以後，從地方到行省，再到帝國，統是並行不悖。帝國以外，各種科目當然分開了。所謂歷史實在是德國史。地理的範圍較廣一點。法國小學校課程對於歷史同地理的主題始終維持一種普通的關係。高年級的歷史從法國史的複習轉到上古、中古、近世史的概念，同時事的概念。高年級的地理從歐洲轉到世界的全部。

歐洲中學校同歐洲小學校一樣，對於這兩種科目始終或者在課程中的大部分統是有的。但是中學校的課程，對於互相關係的注意，比小學的課程來得少。德國一部分中學校的課程使歷史課程中的各國同地理課程中的各國大概在同一時候去講授。而且普通習慣往往將地理同歷史的班次指定一個教師去擔任，因此這種關係更加注重起來。在那種以歷史爲中心的集中式課程裏面，互相的關係甚至達到各個功課中各個主題。但是大體上，歷史課程是爲歷史而計畫的，地理課程是爲地理而計畫的。這種情形在法國尤其如此。叫一個教師擔任兩種科目的習慣如今還是通行，但是這一點已經受了很嚴厲的批評。蘭格羅 (Langlois) 說：『在法國，

地理這種東西久已當作同歷史有密切關係的科學。歷史同地理的混合如今還是存在，而且在公立中學裏面，歷史同地理仍舊由一個教師擔任。有許多人竭力主張這種混合的正當，而且當人家提議將這兩種知識——他們以為有許多必要的環境聯合起來的——分開的時候，他們甚至發怒。但是我們很難尋出好的理由或者經驗的事實來證明一個歷史教師或者一個歷史家，假使多知道了地質學，海洋學，氣象學，同所有關於地理的科學，就會成一個較好的歷史學者。實在說起來，要叫研究歷史的學生被課程表的逼迫，從地理課程裏面去研究歷史，這是難受的而且沒有直接的利益的；而且那班對於地理有真正興趣的學生很願意將歷史拋下海去。在法國，歷史同地理的勉強聯合，可以追溯到一個時代，當時地理是一個範圍不明而且排列不當的科目，大家統以為可以不去注意的科目。這是一件古董，我們應該立刻排斥下去的。』〔註二〕

在美國的大部分學校裏面，在小學七年級以下所教的歷史很少，在高年級裏面普通教美國史。在中學校裏面難得有地理。所以對於大部分學校，互相關係的機

會如此的有限，所以事實上難得發生問題。假使小學校中多教一點歷史，中學校中多教一點地理，那末法國小學校課程同一部分德國中學校課程中那一種一般的互相關係，好像很有可取。但是大部分歐洲的經驗好像證明要注重歷史上地理的背景是歷史的課程，要注重地理上歷史的背景是地理的課程。無論如何，要說明歷史的地理，不一定就是說明地理的地理，要說明地理的歷史，不一定就是說明歷史的歷史。

歷史同文學的互相關係那個問題卻不同了。歷史最初是文學的一支，而且用文學精神去觀察的歷史如今仍舊繼續的出版。近百年來批評的歷史家所劃定的而且現在的歷史專家差不多統明白了的那條界線，在編訂學校的課程裏面已經得一部分的承認。但是教育界中很有一部分人的態度對於將歷史同文學脫離關係的舉動自始就不很贊成。

格林姆(Jacob Grimm)在一世紀以前，就很不滿意，以爲教育，在歷史同詩的中間，造出一個不自然的缺口，就是現在亦還有許多教育的著作家抱這種意見。我們

上面曾經說過，現在有許多關於各年級歷史分配的原理，即使在中學裏面，亦主張用傳奇的方法去應付他。現在有許多教育的目的，主張以歷史爲一種『史詩，一篇戲曲，同一首歌。』現在有許多歷史真確的觀念要將詩人的故事放在歷史家所述的簡明事實之上。所以有許多地方，歷史同文學的互相關係就是用文學的精神去研究歷史的本身，而且有時爲文學起見去研究歷史的本身。數年以前，有一個著名的演說家討論教授歷史的目的時候，他說：『大部分人想到來克星頓 (Lexington) 同康可爾特 (Concord) 的時候，就想到保羅來凡爾的馳騁 (Paul Revere's Ride)。所以詩是應該教的，不但因爲他在學校中非常的適用，亦是因爲兒童熟習了他，就可以同學校以外的環境調和起來。』同時另一個演說家問：『爲什麼我們應該講授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的事情？』回答的話是：『大部分爲了使兒童了解保羅來凡爾的馳騁。』

主張互相關係以歷史沉入文學爲目的的人，有一個簡單的事業。文學裏面，詩人，戲曲家，同小說家所描寫的大小事情同人物，實在很多。這類材料常常被人家尋

出來而且編起書目來，所以不必用許多的苦工去發見他們。將這種材料去裝滿了歷史課程，將同樣的材料同讀本同文學的研究聯絡起來，這是容易的事情。假使歷史的良心上有了苦痛，要指出歷史同文學的一般區別，這是容易的事情；偶然忘記去應用這個區別以後，同偶然忘記了歷史以後，去保存和平的關係，這亦是容易的事情。但是真正要去研究兩方面互相的貢獻，就要發生較嚴重的困難。例如我們聽說：『歷史是人類事業的紀載。文學是人類思想同感情的紀載。我們假使不讀另一種紀載，怎樣能夠懂得這一種紀載？實在說起來，祇有將兩種紀載放在一處，而且比較一下——用人類事業的光明去解釋人類感情，用他們在文學中所表示的感情去說明他們的事業，——才能使文學同歷史統有生氣。』〔註三〕

歷史當然不以人類的事業為限，文學當然不以人類的思想同感情為限。歷史普通包括思想同感情；文學普通亦描寫事業。事實上，學校中用來說明歷史的文學，大部分幾乎是純釋事實的敘述。但是，拋開了這個反對的理由，而且假定這兩種紀載應該放在一處，別的困難就要發見了。那個在保羅來凡爾的馳騁裏面尋出一個

研究歷史的理由的人，一定不會十分的主張，假使他的理論將他帶到實在的試驗上去。同保羅來凡爾在郎佛羅 (Longfellow) 的有精神的詩篇中，騎馬到『康可爾特鎮』中途在一種冷的歷史裏面，被英國兵停止下來，沒有提及『一個民族的命運』就此下了馬，或者這匹馬對於那『用熱氣燒着那個國家』的一顆『火星』負了責任，——無論在這件事以前或者以後，對於歷史同文學兩方面的價值，至少是可以懷疑的。我們假使對於各種事實同他們的重要稍稍考慮一下，一篇好詩或小說就很可以被我們破壞下去。一頁很明白的歷史可以從傳奇裏面得了一種混亂。

要從當代的文學同後代的歷史著作中選出不生問題的紀載，當然是可能的。我們的目的可以單在於說明著作家個人的感情。我們所選的紀載，可以是泛敘史事的，或者很普通的，而且單是作為背景的，注重事實的印象，或者注重較大的意義。我們決不在拜倫 (Byron) 的希臘諸島 (The Isles of Greece) 裏面去研究希臘史的綱要，或者在米勒 (Joaquin Miller) 向前駛行 (Sail On) 裏面去研究水手同

提督的談話。我們決不會到白郎寧 (Brownrig) 佛格拉 (Abt Vogler) 或者一個文法家的葬禮 (A Grammarian's Funeral) 裏面去研究傳記。這種情形大概有一簡單的方法可以救濟他，這就是不要將這兩種紀載集攏來比較。那班以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Ivanhoe) 爲『中古時代真正的圖畫』或者以『城記 (A Tale of the Two Cities) 爲『法國革命的真正的圖畫』當然沒有比較的的必要。那班格外批評的人同贊成用這種作品爲『純粹說明用的』人普通覺得要同實在圖畫比較是辦不到的。對於普通的教師，假定歷史的小說比歷史有趣，比歷史的空氣來得多，同引起學生去讀格外嚴重的歷史，那就足够了。克拉林達 (Clarinda) 夫人曾經代表許多讀者說過一句話。他說：『歷史的本身本來是一種可厭的東西；他愈是同傳奇混合起來，愈是有趣。那個大的迷人者使得我知道許多東西，這種東西假使不是以娛樂的形式來到我的面前，我決不夢想去研究他們。』〔註四〕

用傳奇的方法去研究歷史，即使歷史家亦有很主張的。替利 (Thierry) 讚美夏托白里恩 (Chateaubriand)，而且以爲斯哥脫『對於過去的非常了解，同近世最

有名的歷史家的瑣碎學問』大不相同。他對於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的出現『非常的歡喜。』他的諾曼人征服英國史顯然受斯哥脫的影響，而且他在某章末段所說的話，亦顯具斯哥脫的精神。『這班人的去世已七百年了。但是有什麼關係？對於想像是無所謂過去的。』〔註五〕

假使歷史批評家加於替利的責備用來減少替利讚美的話的價值，那末我們還有羅茲 (James Ford Rhodes) 在歷史家曾經研究過的範圍裏面，對於一個小說家讚美的話，他說：『什麼我對於南卡羅來那 (South Carolina) 同查爾斯頓 (Charles-ton) 要想描寫的，統被威斯他 (Owen Wister) 在波爾底莫爾夫人 (Lady Baltimore) 裏面完完全全而且很美滿的描寫過了。研究南部善後時代情形的人假使去讀這本描摹查爾斯頓 人民的細膩著作，他的知識一定要格外清明，他的斷語一定要格外有根據。他讀了這本結構很好的故事，他一定能够明白當時同現在的生活如何。據我的意見，沒有一本書能够如此的有力去實現拉馬 (Tamar) 那句高貴的話：「同胞，互相了解，然後可以互相親愛。」〕〔註六〕

至於其他歷史家所受歷史小說的印象，沒有這樣好了。這就是歷史泰斗蘭克 (Ranke)，他說：『他在驚婚記 (Quentin Durward) 中同孔明斯 (Commines) 的著作裏面發見路易十一同查爾斯 (Charles the Bold) 兩人描寫的不同，在他的一生開了一個紀元。』他說：『我比較一下，我覺得真確的事實，比傳奇格外有趣，而且格外美麗。我就放開傳奇，在我的作品中決意免去一切發明同幻想，專門去依靠事實。』〔註七〕

對於歷史小說的讚美同反對，我們要多引幾個歷史家的話，很容易辦到。我們中表示文學批評家，甚至小說家自己的意見紛歧，亦很容易。〔註八〕教師要想用成語來證明兩方面，決不會缺少著名的贊助者。

歷史的小說所述的史事，難得自己以為是真確的，而且學校中亦難得有人去試驗他；至於那班除了一本教科書外不常常讀歷史的人，往往讚美歷史小說以為他可以給我們一種空氣，我們卻不能不懷疑。一種歷史上的真空氣，同一種讀者覺得是真的空氣，至少應該有一種區別。歷史小說可以培養研究歷史的興趣，究竟能

够達到如何一個程度，亦有討論的餘地。我們不能主張因爲巴克曼（Parkman）讀了可巴（Cooper）的小說，引起他著了一部最大的美國史，所以學生應該先讀可巴，後讀巴克曼。比較穩當一點的說法，就是歷史的小說能够培養對於歷史小說的興趣。專心研究歷史小說的教師叫他們渡過橋走到歷史，幾乎非死不可。將歷史小說引進學校教授裏面的理由，根本上，就是克拉林達所說的話。他們用歷史小說的緣故，就是因爲他是有趣的東西。我們所用的一般文學大部分亦是爲這個緣故，沒有別的原因。

歷史教師，尤其是小學的歷史教師，太容易讓步的說歷史是『一種本身可厭的東西。』我們要知道這種習慣大部分是那班慣用文學的解釋去解釋歷史而不用歷史的解釋去解釋歷史的人建設起來的。那班以歷史的解釋去解釋歷史的人，即使在小學校中，亦往往發見有許多兒童同蘭克一樣覺得『真確的事實比傳奇格外有趣格外美麗。』但是即使我們假定文學解釋的興趣大一點，我們亦不能就斷定無論什麼時候，凡歷史遇到一個詩人，戲曲家，或小說家，在歷史的大道上或者

小路上利用材料的時候，歷史的地位就應該在文學的軍營裏面。

歷史對於文學有一種貢獻。他以材料同希望供給有名的文學家。他供給同有名的文學家同時的狀況同事情的背景，而且處處將時間同人的關係說明。他將文學上的大事業同其他人類活動範圍裏面的大事業統記載下來。歷史的本身有時就是文學。文學對於歷史亦有一種貢獻。他供給一般興趣的說明，同道德的同智識的標準的說明。他說明一個民族的成見，理想，同希望。他亦可當作陶鑄民族的勢力之一種。他是時代空氣的一部分。各方面有賴於他方面。但是歷史的活動範圍，原來是事實。文學活動的範圍，原來是美術。精神上同目的上，根本不同。文學的價值對於人類或者較高一點。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用文學的講授去實現歷史的價值。那班專門教授歷史的教師的責任就是教授歷史。

在大部分歷史的歷史裏面，歷史同政治的關係如此的密切，所以要討論他們，好像討論植物學同植物的關係，或者動物學同動物的關係一樣。當佛里曼 (Frederic) 宣言歷史爲過去政治的時候，他至少總結了從前歷史家的普通習慣。數百

年來所謂歷史，事實上就是君主的同政府行動的歷史，而且國家的事情到如今在一般歷史家的著作裏面還是佔一個最重要的位置。在學校中所研究的歷史，大部分自始就是一種政體，政體變遷，同政府事業的研究。許多年來我們有一個原理以爲歷史的研究應該爲政治義務的預備，這是一部分是這種辦法的原因，一部分是這種辦法的結果。許多年來大家統以爲歷史果然達到他的目的。

在歐洲方面，這種互相的關係——假使我們此地可以應用這個名詞——在從前同現在如此的完全，所以普通以政治爲歷史課程的一部分。往往有人主張多講政治的必要，但是幾乎始終當作歷史講授的一部分。這個必要近來常常有人表示出來，在德國尤其如此。過去同現在（*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於一九一一年創刊號中載了六位著名德國政治家的意見。葡羅親王（*Prince Bülow*）亦是著作者之一，引了阿爾托夫博士（*Althoff*）對於德國的政治學講授有改良餘地的那句話的回答。阿爾托夫博士說：『我們在哲學上，音樂上，史詩上，是第一等的人。在敵人的面前，沒有人能够比我們還要勇敢。在科學上同工藝上，商業上同工業上，我

們有很大的進步。既然沒有一個人同時能够做一切東西，所以我們假使是政治的驟，閣下亦不必驚異。」〔註九〕葡羅親王雖然沒有同阿爾托夫博士說的那樣激烈，他亦承認在學校教授中有很利害的缺點，他主張要救濟這種缺點，應該將政治的知識同政治義務的觀念爲講授歷史的第一個目的。這個見解在現在的歐洲好像很風行。

美國方面的意見大部分跟了七人委員會的主張。委員會說：「假使歷史同政治學大部分合攏來研究，當作一個科目，不當作兩個科目，那末可以省了許多時間，而且得到較好的結果。根據什麼本報告前幾部分對於希望學校學生明瞭他們政治的環境同義務所說的話，我們以爲一定沒有人會說在什麼我們所主張的裏面，我們想減少政治學的價值或者想減少這種研究的效力。什麼我們希望注意的就是這兩種科目，在幾方面看起來，實在是一個，而且假使將兩種科目合起來能够有一個很實在的課程，那末研究一小本美國史，後來再研究一小本的政治學，或者倒轉來研究，顯然是徒費精神。」

『在無論那種中學校完備的課程裏面，這種科目或者應該有一種獨立的政治學，去討論下面這類主題，如地方政府，各州制度，國內社會的性質同來源，一部分法律同公平的觀念等等；而且假使教師希望有一個完備的課程而且有餘裕的時間，那末要用憲法的研究同中央政府行動的研究去補充美國史，或者有必要的地方。但是我們再可以說大部分普通所謂政治學最好是當作歷史的一部分去研究。要明了我們現在憲法的形式，我們應該知道他們從什麼地方來而且怎樣發達起來；但是要表示起源，發達，同變遷，是歷史的責任，而且在歷史的正當研究裏面，我們正可以看出這種運動而且知道他們的結果。』〔註十〕

但是當一九〇八年的時候，美國政治學會的一個五人委員會報告說：『意見的綜合同現在的習慣顯然統贊成在中學校裏面應該將美國的政府當作一種獨立的科目，』而且繼續說下去很有力的去攻擊那班主張以美國政府爲美國史課程一部分的教師。據這個委員會的統計，主張後面這個辦法的理由是：

(一) 美國政府既然大部分是由美國歷史發達而來，所以兩種科目應該同時研

究。

(二)兩種科目應該同時講授以省時間而免歷史的重複。

(三)政治學離開了歷史是抽象的而且普通的，所以對於中學校的學生是乏味的。

(四)因為美國史學會的七人委員會曾經如此主張。

政治學會的委員會回答這種理由說第一句話是『教學上的論理謬誤。』

『我們不能說因為政府大部分是由歷史發達而來，所以中學校的學生就應該同時去研究他們。』第二個理由可以當作自己的反駁。假使沒有餘地教政治學，那末我們應該使他有餘地。至於研究政治的時候，恐怕重複歷史，『這就是我們所要的那種互相關係。』第二個理由以為是『實在對於從前所教那種毫無意義的「公民學」裏面沒有線索的材料』而言，所以沒有關係。七人委員會的主張以為是『猶豫而且顯然是矛盾的。』推想起來那個委員會『並不以解決政治學課程為目的，但是要想將政治學去應付教授歷史的需要。』兩種科目聯合的結果描寫了一下。

「在這種聯合課程裏面，大部分教師還是以普通的方法去教美國史；講到殖民時代歷史的時候，簡單的研究一點地方政府；講到制憲的時候，研究一點憲法；於是匆匆的去研究一部分特別的主題如「下院議長」、「總統否認權」等等。」委員會說：「從這種教授計畫中，我們除極簡單的補綴工作外，不能希望得到什麼東西。」（註十二）

美國史學會的五人委員會將七人委員會的意見重述一遍，而且表示一般的同情，但是因為明白政治學有分別講授的必要，所以將中學校四年級的歷史時間分做歷史同政治學兩部分。委員會說：「五分二的時間可以分給政治學的研究，五分三的時間可以分給歷史課程。這種辦法不見得可以滿所有教師的意思；有的希望多一點講授歷史的時間，有的希望多一點講授政治學的時間。但是大體說起來，這個分配好像是最好的了，而且假使教師要想根據科目的同學生的需要同趨向去變更這個辦法來適合他們，我們決不反對。有許多教師願意於歷史課程教完之後再教政治學。但是這個計畫雖然或者有一部分優點，每年始終將政治學的研究同歷史同時進行亦有種種長處值得我們的考慮。假使政治的功課是整年統有的，

那末具體說明的機會很多，甚至可以觀察，這是短時間的功課所辦不到的；選舉的進行；地方問題的興起同新聞紙上的討論；重要官吏的任命；總統每年照例的大政方針宣言書。這種種利益一定要使許多教師願意將政治學同歷史始終並行講授那種辦法。』〔註十二〕

我們在上面幾頁中所主張的歷史觀念同教授歷史的觀念，除將課程表中所
有材料集中於歷史以外，顯然同無論那種互相關係的一般計畫，不能調和。歷史對
於這種地位並不是沒有權利。照七人委員會所說，歷史的性質原來是一個中心科
目。現在無論那一科的專家統以歷史的眼光去看他自己那一種科目，而且無論那
科教師差不多統要跟專門家的例。七人委員會說：『至少當作一個理論的提議看，
這句話——生活的故事同人類向上運動的故事，應該做課程的中心——好像沒
有辯論的餘地。』〔註十三〕但是要以歷史為集中的一點，對於歷史的不利益，好像對
於其他隸屬歷史的科目一樣。各種科目各有各的事實同進程，為明瞭世界同賞識
世界的要素，這種明瞭同賞識，假使要很有效力，非根據這個原理——『我所做的

是一件事』——不可，而且非根據認定這一件事實所選出的材料不可。當預定課程表的時候，當然應該預先看出自然聯絡的地方，而且由教師去故意利用他們，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操縱無論那種科目去損害自己獨有的特種貢獻，無論如何是一種可以懷疑的辦法。

〔註一〕七人委員會報告，三十頁到三十二頁。

〔註二〕蘭格羅同塞諾波，歷史研究入門，四十六頁到四十七頁，注。

〔註三〕中部諸州同馬利蘭歷史教師協會報告，一九〇八年，五十頁。

〔註四〕庇可克 (E. T. Peacock) 鉤形堡斯克力白那版，四百二十七頁。(大的迷人者，當然指斯哥脫)

〔註五〕古去，十九世紀中的歷史同歷史家，一百七十頁，一百七十一頁。

〔註六〕一八五〇年調和後的美國史，第六卷，七頁。

〔註七〕古去，十九世紀中的歷史同歷史家，七十八頁。

〔註八〕參看市場，第二十四期，七十九頁到九十一頁。及白來頓 (Breton)，巴爾色克 (Balzac)，八十三頁。

〔註九〕第一期，五頁。

歷史教學法 第十五章 歷史同課程表中其他各種科目的互相關係 四百二十四

〔註十〕七人委員會報告，八十一頁到八十二頁。

〔註十一〕美國政治學協會紀事錄，一九〇八年，二百二十八頁，二百三十一頁，二百三十二頁，二百三十四頁，二百三十六頁，二百三十八頁。

〔註十二〕五人委員會報告，五十二頁到五十三頁。

著者竭力主張在中小學校中，政治學應該分授。所以本書中對於政治學教授法，並不提及。政治的制度是歷史的一部分，所以沒有特別提出討論的必要。不過政治學當做一種政治制度同現代公民生活的研究的時候，那就非另加特別的研究不可。

〔註十三〕七人委員會報告，三十二頁。

第十六章 歷史的考試

學校的考試有時包括志趣、興味、同習慣的測驗。格外普通一點，他們限於測驗什麼學生所知道的，同他們對於所知道的东西能够怎樣利用。假使這種方法應用起來，那末學校中每一個功課，統是一種考試。狹義的說起來，所謂考試是正式的而且可怕的測驗，這種測驗大部分學生在他們學校境遇裏面某時期如月底，學期終了，學年終了，或學科完了的時候，知道一定要有的。這是普通考試的觀念，也就是本章所討論的东西。

歐洲同美國所有的考試觀念，源於中古時代的大學，當時凡欲得大學的各種學位均須經過一種考試。最初學校中的考試無非要使外人知道學校中功課的性質。最初學校的考試是口頭的而且由主教同其他學者舉行的。這就是十六世紀的『學校的視察』。至於後來由學校教師舉行筆試的辦法，好像一部分因為較便，一部分因為校外人的考試對於教師同學生統有不便的地方，一部分因為校外人對於學校教師的信仰增加。當倫敦的麥稱退勞學校 (Merchant Taylors' School) 經

過了四十年的『視察』於一六〇一年規定由教師舉行筆試，將視察員的事業限於試卷的覆閱的時候，所舉的理由就是後面那兩個。（註一）考試還有一個目的，早日在英國所發見的，就是獎給學額以考試的結果做根據。我們自己的那個專門學校入學考試問題始於一六四二年，當時哈佛大學（Harvard）第一次規定他的辦法。十八世紀沒有終了以前，關於學校考試的目的同問題，大部分已經發見了。十八世紀加上少數新的元素，但是考試觀念的應用擴充到從前的習慣以外，而考試的制度亦很完備了。在美國考試制度最發達的時期大概始於四十年以前。

十六世紀的經驗引進兩個方法上根本問題的討論。考試應該在學校中決定還是在學校外決定？應該筆答還是口問？對於這種問題，各國各有不同的答案。歐洲學校中最重要考試就是中學的畢業考試。在普魯士一七八八年所規定的制度下面，對於那班試卷不完全滿意的學生，有四天或五天的筆試去補充口試。考試部包括一個政府視察員、校長、同高年級教師。筆試的題目由視察員在教師預備好的單中選出來。試卷先由擔任該科的教師評定甲乙，再提出於考試部。法國的中學校

教育的入學試驗資格 (baccalauréat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是從一八〇八年所定的制度發展出來。據一九〇二年所改訂的規則，凡第二個循環所習的科目統要考試。考試分爲兩部分，中隔一年。對於一部分科目的考試，一部分筆試，一部分口試；對於其他科目的考試，完全口試。考試部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大學教授，同兩個或兩個以上現任的或退職的中學教師。這兩種制度可以代表歐洲大陸的現行辦法。〔註二〕

美國最習見的考試就是短期中測驗學生進步的考試，同決定升級，決定證書或文憑，或專門學校入學的考試。測驗進步的考試普通由各班教師商同校長去決定辦理。其他各種考試有時由學校決定，有時由州政府，或由大學，或由校外其他當局者決定。最有名的考試就是專門學校入學考試部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oard) 的考試，這個考試部在一九〇〇年組織起來，一九一三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白脫拉 (Butler) 宣言這是『美國中學的同專門的教育裏面，一個最有用的建設的力量。』〔註三〕這個考試部代表專門學校同中學校，而且兩種學校統

有參與擬定試題同評定試卷的權利。在全國各中心舉行考試，凡錄取的人可以升入全國各專門學校。

普通討論最多的考試，就是那種全部分或者一部分由校外當局舉行的考試。在有這種考試規定的地方，教師同學生統有一種預備考試的天然傾向，而且甚至以考試爲科目的重要目的。這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壞處。實在說起來，這是提高程度的一個重要原動力，激起學生用功的一種有力的，雖然不是完全有價值的刺激物。我們的問題就是要將考試如此的計畫起來，使得他不致於妨礙那種比得到考試嚴格還要高尚的目的。我們應該同麥迪生會議所提的話一樣，計畫一種制度出來，『應應用正當方法的學校能够得一部分利益』（註四）在歐洲學校的組織制度下面，這種辦法比較的簡單。課程表可以決定考試的性質。在英美的制度下面，考試雖然不至於影響課程表，至少影響一般的教授法。

有幾種科目是容易考試的。例如讀拉丁文的能力或者解決代數上的問題，能够明白的而且充分的測驗出來。這種考試的題目就是一種進程。假使考試的題目

不是一種進程，但是一種事實，而且假使所測驗的不是能力，但是一種記憶能力的測驗，那末考試的結果不一定能够真正表明學生的成績。對於歷史這一科，自始就是如此。主持考試的人好幾年來對於引用『思想』題目的困難，常常要對付。他們要學生比較同推理，原因同結果。他們盡力去測試學生能不能從許多事實裏面選出重要的部分，將他們依次序排列起來，決定他們同現代問題的關係。他們對於參考書曾經提出問題去測驗學生的知識同興趣。向這種種方面的努力，口試顯然較筆試爲有力，而且事實上在普魯士同法國的制度下面，歷史這一科就列在完全口試的那類科目裏面。但是歷史的考試，不管他是口試或筆試，好像根本上始終是一種記憶的練習。無論如何，就英美兩國的筆試看，除了練習記憶以外，沒有別的好處。例如下面的題目，就是英國對於同美國中學三年級學生一樣年歲的學生而擬的：

甲

〔與試的人至少應答每類中一個題目，一共不得過六個。〕

甲

(一) 試述阿拉岡之加他林 (Catherine of Aragon) 離婚史，而且表明怎樣影響到羅馬的分離。

(二) 略述子威阿脫 (Wyatt) 的叛亂，加來 (Calais) 的失去。

(三) 略述愛利色白斯 (Elizabeth) 時代的英國文學。

乙

(四) 說明大叛亂 (一六四二年，一六四三年) 最初二年王黨的成功。他們何以不能維持下去？

(五) 各種航業議案的目的是什麼？所得的結果是什麼？

(六) 略述威廉第三在位時代英國海軍的行動。

丙

(七) 略述十八世紀時英國同西班牙的關係。

(八) 略述反對華爾波爾 (Sir Robert Walpole) 的情形，同反對黨中諸領袖的境遇。

(九)用大綱述明法國革命中重要的步驟，從一七八九年暴動起到一八〇四年法蘭西帝國建設止。

丁

(十)略述下面諸戰役，並表明其關係：文內格山 (Vinegar Hill)、維多利亞 (Victoria)、那佛林諾 (Navarino)、伊桑特爾華那 (Isandhlwana)。

(十一)略述並批評一八一九年的壓制政策(六議案)。

(十二)怎樣(子)一八五一年政變，(丑)克里米亞冬日 (Crimean Winter) 影響當時英國內閣的組織？(註五)

這次考試包括一四八五年到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去世時為止。

下面的問題，係一九一四年專門學校入學考試部所出的，很可以代表現在美國通行的辦法：

歷史丙——英國史

在答案中須說明時期。

在你的答案中，至少對於一個問題，關於一般的材料或者材料的一部分，應該提及教科書以外你曾經讀過的著作家同書名。

第一類（祇須答一題）

（一）舉出一二一五年以前三個英國的教士而且兼爲大政治家的，詳述就中一個的事業。

（二）表明你對於下面五件事有明確的知識，每一件事寫四五行：克拉倫頓的規約（*Constitution of Clarendon*），加特（*Cade*）的叛亂，王家法院（*Curia Regis*），亞克之約翰（*Joan of Arc*），監禁或罰金罪之執行狀（*Præmunire*），玫瑰戰爭。

第二類（祇須答一題）

（三）『權利願書，出庭狀議案，同權利法典，是大憲章的補充或者重複。』試將各種重要條文舉出，並說明上面成文的意義。

（四）舉出愛利色、白斯時代四個有名的文人同各人最有名的著作，略述一種你

所讀過的性質同內容。

第三類。(祇須答一題。)

(五)有人說：『英國人在約克頓 (Yorktown) 的失敗大有影響於英國自身憲法的發達。』說明這句話的意思。

(六)關於那幾點，英國現在對待他的殖民地同一七六三年到一七七五年那個時期不同？

第四類。(祇須答三題。)

(七)詳述下面的一個：馬爾波羅公 (Duke of Marlborough) 白來脫 (John Bright) 庇爾 (Robert Peel)

(八)波克 (Burke) 對於美國革命的態度怎樣？你所知道的從什麼『材料』得來？波克對於法國革命的態度怎樣？

(九)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案何以是必要的？試述其條文。

(十)試述格拉斯東 (Gladstone) 所主張的救濟哀爾蘭重要議案的條文。

(十一) 略述英國怎樣得到澳洲。澳洲共和裏面所包括的是什麼？他的憲法的特點是什麼？

第五類。(祇須答一題)

(十二) 在地圖中八一乙上，表明英國在十八世紀中所得領土的名字，疆界或方位。

(十三) 在地圖八一乙上，表明從英國到印度途中英國領土的地名，方位或疆界。

注意對於時期同參考書，你能够遵照題目前面的說明。(註六)

所有問題，除(六)同(七)以外，在英國試卷裏面，統可以直接根據普通教科書回答出來，而且除記憶以外，沒有其他必要的心理作用。第六題同第七題好像多提出一點東西。所有事實並不在普通的教科書裏面。第七題好像即使讀過參考書，亦要有一種選擇同排列的能力。但是這兩個問題統可以設法避去。據吉丁其 (Kear-tinge) 的意見，第三個問題「代表最壞的一種題目。這是直接提倡教師去教授著作者的名單同著作的特點，這是學生沒有讀過的，而且這是一種無用的同無意識

的臨渴掘井。我們想到許多有能力的同誠懇的教師費了他們一生去預備學生應付這類題目，一個大學校維持這種考試而且得了一種金錢上的利益，而且納稅的人民對於中學教育費了如許金錢去獲得這種考試所得的結果，實在可痛。有許多有能力的人不願從事於教書的職業，就是因為這種考試的緣故。〔註七〕這種責備是利害的，但是太利害麼？這種考試，好像吉丁基所說的，留下一種印象，好像主持考試的人所出的題目不在表明那個時代的重要，而在提出從前考試所未曾提出的題目。

關於最後的一點，美國的題目，雖然範圍比較的大，顯然比英國的題目好。關於參考書同地圖的測驗，美國的題目顯然增加重要的元素。關於其他方面，我們的批評，同對於英國題目的批評一樣。大體還是一種記憶的測驗。第三題雖然引起比較，但是普通教科書中已述到的而且教師在教室中已注意過的。所以亦可以僅屬於記憶方面。但是即使他不是測驗記憶的題目，『能夠將各種重要條文舉出』的學生同『說明成文的意義』沒有多大的關係。第七題好像要獨立的解釋同組織，但

是答案可以直接由教科書供給出來。第四題或者不至受同第三題一樣的責備，因為他叫學生『略述一種你所讀過的性質同內容。』但是他始終是一種測驗記憶的問題。

普通主持考試的人對於這種批評的回答是現在所教的歷史不能再容許他種考試。據專門學校入學考試部的統計，好像現在的考試已經足夠的嚴厲。二百二十五個參與該部英國史考試的人得六十分以上的計百分之二十九又八；在四十分以下的計百分之三十六又六。這種分數比較該部所列其他各種科目的分數少得多。在一九一四年所有參預歷史考試的人有百分之三十四又四得六十分以上，其他各種科目平均為百分之五十二又一。歷史的成績除地理以外比其他科目統來得差；而且參預地理考試的祇有四十五人，同時參預歷史考試的得二千零一個人。（註八）事實上歷史考試的成績如此的惡劣，所以幾乎成爲一種公共的醜事，而且在最近三四年來激起了很嚴厲的批評。這種情形曾經有許多解釋。歷史教師雜誌（History Teacher's Magazine）說：『最普通的說法就是投考的人往往臨渴掘

井的預備一下，或者讀了一個簡單的科目，並沒有受過有規則的講授，就去參預歷史的考試。」（註九）但是這類投考的人所得的分數同那班曾經受過有規則講授的學生所得的分數，相差實在太微，不能救濟這種現狀。

常常有人說，所出的題目太難，而且分數的標準亦太高。有人回答說，所出的題目是合理的而且公允的，分數亦記得很寬的，這是教得不好，而且有改良的必要。實在說起來，兩方面的話統含有點真理在裏面。題目是太難，因為教師不能預知電閃從何處下來，不能不將普通教科書中的事實一概講給學生。題目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公允的，因為學生假使剛剛遇到他所知道的，教科書中一定有現成的答案。事實上有時祇讀過一本通史的學生亦往往可以通過四類歷史中的三類——就是上古史，中古同近世史，同英國史。在許多學校裏面，歷史的講授實在太壞。但是教授不得法同考試的關係，我們不應該忽略。教師預備考試。考試決定預備的性質。各個情形對於其他一個統負有一點責任。兩方面統有改良的必要。

學校中講授歷史，應該留下一種確定的消息，完全受得起主持考試的人正當

的測驗，對於這一點無論那個有常識的教師統不會反對。測驗記憶的題目當然有他的位置。但是一種歷史考試完全在於測驗記憶，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而且常常要使得歷史的講授完全注意記憶一方面。事實是重要的。美國學生應該比他們現在所知道的多知道一點，而且應該格外了解一點。但是歷史的研究，就真意說起來，不但包括一團事實，亦且包括各種進程。單單研究事實並不是真正研究歷史；單單考試事實並不是真正考試歷史。對於這一點，在討論講授歷史的目的同價值裏面，普通統承認而且注重。但是事實上，歷史的標準遠在規定的標準下面，所以許多教育的批評家同行政者幾乎不能再忍耐下去，而且我們上面曾經說過，他的地位有一種減少到比他現在在課程表中所佔的地位還要低的危險。

假使歷史是一種訓練同文化的工具，那末學校中應該將他當作一種訓練同文化的工具。事實當然應該有的；不過我們上面屢次說過，事實的數目應該減少，而且內容上應該擴充到真正令人了解的程度。主持考試的人應該將他們明白宣布出來，免得現在對於考試的那種臨渴掘井的惶急。記憶的測驗在歷史的考試裏面

不應該佔重要的位置。實在說起來，假使考試裏面記憶力的測驗佔了四分之一以上或者三分之一以上，那就很可懷疑。其餘的題目可以注重於「作」的能力的測驗；說明一張地圖或者圖畫；解剖一段或一頁的歷史；尋出某主題的材料；用某種材料去解決歷史批評的簡單問題；認識某幾種事實可能的程度的不同；斷定某篇文章裏面某幾個歷史的人物；在某種過去的同現在的狀況裏面發見異同的地方；關係、同趨向；組織某一類事實；從一學期或一學年的功課裏面，選出特別重要的事實而且說明何以他們是重要的。在討論講授歷史的可能裏面，一般可能的性質曾經在本書中表明，而且無論那位教師——假使他以為歷史的研究不是單單研究事實，實在是研究而且應用各種進程——應該明白知道。下面的練習是用起來說明可能的方法。

地圖的說明

將舍佛 (Shepherd) 的歷史地圖第二頁到第三頁，或者別的同樣地圖放在學生的面前，給以下的指導：

(一)從地圖上計算英國中部平原離海面的高度。同你常見的某物高度比較一下。

(二)從地圖上計算色因河 (Seine) 口到比利尼斯山 (Pyrenees) 的距離。同你曾經走過的距離比較一下。

(三)從地圖上用方哩計算伊伯利亞 (Iberia) 半島的面積。同你閉眼想到你曾經見過的地方比較一下。

比較同賞識

都錫迪提斯述南希臘戰役的情形說：『同年冬天雅典人以公帑葬那班最初陣亡於這次戰役中的人。』配力克利司被選為演講者。據都錫迪提斯所述那篇演講文裏面，配力克利司頗表一點不願意講演的意思。

他說：『據我個人的意思，我以為事實所表示出來的價值已經有足夠的事實上所表示出來的榮譽去報酬他；這就是你們現在看見的這種以國民公帑所舉行的葬禮。而且我很希望許多勇人的名譽不至於在一個人的口中受了危』

險，不至於因爲他說他們好或者壞，就會有所升降……不過既然我們的祖先贊成這種習慣，這是我的義務來服從法律而且竭力設法來滿足你們各種願望同意見。』

他於是描摹雅典的偉大同光榮，以及那班爲國而陣亡的犧牲，再繼續的說：

『這班人如此的死了，這是雅典人所應該的。你們活着的人在戰場上應該下一個不變的決心，雖然你們可以希望你們的決心或者有一種較爲快樂的結果。而且你們不要單單以耳聞的那種因保護國家而得來的利益來滿足你們自己，雖然這種利益可以供給一種有價值的資料於一個在明白這種利益的聽衆前面的講演者，你們自己應該明白雅典的力量；天天用你們的眼睛向雅典看看，一直到了你們愛他的熱忱充滿了你們的心。而且當所有他的偉大驟然發見的時候，你們應該回想我們能夠得到這種偉大，原於膽量、義務心、同事業榮譽的感覺；而且你們應該回想在一件大事業裏面，沒有個人的失敗能夠剝奪他們國家的剛勇，但是他們應該將他們的剛勇放在國家的腳下當作他

們最光榮的貢獻。對於他們這種全體一致生命的貢獻，他們各個人統得了一個不朽的名譽，同一個墳墓——這個墳墓並不單是藏他們尸骨的地方，但是，一個最高貴的神龕，他們的光榮就藏在裏面，每逢有一種事業或一個故事應該慶祝的時候，永遠受人紀念。因為英雄有全地球做他們的墳墓，而且在離他們自己的國家很遠的地方，有墓誌銘的紀念碑宣布他，人人胸中統供有一種不成文的記載，除了心碑以外，沒有別的石碑去保存他。」〔註十〕

林肯於一八六三年在格的斯堡 (Gettysburg) 地方所講的那篇世界著名的演講詞裏面說：

「八十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攜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到這個大陸上，受胎於自由，而且專誠貢獻於人皆生而平等那個信條。

『現在我們從事於一個大規模的國內戰爭，試驗究竟那個民族國家或者無論那個民族國家如此受胎的同如此專誠貢獻的，能不能永遠持久。我們現在相遇於那個戰爭的大戰場上。我們來此敬奉那個戰場的一部分當作那班爲

國家生存而犧牲他們性命的人的最後的休息地方。我們應該如此的做是完全合禮的而且正當的。

『但是在一個較大的意義裏面，我們不能敬奉，我們不能虔奉，我們不能供奉這塊地方。在此地奮鬥的勇士，活的同死的，已經供奉這塊地方，遠在我們能夠增減的力量上面。世界將來不很注意亦不會永遠記得什麼我們在此地所說的，但是他永遠不會忘記什麼他們在此地所做的。這是我們活的人應該在此地專誠貢獻於未完的事業，這種事業那班在此地奮鬥過的人已經如此高尚的做到這個地步。這是我們應該在此地專誠貢獻於那個留給我們的大事業；使我們從這班有榮譽的死者得到增加的專心去維持那個主義，這個主義，他們曾經給以最後全部的專心；使我們在此地立意決定這班死的人不是死得無益；使得這個國家在上帝的下面有一種新自由的產生；使那個人民所有的，人民所主的，同爲人民而設的政府不會消滅於地球之上。』

(一)在這兩篇演講詞裏面尋出情緒的異同，同對於聽衆懇求的種類。

(二)配力克利斯所表示的情緒裏面，有沒有一種在格的斯堡是不適用的？假使是有用的，說明那一種。

(三)林肯所表示的情緒裏面，有沒有一種在雅典是不適用的？假使是有的，說明那一種。

(四)你對於第(二)同(三)的答案所提出的批評是什麼？

事實的決定

當一八二二年的時候，亞丹斯(John Adams)在寫給畢克林(Timothy Pickering)的信中，述及起草獨立宣言的情形。這封信在蘭德爾的耶佛生傳裏面印出如下：

「委員會開會，討論這件事情，於是指定耶佛生同我去起草，我想因為我們兩個人的名字在名單前面的緣故。分委員會開了會，耶佛生提議叫我起草。我說：「我不願意。」你應該做。」呵，不！「爲什麼你不願你應該做的？」「我不願意。」爲什麼？「有足够的理由。」什麼是你的理由？「第一個理由——你是一個

佛其尼亞州人，一個佛其尼亞州人應該發見於這種事情的前面。第二個理由——我是人家所厭惡的，所懷疑的，所不喜歡的。你卻很相反。第三個理由——你能够比我寫的好十倍。」耶佛生說：「好，假使你果然決意，我就盡力去做。」

「很好。等你起草好了，我們再開一個會。」後來我們果然開一個會，將原稿研究了一下。「亞丹斯述明他在原稿中他所真正喜歡的同所不喜歡的以後，繼續的說：「我贊成將原稿報告出去，我現在已記不起我曾經做了或者曾經提出一個修改。我們將他報告到五人委員會。他們讀了，我記不起佛蘭克林或者休曼（Sherman）曾否加以批評。我們大家統很匆促。公會已不耐煩，我記得這篇文章就用耶佛生最初所起草的原稿報告出去。」

蘭德爾說：「這段陳述是一八二三年出版的，不久耶佛生（八月三十日）寫信給麥迪生說：

『亞丹斯的記憶已經引他到無疑的錯誤裏面去。八十八歲的年紀而且在辦理獨立以後四十七年，這是無怪的。就是我自己的記憶，假使沒有我自己親筆

在當時同當地所記下的筆記去維持他，我雖然八十歲，在一種小小不同的利益上，亦不敢將我自己的記憶去反對他的記憶。」（他將亞丹斯所述的實情述了以後，再繼續的說：）「現在這種詳情是很不對的。委員會開會，並沒有所謂分委員會提出來，而且他們一致強迫我一個人起草。我答應了；我起草了；但是當我將草稿報告於委員會以前，我分頭送給佛蘭克林博士同亞丹斯君，請他們改正，因為當原稿提出委員會以前，我最希望得他們兩人的批評同改正的利益；而且你曾經看見過現在在我的原稿中，中間雜有佛蘭克林博士同亞丹斯君親筆的修改。修正的地方不過二三處，而且純粹關於文字方面的。我於是抄一本報告於委員會，再由委員會不加修改，報告到公會。亞丹斯對於這種個人的通信同商酌誤記作分委員會的行動。」

耶佛生所提的『註』包有下面幾句話：

『委員會包括亞丹斯、佛蘭克林、休曼、力芬斯頓，同我自己。……獨立宣言起草委員會希望我去起草。宣言起草好了而且他們贊成了，我於六月二十八日禮

拜五將他報告於議會，他們讀了，而且宣布延會。』〔註十二〕

(一) 什麼幾件事實你以為被這兩封信同耶佛生的註建設起來？

(二) 述明你的理由。

可能的程度的認明

下面的幾句話是關於韋白斯他同海恩 (Webster-Hayne) 辯論的事情：

(一) 『上議院議員海恩，想知道究竟國民對於聯邦憲法不能實施各州中那個原理如何接受，先去講演一番，但是加爾恆 (Calhoun) 是暗中提倡的人。』

(二) 『海恩主張當中央政府顯然違背憲法時，各州可以干涉他的否認權。』

(三) 『上議院議員的演說並不特出，而且，假使他的最費經營的力量不給韋白斯他一個驚動全世界的雄辯的機會，決不會有人記得他們。』

(四) 『讀過美國史的人，愛英國文學的人，同那班讚美無論何種語言的雄辯的人，統熟知韋白斯他的演說。』

(一) 當你決定上述各事真假的時候，說明你將用那幾種材料。

- (二) 上述各事中那一件最容易證明或者反證？什麼理由？
- (三) 那一件你以為最難證明或者反證？什麼理由？

材料的選擇

在考試前二個禮拜或者三個禮拜的時候，指定八個或者十個主題給全班學生，包括一學期或者一學年功課的重要部分。再給以下述的指導：

- (一) 對於每一個主題，出一個你以為特別重要的題目。
- (二) 預備明白回答你自己的題目。

當考試的時候，向學生說明他們自己所出的各題目當作考試中一個題目，而且他們對於他們自己兩個题目的答案，當作考試的另一部分。

或者指定比較少數的主題，叫學生將題目在考試的時候擬定。例如下述的，可以構成英國史考試的一部分。

- (一) 在下面各主題中各擬一個你以為特別重要的題目：諾曼人治下的英國；斯杜亞脫 (Stuart) 朝初年專制的君主；不列顛帝國的基礎，一六八九年—一七

六三年改革時代，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五二年。

(二) 將所擬的題目統寫在你的試卷上。

(三) 回答你自己所擬的題目中隨便那兩個。

根據上述的辦法這種考試，對於那班祇習慣誦讀事實同背誦事實的學生，當然不公平。在這種情形裏面，教師可以預料結果將等於零。中學校的學生雖然很能夠在地圖上指明，而且能用點同線去表明地方同界線，一旦叫他們從地圖上計算高低、廣狹、同面積，往往屢繳白卷。程度較高的學生，當我們叫他們用一點辨別的能力去決定事實的可能，亦往往屢繳白卷。但是即使在小學第六年級裏面，假使曾經受過解釋地圖同辨別動機同說話相異的訓練，我們很可以應用上述的原理去測驗他們。所有上面所表明的各種練習，同所有上面列舉各種可能所提出的各種練習，即使在小學校裏面亦可以適用。要預備各種練習，當然要有比教科書還多的知識。一個學生應付這種考試所費的時間，比回答記憶的題目來得多。但是教師假使對於考試握有全權而且能夠自由的去講授歷史，不單當作應記的事實看，那末在

每天功課裏面，要實行這種普通方法的機會如此的多，所以這個問題單因爲有意的去應付他，就解決了一半了。

對於那班一定要預備校外人——州政府，專門學校，或者其他當局——來校考試的人，這個問題比較的困難。普通教科書中所裝的事實能够免去這種考試的好像很少，所以唯一穩當的方法好像就是將所有教科書中的事實裝到學生的心裏中去。但是即使有這個可怕的需要，我們仍舊可以應付種種條件不至完全忘記歷史應該是一種訓練同文化的工具。實在說起來，要暫時記得那種主持考試的人意中所有的事實，最好的擔保就是至少將一部分的事實教得很好。就最壞的說，教師在一學年中九個或者十個月裏面可以教了六個或者七個月的歷史，再將其餘的幾個月故意的去臨渴掘井，預備歷史的考試。這種臨渴掘井的辦法，雖然不是理想的『預備歷史考試』的方法，亦有比通過考試還多的效用。商業上的同專門職業上的成功有賴於從速『預備』的事實地方同暫時明白保存他們的地方，如此的多，所以我們很可以贊成學校中應該培植這種能力。無論如何，將歷史減少到一種

幾個月的苦工，總比終年的苦工來得好。

教師應該預備考試；主持考試的人應該將他們的題目適應於現行的教授制度。較好的教授一定能夠隨以較好的考試；較好的考試一定能夠隨以較好的教授。但是誰應打破這個惡環？教師責備主持考試的人，主持考試的人責備教師；而且兩方面統責備現狀。這一點稍稍救濟兩方的感情；但是並不能救濟現狀。兩方面統應該多一點膽量，多一點信心。有能力的教師假使他們以為能夠講授歷史而且仍舊能夠預備考試，有權利可以要求主持考試的人擬定題目供給一個對於健全教授格外充分的測驗。主持考試的人有權利可以假定健全的教授。沒有能力的教師有權利可以適合他們自己於健全教授的標準，或者去尋格外性質相合的職業。

〔註一〕孟們，教育詞典，第二卷，五百三十三頁到五百三十四頁。

〔註二〕大英百科全書，考試條，第十一版。

〔註三〕專門學校入學考試部報告，一九一四年，三頁。

〔註四〕十人委員會報告，一百八十三頁。

〔註五〕諸題係採自吉丁其，歷史教授的研究，一百七十三頁。

〔註六〕考試題目，專門學校入學考試部，一九一四年，七十四頁到七十五頁。

〔註七〕歷史教授的研究，一百七十五頁。

〔註八〕專門學校入學考試部報告，一九一四年，五十四頁。

〔註九〕第四卷，二百五十六頁。

〔註十〕都錫迪提斯，第二卷，三十五頁到四十四頁，克老來 (Crawley) 譯本。

〔註十一〕蘭德爾，耶佛生傳，第一卷，一百六十五頁到一百六十六頁。

附錄一 歷史教授法書目

歷史研究同教授的書目 (A Bibliography of the Study and Teaching of History)。懷爾 (Wyer, James Ingersoll) 編。美國歷史協會每年的報告，一八九九年，五百六十一頁到六百十二頁。預備七人委員會用的。『注重教學的觀察點』那部分包有關於法國、英國、德國、美國歷史教授上很好的參考書同短篇著作。大概對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很有價值。對於以前時代不很注意。

下面所列的書目，爲懷爾所未曾提及的，目的無非在於供給對於研究一八五〇年前歐洲狀況的一部分材料。羅素 (Russell, W. F.) 的各篇著作詳見附錄四第五章中包有研究舊日美國情形的材料。

Suceinitz adversaires de Charles de la Rivelle escevier, Sieur de Mauault, Prenost d'Hostel du Roy au voyage de Pologne, Contre l'Histoire et professeurs d'icelle. Au roy de France et de Poloigne, Henry III. de ce nom. 波阿底哀 (Poitiers) 一五七四年。

白路底對於波蘭斯底文在位時代的歷史研究 (Jo. Mich. Bruti de historiae laudibus, ad Stephanum Polonorum regem)。一五七八年。

古代的同歷史的制度第一分配在佛蘭根波格羅著作中第二卷同第六卷 (Institutionum Antiquitatis et Historiarum Pars prima in II. VI. distributa, Scripta a M. Andrea Franckenbergero) 懷脫堡 (Witebergae) 一五八六年。

波那底歷史軼事的利用 (Joh. Bernati, de Utilitate legendae historiae) 安脫華普 (Antverp) 一五九三年。

歷史大綱同新方法 (Synopsis Historiarum et methodus nova etc.) 波來羅 (J. Jacobo Buerero) 著 漢諾凡 一五九四年。

波底尼研究歷史的簡易方法 (J. Bodini 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阿姆斯特羅特米 (Amstelodami) 一六五〇年 (一五六六年初版)。

歷史的習慣 (De l'usage de l'histoire) 威茲爾 (A. Wezel) 一六七三年。

歷史耶穌社神父滿納 (De l'histoire, Par le père le Moyne,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著巴黎，一六八〇年。

古斯脫(Constel, Pierre) 教育兒童的規則，或者詳述實施的方法，以便激起他們一個團結篤信的感情，而且教授他們完全的美文學。(Les règles de l'éducation des enfants, où il est parlé en détail de la Manière dont il se faut conduire, pour leur inspirer les sentiments d'une solide piété, et pour leur apprendre parfaitement les belles lettres) 兩卷巴黎一六八七年。

唐茲(Danz, I. F. L.) 學校歷史中教授的方法 (Ueber den methodischen Unterricht in der Geschichte auf Schulen) 來柏齊格(Leipzig) 一七九八年。

路斯(Rühs, Fr.) 歷史研究的計畫 (Entwurf einer Propädeutik des historischen Studiums) 柏林，一八一一年。

舍曼(Schömann, G.) 學校歷史的講演 (Ueber den Vortrag der Geschichte auf Schulen) 格來夫斯華爾特(Greifswalde) 一八一四年。

根太(Günther, Fr.) 高等學校中歷史地理的教授 (Ueber den historisch-

geographischen Unterricht auf höheren Schulen) 來柏齊格, 一八一五年。

波克羅 (Boelo, Ludwig) 學校中歷史研究的重要 (Ueber die Wichtigkeit des Studiums der Geschichte auf Schulen) 漢諾凡, 一八一八年。

可爾羅須 (Kohlrausch, Friedrich) 高等學校中歷史教授進步的觀察 (Bemerkungen über die Stufenfolge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 in den höheren Schulen) 柏林, 一八一八年。

白里格里白 (Briegleb, Aug.) 專門學校中歷史教授的必要 (Ueber die Notwendigkeit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 in gelehrten Bildungsanstalten) 愛生那克 (Eisenach), 一八一九年。

莫拉 (Miller, Karl August) 學校中歷史的教授 (Ueber den Geschichtsunterricht auf Schulen) 特來斯頓 (Dresden), 一八三五年。包有一個很有趣的書目。雷白羅脫 (Reinblott, Hein. Aug.) 歷史教授法, 尤其關於克普對於著述教授主題的提議 (Ueber die Methode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 besonders in Beziehung

auf Fr. Kapp's Vorschläge für die Behandlung dieses Unterrichtsgegenstandes) 教育同教授萊因新聞紙 (Rheinische Blätter fü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一八三五年第二期一百五十三頁到一百六十六頁。

吉蓮 (Kilian, M.) 從最古時代到現在法國中學教授的歷史圖畫 (Tableau historique de l'instruction secondaire en France, depuis les temps le plus reculés jusqu'à nos jours) 巴黎一八四一年。

伏阿格脫蘭特 (Voigtland, Friedrich) 中學中歷史的教授 (Ueber den historischen Unterricht auf Gymnasien) 須羅星恩中學校年報 (Jahresbericht des Gymnasiums zu Schleusingen) 一八四一年。

凡來得維利維 (Vallet de Viriville) 自耶穌紀元到現在歐洲, 尤其是法國國民教育的歷史 (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Europe, et principalement en France, depuis le Christianisme jusqu'à nos jours) 巴黎一八四九年。

開 (Kay, Joseph) 英國同歐洲社會的狀況同國民的教育 (The Social Condi

t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in England and Europe) 1 卷。倫敦，一八五〇年。

拉底克(Rattig, Karl Hermann) 中學教授中歷史材料的選擇。加羅林中學中公

共的考試 (Zu der öffentlichen Prüfung in dem Gymnasium Carolinum) 紐斯脫

利茲(Neu-Strelitz) 一八五〇年。

蒙舍(Müncher, Friedrich) 關於中學中歷史教授的著作。馬堡選侯中學學

校公共的考試 (Zu der öffentlichen Prüfung der Schüler des Kurfürstlichen Gymna-

siums zu Marburg) 一八五三年。

退利(Théry, A. F.) 自第五世紀到今日法國的教育史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en France depuis le Ve siècle jusqu'à nos jours) 兩卷。巴黎，一八六一年。

康配來(Compayré, Gabriel) 十六世紀以來法國教育原理批評史 (Histoire

critique des doctrines de l'éducation en France depuis le seizième siècle) 兩卷。巴

黎，一八八五年。

格來阿(Gréard, Octave) 教育與教授 (Éducation et instruction) 兩卷。巴黎，一

八八九年。

加蘭特 (Gallandt, Julius) 德國開明時代歷史教授史的補充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 im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柏林，一九〇〇年。

奧退林 (Ottelin, A. K.) 海爾巴脫的歷史主張 (Herbartiansk historienunder-vissning)。海爾墨福 (Helsingfors) 一九〇八年。

雷姆 (Reim, Carl) 歷史教授法 (Methodik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哈爾 (Halle) 一九一一年。一百七十六頁到二百十六頁。

西爾維 (Sily, A.) 法國革命以前中等高等教育的历史書目論文 (Essai d'un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et supérieur en France avant la revolution)。巴黎 沒有出版日期。

流行的討論

歷史教師雜誌 (The History Teacher's Magazine) 一九〇九年創始，現在由

歷史教學法 附錄一 歷史教授法書目

美國歷史協會中一個委員會主持編輯麥琴來 (A. E. McKimley)，經理編輯。每月一本，除七月同八月。麥琴來印刷公司，費拉特爾非亞。每年定價美金二元。不可少的。

過去同現在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學校中公民教育同歷史教授雜誌編輯者，佛里特力克博士同路爾曼博士 (Dr. Fritz Friedrich and Dr. Paul Rühlmann)。創於一九一一年。托白那 (Teubner) 發行，來柏齊格 (Leipzig)。每年六本。定價美金一元五甲 (六馬克)。歐洲觀念同實際最有價值的紀載。

歷史對於學生同專家的季刊。威拉 (Harold F. B. Wheeler) 編。倫敦，紐可脫 (New Court) 一號，林肯因 (Lincoln Inn)。每年定價四先令。創於一九一二年。包有關於歷史教授的著作。

附錄二 歷史名著的指南

最小限度的搜集

安德留斯、岡白利爾、同太爾 (Andrews, C. M., Gambrell, J. M., and Tall, Lida Lee) 合著對於學校同圖書館的歷史書目提要 (Bibliography of History for Schools and Libraries) 紐約，一九一〇年。關於歷史的研究同教授，世界史，各國史，小學歷史的故事，兒童預備歷史的故事，各種著作的指導。對於教師為最有用的指南。

中等學校歷史綱要 (A History Syllabus for Secondary Schools) 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 一個特別委員會所擬。波士頓，一九〇四年。略述七人委員會所主張的四年課程。提出四方面應備的書籍，而且提出各方面中各主題的特別參考書。

學校中的史材 (Historical Sources in School) 委員會 對於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的報告。紐約，一九〇二年。概括七人委員會所提的四個方面。描寫而且批評學校中可用的那種最重要的資料。

標準指南的簡單書目

蘭格羅 (Langlois, Ch. V.) 歷史書目便覽 (Manuel d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 分兩部。第一部：書目的工具 (Instruments Bibliographiques)。第二版，巴黎，一九〇一年。第二部：歷史研究的歷史同組織 (Histoire et organization des études historiques)。巴黎，一九〇四年。描寫而且批評歷史的書目。概括全部分範圍。

古代史到紀元後三七五年。華克斯麥斯 (Wachsmuth, Curt) 古代史研究的入門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alten Geschichte)。來柏齊格，一八九五年。列舉原來的史材同原來史材批評的研究。

中古時代，保脫哈斯脫 (Pothast, A.) 中古歷史書目 (Bibliotheca historica medii aevi)。到一五〇〇年止歐洲中古時代歷史著作指南 (Wegweiser durch die Geschichtswerke des europäischen Mittelalters bis 1500)。兩卷柏林，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六年。

德國到一八八八年止。特爾曼威茲 (Dahmann-Waitz) 德國史材料 (Quellen-

Kunde der neuere[n] Geschichte.) 材料同作品有系統的同年代的細紀 (Quellen und Bearbeitungen, systematisch und chronologisch Verzeichnet) 第六版。哥丁恩 (Göttingen) 一八九四年。

法國到一七八九年止。莫諾 (Monod, G.) 法國史書目 (Bibl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 France) 巴黎，一八八八年。照特爾爾曼威茲的計畫。

英國。加丁那同莫林加 (Gardiner, S. R. and Mullinger, J. B.) 英國研究入門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nglish History) 倫敦，一八九四年。第二部著作家。分爲當代的，非當代的，同近世的著作家。說明主要的史材搜集。

格羅斯 (Gross Charles) 從最古的時代到一四八五年英國史的材料同著作 (The Sources and Literature of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bout 1485) 倫敦，一九〇〇年。

美國。拉恩特 (Larnet, J. N.) 編輯者。美國史的著作 (The Literature of American History) 波士頓，一九〇二年。『書目提要』由批評家將書籍的範圍性質，

同比較的價值加簡單的說明。』同美國圖書館協會所發表的補充材料。

且寧哈脫同托那 (Channing, E., Hart, A. B., and Turner, F. J.)。美國史研究同讀本的指南 (Guide to the Study and Reading of American History)。波士頓，一九一二年。分類的書目，同美國史中特別主題的參考書。美國史上最完備的指導。

重要的雜誌

歷史雜誌 (Historische Zeitschrift)。來柏齊格。創於一八五九年。季刊，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六年。一八七七年後爲二月刊。

歷史評論 (Revue Historique)。巴黎。創於一八七六年。一八七七年後爲二月刊。
英國歷史評論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倫敦。創於一八八六年。紐約，耶門格林公司 (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 季刊。

美國歷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創於一八九五年。紐約，麥倫公司 (Macmillan Company) 季刊。

附錄三 圖解的材料目錄

下列的材料可以在無論那一個賣外國書的鋪中定購。

圖解的材料目錄 (Illustrierter Lehrmittel-Katalog) 最新, 最好, 最經久的圖書
同材料的說明書 (Verzeichnis der neuesten, besten und bewährtesten Anschaffungs- und Lehrmittel) 來柏齊格·可拉公司 (K. F. Koehler) 僅供給經理者, 美金五甲。從美國經理者購取, 美金一元。對於德國材料一種最有價值的指南。

歷史教授的教材 (Lehrmittel für den Geschichtsunterricht) 說明希臘同羅馬生活的掛圖同模型 (Wandtafeln u. Modelle zur Veranschaulichung des Lebens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威脫威父子公司 (A. Pichlers Witwe and Sohn) 維也納·加爾同來白亭 (Gall and Rebhann) 模型同掛圖的說明, 不必費錢, 可以索取。

歷史教授的實質材料 (Stoffeintrittel für den Geschichtsunterricht) 母國文明史的模型 (Modelle zur Vaterländischen Kulturgeschichte) 古代文明史的模型 (Modelle zur Antiken Kulturgeschichte) 勞須公司, 黑斯的那特好生 (Friedrich

Rausch, Nordhausen a. Harz) 說明勞須等所造的模型不必費錢，可以索取。

公衆教育同美術部 (Ministère de l' instruction et des beaux-arts) 歷史紀念

物委員會檔案 (Archives de la Commission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巴黎

九〇四年可向巴黎戲館街 (Avenue de l' Opera) 二十五號，奧脫哥 (E. Haute-coeur) 購買分類的照片目錄。

古倫白 (Conlomb, C. A.) 活現歷史的幫助。歷史教師雜誌，一九一〇年二月，重印單行本。麥琴來印刷公司，費拉特爾非亞。美金一甲五分。描寫哥倫比亞大學，師範科的展覽，紐約，一九〇九年。師範科搜集的材料。分類的目錄同價錢。

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搜集材料目錄。好頓密夫林公司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波士頓，一九一二年。美金五甲。分類的目錄同價錢。

麥琴來。歷史教室中說明的材料。歷史教師雜誌，第四期，一百五十八頁到一百六十八頁。經理者同發行者的名單，並說明材料同目錄。

歷史協會小冊第十二號第十三號。倫敦，一九〇八年。大部分關於英國史同近

世史的肖像同影片。歷史地圖。

A. L. A. 肖像索引 (Portrait Index) 華盛頓，一九〇六年。書中同雜誌中肖像的索引。

對於外國材料小規模搜集的提示

模型

羅馬住室，亨色爾 (Hensell) 製。美金十二元。或者羅馬住室，白倫那 (Blinner) 同勞須製。美金十五元。較亨色爾製爲大而且加工。

亨色爾俗人形體爲數陳希臘同羅馬衣服之用。約高四英尺。美金十八元。衣服全套，美金二十八元。亦可零買。羅馬外袍，美金六元七甲五分。或者白倫那勞須俗人形體。美金四十五元。大小與真人一樣。衣服，美金五十四元五甲。亦可零買。羅馬外袍，美金九元。

加爾來白亨織機。美金四元二甲五分。

希臘羅馬古錢模型，五十六枚。美金十八元。可拉製。

勞須模型組。各組可以零購。各件亦然。

第一組 植物同農具，十三件。美金二十元。

第三組 麻織品，十五件。美金三十七元五甲。

第五組 火同燈的器具，十五件。美金十八元七甲五分。

第十二組 中古的發明，四件。美金十二元。包有格頓堡(Gutenberg)印字機。

掛圖

錫白爾斯基(Cyrillic)。古代希臘同羅馬掛圖。五彩。

希臘住室。美金一元。說明書，二甲五分。

羅馬住室。美金一元。說明書，二甲五分。

希臘人同羅馬人的衣服。五幅，各美金一元。說明書，四甲。

來曼(Tehmann)。學校教授用文明史掛圖。紙樣，各美金七甲。五彩。

修道院廊，十世紀。

城堡，十三世紀。

城堡內容，十三世紀。

城市的內容，十五世紀。

市政廳內容，十六世紀。

農民，等等，十六世紀。

法國房屋風景，十八世紀。

中古的草稿。

最初的印刷品。

說明書同註解：海曼同烏白爾 (Heymann und Uebel) 過去的時代 (Aus

Vergangenen Tagen)。裝好，美金一元一甲五分。同一著者：中古時代的

書法 (Aus dem Schriftwesen des Mittelalters)。小本，二甲。

歷史圖畫集

錫白爾斯基·希臘同羅馬的文明 (Die Kultur der Griechen und Römer)。圖

畫地圖集並附說明書 (Bilder-Atlas mit erläuterndem Texte)。裝好，美金一元。

富舍爾 (Bougères, O.) 希臘人同羅馬人私公的生活 (La vie privée et publique des Grecs et des Romains) 哈舍脫 (Hachette) 巴黎 裝好, 美金二元四甲。
拉維斯同巴門底哀 (Lavisse et Parmentier) 歷史圖畫集 (Album Historique) 可郎 (Colin) 巴黎 四卷, 裝好, 美金十六元。

地圖

須雷巴 (Schreiber) 說明地理根本觀念的掛圖 (Wandtafel zur Veranschaulichung geographischer Grundbegriffe) 裱好, 美金一元一甲五分。說明書, 一甲。
維達拉白拉須 (Vidal-Blache) 壁上掛圖 (Cartes murales) 可郎 巴黎 兩面, 各美金一元三甲。說明書, 問題, 同答案, 每圖八分。

附錄四 參考書選要

第一章 歷史是什麼

歷史研究法

朋海 (Bernheim, Ernst)。歷史方法與歷史哲學教科書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來柏齊格 (Leipzig) 一九〇八年。第六版。標準的著作。應特別參考第一章，第一節同第六節；第三章，第一節同第二節；同第六章。

朋海。史學入門 (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來柏齊格，一九〇五年。教科書的節本。應特別參考第五頁到十三頁，三十三頁到四十三頁；七十二頁到七十八頁；一百十三頁到一百三十四頁。

蘭格羅同塞諾波 (Langlois, Ch. V., and Seignobos, Ch.)。歷史研究入門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巴黎，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一八九七年出版)。

蘭格羅同塞諾波。歷史研究入門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紐約，一九〇二年。白利 (Berry, G. B.) 譯本。對於研究歷史的方法同條件說得很明白。特別參看第一卷第一章，第三卷第一章同第五章，同結論。

佛林 (Flint, F. M.) 歷史方法大綱 (Outline of Historical Method)。林肯，一八九九年。略述『在朋海，同蘭格羅同塞諾波諸人著作中所尋出的關於歷史研究法的實質』包括一種對於歷史教師有特別興趣的批評。

利克脫 (Riekert, Heinrich) 天然科學觀念之疆界 (Die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 來柏齊格，一九〇二年。在歷史方法同天然科學方法中間劃出一條明白的界線。特別參考第三章第四節。佛林對於這本書曾經做了一篇很好的綱要，叫做歷史的綜合，美國歷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第九卷，一頁到二十二頁。

文生脫 (Vincent, J. M.) 歷史的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一個理論同實際的大綱 (An Outlin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紐約，一九一一年。特別參考第一，第二，

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各章。包括許多對於教師有特別價值的具體的說明。

歷史的歷史

孝脫韋爾 (Shotwell, J. E.) 在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歷史一條。

魯濱生 (Robinson, J. H.) 新史學 (The New History) 紐約，一九二二年。第一頁到一百頁。新歷史，歷史的歷史，歷史的新同盟。

〔譯者案此書已由何炳松譯成中文，北京大學叢書之十。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十三年。〕

婆利 (Bury, J. B.) 古代希臘歷史家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紐約，一九〇九年。

蘭格羅 歷史書目便覽 (Manuel d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 第一部。巴黎，一九〇四年。學問復興以後歷史研究的歷史同組織。

夫哀他 (Fueter, Eduard) 現代史學的歷史 (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 中古同現代歷史便覽 (Handbuch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d neueren

Geschichte) 蒙根 (München) 一九一一年。

古去 (Gooch, G. P.) 十九世紀中的歷史同歷史家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紐約一九一三。參考此著作作家所著史學的發達 (The Growth of Historical Science) 劍橋近世史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第十二卷。紐約一九一〇年。八百十六頁到八百五十頁。

佛林脫 (Flint, Robert) 歷史哲學的歷史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紐約一九九四年。四十二頁到八十七頁。

茹連 (Julian, C.) 十九世紀法國的歷史家 (Historiens Français du XIX siècle) 巴黎 一八九七年。

桂楊 (Guiland, A.) 德國同他的歷史家 (L'Allemagne et ses historiens) 巴黎 一八九九年。

及姆生 (Jameson, J. E.) 美國歷史著述的歷史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America) 波士頓 一八九一年。

美國歷史家的短篇著作

亞丹斯 (Adams, G. B.)。歷史同歷史的哲學。美國歷史評論, 第十四期, 二百一十一頁到二百三十六頁。

推內 (Cheyney, E. P.)。歷史是什麼? 歷史教師雜誌, 第二期, 七十五頁到九十五頁。

羅茲 (Rhodes, J. F.)。歷史。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第八十五卷, 一百五十八頁到一百六十九頁。

斯龍 (Stoane, W. M.)。歷史的幻象同實質。美國歷史評論, 第十七期, 二百三十五頁到二百五十一頁。

文梭 (Winsor, Justin)。歷史敘述的危險。大西洋月刊, 第六十六期, 二百八十九頁到二百九十七頁。

第二章 各年級歷史的分配問題

阿倫 (Allen, J. W.)。歷史在教育中的地位 (The Place of History in Education)。

倫敦，一九〇九年。一頁到一百零五頁。對於這個問題的推廣研究。

白尼斯 (Barnes, Mary Sheldon) 歷史方法的研究 (Studies in Historical Method)。波士頓，一八九六年。四十七頁到一百零五頁。比較古初民族的歷史觀念同兒童的歷史觀念。描寫對於兒童的試驗有維持文化分期原理的趨向。

白倫脫 (Behrendt, Walter) 根據實驗考試的歷史教授的快樂。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三年，第五期，三百零八頁到三百十七頁。表明學生願習各種學校科目，對於歷史的統計加以特別的批評。略述現代研究家的作品。

朋海 (Bernheim, Ernst) 史學同歷史教授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sunterricht)。新路 (New Bahnen)，第十期，二百六十五頁到三百頁。三十七頁到三百五十七頁。對於德國理論的大綱同批評，並附有對於蘭普來克脫 (Lamprecht) 的批評。贊成文化分期的原理，但是贊成各年級的教授均同事實調和。

杜威 (Dewey, John) 小學教育中歷史的目的。初等小學記錄 (Elementary

School Record 第八期，一九一九頁到二百零二頁。『對於科學的歷史家無論歷史是什麼，對於教育家歷史一定是間接的社會學。』培根 (Georgia F. Bacon) 同其他諸人對於工作計畫同報告的描述，同上，二百零四頁到二百零九頁。

荷爾 (Hall, G. S.) 教育問題 (Educational Problems) 第一卷，二百七十八頁到三百十頁。對於『歷史教學』一般的討論。贊成文化分期的原理。看二百九十頁。奧斯達爾 (Hinsdale, B. A.) 怎樣研究同教授歷史 (How to Study and Teach History) 紐約，一九〇八年，四十二頁到五十二頁。六十七頁到七十四頁。在討論事實的選擇同組織裏面，偶然提及分配的問題。

高須 (Kausche, W.) 歷史教授中的軼事同神話。可爾白王家文科中學同理科中學年報補遺 (Beilage zum Jahresbericht des kgl. Donngymnasiums und Realgymnasiums zu Kolberg) 一九〇六年，一頁到四十頁。

耶格爾 (Jäger, Oskar) 對於歷史教授的觀察 (Bemerkungen über den geschichtlichen Unterricht) 『古代史初期教授副本』的補遺 (Beigabe zu dem

Hilfsbuch für den ersten Unterricht in alter Geschichte) 一八九二年。二頁到四十七頁。

吉丁其(Keatinge, M. W.)。歷史教授的研究(Studies i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倫敦，一九一〇年。二十頁到三十五頁。將『天然科學』所提出的問題同『人類科學』所提出的問題不同的地方比較一下。一般結論是學校兒童去研究這兩種問題統很容易。

美斯(Mace, W. H.)。歷史中的方法(Method in History)。波士頓，一八九七年。二百五十五頁到三百零八頁。著者主張歷史有五種制度的生活，將引導學生去研究五種生活的步驟，說得很明白。關於『歷史的覺官方面』(二百五十五頁到二百六十八頁)尤有價值。

麥齊(Muzzev, D. S.)。小學，中學，專門學校中歷史功課的聯絡問題。報告，中部諸州及馬利蘭歷史教師協會，一九〇六年，十三頁到二十八頁。說明歷史分配的困難。

色爾門 (Salmon, Lucy M.) 歷史教授中幾個原理。年鑑，全國教育的科學研究社。芝加哥，一九〇二年。三十九頁到四十七頁。在五個發達的步驟裏面，尋出一個主要的心理特點，來決定材料同方法。對於這個見解的批評，參考該社一九〇三年的年鑑。

塞諾波。中學教育中的歷史 (L'histoire dan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巴黎。一九〇六年。三頁到二十五頁。對於這問題一個明白的解剖。歷史應該從關於過去物質方面的具體事實入手。我們應該免去抽象的名詞。

舍白羅巴 (Scheibhuber, A. C.)。經驗在初等歷史教授中的重要。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一年，第一期五十四頁到五十八頁。『兒童幻想，成年思索，凡先前未曾幻想，後日亦不思索。』

托克 (Tucker, Henry R.)。興趣的原理。歷史教師雜誌，第三期，五十頁到五十三頁。對於這個原理『同中學中社會科學教授有關係的方面』一種見解。

威爾遜 (Wilson, Roland K.)。歷史應該向後教的麼？現代評論 (Contemporary

Review) 第七十期, 三百九十一頁到四百零七頁。

溫太朋 (Winterburn, R. V.) 在歷史教授中對於兒童的幾種研究。教育, 第二十一期, 三十七頁到四十四頁。同一著者: 對於小學校歷史的人種學上之考慮。教育, 第二十二卷, 二百十二頁到二百十七頁。

第三章 目的同價值的問題

莫拉 (Muller, Karl August) 於一八三五年說:『我常常以爲一個教師討論他自己的科目的價值, 實在是一件最無謂的事情。那班明白這件事情的人, 不用我們再去讚美他; 那班不明白的人可用經驗, 不必用空話去了解他, 而且格外容易一點。』關於歷史, 我們還有一個反對的地方。因爲現在這類討論價值的著作如此的多, 所以我們不能希望再談一點新的東西。現在歷史教授的著作家對於研究價值是無用的那句話同莫拉同意的好像很少, 但是有許多人統明白要談一點新東西的困難。下面的目書以現代尤其是美國的意見表示爲限, 而且似乎很可以代表在流行討論中什麼是普通的同什麼是例外的。

阿倫。歷史在教育中的地位 (The Place of History in Education) 一百五十六頁到一百七十九頁。

波恩 (Bonne, H. E.)。歷史同公民學的教授法 (Teaching of History and Civics)。紐約，一九一〇年。七十七頁到九十二頁。

波爾 (Burr, G. L.)。將歷史當作一個教師同歷史教師。歷史教師雜誌，第三期，九十五頁到九十八頁。

哈利生 (Harrison, F.)。歷史的意義同其他歷史的論文 (The Meaning of History and Other Historical Pieces)。紐約，一八九四年。一頁到二十三頁。

興斯達爾。如何去研究同教授歷史 (How to Study and Teach History) 二頁到十七頁。

詹姆生 (Jameson J. F.)。歷史的將來效用。歷史教師雜誌，第四期，三十五頁到四十頁。

麥克莫利 (McMurry, O. A.)。歷史中的特別方法 (Special Method in

History) 紐約，一九一三年。一頁到十七頁。

七人委員會報告，十六頁到二十六頁，一百五十八頁到一百六十二頁。

雷姆 (Reim, Carl) 歷史教授法 (Methodik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 一頁到二十頁。

斯賓色 (Spencer, F.) 編輯者。關於教授的目的同實際的幾章文字 (Chapters on the Aims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劍橋，一八九九年。勞合 (Lloyd, F. E.) 所著的歷史，一百四十一頁到一百五十五頁。

本問題的幾個特別方面

安特留斯 (Andrews, C. M.) 歷史爲一種道德修養的幫助。全國教育協會記事錄，一八九四年。三百九十七頁到四百一十一頁。

白尼斯。歷史方法的研究，一百零六頁到一百二十一頁。主張造成愛國者。

白來亞 (Blair, F. G.) 歷史的社會的任務。年鑑，海爾巴脫社 (Herbart Society) 一八九八年。四十四頁到五十六頁。

包曼 (Bowman, J. N.) 什麼他人對於歷史的意見？歷史教師雜誌，第三期，一百四十三頁到一百四十五頁。各種職業中人的意見。

及克生 (Jackson, L. F.) 歷史教授的一個單獨的目的。歷史教師雜誌，第五期，二百四十五頁到二百四十八頁。『唯有歷史想竭力將事實同時的關係表示出來，而且注意生活上繼續的重要。』這是要想對於歷史教授建設一個同其他各科教授不同的目的，很是少見的一種計畫。

蘭格羅同塞諾波。歷史研究入門 (英文本)，三百三十一頁。『我們覺得各種科學的價值在於他的真確，所以我們向歷史所要求的是真確，沒有別的東西。』

利 (Lee, H. C.)。歷史中倫理的價值。美國歷史評論，第九期，二百三十三頁到二百四十六頁。批評愛克頓 (Acton) 主張：『以管束我們自己的生活的最後格言去試驗別人』而且『不要讓人或者主義逃避了歷史罰惡力量的那種長在的刑罰。』利說明道德標準的變遷，而且在以我們自己的『道德的尺』去批評過去的方面，尋出一個論理學上的謬誤。

來基(Lecky, W. E. H.) 歷史的政治價值 (The Political Value of History) 紐約，一八九三年。

保拉斯(Paulus, H.) 將來的和平同學校。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五年。第二期，一百十二頁到一百十七頁。預言現在戰爭對於歷史教授的影響。

斯龍。怎樣提出歷史的倫理價值。學校評論，第六期，七百二十四頁到七百四十四頁。

斯內頓(Snedden, D.) 中學校中歷史的教授。歷史教師雜誌，第五期，二百七十七頁到二百八十二頁。批評對於下面這個問題的習慣上的答案，『爲什麼我們應該教授歷史？』主張放棄時間的次序，同繼續的觀念，而且『將歷史教授適應於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在同一號雜誌中有一對於此篇的答案，二百八十三頁到二百八十七頁。波爾著，我們應該教什麼歷史？

第四章 歐洲學校課程裏面的歷史

歷史教授的歷史

關於這一方面如今還沒有一般的著作

加蘭脫 (Gallandt, Julius) 在德國開明時代中對於歷史教授的歷史一個貢獻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 im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柏林，一九〇〇年。

比查 (Pizard, Alfred) 初等教育中的歷史 (L'histoire dans l'enseignement primaire) 巴黎，一八九一年。

雷姆 歷史教授法 柏林，一九一一年。一百七十六頁到二百十六頁。

利哈他 (Richter, Albert) 十七世紀中的歷史教授。教育雜誌 (Pädagogisches Magazin) 第三十五期。蘭根色爾 (Langensalza)，一八九三年。一頁到二十七頁。

羅生堡 (Rosenburg, Hermann) 歷史教授法。白來斯勞 (Breslau)，一九一〇年。一百三十頁到一百四十五頁。

威他斯 (Withers, H. L.) 歷史的教授同其他論文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and Other Papers)。曼且斯他 (Manchester)，一九〇四年。一百四十一頁到一百

六十三頁。十九世紀中英國的歷史教授。

一八九〇年後的歷史教授

(一) 狀況的描摹

巴爾 (Baar, Joseph) 對於外國高等學校中歷史教授的研究。馬爾美提中學課程補遺 (Beilage zum Programm des Progymnasiums in Malmédy)。分兩部分，一八九五年，一八九七年。描寫法國，俄國，美國，英國，西班牙，同挪威，諸國的情形。並包括一八九四年意大利的課程同一八八四年奧大利的課程。

好恩 (Horn, Ewald) 歐洲各國高等學校制度 (Das höhere Schulwesen der Staaten Europas)。課程表的比較 (Eine Zusammenstellung der Stundenpläne)。柏林，一九〇七年。

關於倫敦小學中歷史教授一個會議的報告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London Elementary Schools)。倫敦，一九一一年。十七頁到三十二頁。簡單敘述英國領土，美國，德國，奧國，匈牙利，挪威，荷蘭，比利時，法

國、伊大利、同日本、諸國小學校中歷史的教授。

吳茲 (Woods, M. Edith) 德國同比利時學校中歷史教授的報告 (Report of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Schools of Germany and Belgium) 倫敦，一九〇二年。
福克斯 (Fox, G. L.) 英國中學校中的歷史。七人委員會報告，二百十頁到二百三十頁。

教育部對於教育的特別報告，第二十四卷，倫敦，一九一一年。五十四頁到六十四頁。法國公立男子文科中學歷史大綱的譯本。

佛林頓 (Farrington, F. E.) 法國的中學校 (French Secondary Schools) 紐約，一九一〇年。二百三十七頁到二百五十六頁。歷史同地理的教授。

海斯琴斯 (Haskins, C. H.) 法國公立文科中學中的歷史。七人委員會報告，一百九十九頁到二百零九頁。

羅比太 (L'Hôpital, M.) 蒙配利愛 (Montpellier) 書院的文科中學同理科中學中歷史教授。中學教育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一九〇九年二月十五日，

六十一頁到六十七頁；一九〇九年三月一日，八十五頁到九十三頁。一篇很明白的實情的概要。

來蒙尼愛(Lemonnier, H.)。初等學校中歷史的教授(『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 dans les écoles primaires』)。巴黎一八八九年。二百二十三頁到二百六十八頁。
須羅太脫(Schlottart, N.)。法蘭西的歷史教授。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三年。第一期，二十九頁到四十二頁。

包爾頓(Bolton, F.)。德國中學制度(The Secondary School System of Germany)。紐約，一九〇〇年。二百三十五頁到二百五十頁。歷史同地理的教授。
大衛生(Davison, Ellen S.)。德國中學校中的歷史。教育評論，第四十期，三百五十六頁到三百六十八頁。

道其(Dodge, Eva)。德國北部中部女子學校中歷史的教授(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Girls' School in North and Central Germany)。曼且斯他，一九〇八年。包有實在功課的報告。

羅素 (Russell, J. E.) 德國高等學校 (German Higher Schools) 紐約一九一三年。二百九十一頁到三百一十一頁。歷史同地理的教授。

色爾門 德國文科中學中的歷史。七人委員會報告，一百七十三頁到一百九十八頁。

克老斯尼查 (Clansnitzer, E.) 普魯士中學制度中歷史的教授，一九一〇年二月三日。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一年。第二期，一百一十一頁到一百十八頁。

莫拉 (Miller, O.) 普魯士同撒克遜尼高等女子學校中的歷史教科計畫。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二年。第一期，三十四頁到四十二頁。

雷基爾 (Reichel, M.) 茂尼克的歷史教科新計畫。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三年。第一期，二十三頁到二十九頁。

肯達 (Kende, O.) 奧大利帝國高等學校中的歷史教授。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二年。第二期，九十六頁到一百零八頁。

提格尼 (Degani, M. A.) 伊大利教育的幾個方面，尤其注意於歷史同國語的

教授 (Some Aspects of Italian Educ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and the Mother Tongue) 倫敦, 一九〇四年。

(一) 理論同方法的特別討論

克太斯 (Cortais, A. M.) 預備學校的歷史教授。教育部對於教育的特別報告。第六期。倫敦, 一九〇〇年。二百零七頁到二百十八頁。

歷史教授論 (Essays 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劍橋, 一九〇一年。英國諸歷史家的見解。吳特華特 (Woodward, W. H.) 著。學校中歷史的教授, 六十九頁到九十一頁。

吉丁其。歷史教授的研究。倫敦, 一九一〇年。

關於倫敦小學中歷史教授一個會議的報告, 三十三頁到七十二頁。

中學校中歷史的教授。倫敦, 一九〇八年。教育部小冊第五百九十九號。

替卑 (Tibbey, F. G.) 關於歷史的教授。威明斯他評論 (Westminster Review), 第五十一期, 五百十六頁到五百二十六頁。

威他斯。歷史的教授，一百六十七頁到二百零一頁。關於小學校中歷史教授的條陳。

蘭格羅同塞諾波。歷史研究入門（英文本），三百二十五頁到三百三十四頁。法國中學歷史的教授。

拉維斯（Lavisse, E.）對於我們學校的意見（A propos de nos écoles）。巴黎，一八九五年。七十七頁到一百零七頁。歷史的教授。

歷史的教授（L'enseignement de l'histoire）。教育博物館會議，一九〇七年。包有塞諾波、蘭格羅、同加路哀、對克（Gallouedec）諸人的論文，同六十八頁對於這種論文的討論。將法國中等學校中歷史教授的方法同精神，說得很明白。

塞諾波。中等教育中的歷史。提出方法同器械，使得公立文科中學中的歷史新觀念格外有效力。

耶格爾。歷史教授的教訓同方法（Didaktik und Methodik des Geschichtsunterrichts）。蒙根，一九〇五年。

耶格爾。歷史的教授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且他 (Chaytor, H. J.) 譯，芝加哥，一九一五年。

羅倫茲 (Lorenz, Karl) 現代歷史的教授 (Der moderne Geschichtsunterricht) 蒙根，一八九七年。

雷姆。歷史教授法。哈爾 (Halle)，一九一一年。

羅生堡。歷史教授法。白來斯勞，一九一〇年。

斯脫倫克 (Stumm, H.) 普魯士高等學校中的本國智識同歷史教授。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二年。二十四頁到三十四頁。

退克倫堡 (Tecklenburg, A.) 國民學校中歷史的教授。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一年。第二期，九十頁到一百零六頁。

第五章 美國學校課程裏面的歷史

羅素 (Russell, W. F.) 何以歷史走進美國中等學校的課程裏面去。歷史教師雜誌，第五期，二百零三頁到二百零八頁。歷史走進中等學校的課程裏面去。同上，三

百十一頁到三百十八頁。從前中等學校中教授歷史的方法。同上，第六卷，十四頁到十九頁；四十四頁到五十二頁。一八六一年以前所發行的（美國）歷史教科書目。同上，一百二十二頁到一百二十五頁。對於從前美國史的教授，這是唯一重要的貢獻。波恩。歷史同公民學的教授法，五十六頁到七十六頁。略述一八九二年後的情形。

秦門 (Zimmerl, Alice)。美國教育的方法 (Methods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倫敦，一八九四年。歷史的討論，六十一頁到七十七頁。

亨尼克 (Henric, E.)。美國的歷史教授。過去同現在，一九一四年。第四期，二百三十五頁到二百四十七頁。

委員會的報告

關於中等學校教科十人委員會。紐約，一八九四年。二十八頁到五十九頁，一百六十二頁到二百零一頁。

白脫拉 (Butler, N. M.)。美國中學教育的改革。大西洋月刊，第七十三期，三

百七十二頁到三百八十四頁。十人委員會報告的評論。

關於小學教育十五人委員會。紐約，一八九五年。八十一頁到八十三頁，九十三頁到九十五頁，一百零三頁。

關於鄉村學校十二人委員會。全國教育協會記事錄，一八九七年。五百五十頁到五百五十一頁。

七人委員會。學校中歷史的研究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Schools)。紐約，一八九九年。特別參考一頁到十五頁，一百三十五頁到一百五十七頁。

美國和平社所派三人委員會。公立學校中歷史的教授，關於戰爭同和平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Public Schools with Reference to War and Peace)。波士頓，一九〇六年。

八人委員會。小學校中歷史的研究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Elementary Schools)。紐約，一九〇九年。特別參考導言五頁到十七頁，本文一百二十三頁到一百三十頁。

五人委員會中等學校中歷史的研究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Secondary Schools)。紐約，一九一一年。特別參考一頁到十三頁，五十七頁到六十九頁。

社會科目的委員會預備的報告。歷史教師雜誌，第四期，二百九十一頁到二百九十六頁。

專門學校入學必修科

孟羅 (Monroe) 的教育詞典 (Cyclopedia of Education) 第二卷，十四頁到十六頁。一篇簡明的歷史大綱。

關於歷史教授的一般著作

最近三十年來，在美國此種著作有二十種或二十種以上。對於一種重要著作的書目可參考安特留斯，岡白利爾，同太爾 (Andrews, Gambrell, and Tall) 二人合著的對於學校圖書館的歷史書目提要 (Bibliography of History for Schools and Libraries)，一頁到十頁。自從這個書目出版以後，有下面幾種發見：

白里斯 (Bliss, W. F.) 小學校中的歷史。方法，課程，書目。紐約，一九一一年。

哈脫威爾 (Hartwell, E. C.)。歷史的教授 (The Teaching of History)。波士頓，一九一三年。

惠蘭特 (Wayland, J. W.)。怎樣教授美國史 (How to Teach American History)。紐約，一九一四年。

流行的觀念同方法

歷史教師雜誌費拉特爾費亞，一九〇九年。現在特別有興趣的問題在下列諸篇中討論起來：

阿書來 (Ashley, R. L.)。中學歷史課程的統一同繼續，第六卷，一百四十頁到一百四十四頁。

大衛斯 (Davis, C. O.)。歷史中可以實現的教育價值，第六卷，一百六十七頁到一百七十八頁。

達拉巴 (Draper, A. S.)。紐約學校中沒有死的歷史，第三卷，七十一頁到七十二頁。

加他尼 (Garhany, J. N.)。歷史教授的改造, 第五期, 二百二十三頁到二百二十七頁。

海斯 (Hayes, O. H.)。現代史研究的正當同價值, 第四期, 二百四十三頁到二百四十八頁。

麥齊 (Muzzey, D. S.)。我們應該將近世史做得怎樣近世第三期, 二十五頁到二十八頁。

普力提 (Priddy, Bessie L.)。我們歷史課程的聯絡, 第四期, 一百八十八頁到一百九十三頁。

西奧色 (Sioussat, St. George L.)。中學課程中的歷史: 一個公平的要求, 第五期, 八十七頁到九十一頁。

斯普拉格 (Sprague, O. A.)。中學課程的改造, 第四期, 二百二十二頁到二百二十三頁。

白格來 (Bagley, W. G.)。初等地理同歷史中最低限的要點的決定, 年鑑, 全國

教育研究社。芝加哥，一九一五年。一百三十一頁到一百四十六頁。

第六章 從傳記的進路到歷史

傳記爲學校教授歷史的進路，現在被主張的人當作教育上永久真理的一種，所以我們在流行的討論裏面可以尋出無數的文字來。

哥斯 (Gosse, Edmund)。第十一版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傳記的一篇。略述傳記的歷史，而且提及最有名的傳記。

朋海。史學同歷史的教授。新路 (Neue Bahnen)，第十期，二百三十八頁到二百四十二頁。一個反對的批評。

布爾道 (Bourdeau, L.)。歷史同歷史家 (L'histoire et les historiens)。巴黎，一八八八年。十三頁到一百零九頁。從歷史的觀察點而不從歷史教授的觀察點去研究傳記。一個對於傳記理論的激烈反對者。

康普 (Kemp, E. W.)。歷史方法大綱 (Outline of Method in History)。退爾奧脫 (Terre Haute) 一八九七年。二百六十四頁到二百九十五頁。一種對於學校中應

用傳記的一般討論。注重道德的價值。

羅來斯 (Lawless, Emily) 歷史中個人的原質。十九世紀，第五十期，七百九十頁到七百九十八頁。

美斯 歷史中的方法。波士頓，一八九七年，二百八十三頁到二百九十四頁。表明在學校歷史課程中『理想的歷史人物』同『真的歷史人物』的效用同價值。

莫爾 (Moore, F. W.) 歷史中的真的同理想的。西華尼評論 (Sewanee Review) 第十一期，四百十二頁到四百二十四頁。主張英雄。『實在說起來，我們所尊重的不是人，但是他們所垂示的道德。』

雷姆 歷史教授法，四十九頁到五十七頁。研究贊成同反對學校歷史中用傳記的理由。

第七章 社羣的研究

一般的觀念

古去。十九世紀中的歷史同歷史家，五百七十三頁到五百九十四頁。略述文明

史的發達。

蘭格羅同塞諾波。歷史研究入門(英文本),二百三十二頁到二百五十一頁。事實的綜合。說明歷史家所用的方法。

布爾道。歷史同歷史家,二百八十九頁到三百零六頁。應用統計的方法。

郎普來克脫(Lamprecht, Karl)。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紐約,一九〇五年。特別參考三頁到三十五頁,一百三十七頁到一百七十九頁。『歷史的本身就是應用的心理學。所以我們要解釋歷史的真意,一定要向理論的心理學求一個導線。』

孝(Show, A. B.)。德國新文化史。歷史教師雜誌,第四期,二百十五頁到二百一十一頁。描寫而且讚美郎普來克脫對於歷史的貢獻。

色利格曼(Seligman, E. R. A.)。歷史的經濟解釋(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追溯這個理論的發達而且說明他的限制。

孝脫韋爾。社會史同工業革命報告,中部諸州同馬利蘭歷史教師協會,一九一

一年。六頁到十七頁。歷史的解釋。美國歷史評論，第十八期，六百九十二頁到七百零九頁。

應用到學校的教授

班格爾 (Bengel, J.) 文明史教授法的歷史 (Geschichte der Methodik des kulturgeschichtlichen Unterrichts) 威斯巴頓 (Wiesbaden) 一八九六年。一頁到七十四頁。包有一個書目。

皮特曼 (Biedermann, Karl) 根據文明史法的學校歷史教授 (Der Geschichtsunterricht auf Schulen nach kulturgeschichtlicher Methode) 威斯巴頓 一八八五年。五頁到四十五頁。

羅斯巴克 (Rosbach, J.) 歷史教授中文明史的注意。爲學校而出於學校 (Aus der Schule für die Schule) 一八九五年。第六十五卷，一頁到十五頁。包有對於皮特曼計畫的描寫同批評。

須那培爾 (Schnabel, F.) 高級歷史教授中的文明史。過去同現在 一九一四

年第二期，八十七頁到九十七頁。

吳茲。德國同比利時學校中歷史教授的報告，十一頁到十七頁。描寫比利時文明史的教授。

魯濱生。新史學，一百三十二頁到一百五十三頁。普通人應讀的歷史。

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 使過去成爲真的，模型同圖畫的使用，地圖的使用。此類著作甚多，但對於說明此類幫助的問題能够加以解剖的，比較很少。

亞丹斯 (Adams, John)。教授中的說明同表現 (Exposition and Illustration in History)。紐約，一九一〇年。二百五十頁到四百五十一頁。一種一般的討論，偶然提及歷史。以故事爲一種表明，加工，表明的程度，圖式，與表明的危險。最好的一般解剖。

威利克 (Weyrich, Edgar)。直覺的歷史教授 (Anschaulicher Geschichtsunterricht)。維也納，一九一〇年。第一種而且獨一無二的詳細的討論。注重本地方在歷史教授中的地位而且表出一種對於維也納詳盡的討論。稍稍解剖解釋的問題。

導言中包括一般興趣同價值的提示。參考導言三頁到二十七頁。並參考同一著作者在過去同現在中兩篇文字，一九一一年。歷史教授中的直覺(Ueber Anschaulichkeit im Geschichtsunterricht)。第三期，一百八十四頁到一百九十七頁；第四期，一百二十八頁到二百五十三頁。

短篇的文字

色爾門。關於歷史教授中幾種不明定的地方。報告，中部諸州同馬利蘭歷史教師協會，一九一〇年。六頁到十二頁。『在歷史本身的性質上同歷史的教授上承認一種不明定的地方的要求。』

且特威克(Chadwick, R. D.)。給予歷史功課以生氣。歷史教師雜誌，第六期，一百十二頁到一百二十一頁。

費根舍(Fikenscher, F.)。歷史教授中敘事的原理。過去同現在，一九一四年。第三期，一百三十七頁到一百四十四頁。

芬來約翰生(Finlay-Johnson, Harriet)。教授上戲曲的方法 (The Dramatic

Method of Teaching。倫敦，沒有出版的時日。三十四頁到一百六十一頁。

諾爾頓 (Knowlton, D. C.) 雅典的議會：一個歷史教授中的試驗。學校評論，第十八期，四百八十一頁到四百八十七頁。

太爾 (Tall, Lida Lee) 小學中製造的工作。歷史教師雜誌，第二期，三十四頁到三十六頁。

配其 (Page, E. C.) 一個實用的歷史博物館。歷史教師雜誌，第五期，七十七頁到八十頁。

色爾門。歷史博物館。教育評論，第四十一期，一百四十四頁到一百六十頁。

文生脫。歷史的研究，一百五十五頁到一百六十七頁，二百十五頁到二百四十七頁。歷史的圖畫材料，新聞紙爲一種材料，古物。

阿姆斯 (Ames, E. W.) 圖畫他們的利用同濫用。歷史教師雜誌，第二期，八頁到十頁。同一雜誌中其他的文字：大衛生 (Davison, Ellen S.) 教授中圖畫的使用，第四期，二百三十頁到二百四十五頁。海密爾頓 (Hamilton, Maud) 中等學校中表明

的材料的使用，第五期，八十一頁到八十六頁。林格爾巴克同托克 (Lingelbach, W. E. and Tucker, H. C.)。歷史教室中影片的應用，第四期，四十頁到四十三頁。湯姆生 (Thompson, Lillian W.)。歷史教室中的圖畫，第二期，一百七十三頁到一百七十九頁。保林 (Paulin, O. O.)。擬定美國的歷史地圖，第五期，七十一頁到七十三頁。舍佛特 (Shepherd, W. R.)。歷史地圖同他們的製造，第三期，一百二十一頁到一百二十三頁。斯密斯 (Smith, D. E.)。歷史教室的掛圖，第一期，四十七頁到四十八頁。

第十一章 歷史教科書

研究教科書的材料，就是教科書同流行雜誌中教科書的評論。有許多關於歷史教授法的討論，亦往往包有教科書現狀同教科書將來的話，但是一般的討論如今還沒有出現。

美國史教科書。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教科書委員會報告。印刷品第三號，一八九八年。說明美國教科書的普通特點，並描寫而且讚美十九本足以作代表的教科書。

羅素，一八六一年以前所發行的歷史教科書。歷史教師雜誌，第六期，一百二十二頁到一百二十五頁。一個美國出版的書目。

外國教科書同其他教學器械的指導

法國書目提要 (Bibliographie de la France)。巴黎。每年出版法國學校中所用的書目。

須羅特 (Schröder, Conrad)，編輯者。德國教材指導 (Führer durch die Lehrmittel Deutschlands) 馬格特波格 (Magdeburg) 一九〇二年以後。

第十二章 教科書的使用

在許多教授法討論裏面往往偶然提及歷史教授中教科書的使用，但是難得有獨立的著作去研究他。

波斯太爾 (Birstall, Sara A.) 講演制同教科書的正當效用。歷史協會小冊第十九號。倫敦，一九一〇年。

白倫那 (Brunner, G.) 歷史教授中的教科書。過去同現在，一九一四年。第六期，

三百七十頁到三百七十六頁。

色來利 (Sellery, G. C.)。教科書的使用。歷史教師雜誌，第二期，二百十九頁到二百二十二頁。

複習的一般討論

波恩。歷史同公民學的教授，一百四十七頁到一百六十八頁。

朋亨 (Burnham, S.)。學校中的歷史：對於一百個學生回答的研究表出他們的歷史是怎樣教授的。教育評論，第二十七期，五百二十一頁到五百二十八頁。

哈脫威爾。歷史的教授。波士頓，一九一三年。一頁到六十七頁。

報告，教授法委員會，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一八九五年。五頁到四十三頁。

報告，七人委員會，八十六頁到一百十頁。

報告，十人委員會，一百八十五頁到二百零一頁。

斯底文斯 (Stevens, Romieft.)。歷史教授中的虛費。歷史教師雜誌，第四期，五十二頁到五十五頁。問題當作教授中效能的標準 (The Question as a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Instruction。紐約，一九二二年。

脫倫荷爾姆 (Trenholme, N. M.)。複習的組織。歷史教師雜誌，第一期，七十四頁到七十六頁。

華爾夫生 (Wolfson, A. M.)。歷史複習中的效能。教育評論，第四十五期，四百四十四頁到四百五十六頁。

道其。德國北部中部女子學校中歷史的教授。包有實在的功課的報告。
吳茲。比利時同德國學校中歷史的教授。包有實在的功課的報告。

第十三章 參考書的選擇同處置

對於歷史著作的一般指導，可參考附錄二。

對於上古史的材料同書籍的意見，可參考下列歷史教師雜誌中各篇：

希臘史的教授，第四期，一百九十四頁到二百頁；二百二十六頁到二百三十一頁；二百四十九頁到二百五十五頁；第五期，十七頁到二十三頁；四十七頁到五十三頁；八十一頁到八十六頁；十五頁到十六頁；一百四十四頁到一百五十二頁；

一百七十一頁到一百七十六頁。

羅馬史的教授，第五期，二百零九頁到二百十八頁；二百三十九頁到二百四十四頁；三百二十三頁到三百二十八頁；第六期，三頁到十二頁；五十三頁到五十八頁；一百零三頁到一百十頁；二百七十一頁到二百七十七頁；

波恩。歷史同公民學的教授，一百十七頁到一百三十三頁。學校同圖書館。列舉對於歷史著作最有用的各種指導，而且提出一個圖書館中應備的書籍。

歷史教師雜誌。加他尼 (Garbary, J. M.) 在歷史教室中用雜誌。第五期，二百八十八頁到二百九十一頁。胡佛 (Hoover, F. N.) 歷史的材料同他的保管。第三期，四頁到五頁。內斯他 (Nester, I. F.) 圖書館功課同參考書。第五期，五十三頁到五十六頁。巴麥斯 (Perkins, O.) 中學校歷史課程中的參考的工作。第二期，一百二十四頁到一百二十六頁。斯密斯 (Smith, Mary S.) 怎樣利用學校圖書館。第五期，一百三十九頁到一百四十頁。

門茲 (Menz, H.) 高等學校中的新聞紙。過去同現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期，十八

頁到二十四頁。

第十四章 學校的歷史同歷史研究法

班格爾。歷史教授上史材的利益 (Quellenbenutzung beim Geschichtsunterricht)。一個歷史的計畫 (Ein geschichtlicher Abriss)。威斯巴頓，一八九八年。三頁到九十六頁。包有一個書目提要。

羅特 (Rude, A.)。歷史教授中的史材。特別注意文明史。新路，第三期，二百八十一頁到二百九十二頁，二百二十九頁到三百二十六頁。

學校中的史材 (Historical Sources in Schools)。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一個委員會的報告。紐約，一九〇二年。描寫史材的使用而且對於上古史，中古同近世歐洲史，英國史，同美國史，給出一個可用的史材書目。

波恩。歷史同公民學的教授，一百六十九頁到一百八十七頁。材料的方法。

加爾德威爾 (Caldwell, H. W.)。中學校中研究歷史的材料法。紀事錄，全國教育協會，一八九七年。六百七十頁到六百七十六頁。

佛拉查 (Frazer, N. L.) 史材的使用。歷史協會小冊第十九號。倫敦，一九一〇年。五頁到八頁。

佛里特利克 (Friedrich, F.) 史學同歷史教授。過去同現在，一九一二年。第一期，一頁到十九頁。

郎彼克 (Lambeek, G.) 關於歷史教授中史材的利益。同上，第五期，三百零八頁到三百十二頁。

希林 (Schilling, M.) 史材的講演同歷史的教授 (Quellenlektüre und Geschichtsunterricht)。柏林，一八九〇年。

維阿來脫 (Violette, E. M.) 史材的使用。第一區師範學校歷史報告，可克斯維爾 (Kirkville)。密蘇利，一九一二年，三十六頁到六十頁。

懷脫 (White, Elizabeth, B.) 教授地方史的一個試驗。歷史教師雜誌，第四期，二百零五頁到二百零六頁。

第十五章 歷史同課程表中其他各種科目的互相關係

報告，十五人委員會。紐約，一八九五年。四十頁到一百十三頁。初等教育中各種科目的互相關係。

麥克莫利。歷史中的特別方法，二百二十二頁到二百三十七頁。歷史同其他各種科目的互相關係。

配恩 (Payne, B. R.)。初等學校的課程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a)。紐約，一九〇五年。

歷史同地理

波爾。歷史教授中地理的位置。新英倫歷史教師協會，一九〇八年。

喬支 (George, H. B.)。歷史同地理的關係 (The Relations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牛津，一九〇七年。

白力亨 (Brigham, A. P.)。美國史中地理的影響 (Geographic Influences in American History)。波士頓，一九〇三年。

山普爾 (Semple, Ellen O.)。根據拉茲爾 (Ratzel) 人類地理學的制度上地理

環境的影響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 on the Basis of Ratzel's System of Anthropo-geography) 紐約，一九一一年。美國史同他的地理狀況 (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Geographic Conditions) 波士頓，一九〇三年。

他那 (Furner, F. J.) 美國史中邊境的關係。年鑑，海爾巴脫社，一八九九年，七頁到四十一頁。

歷史同文學

羅斯福 (Roosevelt, Theodore) 歷史當作文學看。美國歷史評論，第十八期，四百七十三頁到四百八十九頁。

威爾遜 (Wilson, Woodrow) 單純的文學 (Mere Literature) 波士頓，一八九六年。一百六十一頁到一百八十六頁。

克羅太斯 (Crothers, S. M.) 溫文的讀者 (Gentle Reader) 波士頓，一九〇三年。二百六十七頁到二百頁。

福特 (Ford, P. L.) 美國歷史小說。大西洋月刊，第八十期，七百二十一頁到七

百二十八頁。

美家 (Major, Charles) 什麼是歷史的空氣？斯克力白那雜誌 (Scribner's

Magazine) 第二十七期，七百五十三頁到七百六十一頁。

馬太斯 (Matthews, Brander) 歷史的小說。市場 (Forum) 第二十四期，七十

九頁到九十一頁。

文生脫。歷史的研究，二百十七頁到二百二十五頁。歷史的小說。

雷斯 (Rice, Emily J.) 歷史同文學的課程 (Course of Study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芝加哥，一八九八年。一百零三頁到一百四十八頁。

歷史同政治學

報告，七人委員會，八十一頁到八十五頁。

報告，美國政治學協會五人委員會。紀事錄，一九〇八年。

報告，關於中等學校中歷史的研究。五人委員會，四十四頁到五十三頁。

關於中學校中美國史同公民學的關係的報告。紀事錄，北方中部歷史教師協

會，一九〇九年。

第十六章 歷史的考試

孟羅教育詞典中考試條。

報告，十人委員會，一百八十三頁到一百八十五頁；七人委員會，一百三十頁到一百三十四頁；五人委員會，三十七頁到三十八頁。

馬頓 (Marpen, O. H. K.) 歷史的題目應該怎樣擬定——怎樣評閱？歷史協會小冊，第十九號，十三頁到十七頁。

色爾門。歷史入學試卷應該怎樣做成？教育評論，第二十六期，二十二頁到三十五頁。

斯太去同愛利阿脫 (Starch, D. and Elliott, E. C.) 歷史中評定試卷的可靠。學校評論，第二十一期，六百七十六頁到六百八十一頁。

吉丁其。歷史教授的研究，一百六十八頁到一百八十八頁。

哈脫威爾。歷史的教授，六十四頁到六十七頁。

歷史教師雜誌。專門學校入學考試部的題目同分數，第四期，二百五十六頁到二百五十八頁。道生 (Dawson, Edgar)。專門學校入學考試卷，第三期，二百十八頁到二百二十一頁；歷史考試成績的惡劣，同他的原因，第四期，二百五十八頁到二百六十六頁；入學考試中的美國史，第五期，二百五十三頁到二百五十六頁。泛脫 (Foster, H. D.)。專門學校入學的歷史考試，第六期，一百四十四頁到一百四十六頁。福斯他 (Foster, H. D.)。歷史中充分的測驗，第五期，一百十六頁到一百二十三頁。

附錄五 對於本書的問題

第一章 歷史是什麼

- 一、說明歷史材料分類的困難。
- 二、『歷史以前的』同『歷史的』兩個名詞所提示的狀況是什麼？
- 三、歷史的批評何以必要？
- 四、說明歷史綜合的步驟。
- 五、什麼一種歷史的構造是由尋求有趣的事實提出來的？由尋求有用的事實提出來的？由尋求真確的事實提出來的？
- 六、希羅多德何以稱爲『歷史的鼻祖』？
- 七、都錫迪提斯主張歷史可以有用的，什麼理由？
- 八、能够用天然科學方法去使得歷史變爲科學的麼？什麼理由？
- 九、現在真有一種美國史，同班克羅夫脫心中的美國史不同，同班克羅夫脫那六卷美國史亦不同。這種區別對於歷史教師是重要的麼？什麼理由？

第二章 各年級歷史的分配問題

一、當討論學校教授歷史的時候，對於什麼是可能的這個問題應該注重，試說明一部分特別理由。

二、表明對於這個問題用兒童天然趨向同興味的原理，文化分期的原理，同由近及遠的原理來回答的答案是不完全的答案。

三、文化分期的原理應用到歷史課程的時候可以用什麼兩個方法去解釋他？

四、在編訂歷史課程的時候，兩種解釋統曾經很成功的應用起來。這就可以證明這個原理的確當麼？什麼理由？

五、『各羣在文化上的步驟各有不同的次序。』何以這句話對於文化分期的原理是『一個足夠的批評？』

六、過去能够被我們去直接觀察麼？這個問題對於歷史的分配問題有什麼關係？

七、說明再造過去心理態度的方法。這個方法對於分配歷史提出什麼一種暗示？

八、當你說出『美國奴隸勢力』這句話的時候，你的心中有什麼一種印象或觀念？

你根據這個經驗對於分配歷史的條件，提出什麼推理？

九、你怎樣想到紀元前四八四年對於小學校中時日的講授，你能提出什麼推理？

十、表明分配歷史的問題實在是一個教授方法的問題。

第三章 目的同價值的問題

一、普通對於教授歷史所提出的目的能够供給一種教授歷史的顯著理由麼？
你的理由。

二、什麼幾種情形可以說明將目的當作價值的那種趨向？

三、對於教授歷史的價值曾經發生問題，究竟根據什麼理由？

四、你曾經在你自己身上或者別人身上看見過歷史病的症候麼？你的答案所提出的對於尼采的意見，有什麼批評？

五、當規定歷史講授的特別目的的時候，何以一定要注意歷史的種類？

六、試辨明主要的同偶然的目的。

七、由發達觀念所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什麼？什麼理由？

八、表明這個目的同其他目的的關係。

九、說明用過去來說明現在的困難。

十、講授歷史應該爲歷史講授的特別目的之一麼？什麼理由？

第四章 歐洲學校課程裏面的歷史

一、說明十七世紀以前對於歷史講授的一般態度。

二、十七世紀中學校講授歷史上所發生的各種近世觀念是什麼？

三、十八世紀中歷史的講授達到了如何一個地步？

四、十八世紀中所教的歷史是那一類？

五、說明十九世紀中的愛國精神怎樣影響到學校的課程。

六、在本書所引的德國課程表中尋出那集中觀念的應用。

七、這種德國課程表對於現代史一種態度的變化，供給什麼證據？

八、在所舉的歐洲課程表裏面，你以爲那一種最重近世史？

九、現在流行的小學課程裏面所表示的對於觀察點同組織的不同是什麼？

十、英國對於學校教授歷史的態度所提出的批評是什麼？

第五章 美國學校課程裏面的歷史

一、試將一八一五年以前美國的歷史講授同十七世紀以前歐洲的歷史講授比較一下。

二、指出歷史中『材料』同歷史中『課程』的不同。

三、美國小學校中的美國史能夠同德國小學校中的德國史一樣的注重麼？什麼理由？

四、麥迪生會議的主張比後來各種委員會來得格外有力在什麼重要的地方？

五、七人委員會的報告對於編訂課程方面表示什麼進步？

六、在那幾方面，五人委員會所提議的課程比七人委員會所提議的爲好？

七、十五人委員會的主張對於歷史的講授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退步？什麼理由？

八、將十二人委員會的報告中所提議的課程同法國的小學課程比較一下。

九、八人委員會所提議的課程提出什麼幾種分配歷史的觀念？

十、在編訂歷史的課程裏面，根據我們各種委員會最近的主張去批評他，我們還沒有達到露西亞於一八九〇年所達到的地步；至於實在講授的歷史的數量，我們同西班牙差不多。試反辯這句話或者辯護這句話。

第六章 從傳記的進路到歷史

一、什麼是『真正傳記的動機？』用其他各種動機所決定的著作應該歸入傳記一類麼？什麼理由？

二、說明下列幾句話的理由：

(甲) 盧梭是主張傳記的人，但是並不主張從傳記的進路到歷史。

(乙) 凡主張從傳記的進路到歷史的人，大體統不是主張傳記的人。

三、究竟達到如何程度，我們可以希望兒童用『英雄的衣裳』穿上他們自己的行為？

四、為什麼從傳記到歷史的進路自然而然的同歷史上偉人的原理聯絡起來？

五、試描述某一歷史上人物的偉大，而且注意你對他所述的特異地方，達到如何程

度。

六、將傳記變成格外傳記的，才可以使傳記變成格外歷史的，這是什麼意見？

七、何以附人於事比附事於人格外能够提出一種繼續故事的可能？

第七章 社羣的研究

一、說明在學校講授裏面政治史同軍事史的牢不可破。

二、世界上什麼幾種狀況反映到現在一般注重社會史上？

三、從德國學校中文化史裏面，你能够提出理由來主張現在歐洲的戰爭將有一種反應去贊成軍事史麼？什麼理由？

四、何以研究羣的生活的全部分比研究在政治上同戰爭上所表示的羣的生活來得困難？

五、說明你怎樣去利用你自己的地方引一班小學七年級的學生去研究羣的狀況同活動。

六、要應用所述的觀察點於一般歷史，重要的困難是什麼？

七、對於這種困難的應付已經達到什麼程度？

八、試在蘭格羅同塞諾波所提議的分類裏面，對於中學校四年級所用的材料的選擇同排列，尋出方法的暗示。

第八章 使過去成爲真的

一、要使過去成爲真的，一般的進程是什麼？

二、試列舉你自己地方的物質狀況同活動所供給的各種實現歷史的幫助。

三、普通幫助實現歷史的材料，可以根據他們代表真實的程度依次如下排列起來：
真實的本身；鑄型；模型；普通圖畫；地圖；圖式。這個次序在學校中利用材料的時候，是否表示由高下降？什麼理由？

四、口頭說明爲實現歷史的幫助，試說明各種條件。

五、將你對於及克生、安特留的印象解剖一下，而且斷定究竟你將他當做一個真的人去想他，還是當作『那班歷史人物之一』。假是他看起來好像是『真的』，試說明你以爲他是真的那種種原動力。

- 六、試說明在歷史功課裏面利用詳情的困難。
- 七、怎樣而且達到如何程度，我們能够應付這種困難？
- 八、試說明你想在中學校四年級中所用的那種利用詳情的特別方法。

第九章 模型同圖畫的使用

- 一、試說明在模型同圖畫的使用裏面展覽觀念的普遍。
- 二、模型同圖畫何以是抽象的？
- 三、試看一看羅馬市場的圖畫，而且說明所激起的印像。
- 四、試看一看華盛頓的肖像，而且說明所激起的印像。
- 五、這種印像的性質對於圖畫的使用提出什麼一種批評？
- 六、試將說明模型的進程同說明一個普通圖畫的進程比較一下。
- 七、試說明你對於錫克斯都斯麥東那 (Sistine Madonna) 的像同對於羅馬市場的圖畫所應付的方法有什麼不同。
- 八、要測驗學生認識沒有標目的模型同圖畫的能力，究竟有什麼價值？

九、何以對於模型同圖畫的批評比應用於口頭說明的批評還要格外嚴厲？

第十章 地圖的使用

一、爲什麼地圖是必要的？

二、表明在明白方位裏面，包有什麼東西。

三、表明在明白面積裏面，包有什麼東西。

四、什麼幾種變動，因爲地圖的比例尺同投影式的不同，所以必要？

五、在什麼情形下面，實現真正地理環境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六、在學校中歷史講授的裏面，地理狀況同人類發達的關係達到如何程度？

七、什麼是歷史的地理？

八、說明歷史上那一種情形應該用一張當時的地圖去說明他。

九、你以爲應該叫學生由記憶中默畫地圖麼？什麼理由？

十、試將本章後半段所提製造地圖的各種練習做出來。

注意：假使你覺得這種困難，不要立刻就斷定他們是不適用的。當計算學生的

困難的時候，須注意到教師指導的巧妙。

第十一章 歷史教科書

一、教科書同學校中講授歷史的一般關係是什麼？
二、試審查無論何種接近的教科書而且尋出一種大綱式的例，一種便覽式的例，一種課本式的例。

三、試將本章所引的各種教科書本文審查一下，而且說明各篇所提出的那種教科書內容屬於那一類。

四、在美國有什麼一種普通的狀況足以阻止課本式的辦法？

五、在美國人名字典裏面尋出你所常見的歷史教科書的著作家，而且說明你對於這本教科書正確與否的測驗怎樣受了你對於這個著作家所知道的東西的影響。

六、試說明怎樣著作家的觀察點可以從歷史教科書中的一般比例看出來。

七、試審查無論何種你所常見的教科書中的附圖，而且注意他們同本文的關係。

八、一本教科書應該反映著作家個人的意見麼？什麼理由？

第十二章 教科書的使用

一、何以怎樣使用教科書這個問題在美洲比在歐洲重要？

二、說明美國講授歷史的記憶方法的衰落。

三、表明教室中複習的方法一部分根據教科書的種類而定。

四、試說明指導問題、大綱、同研究問題等當作研究的幫助的時候的優點。

五、試同法國的口授同講解比較一下。

六、試表明獨立研究歷史的功課中所包括的是什麼。

七、試將本章所引的『漁業同法國人』那段文字讀了一遍，再將隨後那三個題目

回答出來。再根據本章對於獨立研究所提出的第三個方法去讀他一遍，而且寫

出你的大綱。

八、在本書的問題裏面，試尋出必須解剖同綜合的那幾個關於事實的問題。對於本

章所述的問題種類上，這種例提出一種什麼批評？

九、試述明你在經驗上、觀察點上、人格上、以爲是一種最好的教科書的複習法。

第十三章 參考書的選擇同處置

一、試指出普通對於參考書的觀念的缺點。

二、參考書所要達到的重要目的是什麼？

三、試說明各種目的所提出的材料同辦法。

四、讀給全班學生的書本應該屬於那一種性質？

五、由全班學生去讀的讀本根據教科書的性質去決定他，究竟達到如何一個程度？

六、將所有參考書統當作消息的材料，何以是一個大錯？

七、假定有下述的情形：一個小規模的圖書館；兩班學生研究同樣的歷史；每班學生

二十五人；一班研究的時間在九點四十分到十點二十分；二點到二點四十分；

另一班在十一點二十分到十二點；三點二十分到四點。試做一個計畫能够使

參考書的處置適合於這種情形。

八、試說明你要爲小規模圖書館添購書籍的時候，應用什麼原理。

第十四章 學校的歷史同歷史研究法

- 一、何以學校中的歷史普通統當作一種固定的知識？
- 二、普通的結果是什麼？
- 三、試說明我們所希望的那種性質不同的結果。
- 四、波坎洪太斯究竟會否救出斯密斯的性命這個問題在歷史上有沒有重要的關係？什麼理由？
- 五、費斯克怎樣利用材料去敘述北方人發見美洲這個問題，在歷史上有沒有重要的關係？什麼理由？
- 六、照你對於第四同第五兩題的答案看起來，對於批評的練習，你會利用此地所指定的材料麼？什麼理由？
- 七、歷史中最有價值材料可以是在註腳裏面，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這句話對於學校中歷史的應用有什麼關係？
- 八、試提出訓練學生去利用索引同目錄的練習。

九、對於長篇的文字要做劄記的時候，要訓練學生隨時去解剖他的讀本，在每一張紙上祇寫下一個主題，而且祇寫在紙的一面。假使照這個規則辦的時候，那末對於筆記的材料的組織，你應給以什麼一種指導？

十、試將贊成同反對學校中講授歷史研究法的理由列舉出來。

第十五章 歷史同課程表中其他各種科目的互相關係

一、試指出偶然的互相關係同有系統的互相關係的不同。

二、試將歐洲對於歷史同地理發生互相關係的機會同美國對於這兩種科目發生互相關係的機會比較一下。

三、試說明一般人對於歷史脫離文學關係那種計畫的仇視態度。

四、試表明歷史怎樣有貢獻於文學，文學怎樣有貢獻於歷史。

五、試指出用歷史說明文學同用文學說明歷史的種種困難同危險。

六、在歷史講授上，你對於歷史小說想給以一個什麼位置？

七、對於政治學的講授，歐洲的經驗所提出的有什麼理由？

八、將歷史當作課程表中中心的科目，根據什麼理由？

第十六章 歷史的考試

一、校外當局所主持的考試有什麼優點同缺點？

二、試在一本英國史裏面，尋出對於本章所述的英國史題目的答案，而且決定可以根據教科書直接回答的題目究竟達到如何一個程度。

三、「歷史考試成績的惡劣」對於記憶的測驗提出什麼批評？

四、試將本章後半段所提的各種練習做出來。假使你覺得他們困難，不要立刻就斷定他們是不適用的。要知道我們假定學生已經受過應付這種材料的訓練。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Series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BY

JOHNSON HENRY

- Translated by

PING-SONG HO, M. A.

1st ed., Jan., 1926

Price: \$2.50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初版

（現代教育名著）**歷史教學法（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美 國 約 翰 生 亨 利

譯 述 者 何 炳 松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秦 州 吉 林 龍 江
 濟 南 大 原 開 封 西 安 南 京 漢 口
 蘭 州 安 慶 蕪 湖 南 昌 九 江 漢 口
 長 沙 常 德 衡 州 成 都 重 慶 瀘 州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香 港 梧 州 雲 南
 貴 陽 張 家 口 新 加 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